

加尔多斯文集

MISERICORDIA

李德明译

一颗慈善的心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像

ANTOLOGIA DE PEREZ GALDOS

加尔多斯文集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1908-1



9 787532 719082 >

ISBN 7-5327-1908-1/1 · 1140

定 价：17.10 元

蘇子知覺

663366

47.491
JED07

加尔多斯文集

MISERICORDIA

一颗慈善的心

李德明译



中南大学 图书馆



上海译文出版社



14291/0805

Benito Pérez Galdós

MISERICORDIA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61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Herederos de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8-200 号

一颗慈善的心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202,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1908-1/I·1140

定价:17.10 元

前 言

继塞万提斯之后，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是西班牙十九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中写有一百多部作品，卓越的创作成就和写作水平，使迄今不少文艺评论家把他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使西班牙人民为有这么伟大的文学家而一直感到光荣和骄傲。

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加尔多斯出生于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耳马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陆军中校，参加过独立战争。也许是因为受了军人家庭的影响，加尔多斯从小生性果断；在绘画方面，他很有天赋。加尔多斯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和念完中学后，于一八六二年进入马德里的中央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可是他对学法律这门专业、当律师不感兴趣，随即他转向新闻工作，并先后为《论战报》、《国民报》和《西班牙杂志》等报刊撰稿。一八六八年后他想当作家，并开始了小说创作。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泉》问世，从而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一八九七年，加尔多斯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六年与一九一〇年曾先后当选为共和派议员。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二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先后两次都由于加尔多斯的作品充满反教权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进步倾向的原因反对他作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加尔多斯晚年双目失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在马德里因病与世长辞。

加尔多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写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部剧本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从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一二年，加尔多斯创作了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历史小说《民族演义》，这是分五辑共有四十六部组成的长篇巨著，它的每一辑都是由一部部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但在情节上又互相呼应的作品组成的。作品描写了从一八〇五年的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民族演义》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现实写照，也是加尔多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尔多斯在写作第二辑《民族演义》历史小说期间，洞察到一八六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正严重地受到波旁王朝复辟的威胁，因而暂时中断了《民族演义》第三辑的写作，于一八七六年起，他开始写作一系列的社会小说，从各个方面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教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如《堂娜斐菲克塔》(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玛丽亚内拉》(1878)、《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1886—1887)、《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安赫尔·格拉》(1890—1891)、《纳萨林》(1895)、《阿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等等，到了一八九八年，加尔多斯开始写《民族演义》的第三辑，后又写了第四、第五辑，第四十六部出版于一九一二年。加尔多斯最后一部小说是《没有理性的理性》发表于一九一五年。

《一颗慈善的心》是现实主义作家加尔多斯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发表于作者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的一八九七

年。

作品主要描写了军需官的遗孀堂娜帕卡在生活上穷途末路的时候，女仆贝妮娜慷慨救助女主人一家，甚至以沿街乞讨来帮助堂娜帕卡渡过生活难关。可是这位女主人一旦得到了远房亲戚拉斐尔馈赠的遗产之后，就忘恩负义，伙同儿媳妇以种种借口，将贝妮娜逐出家门。贝妮娜并没有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对生活失去信心，她依旧怀着一颗慈善的心，与瞎子阿尔穆德纳一起乞讨、一起生活，两人相依为命。相反，堂娜帕卡的儿媳妇最终也没有得到好结果，她后来患了恶性失眠症，成了疯疯癫癫的女人。

《一颗慈善的心》这部作品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加尔多斯所反映的作品内涵是极其深刻的。凡是读了这部作品的人，都不难会有这样的看法：

一、《一颗慈善的心》是一部褒扬慈善的作品。在加尔多斯的笔下，贝妮娜虽然是上了年纪的老妪，可是她品格端庄，干活勤快，她一小时能干两小时、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尽管她与女主人因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被解雇三次，可是她很快又回到女主人的家里，因为她从心底里爱女主人及其一对儿女，她把女主人的儿女当作是自己的儿女，甚至在他们各自成家后，贝妮娜还不时地跑去关心他们，从经济上接济他们。为了维持女主人的生计，贝妮娜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给堂娜帕卡使用，而且，她每天都要外出乞讨，就连晚上她也借口给姑娘送信去乞讨一会儿。有时，她一天要出去三次，才能讨得几枚硬币。由于怕失面子，贝妮娜在上街乞讨时要乔装打扮成双目失明的夫人模样；在家里为了顾及堂娜帕卡的面子，她把乞讨来的钱骗说是一位好心的神父赐给的。可见贝妮娜对女主人是何等的忠心！她不仅把自

己的爱给了堂娜帕卡全家人，同时还给了女主人的亲戚。一天，当她得悉女主人的亲戚弗拉斯基托病倒后，便毫不犹豫将这位亲戚接到女主人家里，让他安心养病。可是，堂娜帕卡却对女仆说：“我们背上这么一个沉重的负担，你都想得周全了没有？……正如别人说过的那样，你本来生活困难，还需要负担我。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能当别人的保护人吗？……”这寥寥几句就将堂娜帕卡的自私自利之心暴露无遗，同时，这也就恰恰反映了贝妮娜乐于助人崇高美德。

贝妮娜不仅救助女主人一家及其亲戚，她还竭力去帮助其他受苦受难的人。作品中的堂阿尔穆德纳是一个瞎了眼的摩洛哥人，贝妮娜在大街上与他一起乞讨，他们相互帮助，尤其是在贝妮娜被女主人一家人赶出来之后，她和瞎子住到了一起，贝妮娜像待孩子一样看待阿尔穆德纳，她每天到圣安德烈斯教堂乞讨，并细心地照料患麻风病的年轻瞎子。加尔多斯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笔来充分反映和颂扬本书主人公贝妮娜的各种美德的。

二、《一颗慈善的心》是一部抨击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在作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贝妮娜处处表现出以慈善为美德的崇高形象，同时也可以看到堂娜帕卡、堂卡洛斯等人的丑恶嘴脸。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堂卡洛斯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也是比较典型的。堂卡洛斯原本是堂娜帕卡的亲戚，而且还是个很有钱财的人。正当堂娜帕卡在生活的死亡线上挣扎并急需救助的时候，这个亲戚堂卡洛斯竟然只肯给一本帐簿、一支铅笔和每月两个杜罗的接济。虽然作者对堂卡洛斯花的笔墨并不很多，但也足以暴露其吝啬鬼的面目了。

三、《一颗慈善的心》是一部描写爱情的作品。在这部作品

中，加尔多斯写了三种不同的爱情。三种爱情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结果。作品中的堂娜帕卡的那对儿女，刚开始时，对其母亲来说简直是灾难。儿子安东尼托混迹于不三不四的人当中，变成了一个流氓，经常不在家过夜，在外酗酒，家里只要有一点钱被他看见，他就一定洗劫一空；家里没有钱时，他就把家中的东西偷出去变卖，但是这个败家子与一个裁缝的女儿谈恋爱结婚后，竟很快改掉恶习变成一个新人，对母亲和女仆贝妮娜也一反常态，变得比以前亲切了，而且他还时常能给他母亲送一点钱，体贴老人。安东尼托的爱情和婚姻使他改恶从善，这是一种好的结局。相反，女儿奥夫杜莉娅不听母亲的劝告，非要嫁给一个父亲是经营殡葬服务社的小伙子卢基塔斯不可，结果婚后，丈夫卢基塔斯不承担家庭义务，也不好好工作，只知道出入咖啡馆和其他低级趣味的地方。奥夫杜莉娅与卢基塔斯的爱情与婚姻结局显然是不幸的。另外，还有一种爱情是瞎子阿尔穆德纳对贝妮娜的爱情，一个年轻的瞎子爱上六十多岁的老奴，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确实是荒诞不经的，但对于这位瞎子青年来说，却是十分真诚的。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妮娜一直被阿尔穆德纳炽热地爱着。当贝妮娜把堂娜帕卡的亲戚弗拉斯基托·庞特接到家里去养病时，瞎子阿尔穆德纳直言不讳地对贝妮娜说了这样的话：“……我爱你，而你却爱别的男人……对，对……一位很漂亮的先生，善于阿谀奉承的绅士……你爱他……他在‘鼬鼠’客栈里生了病……你把他接到家里去了……你爱他……他有钱……他是一个阔少爷……”可见瞎子对贝妮娜是何等的痴情！贝妮娜对瞎子的一片情爱抱什么态度呢？她并不因为瞎子阿尔穆德纳的想法不切实际而去伤害他的感情，相反，她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来照料他，从而使这位女仆的

情操显得额外的高尚！

在《一颗慈善的心》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尔多斯文笔朴实无华，作品内容健康、贴近生活。另外，对贝妮娜、堂娜帕卡、阿尔穆德纳等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形象逼真，既丰满又深刻，以至于人们读后仿佛觉得这部作品中的一个场景像一幅幅画图仍历历在目，给人留下了长久不灭的印象。

叶茂根

1996年4月于上海

第一章

像某些人一样，圣塞巴斯蒂安教区也有两张面孔……更确切地说，那是指教堂……无疑，这两张面孔，与其说美丽漂亮，毋宁说滑稽可笑。这座教堂的一张面孔朝向房屋沿着卡尼萨雷斯大街一字排着的下街区；另一张面孔朝向安赫尔^①广场的繁华商业区。你们大概注意到了，这两张面孔都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这是最地道的马德里格调，就是说，建筑风格和道德特点绝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南边那张面孔上，在制做粗糙的大门上方雕刻着那位^②殉教圣徒的巴罗克风格的画像，画像古旧，扭曲着，与其说那是一幅宗教作品，毋宁说是一幅舞蹈素描；北边那张面孔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饰物，从而显得简陋和粗鄙；大门上边耸立着一座钟楼，这钟楼犹如一个大汉双手叉腰，站在教堂顶端对安赫尔广场发泄不满。无论这一侧还是那一侧，这张面孔还是那张面孔，它们前面都有一片宽阔地，这是说，各有一座庭院，院子四周用布满青苔的铁栅栏围了起来，里面有几处栽种着漂亮灌木的台坛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小片花草。你们将会发现，世界上许许多多粗俗的，或者说，某些最粗俗的东西，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散发着微微清香，都更令人迷醉和注意，都更具有“天使”特色；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安达卢西亚人喜欢使用的“天

使”这个形容词。这座教堂是一幢既有前门儿又有后脸儿的建筑物；它犹如低劣画片和盲人吟歌那样，十分丑陋和平庸。那威严的钟楼，野樱颜色的九日祭小教堂，造型新颖、高低错落的屋顶，胡乱涂抹着赭红色的破落院墙，鲜花盛开的庭院，临街一侧和高高钟楼上的覆盖青苔的铁栅栏，把教堂装点得既美丽可爱又滑稽可笑。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座落在马德里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应该把它当做博物馆保存起来，这是因为各种古代建筑都是一种艺术。让我们把圣塞巴斯蒂安这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当做一幅粗鄙可笑的图画欣赏一下吧，把它做为一幅难得的粗俗画珍藏起来吧。

平日，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那座享有正门殊荣的南门很少有教徒光顾，几乎所有有点身份的人物都从北门进入教堂，仿佛那是他们专用的入口。每天，从南北两门进入教堂的教徒到底各有多少，我们不必亲自出面统计，因为那儿有忠于职守的“统计员”，即穷苦人。同南门相比，守候北门的穷困大军人多势大，他们乞求施舍；不，不是乞求，而是犹如一队队税务官员，守在通向天国的交界处，索取过路钱，或者说，向清洗灵魂的人征收税款。

据守北门的那些人分守在小院各处以及乌埃尔塔斯和塞巴斯蒂安两条大街通向这座小院的入口处。他们占据了如此重要的战略地点，凡是去教堂的人，无一能够逃脱他们布下的埋伏圈，除非你从屋顶飞身而入。在冬季的严寒日子里，冷冰冰的雨滴和刺骨的寒风逼迫那些英勇的贫困士兵纷纷离开露天哨位

① 安赫尔(Angel)在西班牙文中意为“天使”。

② 指圣塞巴斯蒂安。

(尽管仍然有个别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忍受着大自然的惩罚),秩序井然地撤到地道,即通向教堂的窄小过道里,分别站成左右两排。可想而知,在各个要地都有重兵把守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基督徒会逃脱的;通过这样一道地道并不比征服令人怀念的特尔蒙皮拉斯峡道^①容易和逊色。那左右两排老练的士兵不下十八人,其中有胆大包天的老翁,有不受驯服的老妪,有令人讨厌的瞎子,还有能征善战的孩子们(请各位读者记住,我将这些形容词都用在了乞讨艺术上了);这些人从天刚刚放亮就来到那里,一直到吃午饭时才散去,这是因为那支大军也需要按时食用一点东西,以便精神饱满地投入午后的战斗。夜幕降临以后,如果教堂里不举行带布道的九日祭,没有带思考和实习的念珠祈祷或晚祷,那支大军便撤离而去,每个战士懒洋洋地迈起步子,向各自藏身之地走去。我们以后将跟随他们,到其赖以栖身的生活困难的地方走一趟的。现在,让我们首先看看他们为了艰难生存下去在怎样痛苦地进行着斗争,观察一下他们那可怕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绝不会看到血流成河,也不会看到军人的尸体,那里有的只是跳蚤和其他凶残的害兽。

三月的一天早上,朔风凛冽,天寒地冷,连说出来的话都冻在了人们的嘴巴里;细尘犹如一团团冻雪打在行人的脸上;那支大军全部躲到了教堂过道里,只有一个瞎子留在了开向圣塞巴斯蒂安大街的铁门前面,此人已经上了年纪,名字叫普利多;他该是一个铁汉子,血管里不是流淌着血液,而是酒精或水银,不然,他不会总是那样健壮有力,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总是红光满

^① 公元前四八〇年,斯巴达国王莱昂尼达斯一世在此地带领三百士兵阻止波斯国王赫尔赫斯一世的大军的进攻。

面；在他面前，附近的花摊的鲜花也黯然失色。那位卖花女躲到小亭子里，她把花盆和千日红花束移到亭内以后，便编制起婴幼儿葬礼使用的花篮来。从镶嵌在门口上方的瓷砖可以看到，那座院子原本是“圣塞巴斯蒂安公墓”；此刻，只有几位夫人急促地穿过院子，或向教堂走去，或离开那里。她们用那只拿着祈祷书的手捂住嘴巴；偶尔也有个把神父向圣器室方向走去，身上的长袍被风刮动着，恰似一只黑色大鸟，羽毛蓬起，双翅伸展，用那只颤抖的手抓住帽檐；要知道，那帽子也想变成一只鸟，飞到钟楼上兜上一圈风的呀！

进进出出的人，谁也没有理睬可怜的普利多，因为人们对他已是屡见不鲜了，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他总是守在那里，伸着一只手，一动不动，身上披一件咖啡色破粗呢斗篷，嘴里叨念着什么，凄凉的话语刚刚说出来便冻在唇边了。那天，寒风同他那银白色胡须嬉戏着，时而刮进鼻孔，时而吹贴在脸庞上，刺骨的寒风打得他那双死人般的眼睛不住地流出眼泪来，湿润了双颊。已经九点了，普利多还没有“开张”。那一年，从显现节^①开始运气就一直不佳，但还没有哪一天比那天更糟的了，这是因为守护神节（一月二十日）那天，他还讨到十二个小额硬币，虽然还不到前一年的一半；前几年，圣烛节^②和圣普拉斯九日祭时，收获丰厚，如今只讨到五六个小额硬币；这点钱未免少得太可怜啦！“我看，”他一边想着，一边吞咽着泪水，同时把银白胡须吐出嘴来，“一向给人以安慰的圣约瑟节到来时，我们也不会时来运转

① 亦译“主显节”，此节为一月六日，系基督教纪念耶稣向世人显现的日子。

② 又称“圣母行洁净礼日”或“献主节”。此节为二月二日，系纪念圣母马利亚产后净秽携耶稣往圣殿之日，以点燃之烛庆之，故名。

……谁能忘掉阿马德奥^①登基的第一年的圣约瑟节呀！……可是，现在连天上的圣神都变了；上帝哟，一切都定了，甚至连‘欢乐的果子’，也就是像人们说的，‘真正的贫困’，也都一去不复返了。什么‘公正的政府’呀，捐助‘受苦受难’的人呀，统统是诡诈。我盼望上帝打发天使下凡，把那些欺压受苦受难的人全部杀掉，他们把我们穷人折磨得好苦呀！世界上有好心肠的人，他们乐施好善；可是，自由党人，可憎的国会，还有教团呀，会议呀，辩论呀，以及许许多多印刷品，把最虔诚的人弄得都不怎么信奉神明了……我是说，基督徒们希望世界上没有穷人，这样他们就算实现自己的大愿了。不过，在当今的这个世界里，我倒想知道知道，谁最能够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可是，善良的灵魂却在那里腐烂着，基督界把它们丢在了脑后，因为……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大腹便便的富翁们，还做什么祈祷呀，别给我来那一套啦，分文不值……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做祈祷分文不值。”

普利多正这样想着，一个矮子向他走来。那人的脸长得简直耷拉到了地上，身体肥胖，有六十岁的样子，目光温柔，胡须花白，参差不齐，穿戴邋遢；这个人把一枚大额硬币塞到普利多的手里；那钱是他从硬币筒中直接倒出来的；看来，那天他早已准备好要施舍的。给过钱之后，那人对普利多说道：

“你说老实话，没有想到今天会有人给你钱吧；这鬼天气！……”

“我确实想到了会有人给我钱的，我的堂卡洛斯老爷。”瞎子一边回答一边吻那枚硬币。“今天是‘纪念日’，就是温度计指到

^① 阿马德奥(1845—1890)，西班牙国王。

零度以下，您也不会不来的。”

“你说得对。我不会不来的。感谢上帝，我今天多穿了点衣服，天寒地冻，北风刺骨，谁不怕冷那才活见鬼呢！天这么冷，就是马约尔广场那尊石雕战马也会染上肺炎的。普利多，注意点身体。你怎么不到里面去呀？”

“我是个铁汉子，堂卡洛斯老爷，死神是不会找到我的门下的。我宁愿守在这里挨冻，也不到里边和那些没有教养，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们混在一起……我这是说，教养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没有教养，怎么会有乐善好施的人呢？……堂卡洛斯，但愿上帝赐您幸福，使您荣耀盖身……”

没等他把话说完，堂卡洛斯已经“不翼而飞”了。我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忽然吹来一阵狂风，将他那件大斗篷刮了起来，严严实实地盖在了脑袋上，像似一块被风吹起来的棉布或地毯飘扬跳动，最后，他撞到了门上，踉踉跄跄地走了进去，将脑袋从斗篷里扒露出来。

“这是什么天气……他妈的，鬼天气！”那位老先生高声喊着。这时，一群穷人哭叫着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向他打招呼；老太婆们伸出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帮助他把斗篷整理好，搭在肩上；接着，他把硬币从钱筒里一枚枚倒出来，用手搓一搓，以免两个贴在一起；之后，一一分发给每一个人。他用鼻音很重的语调叨念着，教导大家耐心，谦恭；他一边说着一边告辞那群穷人，走进教堂。他的钱筒里还剩下几枚硬币，准备送给在教堂正门等候乞讨的人。教堂正门开向阿托恰大街。

第二章

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用手沾一沾圣水之后，便向布兰卡圣母小教堂走去。他是一个办事井井有条的人；有生以来，事无巨细——包括道德的和物质的，重要的决断和日常琐事，以及走路和呼吸——都循规蹈矩。这里有一个小例子，足以说明那位先生固守常规的习性。事情是这样的：他已经上了年纪，住在阿托恰大街；他每天总是从北门，即圣塞巴斯蒂安大街的铁栅栏门走进教堂院内；他这样做并没有别的缘由，只是因为他在安赫尔广场经营那爿有名商店的三十七年时间里，一直把教堂北门当做入口。那出口呢，当然在阿托恰大街了。尽管他从那儿走出来，必须绕道才能去探望他住在克鲁斯大街的女儿。

堂卡洛斯怀着虔诚的心情先后来到多洛雷斯祭坛和圣莱斯梅斯神像前，祈祷了良久之后才离去；他还按顺序——从不打乱这顺序——缓步走过每一间小教堂，欣赏一幅幅宗教组画，无一遗漏；他还望了两次短弥撒，他每次来教堂总是望两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接着，再到每一座祭坛前看一遍，最后走进虔诚基督小教堂。此外，还要在圣器室里呆上一会儿，和副主教或教堂司事聊上片刻。什么天气呀，什么“一切都不尽人意”呀，洛苏亚河水为什么浑浊呀，等等，都是他们的话题；他最后从通向阿托恰大街的出口走出教堂；在那里，把剩下的几枚硬币分送给守在门口的穷人。他每次都计算得十分精确，很少情况下为南北两侧的穷人带少了硬币；如果万一少带个把硬币，乞讨者也不必担

心，他第二天肯定会补上的；如果多了，堂卡洛斯便到奥利瓦尔大街的祈祷室去，把那枚硬币送给别的不幸的人。

好了，各位读者先生，我刚才已经交待过，堂卡洛斯从我们将称之为圣塞巴斯蒂安公墓的大门入口处走进教堂以后，那些刚刚从他手中得到施舍的年老眼瞎的男男女女便议论开了；不然，在等候别人进出再去行乞的那段时间里，不安慰一下饿肚，打发令人难熬的时光，从而互相提供点话题——风趣的或无聊的——，那些不幸的人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富人没有什么两样；也许还胜过后者，这是因为他们谈起话来，绝不考虑内容是不是合适；如果过分拘谨的话，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时，就会产生礼仪、语法方面的巨大障碍，使谈话不可避免地失去趣味性。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堂卡洛斯今天不会不来吗？这你们都已看到了。现在，你们说说看，我说错了，还是说对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想想看……今天是二十四号，是‘周月①纪念日’；也就是说，他妻子过世整整一个月了；今天就是天下刀子，堂卡洛斯也不会不来的。我不是恶语伤人，马德里没有比他更虔诚的基督徒了。”

“今天天气这么冷，我可是一直担心他不来的呀；我心想，天气这么坏，那位善良的先生会取消这个礼仪的。”

“克雷森西娅，如果明天天气还这么冷的话，那你就想对了；可是，你知道得一清二楚，堂卡洛斯是个办事认真，说一不二的人。”

“如果明天天气还这么冷，那他就不会来了；可是，那么一

① 原文如此。应是周年纪念日，请参见第十章。

来，我们明天也就得不到施舍了。你以为我们这么些人算不清这个帐呀，我不是说大话，我算得分文不差；我知道，堂卡洛斯若是觉得他对我们施舍得太多了的话，他就得一连几天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而这正是他死去的妻子所不高兴的。”

“住嘴，别瞎扯了！”

“你才瞎扯呢！……你想让我讲给你听听吗？……马屁精！”

“嚼舌头！”

说话的是三个女人，她们坐在进门的右侧，同其他穷人离开一段距离，单独聚集一块儿。其中一个人双目失明，或者说，至少视力不济；另外两个是明眼人；她们衣衫褴褛，肩上披着黑色的或灰色的大披巾。卡西亚娜太太身材颇长，瘦骨嶙峋，说话颇为威严，犹如一个有权威，或者自以为有权威的人；如果说她没有权威，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三五个人为点什么而聚集在一起时，总会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也确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那个瞎眼或者说视力不济的女人叫克雷森西娅，她总是蜷曲着身子，露出一张瘦小的脸庞，伸着一只留有长指甲的瘦削多皱的手。在上面那场谈话中，声调高傲无礼的女人，名字叫弗洛拉，她的绰号是“被奚落的女人”；这个绰号是怎样叫起来的，又为什么这么叫，已不得而知；这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材矮小，性格活泼，脾气暴躁，两张嘴皮一刻不歇，这使那伙贫穷的乞丐常常发生矛盾，产生不和；当大家分配乞讨来的钱的时候，她总要说上几句讥讽难听的话，而且她那尖刻的嘲弄，从来不顾及你是穷者还是富者。她那双好流泪的活泼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怀疑一切的目光；并且可以看出，她在脑海里总是杜撰着坏主意。在鸡啄米样的讲话时，她的又红又小的鼻尖，随着双唇和舌尖的活动时而升高时而

低下。牙床上仅存的两颗牙齿好像在口腔中不时地移动着，一会儿从这里露出嘴外，一会儿从那里探出头来；当她以一种高傲的表情或可怕的讥讽结束冗长的演讲时，立刻闭上嘴巴，这时一片嘴唇便被另一张嘴唇包裹起来；而当她保持缄默时，红润的下巴依然颤动着，好像还在骂骂咧咧地陈述着自己的看法。

卡西亚娜太太和“被奚落的女人”不同，她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身材高大，瘦骨嶙峋，全身简直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一些心眼邪恶的人说她在破破烂烂的外衣里边加穿了又厚实又漂亮的衣服，让人不容易注意到她的瘦削。她脸庞细长，仿佛每天都被机器拉长了一些，从而双颊变得又扁又平，你想象有多么难看多么丑陋就有多么难看多么丑陋了；那双总是惊恐的突眼睛既没有光芒又没有表情，好像已经失明多年；鹰钩鼻子也失去了原有的风度；距离鼻子十分遥远的嘴巴上长着一双薄嘴唇，再往下便是又长又尖的下巴。如果我们可以把人脸和兽面相比较的话，如果为了让大家都认识“被奚落的女人”是个什么样子，从而把她想象成为一只在厮打中变得浑身光秃之后又丢在水中的小猫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卡西亚娜恰似一匹老马，而当她用绷带斜着罩上一只眼睛，留下另一只刺探和监视她的同伴的时候，更像斗牛场上的长矛刺手坐骑的马了。正如世界上所有地区都有阶级存在，而最低下的阶层也不例外一样，那儿的全部穷人也是有高低之分的。特别是那些老太婆坚决反对改变这种极其重要的传统做法。在那座教堂以等候施舍为生的“老手”，或者说有二十年乃至二十年以上乞讨“工龄”的老太婆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受到众人的尊重，她们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有权在教堂的圣水盆旁乞讨。而那些“新手”则不得不安于现状，逆来顺受。教堂司事或者副手如果想为“新手”说几句话，将这种分

配做些调整的话，他们可就要大难临头了。事情常常闹得那么大，以致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巡逻队或保安警察。分配大家共同得到的施舍时，“工龄”长的老太婆享有某些特权；有时教徒们随手给一点钱，让他们平均分配，这时长者便掌握分配大权；如果无法进行等额分配，长者将把数额多的一份揣进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道义因素，长期统治地位所形成的公认权威和“工龄”所赋予的无形力量。正如新手总是弱者一样，长者总是强者。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人的性格有时起决定性作用。卡西亚娜性情生硬，刚强，十分自私，在所有长者中资格最老了；“被奚落的女人”泼辣，好动，能言善辩，心眼多；她是新手中最新的一个；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随便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线，在长者和新手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

前面提到的那场争论，由于教徒的进进出出而中断了。但是，“被奚落的女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开始，她看到卡西亚娜和盲人阿尔穆德纳（我们将在以后谈到此人）那天得到的施舍比其他人多，便又对那个“工龄”最长的女人大骂起来；她说：

“你这个拍马屁的，你这个马屁精，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发财了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四路街那里有房子，饲养很多鸡，很多鸽子，很多兔子吗？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住嘴，如果你不想将事情报告给堂塞嫩，让他教训教训你的话，那就请你住嘴。”

“我倒想看看！……”

“别吵了，铃声已经响了，圣餐面包快出来了！”

“可是，夫人，看在上帝的份上！”一个残废男人说道；他站在离教堂很近的地方。“你们听着点，已经开始举行圣礼了！”

“都是这个多嘴多舌的婆子，毒蝎子。”

“这个不讲理的女人……喂！夫人，你既然是‘首领’，可不要把绳子套在我们这些新手的脖子上勒得太紧了，也让我们得到一点施舍吧；再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女儿……对不对！”

“肃静，大家肃静些！”

“我的夫人呀……你可不要变成卡诺瓦斯^①第二呀！”

第三章

再往教堂里面一些，大约在过道一半的地方，左侧又有一堆人：一个瞎子坐着；一个女人也坐着，她身边跟着两个小女孩；这女人的一边，有一个老太婆默默地、僵着身子站立着，衣服和披巾一色青黑。再过去几步，也就是离教堂大厅很近的地方，独臂瘸子埃利塞奥·马丁内斯拄着双拐，将身子靠在墙壁上，此人享有在那里出售《天主教周刊》的特权。除了卡西亚娜以外，他在那伙人当中是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人物，犹如是所有乞讨者的代理长官或者大将军。

那儿一共有七位可敬可爱的乞丐，我想我是不会弄错的，因为他们在形象、语言、性格方面都各有特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吧。

那位身着黑色衣服的女人，与其说是一个老太婆，毋宁说是个未老先衰的女人；她除了新来乍到，还是一个“季节乞丐”，因

^① 卡诺瓦斯(1828—1897)，西班牙保守派政治家，作家。曾六次出任首相，是导致一八七四年的那场复辟运动的核心人物。最后被暗杀。

为她行乞的时间虽然可以说是比较长的，不过有时并不显露踪影，那无疑是因为找到了好差事，或者遇到了好心肠的人，乐于慷慨帮助她。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贝妮娜太太（这是从她的原名贝妮格娜转化来的）。如果说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的话，她便是所有成员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她有教养、端庄，对天意百分之百地遵从。她对出入教堂的信徒从不惊扰；对于乞讨所得——有时是相当可观的——的分配，她从不提出异议，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无论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跟在“被奚落的女人”的煽动骚乱的旗帜后面。不管是跟男人，还是跟女人讲话，都操同一种既热情又谦恭的语言；同卡西亚娜打交道的时候，十分谨慎；只有和那个瘸子接触时，才表现得很亲近，当然，并不超越正常范围；她同那个名叫阿尔穆德纳的瞎子，也保持着这种类型的交往。关于阿尔穆德纳，我暂且交待说，他是阿拉伯人，老家在苏斯，离马拉喀什有三天的路程。请诸位注意这一点。

贝妮娜声音甜美，举止言谈颇为端庄，有教养；她那张黝黑面孔上不乏某种引人注目的俊美之色，不过由于年龄的关系，那种俊美已经变得模糊，几乎察觉不出来了。她口中的牙齿，还保留一多半。她的一双眼睛，大而乌亮，眼也并不因为年龄和清晨寒冷而显得红肿。她的鼻子并不像同行业的那些女伴清涕常流；她的手指皱皱巴巴，疙疙瘩瘩，但指甲并不长得如鹰爪。她有一双洗衣妇的手，仍然保存着卫生习惯。她的额头上紧紧地缠绕着一条黑色布带；黑带之外扎束着黑色头巾，披巾和衣服也是青色的；这些衣饰要比其他老太婆的缝制得好一些。如此的装束，加上她的面孔依然保持着线条美，并富有甜蜜的表情，使她酷似女圣徒丽塔·德·卡西娅，经常探访贫困人家。不过，只是她的脖子上没有挂着耶稣蒙难像，额头上没有伤疤；当然罗，人们可

以把位于眉心上方半英寸左右的那颗鹰嘴豆大小的紫色圆形粉瘤当做伤疤的。

大约十点钟，卡西亚娜来到院子里，向圣器室（做为一个“工龄”很长的乞讨者，她在那里存有很多积蓄）那边走去，准备和堂塞嫩商谈一点其他伙伴都不知晓的事情；这不禁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议论。就在乞讨者的“首领”走出来的时候，“被奚落的女人”向另外一群伙伴奔去，她宛如一团东西在过道里滚动一样，很快坐到了那个带着两个孩子乞讨，名叫德梅特利亚的女人和摩洛哥瞎子中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她那张嘴比刀子还厉害，比老鹰的黑色利爪还锋利。

“你们看看，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到底信不信？‘首领’发了财，你们都听说了，她富得不能再富了；她的钱财都是我们从这些正派人手里夺去的，而我们白天黑夜地乞讨，却只能喝西北风。”

“她住在那上街区，”克雷森西娅插话说，“帕乌莱斯塘边。”

“哪里！不住在那儿了，太太。那是以前的事了。这一切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被奚落的女人”一边用长着长指甲的手在空中捕捉着什么，一边继续说道。“她没有告诉我她的地址，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她住在四路街。她在那里盖了猪场，对不起，让我告诉你们，她饲养了一头大肥猪；我不想惹怒任何人，我敢说，那头大肥猪在四路街是首屈一指的。”

“您看见过那个来找她的驼背女人吗？”

“问我看见过吗？她还以为我们都是傻瓜蛋呢，那个驼背女人是她的女儿；看那样子像个裁缝，因为驼背，有时也出来乞讨。不过，人家是时装师，给家里挣钱呀……总之，住在那里的都是富翁，都是不要脸的富翁，但愿上帝原谅我这么称呼他们。他们

欺骗我们，欺骗神圣的天主教。在吃的上面，她分文不花，因为每天都有两三家人给她送去几锅煮好的东西，这都是人家的造化呀……我们走着看吧！”

“昨天，”德梅特利亚把奶头从孩子的嘴里抽出来，说道，“我看得真真切切，人家又给她送去……”

“什么？”

“蛤蜊炒米饭呗，至少够七八个人吃的。”

“喂！……你能肯定是蛤蜊炒米饭吗？你到底看清楚了没有？”

“怎么没有看清楚？……她把饭锅放在圣器室里，人家把饭送到那里，把饭锅装得满满的；她流星似的跑回四路街。”

“她的丈夫……”“被奚落的女人”眼睛里冒着火星，说道，“是卖松明和欧芹的……当过兵，获有七枚普通十字勋章，还有一枚值五个雷阿尔的……你看看，那是什么家呀；而我呢，今天只吃了一块硬面包；如果今天夜里里卡尔达不留我住在昌贝里的小货亭子里，我就得睡露天地了。阿尔穆德纳，你说呢？”

瞎子嘟嘟哝哝。问到第二次，他才转动结结巴巴的舌头，说道：

“你们在说皮切吧？我认识他。他不是卡西亚娜的正婚丈夫，这谁都知道，不是正婚丈夫。而是情夫，我敢对天发誓，是情夫。”

“你认识他？”

“我认识他，他给我买了两串念珠……是我家乡的两串念珠，还买了一块磁石。钱嘛，他有的是……他是那边圣心教堂的乞讨者的首领……在那一带穷人当中，他说一不二，独霸一方，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子……在萨拉曼卡区……头目……很

坏，坏透了，不让人家吃饭……是政府的走狗，是西班牙腐败政府的走狗，是银行的走狗，他把所有的钱都藏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了……他把钱放在那儿，而让我们活活饿死……”

“真缺德，”“被奚落的女人”又惊又怒地说道，“还往银行里存钱。”

“钱真是多的不得了！……您以后会知道的。”德梅特利亚说道，这时又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因为孩子哭叫了起来。“别哭了，就知道吃！”

“喂！……孩子没完没了地吃奶，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活下去。贝妮娜太太，您怎么看这件事？”

“我？……什么事？”

“您说说看，她在银行里有没有存款？”

“有没有存款，和我有什么关系？她发她的财好了。”

“她是在发我们的财呀，哈，哈！……而且要发大财。”

“你别再说了！”卖《天主教周刊》的瘸子大声说道。“不管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得保持谨慎态度。”

“喂，我们不说了，我们不说了。喂！……你又不是连教皇都管的维克多尔·曼努埃尔^①！”

“我说，你们给我住嘴，你们应该有一点宗教意识。”

“宗教意识，我是有的，尽管我的宗教意识不如你对教会的忠诚，因为我是和人住在一起的，我就是要好好看看你们是怎样从人家家里把大包大包的东西搬出来的。不过，我们一点儿嫉妒心都没有，埃利塞奥，你知道吗？我们穷，我们没有饭吃，但是，

^① 维克多尔·曼努埃尔(1820—1878)，意大利国王。这里指维·曼努埃尔二世，他限制教皇领地。

我们很高兴这样，我们全都可以去天堂，而你……”

“我，我怎么样？”

“我来说说吧！……埃利塞奥，你很富；你不要否认这一点，你很有钱……你每天卖《天主教周刊》，堂塞嫩神父先生又给你那么多钱……我们早就知道，什么东西，你都是先捞一把……这并不是在说你的坏话；上帝不会冤枉我的。我们是很穷……愿上帝为你招财进宝。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特别感谢你，埃利塞奥。有一天，我在卢纳^①街被车撞伤了……那一天正是把那位名叫索里利亚先生抓走的日子……我这是说，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我出院时，你看见我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便对我说：‘弗洛拉太太，您怎么不放下架子，到教堂去，到教徒多的地方去讨钱呀？跟我来，不必到大街上挨门挨户乞讨，我看还是和忠厚老实的穷人在一起好。我保证你每天都能讨到钱。’埃利塞奥，你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放声哭了起来，同你一起来到了这里。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这里；你对我很好，讲义气，我感激不尽。我每天都为你祈祷，请求我们的天父保佑你一天比一天富有，卖好多好多的《天主教周刊》，咖啡馆和伯爵家里给你送来好吃的东西，让你和你那小老婆吃得好好的，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克雷森西娅，还有可怜的阿尔穆德纳，到中午十二点才能吃上一块比铺路石还硬的面包，又有什么关系呀？我请求上帝，让你天天有酒喝。你没有酒，一天也活不下去；而我，只要沾一滴酒，就头晕目眩……愿你的两个孩子都能成为公爵！你有个儿子，现在在钳工车间当学徒，每个星期都能给你挣来六个雷阿尔；另一个儿子在马尔多纳达斯大街的一家酒馆里当侍者，妓女每次都给他

① 西班牙文中的“卢纳”(Luna)意为“月亮”。

些小费，请原谅我直言……但愿上帝让你把钱挣得多多的，一年比一年多；但愿我能看到你身着丝绸，安上一条新假腿，能看到你那粗鄙的妻子戴上羽毛礼帽。我很感谢你，我一直饿着肚子，饿得都不知道吃饭了。可是，我并没有什么坏心眼，心爱的埃利塞奥，我可以没有吃没有穿，但你不能没有，你要酒足饭饱，要喝得酩酊大醉；你要有一幢有阳台的房子，有一张铁床，有床头柜，枝纹叶饰的床垫与国王的床垫一样干净整洁；你要生几个儿子，让他们都戴上崭新的软帽，穿上漂亮的鞋子，女儿呢，星期天扎上玫瑰色的头巾，穿上漆皮便鞋；你要在床前放上精致的手炉和地毯；要重新裱糊厨房，炊具一应俱全；要挂上几幅绘制精美的耶稣像；柜子要装满雪白衣服；在屏风上点缀几朵鲜花，甚至要在弃而不用的缝纫机上摆上一摞《天主教周刊》；你还应该有许多朋友，有许多和睦相处的邻居；这里豪门阔户的先生们，看到你腿脚行动不便，把库房里剩下的白糖给你送来，还有大包大包的非洲优质咖啡，以及大米；要和议会的议员夫人搞好关系，让她们给你支付房租或床铺钱，给你妻子一些漂亮时装……埃利塞奥，你应该有这一切，应该有比这多得多的东西……”

卡西亚娜突然出现在教堂门口，从而打断了“被奚落的女人”那连珠炮似的畅想曲，过道里一片寂静。

“大弥撒做完了，人快出来啦。”卡西亚娜说。

随后，她站到演说家的面前，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厉声说道：

“‘被奚落的女人’，快回到你的位置上去，闭上你那张贫嘴，我们现在是在教堂里。”

信徒们开始走出教堂来，有的人掏出一点钱施舍。不过，很少有人大把大把地把钱塞给每一个乞讨者。那一天，面额为五

个和两个比塞塔的硬币少得可怜，并且都落到了埃利塞奥和“女首领”的那双勤劳的手里，德梅特利亚和贝妮娜也得到了些。瞎子克雷森西亚很遗憾，没有“开张”。卡西亚娜和德梅特利亚低声嘀咕的时候，“被奚落的女人”和克雷森西亚在靠近院子门口的角落里攀谈了起来。

“她在和德梅特利亚说什么呀？”

“说……她们的那些事呗。”

“我想是钱的事，明天不是有葬礼吗；德梅特利亚一定比谁都得到的多，因为她是穿栗色袜子的堂罗德里吉多推荐参加的；这个主持首场弥撒的堂罗德里吉多，听说是教皇的秘书。”

“把肥肉给了她，而把骨头扔给我们。”

“唉！……总是这样。绝不应该因为背着抱着两个孩子就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些人不看你正派不正派，比如德梅特利亚这样放荡的女人吧，把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当做生意经。你看看：每年都生个小崽子。这个刚刚出生，来年准备落地的又在肚子里生骨长肉了。”

“她结婚了吗？”

“跟你我一样。我吗，谁也别想说三道四。我和我的那位，也就是罗克，在圣安德烈斯教堂举行的婚礼；他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她说自己的丈夫在菲律宾，也许他是通过书信让她怀上孩子的……唉，这是什么世道呀！我告诉你，不生几个小崽子，就休想得到点什么；男人们不管你正派不正派，只是看你能不能生孩子，而不把我们这些坚守贞操的，没有孩子的女人放在眼里，我们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都不能自顾了。可是，现在你能把世界翻倒过来，把绅士们的怜悯感情引导到别的地方去吗。所以，人们都说，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切都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老天都变了另一副模样。普利多说得对，他说需要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把那些卑劣的富人和捧上了天的穷人统统抓起来。”

这位口若悬河的老太婆正滔滔不绝地说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那样奇怪、不寻常、前所未闻的事情，恰似在乞讨者的头上划过一道闪电，又如炸弹轰隆一声爆炸；那群乞讨者顿时一片惊恐。“工龄”最长的人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新手们更不知出了什么事。大家无一不惊恐万状，默然无语。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原来，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像往常一样，或者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开向阿托恰大街的教堂大门向外走了出来……那一天，他本来没有改变他固有的习惯；可是，刚刚走了几步，便转身往回走，准备从开向乌埃尔塔斯大街的大门走出去。他这样做，太离奇了，太荒唐了，好像太阳突然倒转了一样。

乞讨者惊惶、混乱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堂卡洛斯一反常规，从另一个方向走出教堂，而是因为这位先生走到穷人中间时停下了脚步（大家把他围在中间，以为他会按人头施舍硬币呢），好像在检阅似的，说道：

“我说，老夫人们！你们当中有一位被称呼贝妮娜太太的人吗？”

“我是，先生，是我。”那个叫这个名字的女人说着向前迈了一步，她担心同伴中有人阻挡她通报自己的姓名和婚姻状况。

“她就是，”卡西亚娜厉声厉色地说道，看样子，她想让人觉得只有她这个首领才有资格公布和确认其下属的身份。

“好吧，贝妮娜太太，”堂卡洛斯一边说着一边捂住嘴巴和鼻子，甚至连眼睛也不露在外边，以免受到街上寒气的袭击。“明天

八点半，你到我家去一趟；我们谈一谈。您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吗？”

“我陪她去吧！”埃利塞奥摆出一副对那位先生和乞丐婆献殷勤的表情。

“好吧，贝妮娜太太我等您。”

“放心吧，先生。”

“八点半整。请注意时间。”堂卡洛斯大声说道，但是别人听到他的声音却很小，因为他用皱皱巴巴、潮湿的绒布斗篷捂住了嘴巴。“您如果去得早，就得等候；如果去得晚，又见不到我了……喂，一定记住，明天是二十五号：我先去蒙特塞拉特教堂，然后去公墓。因为……”

第四章

圣母马利亚哟！仁慈的圣约瑟哟！对大好人堂卡洛斯在进行着怎样的议论呀！为什么对他的做法怀有那样强烈的好奇心，为什么对他的用意那样急切地探听呀！开始，人们是那样惊愕，个个木然无语。每一个人的脑细胞都活动了起来；疑惑、恐惧、羡慕、猎奇的火焰一下子充满了脑海的各个角落……贝妮娜无疑想摆脱那个烦恼的场景，像往常一样，亲切地告辞同伴，离去了。过了几分钟，瞎子阿尔穆德纳也离开了那里，跟在贝妮娜太太的身后。留下的人一下子从疑惑和惊愕中挣脱了出来，你一言我一语，像火烧干柴一样劈里啪啦地议论开了。

“明天我们就能知道是什么事了……一定是帮助她摆脱困境……他有四十多张彩票。”

“在这里，除了我们之外，所有的女人生下来都有好命，”“被奚落的女人”对克雷森西亚说道，“我们这些人像破烂一样被打发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卡西亚娜把一张驴脸拉得更长，更不成比例了。她带着怜悯和悲痛的声调说道：

“可怜的堂卡洛斯！竟然被折磨得这么疯疯癫癫！”

第二天早晨，那群乞丐利用贝妮娜太太和瞎子阿尔穆德纳没有来教堂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津津有味地议论起前一天那件奇怪的事情来。德梅特利亚谨慎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说堂卡洛斯打算把贝妮娜太太带走，为他干点事情，因为贝妮娜太太是远近闻名的高级厨师；埃利塞奥接过话头，补充说，那个女人委实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厨师；不过，因为上了年纪，没有一个地方聘用她。

“人家还说她爱占小便宜。”卡西亚娜说道，她怒气冲冲，把“爱占小便宜”这几个字说得特别重。“你们应该知道，她爱占别人的便宜；正是因为这个坏毛病，现在才落得这个样子，要天天出来乞讨，养活自己。她在不少人家当过厨师，都因为手伸得过长而被撵了出来；如果她的品行端正，早就找到好人家，安度晚年了。”

“可是，”“被奚落的女人”的看法和别人迥然不同，“我要告诉你们，她到这儿来乞讨，正说明她是一个正直的女人；爱占小便宜的女人喜欢攒钱防老，并由此而变成阔太太……是有这样女人的，我见过这样的女人。她们当中有的人甚至有马车，这我亲眼见过。”

“在这儿，我们可不能讲别人的坏话呀。”

“我们并不是讲谁的坏话。喂！……您，伟大的首相，说别

人坏话的正是那个满嘴喷粪的人。”

“我？”

“对……尊敬的阁下刚才说过贝妮娜爱占小便宜，你说的不是实情；她如果爱占小便宜，有那种毛病，就不会到这儿乞讨了；你说是不是！”

“你这样胡言乱语，非下地狱不可！”

“一个人说几句刻薄话，是打发不到地狱去的；倒是那种为了发财而对以乞讨为生的心肠仁慈的穷人，饥肠辘辘的人，睡在露天的人进行各种诽谤的人，才应该被打发到地狱里去。”

“我说，我们现在是在教堂里，”埃利塞奥说着用那只木头脚在地板上踏了几下。“你们应该按照《圣经》教诲的那样去做，相互之间要尊敬，以礼待人。”

于是，被某些人大动肝火而时时搅乱了的平静气氛又降至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呻吟着，另一些人打着呵欠祈祷着，悲凄地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现在，我们应该交待一下贝妮娜太太和瞎子阿尔穆德纳的情况了。那一天，他们离开同伴们并不是偶然之举；我们有必要解释解释，因为此事在这部以真人实事为素材的小说中很有必要提一提。我们在上面说过，他们两个人一先一后离开了教堂，前后只相隔几分钟。但是，贝妮娜太太在栅栏门那里停了下来，和普利多说了一会儿话，摩洛哥瞎子便赶了上来；于是，他们两个人走上了圣塞巴斯蒂安大街，之后，又转到阿托恰大街。

“阿尔穆德纳朋友，我停下来和普利多说话，是为了等你。我有话跟你说。”

说着，她热情地挽住瞎子的一只胳膊，穿过大街，走到另一侧人行道上。他们很快来到乌罗莎斯大街，停在街角处，背向来

往的车辆和行人。贝妮娜太太又对阿尔穆德纳说道：

“我有话跟你说，因为只有你才能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只有你一个人；在教堂那里认识的其他人，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你知道吗？他们都是自私鬼，铁石心肠……有钱的人，总有钱；没有钱的人，总没有钱；一句话，他们能让一个人羞死；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女人低三下四地去要饭，这样他们才高兴呢。”

阿尔穆德纳把脸转向贝妮娜；如果说把眼睛转向某种物体就是观看这个物体的话，我们倒是可以说他从上到下把贝妮娜打量了一番。此刻，阿尔穆德纳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用全部的然而有缺陷的“注意力”打量着贝妮娜。他紧紧地握着贝妮娜的手，说道：

“亲爱的，你知道我阿尔穆德纳，从前的阿尔穆德纳和今天的阿尔穆德纳，都是像忠于主人的狗那样为你效劳的。亲爱的，你有什么事，只管说……说吧。”

“我们再往下走走，我们一边走一边说。你回家去吗？”

“你去哪儿，我就去那儿。”

“我看你累了。我们走得太急了。我们到进步广场那儿坐一会儿，慢慢说，好吗？”

阿尔穆德纳无疑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因为五分钟之后就看见他们两个人肩并肩地坐在了环绕门迪萨瓦尔^①雕像的铁栅栏的座石上了。阿尔穆德纳面部显露出丑陋表情，脸色黑里透黄，胡须稀疏，发色酷似乌鸦的羽毛；他面部的最大特点是嘴巴出奇的宽大；微笑时，嘴角歪斜，面颊部位的松弛皮肉打满着皱

① 门迪萨瓦尔(1790—1853)，西班牙政治家，一八三五年曾出任首相。

折,两只耳朵互相靠近。一双眼睛犹如两块干透了的疮疤,几乎完全失去了光感,周围布满了血点;他中等身材,双腿弯弓。由于摸索着走路,又长时间地像摩尔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身上的潇洒气魄已经荡然无存。他穿戴还比较得体,虽然衣服老旧而又多油垢;不过,撕口和破洞都一一补缝过,针脚细密整齐,补丁方正。脚上穿的一双大黑鞋多处磨破,不过,都用针线和补丁重新加固过。那顶蘑菇帽,曾在好几个人的头上服过役,现在戴在了阿尔穆德纳的脑袋上,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服役吧,因为呢料虽然磨得薄了一些,但不妨碍保护后脑勺。他的拐杖又硬又亮,拄拐的那只手,不时地颤抖着。他肤色黝黑,近似黑炭;掌心发白,就颜色和硬度而论,酷似鳕鱼片;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衣领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肮脏,因为苏斯的这位先生生活极度困苦,到处流浪。

“阿尔穆德纳,我们言归正传吧!”贝妮娜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摘下头巾,接着又戴上,她仿佛心事重重,精神紧张,想清醒清醒头脑。“我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解救我。”

“你说给我听听……”

“你今天下午本来打算做什么来着?”

“我在家里有许多事要做,洗衣服,缝衣服,补衣服。”

“你是世界上最精明能干的人。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呢。你又瞎又穷,可是能自己缝衣服,补衣服;你用舌尖穿针引线,比我用指头还快;你缝补的衣服完美无缺;你就是自己的裁缝,自己的鞋匠,自己的洗衣工……你上午在教堂那儿乞讨,下午到大街上去乞讨,还能找出时间到咖啡馆里坐上一会儿……像你这样的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果世界上有正义可言,事情安排得合情合理的话,应该给你颁奖……好了,孩子,

我今天下午占用了你的‘工作’时间，因为只有你能帮我的大忙……逆境见亲朋呀。”

“你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很严重。我觉得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太不幸了，你如果不帮助我，我就从高架桥上跳下去……你听见了吧。”

“亲爱的……不能跳。”

“问题是我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大得不能从中解脱出来。我把事情全都告诉给你吧，帮我一把：我急需一个杜罗的钱。”

“一个杜罗！”阿尔穆德纳大喊一声。他脸色立刻严肃起来，语调惊恐；贝妮娜需要的数额太大了。

“对，孩子，对……一个杜罗；弄不到一个杜罗我就不能回家去。我必须弄到一个杜罗，你想想看，就是翻遍所有的石块，我也要弄到，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弄到一个杜罗！”

“太多了……太多了。”瞎子低下眼睛，喃喃地说道。

“不多。”贝妮娜说道，她想用乐观的想法掩饰自己的悲苦。“谁还没有一个杜罗呀！阿尔穆德纳朋友，一个杜罗，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的……你可以帮助我弄到吗？”

瞎子用他那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了点什么，贝妮娜翻译成“不可能”这个词，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阿尔穆德纳也悲凄地深深地叹了口气。她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先是望望天空，接着又看看地面和门迪萨瓦尔雕像，她不知道那位青铜制做的青黑色先生是什么人，也不知为什么把他竖立在那里。在极度的痛苦之中，那茫然的目光道出了心中的焦虑；她看着人们从公园旁匆匆走过，那些人哪里知道她内心的悲楚。在如此之多的行人之中，一定有人在身上带着一个杜罗的钱，而另外一些人却在为这一个杜罗东奔西跑；还有的人是银行收款员，肩上扛着长长的布

袋；木板车满载着一瓶瓶啤酒和汽水，灵车把尸体运到公墓去，钱对死者已经无关紧要了。有的顾客走进商店，有的从商店里走出来，手中提着一包包东西。衣衫褴褛的乞丐时而拦住某位老爷，恳求施舍。贝妮娜在脑海中迅速地扫视了所有商店的收款台，每户人家的房间和穿戴整齐的行人的衣兜；她发现这些生命所及的角落里都不缺一个杜罗。过了一会儿，她想到去附近的塞斯佩德斯当铺，请主人给她一个杜罗，或者借给她一个杜罗；不过，那样做不免有些荒唐了。人们一定嘲笑她，把她轰到大街上去。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杜罗都绝不是多大的款额，送给她这么一点点钱是自然而在理的事情；虽然一个杜罗钱很少，但对她来说……却犹如“巨大的原子核”一样重要。如果她这么急需的一个杜罗从腰缠万贯的人的手里转到她的手里的话，也根本不会使财产分配发生任何变化，一切将依然如故：富翁依然是富翁；她依然受穷，像她这种地位的人依然受苦。不过，即使如此，为什么她急需的这个杜罗偏偏不到她的手里呢？从公园旁走过那么多人，为什么就没有那么二十个人，每个掏出一个雷阿尔，然后让这二十个雷阿尔自动跑到她的手里呢？如此颠倒了的世界，如此颠倒了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呀！可怜的贝妮娜想得到一滴水，然而她站在雷蒂罗公园的偌大人工湖前，却无法得到。苍天呀！大地呀！从雷蒂罗公园的人工湖中取出一滴水，对湖有何所失呀！

第 五 章

贝妮娜这样思虑着。那时，阿尔穆德纳也在心里计算着，

沉思着；从面色看，他该是悲痛到了极点。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你没有东西典当吗？”

“没有了，孩子；所有东西，包括证券，都典当光了。”

“没有人能借钱给你吗？”

“谁都不信任我了。我每向前走一步，都会遇到难看的面孔。”

“卡洛斯先生不是要你明天去他那儿吗？”

“明天太遥远了，我今天，我现在就需要一个杜罗，阿尔穆德纳，我现在就需要一个杜罗。每过一分钟，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就勒紧一环。”

“别哭，亲爱的。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想办法帮助你……你听我说。”

“你有什么办法？快告诉我。”

“我去把衣服典当了！”

“是那件在旧货商场买的便宜衣服吧？你认为能当几个大钱？”

“两个半比塞塔。”

“我想办法能当三个。可是，另外的钱，怎么办？”

“到我家里去。”阿尔穆德纳说着，猛地站了起来。

“快点，孩子，时间不能再耽搁了。现在已经很晚了。从这里到圣卡希尔达客栈的路程，可不近呀！”

两个人急急忙忙走上了梅松·德·帕雷德斯大街，谁也顾不上说话。不知是因为走得急促，还是因为心中焦虑，贝妮娜几乎喘不过气来，脸上火辣辣地烧烤着。每听到时钟的响声，她都露出绝望的表情。他们沿街南下，北风从背后吹来，衣服被吹得

鼓胀着，犹如小船的风帆。两个人的手冻得冰棍一样；他们红红的鼻子，流着鼻涕。他们的声音嘶哑了，话语犹如从凄凉的冰洞里说出来的。

在离梅松·德·帕雷德斯大街和托莱多环形路相接处不远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圣卡希尔达客栈，其实，那是一片蜂房样的建筑物，房子一幢靠着一幢，聚集在一起，租金十分低廉。他们走进一个院落，或者说是一条又长又窄的通道，里面堆满了垃圾，废物，残渣和生活中所有遗弃东西。阿尔穆德纳住在底层最里面的一个房间，不必登台阶，可以径直走进去。房间里，从天花板吊下一张席子，把空间一分为二：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客厅兼卧室、书房，地上泥土地夯得很实，墙壁雪白，并不像这幢房子的其他房间或者说人穴那样肮脏。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椅子，因为床就是堆在角落里的稻草，上面铺着两条栗色毯子。小厨房里并不光秃，里面摆着蒸锅、炒锅和瓶子，还有一些食品。贝妮娜看到房子中间有一个大黑包，像似一包衣服，又如一只旧口袋。房门一关，那里的光线便显得十分阴暗了；但是，贝妮娜发现那只大口袋却是“活物”；她触摸了一下而不是用眼睛观看之后，便意识到那是一个人。

“醉婆佩德拉在这儿。”

“是吗！怎么睡在这儿！就是那个帮助你付房租的女人……醉婆子，不要脸的东西……可是，孩子，别浪费时间了，快把衣服给我，我拿去典当……但愿上帝保佑我，能典当上两个比塞塔零八十生太伏。你再想想办法，帮助我补足一个杜罗。圣母会补偿给你的，我要为你祈祷，请求圣母给你双倍的钱，而我肯定，她是什么也不会给我的。”

瞎子能理解自己朋友的焦急，便从钉子上取下一件他说是

崭新的衣服，其实，那是一件在旧货商场上买的一件最普通的衣服；他把衣服交给他的朋友，后者三步并做两步走到院子里，来到环形路，向名叫坎皮略·德·曼努埃拉的当铺走去。这时，瞎子气鼓鼓地讲着什么——因为他讲的是阿拉伯语，很难在这里复述一遍——，同时，用手触摸着醉婆子，她身上裹着毯子，好像一具停放在房子中央的尸体。对瞎子的气恼，那女人只哼了哼，翻了个身，叉开双腿，伸伸胳膊，又重新睡去了，而且睡得更深，更死。

阿尔穆德纳把手伸进醉婆身上的黑色衣服和大披巾里，衣服和头巾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开，让手伸进去；他怒冲冲地骂着，在醉婆那瘫软的胸部到处摸着，好像在用手揉擦她的皮肤。阿尔穆德纳是那样紧张，竟然把应该秘密珍藏的东西亮露了出来，而把应该见见白日光线的东西盖得严严实实。阿尔穆德纳掏出念珠，披肩，一扎用报纸包着的当票，从大街上拣来的一块块马蹄铁，动物或人的牙齿，以及其他小东西。他刚刚搜完身子，贝妮娜已经办完事走了进来；事情办得那么快，犹如天使张开双翅将她送到了当铺，又带回到那里。可怜的女人在大街上走了那么远的路，几乎都喘不过气来，脸上汗珠滚滚，双颊放着红光，眼睛映出快乐。

“当了三个比塞塔，”她说把硬币拿出来给阿尔穆德纳看，“有一个比塞塔是零钱。我命运还不错，巴莱里亚诺在那儿；如果是老板娘雷蒙达在，就是当两个多比塞塔也得费口舌的。”

阿尔穆德纳看到老太婆贝妮娜那么高兴，脸上也露出兴奋和胜利的光彩，并且用手指夹着一个比塞塔给她看。

“这是我在这个女人身上找到的……你拿去吧。”

“啊，太好啦！还有吗，再找找看，孩子。”

“没有了。我是从她身上翻出来的。”

贝妮娜抖搂醉婆的衣服，盼望有硬币滚落下来。可是，只有两只发卡和一些煤屑散落在地上。

“没有了。”

瞎子又继续说了一会儿。他向贝妮娜介绍了醉婆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从他的话中，贝妮娜明白了，如果醉婆处在清醒状态，只要对她说一声，她就会把钱借给她的。阿尔穆德纳用短短的一句话就概括了对同房女客的评价：

“她心眼好，她也很坏……她什么都拿，也什么都奉献。”

接着，他掀起床垫，在地上扒了几下，取出一个用破布和硬纸壳包裹的又旧又脏的盒子，将手伸进去，像掏雪茄烟那样从中掏出一个纸包；他打开来，露出一枚面额两个雷阿尔的硬币，明光闪亮。贝妮娜把硬币拿过去，这时，阿尔穆德纳又把手伸进衣兜里，掏出一堆针头线脑儿，剪子、刀子一类的东西，最后又掏出用纸包着的两枚硬币。他把这两枚硬币同堂卡洛斯给的那枚放在一起，统统交给了那个可怜的老太婆，说道：

“亲爱的，这样你就解决问题了。”

“解决了，解决了……我把我今天讨来的也放进去，就缺得不多了，我不想再打扰你了。感谢上帝！我真不敢相信呀！唉，孩子，你太好了！你应该中彩！如果你没有中彩，那是因为在地球上乃至天堂上没有公正可言……孩子，再见，我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了……上帝会报答你的……我的心火烧似的。我得赶紧回家去……你留在家吧……孩子，这个可怜的女人醒过来时，你别打她，怪可怜的！每个人，为了不遭受痛苦，都以各自可能的方式变得醉醺醺的：这个女人往肚子里灌白酒，别的人则用其他东西。我也有变醉的办法，但是不像她这样，我把醉意深深埋

在心里……以后再给你讲吧，以后再给你讲吧。”

贝妮娜把几枚硬币揣在怀里，生怕在路上被人夺去，或者不翼而飞。她心里七上八下，像离弦的箭似向家里奔去。贝妮娜走后，阿尔穆德纳走进厨房里，那儿有许多破烂器皿，其中有一个锡制小脸盆和一个小水罐。他洗了洗双手，又擦了擦眼睛，然后拿起一只装有灰烬和熄灭了的炭火的铁锅，走到邻近的房子里，不一会儿，便点完火种返了回来。他的床边放着一个纸包，从里面取出一把什么东西撒在火苗上，顿时浓烟大起，放出扑鼻的香味。原来那是安息香，是阿尔穆德纳流浪异国他乡唯一可以用来回忆故里生活的东西。摩尔人这种特有的浓郁芳香给他以安慰，给他以最大的快乐；点燃这种香既有怀乡之情，又有宗教色彩。此刻，阿尔穆德纳在香烟缭绕中祈祷着；可是，任何一个基督徒也不知道他在祈祷什么。

房间里的烟越来越浓重，醉婆子哼叫得更厉害了，她干咳不止，好像要清醒过来似的。瞎子把她只当做一条狗，没有理睬，专心地做他的祈祷，他嘴里叨念着不知是阿拉伯语还是希伯来语，他用双手分别捂着两只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把手送到嘴边，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他祈祷了那么长时间，祈祷结束时，醉婆子都醒了过来，坐在了他的面前，瞪着一双由于浓烟的强烈刺激而泪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阿尔穆德纳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摊开双手，突然对她说道：

“他妈的，只有一个上帝……醉婆子，醉婆子，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上帝，一个上帝，一个，一个。”

那女人哈哈大笑起来，她把手抬到胸部，想把她的同住的伙伴用心神不定的手在那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部位弄乱的衣服整理一下。她还没有从醉酒之梦中完全清醒过来，根本无法把身上

的衣服整理如故，也不能将羞人的部位遮掩起来；她是要遮掩严严实实的呀！

“哈依，^①你搜我身了。”

“对……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上帝。”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有一个上帝，或者两个上帝，这都和我不相干，愿意有多少上帝就有多少上帝吧。可是，坏蛋，告诉我，你把那个比塞塔掏去了吧。没有什么，那是给你的。”

“只有一个上帝！”

醉婆子看见阿尔穆德纳去拿棍子，一下子警觉起来，说道：

“我说，可不能打呀。哈依，这烟就够我受的了。你快去做晚饭吧。你有多少钱了？还想让我给你弄点什么来？……”

“醉婆子！我一个钱也没有……你睡觉时，钱让地下魔鬼拿走了。”

“我给你弄点什么来吧？”黑皮肤的醉婆子喃喃地说着，她浑身颤抖，闭上双眼。“稍等片刻。我还想再睡上一会儿。哈依！”

她说着死猪般地睡去了。阿尔穆德纳本来想用棍子这种唯一可行的法子把她从醉意中唤醒过来，可是，他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嘟哝着说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话：

“改日再打你。”

第六章

贝妮娜太太身上揣着不足一个杜罗——为了弄到一个杜

^① “哈依”是阿尔穆德纳另一个名字的最后音节。

罗，她急得死去活来，而现在平静了下来——的钱，从圣卡希尔达出来以后，箭似的穿过环形路大街，走过小巷，我们这样说并非夸张。她身后留了六十年的漫长岁月，但身体仍然敏捷，灵活，并且有使不完的劲儿。她年轻时就整天奔忙着，脚不沾地，那些事不知消耗了她多少精力和体力。正是在那种生活的锻炼和熏陶下，她的身心都变得十分健壮，铸成了一种女性的刚强性格；关于这一点，阅读这部关于贝妮娜太太一生的真实小说的读者们，会慢慢了解的。她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赶到托莱多大街的一家药店，把大清早订购的药取出来，之后，又去肉铺和舶来品商店买了些东西，并且一样样都包好，最后走进皇家大街上的一幢房子里，这条大街离计量物价管理所大楼很近。她钻进一孔窄小的门楼，里面有并绳带商店，到处挂着各种绳子和带子，几乎挡住了通路；她三步并做两步爬上楼梯，走到二楼；随后缓步走上三楼。这座楼房最高一层是三楼，当她转到一间阁楼时，已经气喘吁吁了。她沿着一道玻璃走廊，绕过一个很大的平台。由于地板年久失修，有的地方陷落，有的地方突起，因而高低不平。最后，她来到一道雕有方形格子，油漆剥落的门前，叫了一声……那儿就是她的家，她女主人的家。女主人听到门铃声——不，应该说听到哑铃声——之后，扶着墙壁往外走，从装有十字铁的方形探孔问过是谁，才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感谢上帝，婆子……”女主人在门内对她说道。“你出去有好几个钟头了！我还以为你被车撞了，或者出了什么事呢！”

贝妮娜一声没吭，跟着女主人走到隔壁的客厅，坐了下来。女仆担心解释不清楚，没有马上说明耽搁的原因；她采取守势，想先看看堂娜帕卡的反应，她那暴躁性情是不是要发作。不过，迎接她的头几句话的语调使她得到一些安慰；本来她想女主人

会狠狠地训斥她，用冷漠的语言说她一通的。可是，女主人好像情绪很好。毫无疑问，剧烈的病痛压倒了她那火暴脾气。贝妮娜总是这样，每次回到家里，都要首先观察女主人的脸色，听听她的“开场白”；她和女主人坐了一会儿，并且互相交谈几句话之后，便完全平静了下来。

“唉，夫人，这一天可把我忙坏了！我的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可是，人家就是不让我出来，就是不让我出来。”

“你不必给我解释了。”夫人说道。她那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语调，虽然由于在马德里居住了四十年有所减轻，但还能听得出来。“我都知道了。当我听到时钟敲响十二点，一点，两点时，我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上帝哟，妮娜怎么耽搁这么长时间呀！’我一直这么想，直到记起……”

“正是这么回事……”

“我记起……我脑袋里有一本日历……我记起今天是法尔莎利亚教堂的忏悔神父和主教圣罗穆阿尔多的生日……”

“一点儿不错。”

“这些天你在神父先生家里帮忙。”

“如果我想到了您会猜到这一点的话，就不这么着急了。”女仆说道。她有编造谎言的极大才能，于是接过女主人的话头，将错就错。“活可真不轻呀！”

“你一定把午餐准备得很丰盛吧。我想你会做到这一点的。你那位堂罗穆阿尔多的同事们和朋友们，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神父们的肚子不会很小的！”

“不管你怎么形容都是不会过分的。”

“讲给我听听：你给他们都做些什么饭菜了？”女主人焦急地问道，她很想知道别人家里都吃些什么。“我知道，你一定给他们

做了蛋黄酱。”

“开始是米饭，我准备得很及时。唉，我的上帝，他们是那样地夸奖呀！说我是全欧洲第一大厨师……如果不是怕人家笑话，连盘子都要舔得一干二净……”

“后来呢？”

“做了一盘鸡肉烧蛋黄酱，连天使都吃不够。然后，是卤汁鲑鱼……再后……”

“我可是早就跟你说过，谁家的剩菜剩饭也别给我带回来，我宁愿受些苦，上帝打发我来到人世间，绝不是为了啃人家的剩骨头……可是，我了解你这个人，今天你一定带回什么来了。你把竹篮放在什么地方了？”

贝妮娜看到自己被逼到了死胡同里，开始时犹豫了一会儿；但是，她并非是一个遇到危险就后退的女人；她那编造谎言的才能很快使她找到了自卫的法子。

“嗯，夫人，我拿这么多的东西，就把那一篮子食品留在了奥夫杜莉娅的家里了，她比咱们更需要。”

“你做得对。你想到她，我真得夸奖你一番不可。妮娜，你再给我讲讲，你没煎一盘里脊吗？”

“当然罗，当然罗！夫人，一共两公斤半。索得罗·里科给我的是上等里脊。”

“饭后点心、饮料呢？……”

“连‘寡妇香槟’都有。神父们简直是一群魔鬼，什么都舍不得放过……好了，我们进去吧！天已经很晚了，夫人，您一定很累了。”

“那一阵子很累；可是……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好像都尝了一些……好吧，给我弄点午饭吧！”

“你吃了点什么没有？就吃我昨晚给你留下的那点东西吧？”

“亲爱的，我还能吃什么呢。我动弹不得，你给我留下的那半盎司生巧克力还在那里呢！”

“好了，咱们进去吧。真糟糕，还得生火呢。不过，我一会儿就能准备好的……唉，我还给您买了药呢。这可是头等大事。”

“我吩咐你的事，都办了吗？”当她们两个人向厨房走去时，夫人问道。“你把我的两条裙子典当了没有？”

“当然典当了！当了两个比塞塔；堂罗穆阿尔多过生日高兴，又给了两个，所以，您吩咐的事我都办了。”

“昨天的油钱付了没有？”

“怎么没付呀！”

“椴树花和鸡血石呢？”

“都付了，都付了……买完这些东西还剩下一点钱，明天用。”

“上帝能让我们明天过得快活些吗？”夫人十分痛苦地说道。随后，便在厨房里坐了下来。女仆忙碌着，找木块和煤生火。

“唉，夫人，会快活的！您放心好了。”

“妮娜，你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呀？”

“因为我知道会这样的。我的心这样对我说。我们明天一定会过得快活的。我敢肯定明天是个快活的日子。”

“等咱们亲眼看到之后，我才能说你的话说对了……你这些心血来潮的话，我现在可不敢相信。你总是说明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

“上帝是仁慈的。”

“对我可不那么仁慈。他总是打击我，揍我棍子，连气都不

让我喘一口。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我年复一年地盼望着有个出路；可是，我的希望没有一次不落空的。这罪我可受够了，已经没有兴致盼这盼那了。我的希望总是背叛我，总是欺骗我，我再也不盼什么好事了，而且盼了半天都还是令人扫兴的事……还是老样子。”

“不过，我还是劝您，夫人，”贝妮娜给她鼓气说道，“要相信上帝，要高兴些……您看我，整天都高高兴兴的……这您不是都看见了吗？我总这么想，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走运的；我们会变得很富很富的，到那时候再回忆这些贫困的日子，才叫人高兴呢！”

“我再不盼望过好日子了，妮娜。”夫人说着几乎流下眼泪来。“我只盼永远安息了。”

“谁愿意死呀？别那么想；生活在这个喧闹不堪的世界里，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以致遇到一些困难事，我都忍受着。死，我才不死呢。”

“你对这种生活满意吗？”

“满意，因为能不能过上另外一种日子，并不取决于我。除了死，什么酸甜苦辣呀，我都能忍受；只要有块面包，有两种不同的调味汁——饥饿和希望——伴着它下肚，我们就忍受下去吧。”

“除了贫困之外，这般的羞辱，卑躬屈膝，欠人家债款，无力偿还，遭受他人的坑骗，连两个雷阿尔的钱都没有人敢借给你，店主和商贩天天向你逼债，这一切你也能忍受？”

“什么忍受不忍受呀！……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挣扎着。难道商店里摆着那么多好东西，我们就眼睁睁地饿死吗？难道这公平吗？我们不能那样死去；上帝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吃不上饭，不愿意看到任何人的肚子总是空空

的；比方说吧，上帝不给我们钱的时候，会给我们一副精明的脑子，我们可以想办法得到我们必需的东西，当然，不能去偷……绝对不能去偷。我已经答应还人家的债，所以，我们有了钱以后，就应该还。人家都知道咱们穷……知道我们家守信用，他们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事情来的。我们都知道，商店老板也知道自已很有钱，所以才不向我们这些穷人逼债；这样，我们就不应该那么伤心地过日子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廉耻，妮娜！我是说，没有自尊心，没有人格。”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自尊心，有没有人格；但是，我有嘴，我有胃，我要吃饭；我还知道，上帝把我打发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让我活下去的，而不是让我活活饿死。打个比方吧，麻雀有廉耻吗？什么廉耻不廉耻呀！……它们有的只是吃食的嘴巴……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各种事物；我说，上帝不仅仅创造了大地和海洋，什么舶来品商店呀，西班牙银行呀，我们居住的这些房子呀，还有菜摊什么的，也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属于上帝的。”

“那么，钱，肮脏的钱，属于谁呢？”夫人用悲凄的语调问道，“你回答我。”

“也属于上帝，因为上帝创造金和银……纸币，我不知道这东西……不过，也属于上帝，也属于上帝。”

“妮娜，我的意思是说，各种东西都是属于拥有这些东西的主人的……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任何人都拥有东西……喂，快点！我觉得不舒服，你把药放在哪儿了？知道了，在柜子上。吃饭以前，我得喝一包水杨酸……唉，这两条腿可真要了我的命啦！这两条腿不但不能支撑我走路，还要我拖着它们走。”夫人费了很大力气才站起身来。“还是拄拐杖走路吧。可是，上帝就

是这样对待我，你看见了吧？这不是嘲弄我吗？我眼睛有病，腿脚不听使唤，脑袋整天疼痛，肾也不好；除了胃，什么都有毛病。我有什么法子活下去呀，胃让我把吃食消化得比秃鹰还快。”

“上帝对我也是这样呀。不过，夫人，我不憎恨上帝。上帝哟，你赋予我们身体一种最大的机能：每天都要吃饭。”

第七章

具有一大堆称谓头衔的不幸的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德·萨帕塔已经六十开外。在那家境破落令人悲凄的年代里，平民百姓干脆省去了家姓和夫姓，只叫她堂娜帕卡^①。诸位请看，这个世界的荣耀和高尚竟然衰败到这种地步；这位昔日贵夫人，自从一八五九和一八六〇两年用香肠饲养家狗到我们现在看到她在死亡线上挣扎，痛苦而羞辱地以乞讨为生——虽然，她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从多么高峻的顶峰滚落到贫困深渊里的呀！这种滚落的例子在大城市里——而马德里比任何一座城市都广大——是不胜枚举的；在大城市里几乎没有把那种滚落的人分等划级；然而，任凭命运摆布的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应该列在滚落到贫困深渊的人的队首。仔细观察这些情况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沉浮，我们就会懂得，把本来是个人性格和气质错误归罪于命运是多么愚蠢的呀，而堂娜帕卡正是这方面的一个绝好例子，她从出生那一天起便铸就了对所有物质东西杂乱相待的性格。她生在龙达，一双眼睛从小就习惯了地块的迅

^① 在西班牙语中，帕卡是弗朗西斯卡的昵称和俗称。

速陷落；她做恶梦时，常常看到自己坠落到被称做塔霍的深渊里。在龙达出生的人大概都有一颗很结实的脑袋，不会染上头晕这类的病痛。他们生来养成了目睹可怕深渊的习惯。不过，堂娜帕卡不善于固守高位：下意识地从高处坠下。她的脑袋既不宜维持高位也不适宜管理生活；要知道，在伦理范畴之内，对生活管理井井有条才能保证头脑不晕眩。

帕吉塔·华雷斯^①的头晕病，自从她妙龄年华和堂安东尼奥·马利亚·萨帕塔结婚以后便成了一种慢性病；当时，堂安东尼奥·华雷斯的年龄比她大一倍，任部队的军需官，人品很好，家境富裕；她新婚伊始就拥有了数量可观的不动产。萨帕塔曾在派往非洲的军队里服役，先在埃查古埃^②师团里供职，后来从瓦德一拉斯^③转到纵队总部。他们在马德里完婚之后，夫人只在很短的时间里过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如果说一开始她把浮华荣耀限制在了年俸和薪金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话，以后便很快摆脱了那种“量入为出”常规的束缚，继而拖欠货款，积了债，收支失调。萨帕塔是一个生活很有条理的人；不过，他被妻子控制得那么严格，以致把自己的优秀品格丧失殆尽；一个在军队里是那样善于管理财务的人，却把这方面的技能忘在了脑后，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钱财付之东流。帕吉塔大把大把地花钱，穿戴考究，三餐丰盛；舞会呀，聚谈呀，她每场必到。她的生活是那样没有条理，萨帕塔惊恐万状，他预感到响雷即将轰击在自己的头上，于是从帕吉塔使其昏睡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开始建立帐目，制定

① 帕吉塔是帕卡的昵称。

② 埃查古埃(1815—1887)，西班牙将军。

③ 系指西班牙将军奥唐奈尔(1809—1867)于一八六〇年击败摩洛哥人的战争。

财产管理办法和章规；然而，他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多么不幸的成员呀！当他一心管理帐目，并想从中得到救助的时候，染上了肺炎，于圣周五的晚上一命呜呼，身后留下两个年龄尚幼的孩子：安东尼托和奥夫杜莉亚。

做为金钱和财产的管家和主人，弗朗西斯卡很快暴露出对那种棘手的物质东西缺乏管理才能的弱点；在她的身边，出现了无数个腐尸蛀虫一样的人物，他们从内部和外部蚕食她，无情地吞噬着她。正是在这个危机四起的关键时刻，贝妮娜走进这个家门，给她当仆人；如果说贝妮娜以优等厨师开始了第一天的女仆生活的话，那么几个星期之后她便成了全马德里鼎鼎有名的爱占小便宜的人了。女仆在这方面到底走得有多远呢，如果说堂娜弗朗西斯卡在管理自己财产方面鼠目寸光的话，而在这类事情上却能百分之百地看透女仆的每一个哪怕是极为细微的掠夺手法，并且下决心让她痛改前非。在这里，我应该正正名，贝妮格娜（她在周围的人中间被称为贝妮娜，而女主人干脆叫她妮娜）的品格十分端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一下她的性格，使她那爱占小便宜的严重缺点得到一些补偿。贝妮娜很爱整洁，总是忙个不停，对于她来说，一小时不是六十分钟，一天不是二十四小时；一小时能干两小时的活，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堂娜弗朗西斯卡除了欣赏贝妮娜的这一点以外，还看重她酷爱家里的孩子；她那真诚的爱，如果不夸大的话，应该说是强烈的爱，表现在对孩子——无论是在他们健康无恙时，还是在病魔缠身时——无微不至的始终如一的关照上。然而，优秀的品格并不足以阻止缺点在主仆之间产生不快。一次，贝妮娜被解雇了。但是，两个孩子非常想念她，为见不到亲爱的，勤于照顾他们的妮娜常常痛哭不止。

被辞退三个月以后，贝妮娜来到女主人家拜访。她忘不了女主人，也忘不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孩子就是她的爱。主人的家，包括家中的一切东西，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吸引着她的感情。帕吉塔·华雷斯很喜欢和她聊天，因为在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点什么东西（她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在她们那截然相反的性格中有点共同的东西，把两个人神秘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她们的来往又多了起来。唉，贝妮娜当时在另一人家帮工，但她不愿意在那里干下去。一句话，我们又看到她在堂娜弗朗西斯卡家里料理家务了。贝妮娜高兴，女主人满意，两个孩子欢喜得疯了似的。而在那时，女主人的家境一天比一天困难和艰辛：债款用锋利的牙齿啃咬着家产；所有重要的动产和不动产不知怎么一下子都让高利贷夺去了，转到了债主的手里。犹如航船在大海中遇到危险，把珍贵的东西从船上扔到大海里一样，高档家具、珍贵绘画、漂亮地毯等纷纷成了他人手中之物；至于金银首饰，已在许久以前便离开了家门……但是，航船尽管越来越轻，家境依然处在危难之中，眼看就要沉没在社会的黑洞洞的深渊之底了。

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的悲苦岁月里，弗朗西斯卡最为不幸的是两个孩子先后染上了重病：儿子得了伤寒，女儿患了惊厥和癫痫。贝妮娜是那样细心和深情地照看两个病孩，甚至别人都以为她一定会把他们从死神的魔爪下抢救出来。孩子们一直用热忱的爱报答她。孩子与其说出于对母亲的爱，毋宁说出于对贝妮娜的爱，才按时服药，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任凭全身出着大汗，从不吵着提前吃饭。然而，这一切并未能阻止主仆之间产生矛盾和不和；由此，贝妮娜第二次被辞退了。贝妮娜一气之下，或者说被自尊心所驱使，啪地一声带上房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对天发誓再也不踏那家的门坎儿，并

且在永远离开之前，用力把鞋子跺了跺，连席子上的一颗尘土也不带走……这席子就是地毯，因为家中已经早没有地毯了。

实际上，贝妮娜被解雇不到一年又出现在女主人家里。她的双颊滚落下无数颗泪珠，说道：

“我不知道夫人身上有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这些墙壁、这儿的一切有点什么东西时刻在吸引着我；我只知道，我虽然身在他家，而心却在这个家。我在富人家里当仆人，主人待我很好，薪金是六个杜罗，他们不在乎多给两三个雷阿尔。可是，夫人，我总觉得有落魂失魄之感。今天，我突然想起你们全家人，不知道你们全家人的身体是好还是坏。主人看见我唉声叹气，以为我有儿女呢。我在世界上除了夫人之外，没有任何亲人，夫人的儿女就是我的儿女，我像疼爱自己孩子似的疼爱他们……”

由此，贝妮娜又一次当上了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的唯一一个仆人，家里家外，她什么都干；可是那一年，夫人的家境更是一落千丈，到处可以看到破产的痕迹。女仆看到这一切，心情十分沉痛。后来，她们必须从原来的住处搬出来，去租用更为简陋和便宜的房子。堂娜弗朗西斯卡舍不得搬走，她犹豫不决，始终下不了决心。在这危机的时刻，女仆从女主人手中夺过操持家务的大权，决定搬家。于是，她们从克劳迪奥·科埃略大街搬到了榆树大街。当然罗，贝妮娜必须克服不少困难，避免被房东赶出来。她慷慨解囊，把银行的积蓄取出来，一共三千多雷阿尔，全部交给了夫人；从那以后，她们便同舟共济，建立了共同的利益关系。但是，尽管贝妮娜如此乐施好善，她，一个可怜的女人，并没有能够为她爱占小便宜的毛病正名。她有意留下一点钱，小心地存放在箱子里，当做以后的救济金的基础，她这样做正是她

性格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内心的快乐。

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她的爱占小便宜或者说“克扣”毛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节约美德。我们很难解释清楚,美德和恶习在什么地方是联系在一起和混杂不辨的。贝妮娜从女主人给的买东西的款子中留下或多或少的数额,收藏起来,看着积蓄的硬币慢慢增加,这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压过了所有其他习惯、习俗和乐趣。由此,她便成了“占小便宜的人”,下意识地积攒,这种做法同喜鹊啄虫和藏食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她第三次来到堂娜弗朗西斯卡家里以后,即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五年间,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克扣”,尽管在比例上注意了分寸,因为堂娜弗朗西斯卡的钱财已经少得很可怜了。在那些日子里,不幸和灾祸接踵而至。做为后勤长官遗孀的弗朗西斯卡夫人的补助金被债主夺去了三分之二;家中的东西一件件被典当了;从一个困境走进另一个更大的困境。她们为生活疲于奔命;这个星期焦虑不安,下一个星期将是更大的焦虑不安;哪怕稍微安宁一点的日子也很少降临到她们的身边。为了使凄惨的时刻有些减缓,她们勉强地振作起来,用幻觉打发着夜晚的时光,那时讨厌的债主不再上门来,怒冲冲的讨债声也不再灌进她们的耳畔。她们不得不搬了好几次家,一次比一次租用更便宜的房子。于是,从榆树大街搬到了西洋接骨木大街,又从西洋接骨木大街搬到杏树大街。在她们住过的大街上长着这些倒霉的树木,而她们恰似小鸟一样,被猎人的枪弹或孩子的石块逼得从这棵树枝跳到另一棵树枝,不停地变动着住处。

那期间,在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贝妮娜不得不再次把手伸进储钱陶罐的底部,她在那里珍藏着她“克扣”和“占小便宜”得来的钱;就是说,她的金库,或者救济基金,总数已经增至十七个

杜罗。她不能对女主人道出真情，只能编造说，她的一个名叫罗萨乌拉的表妹经营阿尔卡雷尼亚蜂蜜生意，给了她几个杜罗，叫她存起来。

“贝妮娜，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都给我吧，让上帝保佑你来世生辉，龙达的侄子把庄园的租子交给我时，我将加倍还你……你知道……只借给我几天时间……他们来的信，你已经看到了。”

贝妮娜把手伸进箱底，在破烂和杂布里翻弄了半天，拿出十二个半杜罗，交给女主人，并且说道：

“我的钱都在这儿。再也没有了，请您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真实得就像我们最终都要死去一样。”

贝妮娜没有其他办法了。她只能“克扣”自己讨来的施舍，积攒一些小硬币了。

第八章

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么多的不幸还只不过是可怕的巨大灾祸的前导，华雷斯和萨巴塔两个家族快要衰败了，在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此刻，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滚落到不幸深渊的口边。自从搬到榆树大街以后，堂娜弗朗西斯卡便被社会抛弃了；正是这个社会使她的财产让狂风劫掠了去。在西洋接骨木大街和杏树大街居住时，仅仅剩有的几个朋友也不登门来访了。那时，邻居们，赊帐的店主们，对她怀有怜悯感情的人，开始把她的名字简化了，只称做堂娜帕卡，他们已经无法在她的名字前面冠以其他尊称了。那些卑贱、粗鄙的人在她那平俗的名字前面常常加上

一个侮辱性的绰号：“骗人精堂娜帕卡”，“撒谎大王侯爵夫人”。

很显然，上帝想考验考验这位龙达夫人，因为除了经济方面的灾难以外，上帝还让她遭受了其他巨大的苦痛，她的两个孩子不听她的管教，品行不端，使她在精神上忍受着更大的折磨，犹如心中深深地扎进了几根硬刺。安东尼托辜负了母亲的希望；为了把他引上治学成材的道路而做出的巨大牺牲，都已前功尽弃，他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流氓无赖。他的母亲和贝妮娜，也就是说，他的两个母亲，不知用了多少法子，企图把他的那些恶魔般的想法从他脑子里清除掉，但是，最后都是事与愿违。不管是严厉斥责教训，还是苦口婆心规劝，都毫无收效。有时，她们以为用宠爱好听的话说服了他，因为他表面上言听计从，一副服服帖帖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欺骗她们，拿她们的母爱开玩笑，把什么都占为己有。干坏事，他真有一套手腕，并且有一种奇异的魔力，能让人家原谅他的恶作剧。他善于用讨人喜欢的表情隐藏狡黠的计谋。长到十六岁时，他把两位母亲骗得小女孩似的；他常常带回来伪造的考试成绩单；他借用同学的笔记学习，因为给他买的书籍和本子他都变卖了。到了十九岁时，由于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伙伴混在一起，他变得更难管教了。有时两三天不在家里露面，喝得醉醺醺的，全身瘦得皮包骨。两位母亲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仅有的一点点钱藏到地里，因为放在什么地方都不保险。哪怕堂娜帕卡藏在怀里，或者贝妮娜装在油污污的口袋里，他都能施用窃术，神不知鬼不晓地偷去。不管钱是多是少，只要被他看见，一定洗劫一空。两位女人不知道想了多少法子藏好那么一点可怜的钱，甚至要藏到厨房或储藏室的角落里，但都不放心。

尽管如此，母亲仍然很疼爱他，贝妮娜也对他宠爱得酷似至

宝，因为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会耍手腕，会演戏，会装做悔过自新的了。他疯狂几天之后，常常守在家里，孤零零地躲在一边，又是流泪，又是叹息，发誓改邪归正，还抱着两位母亲的脑袋，一遍遍地热情亲吻……两位母亲不知上了多少次当，但是，柔情的心常常再次被这种美好场面所打动，又轻易地相信儿子改好了；甚至在这种讨取母亲的亲昵动作中，不管是真情的还是伪装的，那个小扒手犹如骗人的魔鬼那样跳进蜜罐里……，随后，又毫无顾忌地去胡作非为，从而两个女人再次陷入绝望之中。

家中已经没有涂银的餐具，也没有一件贵重金属首饰；不知道这是祸还是福（读者会知道，这是祸还是福的）。魔鬼一般的安东尼托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抓到手里，哪怕是分文不值的破烂；雨伞和阳伞席卷一空之后，又开始搜寻内衣内裤；一天，大家刚刚吃完饭离开餐桌，他便趁两位母亲和妹妹不在意的时候把桌布和两副餐巾偷了去。至于他本人的衣物，那就更不用说了，隆冬腊月既不穿大衣也不披斗篷，在大街上东游西逛；然而，他竟然没有染上肺炎，无疑，是邪恶的内火帮助他抵御了肺炎的袭击。堂娜帕卡和贝妮娜已不知道该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就是身上穿的衬衣，她们都害怕被抢夺去。只要说一件事也就够了。有一个晚上，几只醋瓶子和奥夫杜莉娅的针线盒不翼而飞；另一个晚上，又丢了两只熨斗和几把小钳子；以后，一件旧弹力衫，一块布头和一大堆虽然不甚值钱但很有用途的小玩艺儿也不见了。家中已经一本书也没有了，堂娜帕卡不敢借阅，她担心无法归还。就是弥撒书也不见了踪影。在弥撒书之后，也许在那之前，看戏用的望远镜，八成新的手套和空鸟笼，统统被抄走了。

奥夫杜莉娅呢，她开辟了第二战场，只是形式和内容与哥哥

不同罢了。十二岁那年，她患的神经机能症恶化了，两位母亲不知道如何小心关照她。严了，不好；过分宠爱，更糟糕。长大以后，癫痫病还没有好，忧郁症又差一点要了她的命；她整天闭口不语，闷闷不乐，两位可怜母亲一会儿愁眉不展，一会儿手忙脚乱，身心始终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奥夫杜莉娅的饮食成了家中的最大难题。她不是颗粒不进，就是狼吞虎咽，母亲们把上帝赋予她们的时间和耐心全部花在了她的身上。一天，她们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为她准备了丰盛而可口的饭菜，可是，姑娘却统统扔到窗外；另一天，她却把残羹剩饭吃了一肚子，胃肠胀得难受。每隔上一些日子，她就一连哭上几天几夜，谁也问不出她为什么那样伤心；有时，她脾气变得十分古怪，对小事斤斤计较，这使两位母亲最感到头痛。有的医生出于怜悯前来给她治病，有的医生给她免费会诊，他们认为姑娘的神经和心理障碍都是贫血引起的，治疗这种病的最理想药物是含铁剂，多吃排骨，洗冷水浴。

奥夫杜莉娅生得很漂亮，五官端正，皮肤白皙，发色栗红，身段匀称，眼睛甜蜜。她在心情高兴时，说话谦恭，语调娇媚。谁也想像不到这个精明、瘦弱的女孩子是生长在如此贫困的环境中。在她身上时不时地发现自负自傲的迹象；她渴望取悦他人的欢心，一会儿喜欢这几个人，一会儿喜欢那几个人，这一切都说明她正在经历着一生中的变化时期。对此，堂娜帕卡暗自高兴，因为她对自己的女儿早有了打算。如果奥夫杜莉娅举止稳重，把放弃了的学业重新操持起来，念到毕业的话，堂娜帕卡早就设法实现她自己的想法了。可是，女儿现在把字写得七扭八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子了如指掌的常识，她却一无所知。堂娜帕卡想把女儿嫁给表哥马蒂亚斯的一个儿子，马蒂亚斯是龙达的一个小业主，他的几个儿子都长得很帅，又很有教养，在塞

维利亚攻读专业；圣伊西多尔节^①时，他们常常到马德里来。其中有一个叫库里多·萨帕塔，他很喜欢奥夫杜莉娅。他们之间几乎建立了爱情关系，只是由于奥夫杜莉娅的性格反复无常，举止古怪而没有正式订婚。但是，母亲并没有放弃那个想法，或者说，至少在脑子里还常常记起这个幻想；而且，每每想到此事时，她会从那么多的不幸中得到一点安慰。

堂娜帕卡一家搬到榆树大街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奥夫杜莉娅和住在对面的一个小伙子一夜间就建立了她本人也不知道的一种什么样的“电报联系”。那个小伙子的父亲经营一处殡葬服务社。那个小无赖倒还有吸引人的地方：他在大学里学习，知道许多奥夫杜莉娅不知道的美好东西，她听了觉得都很新鲜。文学、诗歌、民谣，还有许许多多常人之识，他通过书信、约会和交谈传授给了她。

堂娜帕卡对这一切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她依然惦记着把女儿嫁给龙达的那位表侄子；但是，她女儿在同那个小无赖接触中学到了不少浪漫主义的基本思想，所以在爱恋中受到什么委屈时，便变得疯疯癫癫起来。她的癫痫病，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发作一次，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就是抓伤双手；最后，有一次，奥夫杜莉娅用烧酒和火柴头配制药物，想灌到肚子里去；正巧，这事被贝妮娜发现了。家里顿时吵翻了天。堂娜帕卡哭得泪人一般；姑娘跳着踢踏舞，用手抓触天花板；贝妮娜想把事情告诉给殡葬服务社老板，让他狠狠地揍他儿子一顿或者用别的什么特效药物把传染给可怜小姐的关于“死人、柏树和公墓”一类东西的狂热感情驱除掉。

^① 圣伊西多尔节为四月四日。

又过了好些日子，走上邪路的奥夫杜莉娅还是没有被从同殡葬服务社老板儿子的爱情交往中解救出来。家里人因为怕她犯癫痫病，或者为了避免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有时也任她去了。上帝想以简单的方式快一些解决这些矛盾；说句老实话，如果问题这样解决的话，也就少了许许多多头痛事，因为殡葬之家也在和他们的儿子周旋，把他从其想一头扎进去的深渊中解脱出来。说话间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早上，奥夫杜莉娅施展妙计，躲过她的两位母亲的监视，从家里逃走了。那个小伙子也从家里逃了出来；两个人在大街上会面，打算找一处诗情画意的地方，以便在那里结束那惨不忍睹的一生。他们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双双咽下最后一口气，绝不一个人单独生活下去。他们起初是这样决定的：他们一边逃跑，一边考虑用一种最好的方式死去，一下子死去，不要有任何痛苦，转眼之间步入自由灵魂的纯净地域。离开杏树大街以后，他们突然改变了想法；两个人协商一致，想到了和死亡截然不同的事情。还好，小伙子手里有钱，因为他前一天晚上收了两笔货款：一是“双层锌皮棺材”，二是“殡仪服务费，从制作豪华棺材到六马送葬”，等等……有了钱，他们一改原来的自杀想法，要坚决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改变了逃跑路线，找到一家咖啡馆，进去吃了午饭；之后，走进了附近一家客栈，很晚才从那里走出来，又走进另一家客栈，在那里分别给自己的家里写了信，说“他们已经完婚”。

他们说是结了婚，但是从通常的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正式结婚，有些手续还要补办。小伙子的父亲亲自来到堂娜帕卡家里；她痛哭流涕，他火冒三丈；最后，两个人一致认为，只好承认和尊重既成事实了。由于堂娜弗朗西斯卡没有一点钱和物给女儿，连床也买不起，殡葬服务社老板决定让卢基塔斯住在棺材库

的顶楼上,并且让他在推销科工作,挣得一份微薄工资。这些收入,加上在服丧人家干一些诸如放置殉葬器物,给遗体涂抹油脂那样的零活所得的钱,这对新婚夫妇尚能体面地勉强生活下去。

第九章

当不幸的夫人还没有从女儿的愚蠢举动给她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并且整天哀叹自己命运不好的时候,儿子安东尼托穿着一身军装回到家里来,他是用抽签方式应征入伍的。可怜的夫人不知道为这件事感到遗憾还是高兴。看到他一身军人打扮,背着步枪,真是让人伤心透了:他终究还是一个少爷,而且她本人对军营又没有好印象。可是,她转而又想,部队的纪律也许对纠正儿子的放纵举止会有裨益的。但是,不知是祸还是福,他抽了一个大号,被编到了预备役部队。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有四五天的样子,他突然返回家来,走到母亲面前说,他要结婚了,他想要结婚;母亲如果不同意,他将自己迎娶。

“我的孩子,同意,同意!”母亲说着放声哭了起来。“上帝保佑你,我和贝妮娜单独生活倒清静一些。既然有人能够忍受得了你,有人照顾你,又负担你的花销,那你就去吧。我一天也不留你了。”

当母亲问到未婚妻的姓名、家世和其他情况时,儿子口口声声说她家很富有,是个绝好的姑娘。可是母亲很快就知道,她是一个裁缝的女儿,针线活细巧,能得到的嫁妆只不过是一颗顶针。

“好吧,孩子,好吧。”一天傍晚,堂娜帕卡对儿子说道,“你们

这两个孩子可给我出尽了洋相。奥夫杜莉娅至少生活在棺材中间，死时还会有块木板垫背呢。可你呢，以后靠什么生活呀？就靠你未婚妻的顶针和针头线脑儿过活吗？当然罗，你如果很能干，很能勤俭持家的话，你会帮助她多赚一些。我的上帝哟，我和我的这一家人多么不幸呀！快让我立刻死了吧，可怕的事情就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了，让我早点闭上这双眼睛吧，眼不见心为静呀！”

首先应该交待一下。说句老实话，安东尼托自从和女裁缝的女儿建立了恋爱关系以后，逐渐改变了洗劫家产的恶习，最后，人们竟然发现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他的性格发生了根本转变，对母亲和贝妮娜亲切对待，两位母亲给他再少的钱，也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下来，不多要分文；甚至从他的言谈中，都能够觉察到和他打交道的人要比以前那些人忠厚正派多了。这一切也是堂娜帕卡在没有亲眼看见儿子的未婚妻，并且对这桩婚事不甚满意的情况下，同意二者保持恋爱关系的部分原因。贝妮娜甚至想得更远些，她认为好运气将沿着那个好事之徒的婚姻大道来到他们的家里，因为我们都知道，好运气从来不会从盼望它来临的那条路径直来到人们的身边，而是从难以想象的崎岖小路姗姗来迟。堂娜帕卡始终没有说服自己，她认为在忧伤和凄凉打击之下，在生活的道路上已经看不到任何一道不是哭丧和凶残的曙光了。由于儿女各自有了归宿，两个女人的生活条件和养生休息条件比以前理想了。但是，她们无法适应孤寂的环境，日夜思念起儿女的“小家庭”来了；这委实是情理中的事情，因为老人总是对下一代怀有父情和母爱的，尽管儿孙们折磨他们，虐待他们，让他们丢脸。

在儿子和女儿将要举行他们的各自婚礼的那些日子里，堂

娜帕卡从杏树大街搬到了皇家大街，租用了一间更加便宜的房子；尽管如此，缺乏生活资料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她们的家产已经等于零，仅有的一点点抚恤金哪能捂住天天登门讨债的债主们的嘴巴。她们几乎每一天都为弄到几枚硬币而焦虑得如坐针毡，要弄到几枚硬币已是难而又难的事了，因为家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她们在店铺或者在小广场的货摊上已经赊欠不到什么了。至于儿子和女儿，也是指望不上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在挣扎着，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唉，他们处在那样的绝望之中，如同沉船已经无法打捞一样，一个个落水的乘客在波涛中漂来漂去，抓不到木板或木块。在那些日子里，贝妮娜为了克服困难，不知想了多少神奇的法子，弄到一些硬币给女主人买吃的。在家庭状况尚好时，贝妮娜是小广场货摊的难得的好顾客，因而不少摊主都认识她，这样她便很容易做到既少花钱又能买到食品，不花钱也能买到骨头熬汤、或者弄到几片卷心菜、烂菜叶和其他便宜东西。在几乎占满整个鲁达大街为穷人开设的小商店里，她也有一些朋友和关系，花很少的钱或不花钱赊欠到鸡蛋，只不过这些鸡蛋个儿小、破壳或不大新鲜罢了；她还能弄到几把鹰嘴豆或菜豆，库存处理的红糖，以及其他种种分文不值的食品，她都当做好东西拿回来送到女主人眼前。

也许是命运的戏弄吧，堂娜帕卡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仍然很有胃口，喜欢吃美味佳肴；在某种意义上，胃口和口味也变成了堂娜帕卡身上最难以治愈的病症了，因为在称之为食品店的药店里，不付钱是买不到东西的。贝妮娜做出超凡的努力，不惜体力、精力和智慧，尽可能为女主人搞到好吃的食物；有时，甚至要绞尽脑汁的呀！她对可怜的夫人怀有深厚的慈悲感情和热烈的爱慕，以此补偿女主人遭受的苦和罪。她心甘情愿地啃骨头，

吃剩菜剩饭，而让堂娜帕卡吃得好些。不过，她并非因为心肠慈悲、性格热情就改变了她那本能的缺点：总是把费力讨来的钱对女主人隐瞒一部分，收藏起来凑成整数，积成新的资金本钱。

结婚一年之后，以还算富裕条件进入婚后生活的儿子和女儿开始遭受命运之神的袭击，犹如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不幸。奥夫杜莉娅无法适应在棺材包围之下的生活，得了疑病；流了产；神经不正常；丈夫的家里贫穷，对她不关照，身体状况日渐严重。公婆三天无两天有地接济她一点；她住在卡维萨大街的一间阁楼上，缺吃少穿；丈夫随他干什么好了，她不放在心上，整天无所事事，脑袋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幻想。

至于安东尼托，情况则恰恰相反。他结婚以后，竟然变成了一个十分正派的人，这也许是那个出落得百里挑一的妻子用贤惠、正直、勤俭的品格影响了他吧。但是，这些使安东尼托·萨帕塔在品行上发生神奇变化的优良品质并不足以把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两口子住在圣卡洛斯大街的一间小得像盒子一样的屋子里。你走进去，第一眼就会发现，屋子里的一切都留着一只勤劳之手的印记。更值得庆贺的是，以前属于所谓流氓无赖阶层的安东尼托有了生产劳动的好习惯和爱好；由于没有更好的差事可做，他便从事起广告业经纪人的工作来。你们可以看见他，一天从早到晚出入商店和报馆。尽管他得到的佣金要有很大大一部分用在买鞋上，但总能剩下一些帮助养家糊口，减轻胡利娅娜在辛格尔大街作坊里的劳动负担。然而，胡利娅娜并不因此而偷闲：她的生育能力绝不比持家能力低下，因为第一次怀孕就是双胞胎。没有别的法子，她只好当上了奶妈；而且因为家里多了吃饭的嘴，她还必须在辛格尔作坊里加倍工作，安东尼托在马德里大街上东奔西跑。在孩子生下以前，昔日的无赖还能经常

回去探望老母，表示一点儿子的孝敬之心：送给母亲一个比塞塔，两个比塞塔，有时半个杜罗；这是不幸夫人品尝到的唯一乐趣，堂娜帕卡比龙达亲戚送给她一处庄园还要重重地感谢儿子。但是，双胞胎降临到安东尼托的家里以后，在马德里大街上经常跑破鞋底的幸运父亲，已经不能用自己所得之余送给老祖母了，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要养活两个孩子，要给他们奶吃，给他们吃有营养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不但不能给母亲钱，而且还要向母亲要钱呢！

和这对夫妻恰恰相反，从事“殡葬”的那对夫妻，即卢基塔斯和奥夫杜莉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和睦，因为丈夫不但不承担家庭义务，而且对他的工作也毫不用心；他只知道光顾咖啡馆和其他也许更为低级的地方，所以家里便不让他负责收缴殡葬服务的款项了。奥夫杜莉娅更是没有生计，很快被沉重的债务压弯了腰；每星期一和星期二她都让门房给她母亲捎口信去，讨要几个硬币。但是，堂娜帕卡是不能满足她的要求的。这一切又成了贝妮娜新的劳累和操心的原因，因为她深深地疼爱家中这位小姐，她不能眼看小姐挨饿受苦，而不马上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救助她。贝妮娜不但要支撑自己的家，还要支撑奥夫杜莉娅一家，千方百计不让奥夫杜莉娅的家里缺少日常必需的东西。那么，那是怎样的生活呀！多么可怕的劳累呀！她和命运之神进行着怎样的拼搏呀！在那令人羞辱、可怕贫困的阴影里，她要维护声誉、保持尊严的呀！有一天，情况竟然变得那么令人焦虑，这位勇敢的老太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好厚着脸皮到大街上去乞讨，因为她已经疲倦了，不想再去观天看地，盼望大救星突然降临；另外，店主也不再相信她的声誉了。她面前的所有通路都堵塞了。一天早上，她出去讨钱，她想那是唯一的一次；可

是，在那以后，她每天也都那样做了。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除了从事那凄惨的乞讨之外，已经没有一点法子了。她每天按时来到教堂门口；应该说，她是被社会和经济法则逼迫走上那条路的。她要在那里乞讨，乞讨至死。但是，她不想让女主人知道她遭受的那么多的不幸，便编造起谎言来。她说她在一位阿尔卡拉籍的又富有又善良的神父家里帮忙的好“机会”中得到一笔钱。贝妮娜头脑灵敏，想象力丰富，为了骗过女主人，她给那位臆造的人物起了堂罗穆阿尔多的名字。而堂娜帕卡却信以为真，她每天都祈祷几次，恳求上帝保佑，让那位心地善良的神父更加慈悲，收入一天比一天多。正是由于这位神父的帮助，贝妮娜才每天带回家一点东西来。堂娜帕卡想认识认识接济她们生计的神父。晚上，贝妮娜和女主人不是聊天便是讲故事，打发悲凄的时光；这时，女主人常常向贝妮娜问起神父，问起他的侄女和女儿，问起他的家中情况和开销。对于这一切，贝妮娜都解答得十分详尽和清楚，而真情却点滴不露。

第 十 章

好了，读者先生，我现在把故事情节衔接起来，继续讲下去。那一天，女主人吃得很香甜，她一边吃着用瞎子阿尔穆德纳的一个杜罗买来的食品，一边“咀嚼”着女仆兼伴友不停地填到她肚子上的善良谎言，并且“吸收”着，“消化”着。堂娜帕卡对贝妮娜的安排是那样信以为真，根本没有想到女仆整个上午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她认为贝妮娜能够克服困难，是因为她勤快，又认识人，特别是有好心人堂罗穆阿尔多的关照。女主人和女仆一块

儿进餐。席间，堂娜帕卡对贝妮娜说：

“对于那些先生，你不要吝惜时间，你的任务虽然只是干到十二点钟，不过，如果某一天他们让你一直干到下午，那你也要留下；家里的事，由我安排好了。”

“那样不行。”贝妮娜回答说。“我不能只把时间花在那里；这儿不能没有我。他们都是些好人，会……”

“看得出来，是好人。他们对你这样好，我恳求上帝，恳求他赐福给他们。我最为高兴的事，是看到堂罗穆阿尔多荣晋主教。”

“是呀，现在已经听到推举他的传闻了；太太，我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当主教，大概是菲律宾群岛吧。”

“那么远？不能去那里当主教，不能去那里。应该让他在这儿当主教，做更多的好事。”

“帕特露丝也这么说。您认识帕特露丝吗？就是他的 大 侄女。”

“是你给我说的那个有花白头发、斜眼看人的那个侄女吗？”

“不是，是另外一个。”

“知道了，知道了……帕特露丝就是那个说话结巴、四肢颤抖的女人吧？”

“是那个。她说她们要漂洋过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不能去，不能去；宁愿在这儿当一个小神父，也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当红衣主教；听人家说，我们这儿半夜十二点钟时，那儿是中午十二点钟。”

“是地球两个相对的地方。”

“可是，姐姐堂娜何塞法却说，把主教的职位送来吧，上帝让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只要能够看到可敬的先生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职位，就是去天涯海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她说的也许有道理。而我们，如果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在那里有人关照你，有人关照我，那么除了服从上帝的意志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上帝知道他要做些什么，甚至可能发生我们认为亦祸亦福一类的事情；如果善良的堂罗穆阿尔多去那里的话，把我们介绍给这里的某位主教，或者干脆介绍给教皇使臣……”

“我想会的。总之，到时候就知道了。”

对于想象中的神父的谈话，到此结束了；贝妮娜日复一日地给堂娜帕卡绘声绘色地描述脑海中已经形成的那个具体形象，她好像亲眼见过那个人，并且同他打过交道似的。她们也谈到了别的事儿，我在此就不赘述了；我想先讲一讲更重要的事儿。

“喂，你给我讲讲，奥夫杜莉娅都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可怜的姑娘，她能说些什么呢？卢基塔斯那个无赖都两天没有在家里露面了。姑娘说，他有钱，他为一具尸体作防腐处理得到一些钱，肯定到波内蒂略大街找妓女去了。”

“我的上帝！那他的父亲，干什么呢？”

“如果当面捉住他，当然要训斥、惩罚他了。不过，怎么训斥、惩罚他，都不能使他改邪归正。公婆给儿媳妇送饭吃；但是，送的饭太少了，都不够塞牙缝的。要不是我给您弄来什么吃的时候，也给她一份的话，她还不饿死呀！可怜的小天使！您来看看，我发现她这些日子很高兴。您早就知道了，姑娘就是这种性格。当有充分的理由高兴的时候，她却痛哭流涕；应该忧愁的时候，却像响板一样又唱又跳。只有上帝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反复无常，知道如何改造她。太太，我确实看到她很高兴，可能心里想到什么好事了。一定是这么回事。许多女人相信自己脑海杜撰出来的东西，姑娘就是那种人。所以，当倒霉的事临头时，还感到自己很幸福呢。”

“不过，她若有别的什么事，你可要帮助我……你走的时候，只她一个人在家？”

“不是一个人，太太；那位大老爷也在；这几个上午他一直陪着姑娘；那位大老爷是德尔加多家族的人，还是您的同乡呢。”

“我知道了……叫弗拉斯基托·庞特。你应该想到我会认识他的。是我家乡的人，或者说是阿耳黑西拉斯人，反正都一样。他以前打扮得很入时，现在依然这样……因为，我想他已经是块朽木了……人倒是很好，是位有道德的绅士，善于和贵夫人打交道，现在人们都学坏了，变得粗鄙没有教养了，那一套也不时兴了。后来，庞特好像成了我丈夫某个表妹的小叔子，因为他的姐姐嫁给了……总之，我不记得是什么亲戚关系了。我很高兴他和我女儿来往，和教养有素、作风正派、地位高的人交往对她有好处。”

“不过，说到他的地位，我倒觉得堂弗拉斯基托像一颗无托宝石，无依无靠。”

“我年轻的时候，他打光棍，日子过得满不错。他有个理想的职位，在大饭店进餐，晚上到俱乐部消遣。”

“不过，现在可能穷得叮咣响了，因为晚上他在……”

“在什么地方？”

“在贝尔娜达太太的破楼里过夜，就是梅迪欧蒂亚·格兰德大街……的客栈，知道吗？”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呀？”

“在那儿，一等客房每张床三个雷阿尔，那位庞特先生就在那儿过夜。”

“贝妮娜，你疯了吧！”

“太太，是我亲眼看见的。贝尔娜达太太是我的朋友。贝尔

娜达太太曾经借给咱们八个杜罗，您还记得吧？您那次要开份转让证明寄到龙达去，付公证费。”

“知道了……就是那个天天来讨债的女人，弄得我们焦头烂额。”

“就是那个女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尽管她威胁我们，但出于‘正义感’，却没有向我们逼债。别的女人要比她坏得多。您想想看，她有多么富吧，她有六幢房子出租，收入不少于四万杜罗；太太，您想想看，她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光吃利息就足够了。”

“真有这样的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呀……好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那位庞特绅士吧，在安达卢西亚，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他如果像你说的那么穷，让人看见就痛心楚楚了……还是这样更好些，不然，他不一贫如洗，不是一个穿燕尾服的可怜乞丐，而是一个身缠万贯的老色鬼的话，我女儿的声誉就会受到玷污的。”

“我想，”贝妮娜笑着说道；在那度日如年的煎熬日子里，只要给贝妮娜一刻喘息的机会，她那欢快的性格就无处不表现出来。“他去那里……是为了在身体上涂一层防腐油……他很需要这样做。也得抓紧时间，不然就腐烂了。”

堂娜帕卡听了贝妮娜的俏皮话，不禁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要贝妮娜讲一讲儿子一家的情况。

“您的儿子，今天和昨天我都没有看见他。”贝妮娜回答说。“不过，胡利娅娜告诉我，他像个幽灵似的四处奔走着，因为他这样忙碌着，拉到不少想登广告的医药商人。他想赚很多很多的钱，自己出一张报纸，完全刊登商店的东西，比如说，这种商品在什么地方卖，那种商品在什么地方卖。那对双胞胎长得肉滚滚

的；他们可花费了不少钱给两个孩子准备好吃的东西，孩子妈妈只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吃饭，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放下刀叉。胡利娅娜告诉我，过生日时她舅舅一定给她送肉去，到时候我们也能尝一点，另外，还要送给咱们两双靴子的皮料，她工作的那家鞋铺有好多处理的下脚料。”

“那姑娘心眼还好，”堂娜帕卡阴沉着脸说道。“尽管她很粗俗，无论现在还是以后都不会和我合得来。她送东西给我，等于气我，不过，我还是感谢她的好意……好了，我们该睡了。我觉得，我吃的饭都快要消化完了；把药给我准备好，过半个小时吃。今天晚上，我觉得我的两条腿更重，眼睛更昏花了。我的上帝，我会不会变瞎呀！我真不敢说。我应该感谢上帝，我的胃口还好，眼睛却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从来没有感到疼痛。我夜里不失眠了，这要感谢你，你处处想到我；早晨醒来时，我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两条腿像棉花一样瘫软。我总是这样想：风湿病和眼病之间有什么联系呀？医生叮嘱我多散步。可是，我这副模样，能去什么地方散步呀？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每走一步都会遇上熟人，他们知道我以前的情况；另外，还会遇上一些我们多少欠些他们债的家伙，他们粗鄙下流。”

听到这番话，贝妮娜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情，她必须在那天晚上告诉女主人。她不想把那件事留到最后一刻，因为她怕女主人听了以后睡不好觉。她们待在厨房里，两个人手上都拿着几个盘子洗刷着，堂娜弗朗西斯卡并不嫌弃这种低下的劳动。这时，贝妮娜用极其自然的声调对夫人说道：

“对了，夫人，我想起了一件事……我这脑袋太不好使了！我今天看见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先生了。”

堂娜帕卡一惊，正在洗刷的盘子险些从手中掉下来。

“堂卡洛斯……可是，你是说堂卡洛斯吗？……怎么啦？……他跟你讲话了？他向你问起我吗？”

“当然问了，他那兴趣还……”

“真的吗？那个吝啬鬼，这种时候还记得我呀，他睁着两只眼睛看着我跌入贫困的深渊里，我是他的嫂子呀……你早就知道了，普利塔和我丈夫安东尼奥是亲生兄妹……他都不帮我一把呀……”

“去年的今天，他的妻子死了，我记得他还打发人给夫人送来一点钱呢。”

“六个杜罗！真不知羞耻！”堂娜帕卡大声说道。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羞辱和贫困之中，积压在心中的愤怒和厌恶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我一提到那件事，脸上都发烧。六个杜罗！还有普利塔的那几件破衣服、脏手套、烂裙子，一套老掉牙的礼服，可能是哪位皇后结婚时穿用的……那堆又脏又破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用途呀？……好了，你接着讲下去：你遇见他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大约十二点半的样子。他从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出来……”

“我知道，他每天都到教堂走走，坐坐。你说十二点半？可是，那时候你不是在给堂罗穆阿尔多做午饭吗？”

贝妮娜不是那种有点什么事就惊惶失措的人。她有一颗装满骗术的脑袋，又有极好的记忆力，能够把以前说过的谎话重新梳理清楚，并且用新的谎言证实原来的谎言，从而摆脱困境。

“可是，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餐桌都摆好的时候，发现缺一个凉菜盘；我赶忙出去买，一口气跑到安赫尔广场，埃斯宝丝一米娜大街拐角的地方。”

“你是说过，我都不记得了。不过，你怎么能在即将开午饭

的时候，丢下厨房的活去买盘子呢？”

“因为我们那个使女不认识街道，另外也不会买东西。让她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而且，买回来的说不定不是凉盘，而是个大脸盆呢……我一路跑着，帕特露丝留在厨房里干活……您应该知道，她很会干活，烹调手艺和我一样高，甚至比我还高……这样，我就碰上了堂卡洛斯那个老东西。”

“可是，从格雷达大街到埃斯宝丝一米娜大街，不一定要经过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呀！”

“我是说他从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出来。我看见他从教堂那边走过来，那时我正看坎塞科的大钟是几点了；我走进店里，店主出来和他打招呼。堂卡洛斯看见我，我们就说了一会儿话……”

“他都对你说些什么？讲给我听听，他都对你说什么来着？”

“啊！……他说，他说……他向我问起了夫人，问起您的儿子和女儿。”

“我们娘几个和那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有什么关系？他呀，人家说，他在马德里有三十四幢房子，房子多得和耶稣的年龄一样多，比耶稣的年龄还多；他走私布匹，贿赂海关人员，坑骗别人，不知赚了多少钱，现在和我们套近乎来了！已经太晚了……你应该对他说，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贫困是横在我和他之间的一道鸿沟的话，我生活在贫困之中倒感到很自豪……因为那个家伙没有自己的小算盘是从来不走近穷人一步的。他以为施舍几枚硬币，花几个大钱为穷人举办祈祷，就能欺骗老天，骗取天堂的荣耀了，或者说，伪装一下就能混进天堂了；那还不算从外边走私新式彩格布，当做麻料布报关，说一巴拉^①只值一

^① 西班牙古代长度单位，一巴拉约合二尺四寸。

个半雷阿尔，其实商标是假的，发票是假的，出厂证明也是假的……这些你都对他说了吗？告诉我，你对他说了吗？”

第十一章

“太太，我没有对他讲那些事，也没有必要讲。”贝妮娜看到堂娜弗朗西斯卡太激动了，而且脸变得那样红，便这样辩解道。

“可是，你不记得他和他的老婆对我做的那种事？他老婆也是狠心肠的人？因为，我从遭受灾祸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趁火打劫，从中捞取好处。不但不帮助我，反而拉紧绳子，想一下子勒死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被高利贷活活吃掉，连一分钱也不借给我。他们本来有条件拯救我，可是却让我受罪。后来，我只好变卖家具，他们还有脸跑来买我客厅的包金椅子和绸缎窗帘，一心想少花钱……他们一直寻找机会，看见我没吃没穿，处在困境中，当然罗……装作救世主的样子跑来……那幅塞维利亚南方画派的《圣尼古拉斯·德·拉伦蒂诺》，本来是我丈夫家的传世之宝，他们才给我几个大钱？一幅我丈夫视为生命的珍宝，只给我二十四个杜罗！我的贝妮娜，二十四个杜罗！他们真是乘人之危呀，我又焦虑又惊惶，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卖了。后来，一位博物馆的先生对我说，那幅画至少值一万雷阿尔……你看看，他们是什么人吧！他们不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慈善，就连起码的人情也一窍不通。我们从龙达得到点东西，比如，苹果呀，松子糖呀，甜糕呀，都给普利塔送去一大半。他们也有点回赠，圣安东尼奥节^①时，送来一小盘糖果，我过生日时，从百货店里买点小玩艺送给我。堂卡洛斯很会精打细算，我们家里什

么时候喝咖啡，他一定准时到场……他把嘴呷得山响！你知道，他们家喝的咖啡比刷锅水还不如。如果大家一块儿去看戏的话，有时我们要请他们到我们包厢里来，他们想方设法让安东尼奥买票……至于他们怎样死皮赖脸地想时时搭我们的马车，我就不多说了。你一定会记得，就在我们同意把包金椅卖给他们的这一天，他们还坐我们的马车在卡斯特利亚纳大街和雷蒂罗公园散了整整一下午的步，玩了个痛快。”

贝妮娜不想打断堂娜帕卡的话，也不想对她说的话表示不同的看法，因为她知道，女主人对堂卡洛斯的所作所为是那样气愤，最好还是让她说个够吧。直到女主人讲话讲得上气不接下气，暂时画上句号时，她才壮着胆子说道：

“可是，堂卡洛斯叫我明天去他家呀！”

“去干什么？”

“他有话对我说……”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的。他是想施点什么给我……一定是这么回事；今天是普利塔过世周年纪念日……他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太太，这我可不知道！他也许心血来潮……”

“他？我现在就知道，他顶多往你手里塞两三个比塞塔，或者几个杜罗，他以为有这么一点点表示，天使就会从天堂来到人间，弹奏小提琴，吉他，大张旗鼓地颂扬他的所谓乐施好善。我要告诉你，别要他的臭钱。我们只要有堂罗穆阿尔多做靠山，妮娜，就能生活得很像样。”

① 圣安东尼奥节为六月十三日。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几乎每天都是一位圣神的纪念日。他们习惯用圣神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因而，圣神节就是自己的生日。这里指堂娜帕卡丈夫的生日。

“我觉得我们这样不太合适。说不定他会生气的，也许要说您傲然无礼，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脏话来呀。”

“让他说去好了。不过，他找谁去说呢？”

“找堂罗穆阿尔多说呗，他是堂罗穆阿尔多的老朋友。堂卡洛斯天天都去听他的弥撒。之后，两个人总要在圣器室里谈上一阵子。”

“那你就让他随便做什么好了。你要见机行事，找个机会给堂罗穆阿尔多讲讲堂卡洛斯是个什么样的人，要他看到，堂卡洛斯最近一段时间的虔诚举动并不值得欢迎。总之，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我不高兴的事来的。明天，你要把去他家的情况好好给我讲一讲，我看去那儿没有什么好处。”

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儿。贝妮娜想尽一切办法给那场充满“火药”味的谈话降一降温，及早结束，以避免出现争论，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堂娜帕卡却迟迟没有睡觉；女仆也是这样，用了大半个夜晚的时间在心里筹谋第二天的战略计划。如果她不走运，堂卡洛斯不给她一笔数量可观的钱，明天将是一个难熬的日子……一定是一个难熬的日子。

按照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事先约定的时间，贝妮娜准时来到阿托恰大街，叫一楼主人的大门。一个女仆把她引进一间布置讲究的书房里；里面的家具，颜色一致，式样相同。一张大臣用的大桌子放在屋子中央，上面摆着许多“书籍”和一摞摞纸。所谓的“书籍”并不是供人阅读和欣赏的，而是些帐本，一切都非常干净整齐。墙壁中央挂着堂娜普利塔的画像，在好像是纯金制的像框上罩着一块黑纱；还有一些照片，分别挂在房间的不同部位上，那大概是堂卡洛斯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在大幅画像旁边，挂着一些像是祭坛贡品样的布花——玫瑰、香堇、水仙

——和写着金字的黑色长带。那是给夫人送葬时使用的花篮，堂卡洛斯想保存在家里，因为摆在公墓的露天里会损坏殆尽。从来没有生过火的壁炉上方，一架有装饰人物的铜钟已经停摆不动；不远的地方，一套美国日历，撕到前一天的日期上。

贝妮娜等了半分钟的光景，堂卡洛斯拖着双腿走了进来，一顶天鹅绒帽子拉到耳朵下边，那件“室内”穿的斗篷比外出穿的斗篷还要破旧。经常穿用这件衣服，恨不得一个月要穿上四十天，这说明堂卡洛斯讨厌生炉子和火盆；据他本人讲，用炉子和火盆取暖是造成人类大量死亡的原因。因为他穿戴得并不很严实，贝妮娜便可以看到他的脖子和双手都非常干净，手腕上挂着一条粗大的表链，这一切无疑都是周年的标志。他时而用一条偌大的方格手帕，不停地擦拭眼睛和鼻子的渗出物；擦拭之后，还要重重的擤两次。看到贝妮娜站在那里，他使了个眼色，让她坐下；他自己神色严肃地坐在老地方，那把大扶手椅子是和桌子配套的。这把椅子的靠背很高，有雕花，犹如主席的专门坐椅。贝妮娜坐在一张椅子边上；和屋内所有椅子一样，那张椅子是橡木制做的，绿色天鹅绒坐垫十分柔软。

“我嘛，叫您来是想告诉您……”

堂卡洛斯打住话头。他的脑袋，由于神经的作用而患有慢性颤抖症，左右摇摆，就像我们不同意什么事情而摇头那样。这种摆动，视脑袋主人的激动程度，或振幅大而有力，或振幅微小得几乎察觉不出来。

“我想告诉您……”

他又打住了话头，这次是因为眼睛里突然溢出东西来。堂卡洛斯用手帕把边缘泛红的眼睛擦了擦，又摸了摸剪短了的胡须；只是因为懒惰，他才没有刮得光洁些。自从他的妻子过世以

后，这位老先生只是为了她才刮一下脸；他用多种形式表达对妻子的哀思，不刮脸也算做其中一种形式吧，因为他想在那白、黑、黄三种发色共处的头上，再“披”上一层“黑纱”。

“我想告诉您，弗朗西斯卡现在生活很艰难，她如今的生活条件是那样差，都是她不愿意登记帐目造成的。如果安排不当，你有多少财产，到头来也得去讨饭吃。而如果安排得有条理些，穷人可以变富；没有条理，富人也能……”

“变穷，对，是这样，先生。”贝妮娜谦恭地说道。尽管她对那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把声调放得谦虚些。如果堂卡洛斯那时是刚刚得知弗朗西斯卡的境况的话，她也许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些钱呢……

“弗朗西斯卡的那颗脑袋太顽固。我和我的太太不知对她讲过多少次：‘弗朗西斯卡，你这可是自毁自灭呀，将来非受穷不可。’而她呢……像没事似的。我们一直劝说她把支出和收入记在帐本上，可是，她就是不听。让她摆弄数字吗？那等于要了她的命。谁不记帐，谁吃亏。我只是想告诉您，弗朗西斯卡从来不知道欠人家多少钱，也不知道期票什么时候到期！”

“她是这样，先生，您说得太对了。”贝妮娜叹着气说道；她盼望在这长篇说教之后，堂卡洛斯会给她一些钱。

“您想想看……我之所以能够老有所养，对儿孙们也有一点安排；我之所以每年在悼念我爱妻的亡灵时，都能够举行一次弥撒，是因为我对家中的事务处理得有条理，清楚无误。我今天已经不做生意了，但仍然对我个人的开支详细筹划，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把当天的开销转记到帐本上；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转记到分类帐目上。您看看吧，您仔细看看吧，要在脑子里有个清晰印象。”他这样说着，表示“否定”的头部颤抖越来越严重

了。“我的意思是，弗朗西斯卡应该学习我的做法……这为时还不晚。您来看看。”

说着，他拿起一本帐簿，接着又拿起一本，先后递给贝妮娜；贝妮娜凑过去，仔细观看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的数字。

“您看看，我在这儿登记着全家的支出，一项也不漏掉，连五生丁一盒的火柴也记录在案；还有寄信花的钱；总之，什么都记上……这是一本小帐簿，记着我施舍的钱数和悼念妻子亡灵的开销。每天施舍多少，每月施舍多少。最后，转记到分类帐本上，每日的开销一目了然；另外，小计也历历在目……您想想看……如果弗朗西斯卡早就开始记录每项开销，根本不会穷到现在这种地步。”

“对，先生，您说得很对。我回去一定转告夫人，要记帐，什么都要记录下来，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不过，她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并不因为这是一种好习惯就主动接受下来。话又说回来，弗朗西斯卡夫人可是个天使呀，先生，不应该只看到她是记帐还是不记帐，而决定是否救济她。”

“常言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现在被迫这样去做，也还来得及嘛。我可以对您肯定说，我以前如果在弗朗西斯卡身上哪怕只看到一点点详细记录帐目的意图或愿望的话，我都会借给她……不，不是借给，而是提供给她达到收支平衡的工具。可是，她那颗脑袋，整天糊里糊涂的；您应该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对，先生，我同意您的看法。”

“我现在有个想法……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您叫了来……我想我送给那位不幸夫人的最好礼物就是这个东西。”

堂卡洛斯说着，拿起一本又长又窄的帐簿，放在自己面前，

意思是让贝妮娜拿去。那是一册记事本。

“您来看看，”老先生一边翻阅着记事本，一边说道，“这儿印着每个星期的日期。您要看好：这一边是应支出栏，另一边是收入栏。您要记住支出栏里怎样记录品名，煤、油、柴，等等。每天在这个栏内记录开销；在另一个栏内记录收入，这又费什么事呀？”

“可是，夫人的脑袋是什么也装不进的。”

“哪能这样呢！”特鲁希略在记事本上狠狠拍了一巴掌，大声说道。“总是有要记录的东西的。你们每天消费不大，不过，总要开销些吧，今天开销大些，明天开销小些；今天支出多些，明天支出少些，但总要支出些吧。还有，您每天讨来的钱为什么不可以记录在本子上呢？说吧，为什么不记录在帐簿上呢？”

贝妮娜看着堂卡洛斯，又气恼又怜悯。不过，她的气恼要胜过怜悯；有那么一刻，顶多也就是一秒钟吧，她险些抓起记事本，扔到卡洛斯的脸上。她抑制住愤怒，不让那位偏癖患者看出来。她勉强笑了笑，说道：

“这么说，先生您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施舍给我们穷人的硬币，也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了。”

“每天都记。”老人骄傲地说道，脑袋颤抖得更厉害了。“您如果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给您，我三个月施舍了多少，六个月是多少，一年又是多少。”

“先生，不必了，不用麻烦了。”贝妮娜说道，她觉得狠狠敲一敲他的脑袋的想法又油然而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带上这个记事本，拿回去，夫人一定很感激您；我也很感激您。可是，只有记事本，还没有钢笔、铅笔呀！”

“我的上帝。一户人家就是再穷，难道连张便条也不写呀？”

总要签个字吧，算个帐吧，记个人名、地址以防不忘吧……这儿有一支铅笔，已经削好了，您也拿去吧；笔尖使秃了时，就用菜刀削一削。”

堂卡洛斯啰嗦了这么长时间，除了具体谈到施舍一本记帐簿以外，根本没有谈及在金钱上给予她们救济的事。看来，那本帐簿应该是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管理她那破落家境的基石了。这时，贝妮娜看到堂卡洛斯要张开双唇继续下去，并且将手伸到左侧柜子的铁锁上，心中不禁一阵高兴。

“管理不善，根本不能发家致富。”堂卡洛斯说着打开柜子的抽屉，朝里面望了望。“我希望弗朗西斯卡管理好家务，而一旦管理好……”

“管理好，管理好什么呀？”贝妮娜在心中这样想道。“这个老疯子，比疯人院的病人还疯癫。到底还给我们点什么呀？这个老吝啬鬼，存那么多钱，还不都烂掉呀，让那些钱在你肚子里化成脓水，把肚皮撑胀开来才好呢。”

“您拿上记事本和铅笔，要拿好呀……千万别在路上丢了。好吧，您都记住了吧？您能向我保证，一定把支出和收入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吗？”

“能，先生……一项也不遗漏。”

“好吧。现在，为了让弗朗西斯卡记起我那可怜的普利塔，并且为她祈祷……您能向我保证您和弗朗西斯卡为普利塔和我祈祷吗？”

“先生，我保证。我们将高声祈祷，哪怕教堂钟楼的大钟砸到我们头上也要祈祷。”

“好吧，我这儿有十二个杜罗，是专门救济那些羞于面子不敢去乞讨的穷人的……太可怜了！他们是最值得同情的。”

贝妮娜听到十二个杜罗，把两只眼睛都睁得房门那样大；上帝哟！十二个杜罗，将给她解决多么大的困难呀！她已经看到了：舒舒服服休息几天的时刻已经到来，许多东西都可以买回来，几张嘴巴都有吃的了；可以过上几天好日子了，呼吸一下轻松的空气，不必低三下四地去乞讨了，不必如此艰难地去讨钱了。可怜的女人看到天空晴朗了，十多枚钱币从天而降，那是她那些日子之幸福的象征呀。

“十二个杜罗。”堂卡洛斯一边说着，一边把硬币从一只手倒在另一只手。“可是，我不能一下子全部给你们；如果全部给了，等于鼓励胡乱花钱；我是想……”

贝妮娜的心顿时凉了大半截。

“如果我全部给了你们，肯定明天这个时候分文不剩了。你们每个月花销两个杜罗；每个月的二十四号，您过来取钱；一共六个月；九月份以后，我看情况，再决定是否增加资助的钱额。您注意听清楚，资助与否要取决于怎样持家，是井井有条，还是杂乱……杂乱无章。要注意，绝不能杂乱无章。”

“好的，先生。”贝妮娜谦恭地说道，她想在这节骨眼上还是说几句顺从的话为好。这样可以早点拿到钱，而不和那位古怪、小气的老头子纠缠过多的事情。“我向您保证，一定详细记录帐目，连一根棉线的开销也不遗漏……这么说，我以后就每月二十四号来取钱了？您的钱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向上帝祈祷，让您发财，让您的夫人静静地安息……永远安息，阿门。”

堂卡洛斯洋洋得意地把支出的钱登记下来，之后，使了个眼色，示意贝妮娜可以走了。他换上斗篷，戴上一顶新帽子——只有在庄重的场合，他才从盒子里取出这顶帽子——，准备出去；他满怀信心，迈着骄健的步子，开始那一天的祈祷活动；这种祈

祷活动始于蒙塞拉特教堂,结束于圣胡斯托公墓的小礼拜堂。

第十二章

“那个老东西,”贝妮娜一边在乌罗萨斯大街上急速走着,一边这样在心中想着,“还是那个老毛病,是狗改不了吃屎呀。不过,也要看到,如果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和植物,那么,稀奇古怪的人就更多了。虽然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但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比这位堂卡洛斯先生还要坏的,大有人在呀;这位老先生,不管是多么吝啬,那么几个钱还要登记入册,但究竟还是拿出一点钱来呀……比他更坏的人,还有,而且很多;他们不登记入册,那是因为他们不掏腰包……问题是用这两个杜罗解决不了我今天的困难呀,我得把一个杜罗还给阿尔穆德纳;我答应了他,就应该做到……以后的日子就更难熬了;阿尔穆德纳帮不上我的忙……我还剩下二十个雷阿尔,而且还要拿出一点给姑娘,她都快饿死了,余下的钱要用来买今天吃的东西……我得这样告诉太太,就说她的那位亲戚只给我一本帐簿和一支铅笔,我们用这两样东西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吧……‘数字’清汤,‘铅字’炒菜……太可笑了!……总之,上帝会像以往那样帮助我把对堂娜帕卡撒的谎说得圆满些的,而且,我们也会活下去的。我得看看在路上能不能碰上阿尔穆德纳,现在正是他去教堂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大街上碰不上,那他一定在旧货商场的十字咖啡馆里。”

她朝那个方向走去,走到恩科缅达大街时,碰见了阿尔穆德纳。

“孩子，我正找你呢。”贝妮娜一把拉住阿尔穆德纳的胳膊，说道。“这是你的一个杜罗。你看看，我说话算数吧。”

“我的钱，不必这么着急。”

“我不能欠你的钱……以后说不定还要朝你借呢。阿尔穆德纳，我以后肯定有缺钱的时候，你可要借给我呀；你需要时，我也会借给你的……你从咖啡馆来吗？”

“对，如果你愿意，你跟我走回去，我请你喝一杯。”

贝妮娜接受了他的邀请。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人便坐在了经济咖啡馆里了，各自喝着一杯十分币一杯的咖啡。那儿其实是一间修缮装饰过的酒馆，说它考究嘛，尚没有达到高雅程度；说它简陋嘛，但并不平庸，因而显得不伦不类；家具上镶嵌着金色饰钉，墙壁上杂乱画着海景和陆地风光；室内空气污浊、顾客混杂，多半是穷光蛋和旧货商场的小摊贩，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着，对周围的事情无动于衷；有的手里抓着报纸，另外一些人听着；大家都习惯呆在那喧闹的地方，你说话唾沫星四溅，他抽劣质雪茄烟，喷吐缕缕青烟；还有人大口喝着白酒，酒气飘散四扬。只有一张餐桌是贝妮娜和摩洛哥人两个，他们在谈论着他们的事情；瞎子给贝妮娜讲述了他那同房女伴的恶作剧；她呢，讲述了同堂卡洛斯会见的情景，她说到了那位老先生赠送的可笑礼物：一本帐簿和每月两个杜罗的资助。他们两个人一遍遍地议论着堂卡洛斯的、人们公认的财产：三十四幢房子，政府的债券堆积如山，银行里的存款多得能填满大海；接着，又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比如无法计数的穷人的生活；如果特鲁希略把多得数不胜数的金钱送给穷人的话，这些人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幸福，而且，还能够把一部分钱留给他们的子孙，对，钱本应该属于他们；这样，在大街上饿得痛苦嚎叫的成千上万的人将用余下的钱很

好地维持生计。可是，他们无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这个问题，因而还是不去想它为好，每个人自己想法子去找面包吃，直至死神降临，接受上帝的惩罚。最后，阿尔穆德纳用十分严肃，但充满信心的语调对他的女友说道，如果她愿意，堂卡洛斯的全部金钱都可以转到她的手里。

“转到我手里？你是说堂卡洛斯所有金钱都可以转到我手里？阿尔穆德纳，你疯了？”

“都可以属于你……上帝保佑你。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那就请你试试看。”

“你再说一遍，堂卡洛斯所有金钱都可以转到我手里？什么时候？”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你如果给我解释清楚怎样才能转到我手里，我会相信你的。”

“我知道怎样能转到你手里……我得秘密告诉你。”

“既然你能把那个老疯子的所有金钱，比方说吧，都能转到别人的手里，你自己为什么还愿意受穷呢？你怎么不把那些金钱转到你自己手里呢？”

听了贝妮娜的话，阿尔穆德纳回答说，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应该是明眼人，而他本人只知道那个奇迹的秘密。有上帝保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够创造那个奇迹；如果她怀疑的话，不妨试一试，按照他讲的步骤，准时去做。

贝妮娜一向有些迷信，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神鬼故事，常常相信不疑；另外，贫穷使她尊重神奇的东西。她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过任何奇迹，但是渴望有一天能够看见。她多少有些迷信，但更多的是急切看到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异现象，是有强烈的猎

奇感，这一切促使她要求瞎子具体解释他的魔法或魔技，她认为那是不容怀疑的。瞎子告诉她，主要应该学会魔法，并且掌握特殊方法，向一位叫做“圣代”的人要求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

“这位老先生，是什么人？”

“是地下大王。”

“什么？地下大王？那一定是魔鬼了。”

“不是魔鬼，是个善良的大王。”

“那是你们宗教里的神仙吧？你信奉什么教？”

“犹太教。”

“我的上帝！”贝妮娜说道，她没有听懂那个宗教名称。“你一叫那位大王，他就会来吗？”

“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

“我要什么，他都给我？”

“对。”

阿尔穆德纳口气是那样肯定，那位不幸的女人对他的话已经信以为真了。她稍稍停了一会儿，观察她那位朋友的一双没有活力的眼睛，又看了看坠着黑发的闪光的黄色前额；之后，突然说道：

“怎样才能叫来那位大王呢？”

“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叫他，不会对我发生什么事吧？”

“不会。”

“我会不会下地狱，或者大病一场，或者被魔鬼抓走？”

“都不会。”

“那你就说下去吧，不过，你不能欺骗我，我告诉你，绝不能欺骗我。”

“我绝不欺骗你……”

“我们现在能叫那位大王吗？”

“不能；必须在半夜十二点钟叫。”

“一定要在半夜十二点钟？”

“一定，一定。”

“深更半夜的，我怎么能跑到大街上去呀？对了，你别给我瞎扯了。我这儿有个法子，我完全可以说堂罗穆阿尔多病了，我得照顾他……对，就这样。你说，都准备些什么呀？”

“有许多事要做。你要买一些东西。第一样东西是泥罐油灯；不过，买的时候，你一句话也不能讲。”

“那我就变成哑巴了。”

“对，装做哑巴……买东西……你如果讲话，那东西就不能用了。”

“我的上帝……嗯，好吧，我装做哑巴去买泥罐油灯，以后呢？……”

阿尔穆德纳接着告诉她说，要买一只沙锅，这锅要带七个孔，一个不能多，也一个不能少；买沙锅时，也不能讲话；讲了话，沙锅就不能用了。可是，哪个鬼地方卖七孔沙锅呀？瞎子告诉她说，他的家乡有这种沙锅；在这儿，可以用加工栗子的烤锅代替，不过，必须买一只七孔的，孔一个不能多，也一个不能少。

“买这种锅的时候，也不能讲话吗？”

“一句话也不能讲。”

随后，还要想办法买到一根“卡拉什”棍子，“卡拉什”是非洲的一种树木，这儿叫月桂树。在美洲大街的第一个售货棚里，一位木棍商人出售这种木料的棍子。买棍子时，也不能讲话。好了，买齐这几样东西以后，要把棍子放在火上，让它烧起来……

必须在星期五的五点钟把棍子放在火上烧；如果不是星期五，或者过了时间，就等于白做了。要把木棍烧到星期六；星期六五点整，把木棍放进水里七次，一次不能多，一次也不能少。

“做这些事时，也都不能讲话吗？”

“不能讲话，一句话也不能讲。”

然后，要用女人衣服把木棍包起来，像个布娃娃似的；包好以后，立靠在墙上；请你听清楚，直立在墙壁旁；这时，把泥罐油灯点着，放在木棍前面，用沙锅盖好，让光线只能从七个孔洞中射出来；另外，在旁边再放一只锅，在里面点上火、烧香草；这时，要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做祈祷，但不能说出声来；说出声来，就前功尽弃了。思想要集中，绝不能走神，用眼睛盯着香烟徐徐升起，盯着从七个孔洞射出来的灯光，一直到十二点钟……

“十二点钟！”贝妮娜惊愕地说道。“钟声敲十二下时，大王就……就出来了，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地下大王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了！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会给你的。”

“阿尔穆德纳，你相信地下大王吗？只按照你说的那种仪式去做，而不做其他仪式，那位先生怎么可能把现在是堂卡洛斯·特鲁希略的东西，都转到我的手里呢？”

“你如果愿意的话，那就亲眼看看好了。”

“可是，你的条件太多太严了；如果我稍稍走了神，在脑子里祈祷时念错一个字……”

“必须十分小心。”

“祈祷什么呀？”

“我来教给你，你这样祈祷：上帝，我们只有一个！……”

“别说了，别说了，我这辈子还没有做过这种祈祷呢，非念错

不可。这祷词不是纯正的西班牙语，我可念不来……我还要对你说一点，我害怕那种巫术……好了，好了……不过，唉！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太叫人高兴啦，把堂卡洛斯那老狐狸的钱都拿过来……好了，哪怕拿来一半呢，也可以分给如此之多的、忍饥挨饿的穷人呀！……如果能够买到沙锅和木棍，买时又不讲话的话，我就试试看吧；以后……不行，不行……那位东方博士^①，以前随便哪一天都能来到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常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被称为魂或灵魂的东西能腾云驾雾，察看我们在做些什么，偷听我们在说些什么。还有：有人常常梦见，常常梦见什么呢？梦见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梦见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不过，我，我怎么对你说呢，我现在还是有疑虑的，怎么能把一个人那么多的钱一下子都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呢。比如说，如果想资助穷人，那就从富人那里夺来五十万，或者五十万的一半，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那么多，那么多的钱都归我们……不可能，不可能。”

“银行里所有的钱，所有的钱，以百万而计的钱，彩票，这一切都归你所有；不过，你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做。”

“可是，如果你说的事果真那么容易的话，为什么别人不去做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知道这种魔法？这魔法，只有一个人知道！对了！你把你的魔法讲给罗马教皇的使者听听吧！我们这里可不信那些弥天大谎……我并不是说那事不可能……我如果知道怎么做的话，做它一百次，一千次……你再给我讲一遍，都买哪些东西时不说话。”

① 《圣经·新约》称，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以后，有三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在东方看到犹太人之王的星在这里。因为博士从东方来，所以称东方博士。这里泛指三位博士。

阿尔穆德纳又把那做魔法的仪式以及规定重复了一遍，还把“圣代”大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脸庞多么英俊，姿态多么高雅，装束多么华丽，陪同的人多么众多，其中有亲王，有大亨，他们都骑着乳白色的骆驼。可怜的贝妮娜听得陶醉了，如果说她先前还没有完全相信的话，现在已经被阿尔穆德纳诗一般的真切描述渐渐地征服了，吸引了；她想，那一切不一定是实有其事；不过，她希望成为事实。对于生活贫困不堪的人来说，能够相信如此美好的事情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如果真的有东方三博士一说的话，三博士真的给孩子们带来礼物的话，为什么不可能有别的令人向往的博士，什么大王来救助老人，救助身无分文的忠厚老实人，救助因为欠店主和高利贷者巨款而不敢上街、有一颗正直心灵的人呢？阿尔穆德纳讲的那些事，人们是不知晓的。我们这些人不知道的事情，难道会有那么一个人知道吗？……不过，不知有多少事情，人们都以为是骗术的呀！可是，到头来都实有其事。在电报发明之前，谁能相信和新大陆的美洲讲话，就如同和对面阳台上的邻居交谈那样容易？而在照相术发明之前，谁能相信一个人站在那里就能出来一张照片呢？阿尔穆德纳说的那种事情，和这些事情也是一样的。有许许多多的神奇秘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有人会说那种事如何如何，并且发现……不过，上帝哟，还有什么可说的呀！自从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后，美洲就在那里，而没有人知道！……直到哥伦布出航，一下子就发现了新大陆，他对世界各国宣布：“美洲在那里，美洲人在那里，那里有甘蔗，有上等雪茄；美国也在那里，黑人在那里，还有大块大块的黄金。”看看，能不能变成现实吧！

第十三章

摩洛哥人还没有讲完他的东方传说，贝妮娜便看见一位身着素装的女人走进咖啡馆来。

“你的同房女伴，方丹戈舞^①舞蹈家来了！”

“佩德拉？那个讨厌的女人，我今天早晨打了她一顿。她一定和迪亚卡一块儿来的。”

“对，有一位老太婆，小个子，很瘦，也一定是个醉婆子。她们走到柜台前，要了两杯葡萄酒。”

“都是迪亚卡太太教给她的坏毛病。”

“你怎么和那么一个对你没有一点帮助的丑婆子搭伴呀？”

瞎子回答说，佩德拉没有父母，她父亲曾在生猪屠宰场做雇员，请原谅我这么说；她母亲在鲁达大街做倒卖。因为两个人吃了猫肉，几天之内就先后死去了。猫肉是一种上等菜肴；不过，如果是疯猫，谁吃了这种肉，脸上就会出现红斑，不出三天就因为中毒发烧而死亡。总之，父母双双死去以后，姑娘便坐在临街的大门口。她生得很漂亮，所以人们都夸耀她；她的声音像音乐那样悦耳动听。她先是做倒卖，后来专门卖些小玩艺儿，因为她很有商人头脑；不过，无论她怎样拼死拼活地干，都收益不大，因为迪亚卡要从中捞取很大一部分收入；另外，没有几天便教会佩德拉酗酒和其他一些坏毛病。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人们就认不出她的模样来了，瘦得只剩下一层皮，满嘴喷吐着酒精的臭

^① 西班牙一种非常普遍的有音乐伴奏的欢乐舞蹈。

气。她说话粗野，一咳嗽几乎喘不过气来，嗓子总是嘶哑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她常常在卡拉万切尔大街上乞讨；夜里，随便找个小客栈藏身过夜。她有时也稍稍洗一下脸，买香水洒在瘦骨嶙峋的身体上，并且向别人借衬衣、裙子和头巾，在梅迪奥迪亚·奇卡大街的“鼯鼠”客店门口打扮起来。可是，她干什么活都不能持久，坚持不了两天半，只有嗜酒的恶习算是长久地坚持了下来。她喝醉了——这可是今天如此，明天如故的呀——以后，在大街中央跳呀蹦呀，孩子们都拿她开心。她经常醉醺醺地睡在大街上，或者在被收留的地方过夜，她挨的耳光比脑袋上的头发还多。像她身上那么多伤疤的人，谁都没有见过；她年纪轻轻地就被糟蹋成那个样子，虽然还不到二十岁，看上去却像是三十好几的人；她多次被关进孤儿院和天主教教会里。自从她成了孤儿以后，阿尔穆德纳便出于好心收留了她；他看到她是那样不成体统，从三个方面关心教育她：劝说、施舍和棍棒。有一天，阿尔穆德纳看见她一边用无花果汁治疗瘰病，一边在太阳底下梳理着头发。他劝她和他住在一起，每人各付一半房租，她答应从根本上改掉嗜酒的恶习。他们经过讨论、协商，双方正式签定了协议，他们发誓恪守这个草率制定的约法；如果这约法是一把梳子的话，起码已经断了几根齿了。那天夜里，佩德拉便睡在了圣卡希尔达的客栈房间里。开始几天，一切和谐，佩德拉大大减少了酒量；可是，本性难改呀……那个被魔鬼迷住了心窍的女人再次变成了孩子们戏耍的对象，给维持公众秩序的人造成了好多麻烦。

“我实在管不住她。她总是醉醺醺的。让人心疼……让人痛心呀。我是出于怜悯，才让她住到我那里去的。”

贝妮娜看到刚才进来的那两个女人转眼之间把两杯葡萄酒

喝了个精光，此刻又在讥讽地望着她和瞎子，心中不禁害怕起来，想尽快离开那里。

“你要走呀，别走；再和我坐一会儿。”瞎子拉住她的一只胳膊说道。

“我害怕那两个疯婆子找我的岔子……她们已经往这边走了。”

那两个女人向他们走了过来，贝妮娜可以看到，并且可以清晰地端详佩德拉的面孔了，那漂亮的面容已经糟蹋得不成样子。她肤色黝黑；五官端正；高高的鼻梁；一双大眼睛乌黑闪亮；两道眉毛连在一起，弯弯曲曲伸向两旁；嘴巴肮脏，双唇歪咧，好像天生不会笑似的；身体笔直，虽然瘦削，但相当匀称，只是有些邋邋罢了。阿尔穆德纳的这位女友是一个悲剧形象，给贝妮娜的印象是那样深刻，她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心里想着，在夜里于僻静地方遇上这种模样的人一定让人大吃一惊的。

对于迪亚卡，很难说是年轻还是上了年纪。从个头儿来看，倒像是一个孩子；如果看她那张瘦骨嶙峋的脸和满是皱褶的脖颈，又像一个年迈的婆娘；从眼睛看，则像一头活泼的小动物。她干瘦得到了那种程度，以致贝妮娜不由地在心里用她女主人经常说的一句安达卢西亚谚语形容她：“她是那种用肘尖拔除骨刺的女人。”

佩德拉一边问好一边坐了下来，另外一个女人站在一边，低着头；只是在阿尔穆德纳在她肩上重重地拍了几巴掌之后才抬起来。

“老实点儿。”阿尔穆德纳举起拐杖说道。

“小心，他太坏了，狠心肠的……”另一个女人提醒说。

“哈依……你真是那么坏，总想打我吗？”

“我是好人；你才坏呢，整天醉醺醺的。”

“你别这么说，那位老夫人听了会笑话你的。”

“她，她不老。”

“你，你看不见她，能知道什么呀？”

“她人很正派。”

“她也许很正派，从来不伤害别人。可是，这么说你很喜欢老太婆了。”

“唉呀呀，太太，我走了，祝你们万事如意。”贝妮娜惊愕地说着，同时站起身来。

“别走，别走……这只不过是个玩笑！”

迪亚卡也劝她留下来，并且补充说，她买了十分之一股彩票，请她参加一份。

“我不下那个赌。”贝妮娜说道，“我没有钱。”

“我有。”摩洛哥人说道，“给你们一个比塞塔。”

“可是，那位太太，为什么不玩彩票呀？”

“明天公布中彩号码。我们马上要变成大富豪了，有许多许多钞票。”迪亚卡说道。“我一定能中彩。圣安东尼奥，你听听我的声音呀，我要重新搬回谢尔贝大街去。阿尔穆德纳，我是在那里认识你的，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不记得了……”

“你们是在梅迪奥迪亚·奇卡大街后面那幢房子认识的。”

“人们把这位叫阿拔斯陛下①。”

“把你叫做‘四分之一公斤’，因为你长得瘦小。”

① 原系波斯萨非王朝的沙赫（国王），阿拔斯一世（1571—1629）。此处是给人起的绰号。

“给人家起绰号，是最缺德不过的事了。阿尔穆德纳，你说是不是？正派人都在洗礼时起了基督徒的名字。这位太太，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我叫贝妮娜。”

“你大概是托莱多人吧？”

“不是，太太，我不是；我是……我家离瓜达拉哈拉两莱瓜远。”

“我是塞博利亚人；离塔拉维拉很近……有件事，请告诉我：佩德拉这个脏婆子为什么叫你哈依呀？在你的宗教里和你那肮脏的土地上——请允许我这样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他哈依，因为他是摩尔人。”那个可怜的女人解释道。

“我的名字是莫尔德哈依。”瞎子声明说。“我出生在一个很漂亮的村子里，村子叫乌利亚赫·德·贝尔赫尔，离苏斯很近……噢！那简直是仙境，漂亮极了……到处都是树，有很多油料，很多蜂蜜，很多鲜花，很多海枣串，很多灌肠。”

阿尔穆德纳想起家乡，一股真挚感情油然而生。他对故土的描绘不禁有些夸大其实。三个女人对他祖国的诗情画意般的风景尽情地享受了一番。在她们的鼓动下，阿尔穆德纳讲了几段他生活中的趣闻，危险举动和探险。他首先讲了如何从父亲家里逃了出来，当时他只有十五岁；他到处流浪，从那时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家乡和亲人的信息。他父亲将给他的口信捎到一位经商的朋友家里，口信说：“请转告鲁文·托莱达诺，让他给你两百杜罗，我今天等钱用。”那位经商朋友大概也是什么银行家了，在两位先生之间无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因为父亲托办的事没遇到任何困难，即刻办妥了，莫尔德哈依拿到了两百杜罗，收藏在四只专门盛装西班牙钱币的很重

的钱匣里。但是，他拿到钱以后并没有回父亲家里，而是走上通往非斯^①的路，他渴望了解世界，独立工作，为生身之父挣很多钱，不仅仅是两百杜罗，而是两千或几十万杜罗。他买了两头毛驴，来往于非斯和梅克内斯^②之间，运货送人，挣了不少钱。可是，有一天，天气很热，那算是上帝的惩罚吧！他沿河边赶路，突然想下去洗澡。河里漂浮着两匹死马，这是不祥之兆。刚刚从河里爬出来，就感到两只眼睛痛胀，只有三天工夫眼睛就变瞎了。

他当时还有钱，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不需要去大街上讨要施舍；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心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再说，从积极的生活方式一下子转到几乎静坐的生活方式，痛苦也并非不深重。机敏、健壮的小伙子，一夜之间就变得弱不禁风、残废无用了。他那想做大贾富商的理想和周游世界的热情顿时化为乌有，整天处在深思之中，前途未卜，上帝把手放在了罪人的头上，那是严厉惩罚的开始。可怜的瞎子不敢祈祷，恳求上帝让他重见光明，因为他认为上帝是不会那样做的。既然是惩罚，那么上帝把拳头打了下去，就不会再收回来。他祈求上帝给他许许多多钱，以便生活过得富裕些，并且找一个爱他的女人，但是，上帝什么也没有给予可怜的莫尔德哈依。他的钱越来越少，钱只出不进；至于女人，更是不见踪影。有的女人和他套近乎，不过都是佯装爱他；她们到小洞里来找他，只是为了偷走一点什么东西。一天，他被一只大肚跳蚤咬得好苦，他硬是捉不到那只小虫，心中烦躁不安，这时……这次可不是开玩笑……两个天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① 非斯，摩洛哥北部城市名。

② 梅克内斯，摩洛哥北部城市名。

第十四章

“可是，阿尔穆德纳，你能看见点什么东西吗？”“四分之一公斤”问道。

“什么东西都看得黑乎乎一大团。”

他还解释说，在有光亮的地方，他能分辨出一团团黑东西来；这是说，这个世界的东西，他看到的是一团漆黑。但是，说到我们头顶上，脚底下，遥远的前方和后方，以及我们世界外部和内部的神秘天地，他的眼睛却能看得那样清晰，看起来如同“你们看见我”一样。好吧，于是，两个天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既然出现了，就不能不说点什么吧；这样，两个天使便对她说道：他们是地府大王派来给她送信的。“圣代”大王有话对她说，他必须在夜里去屠宰场，要在一头头被宰杀的黄牛和一堆堆鲜血中间烧香、祈祷到午夜十二点整，那是同地下大王见面的不可更改的时间。虽然没有必要，这里也还是顺便交待一下，天使把口信转告给莫尔德哈依以后，便驾着轻风离去了；这时，他拿上烧香的器具、烟斗，又用纸包了一包干麻，向屠宰场走去。他嘴里叼着烟斗，虽然要等很长时间，也不会感到厌倦的。

他蹲在那里，呼吸着供香散发出的香气；烟抽了一斗又一斗，最后终于盼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先是看到了两条狗，狗比骆驼还高大，浑身白色，眼睛似火。莫尔德哈依害怕极了，害怕得都不能呼吸喘气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队骑士，歌声嘹亮，威武雄壮；再过后，雨点般的沙石从天而降，沙粒和石块哗哗地降落了下来，很快埋到他的脖子……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害

怕了……在沙石之上，又一队骑士飞驰而过，身上的披风随风飘舞，枪声不绝。接着，长蛇和蜈蚣铺天盖地而来，一会儿鸣声四起，一会儿蜷曲身子。可怜的瞎子吓得死去活来，他觉得置身于一群猛兽之间……可是，此刻一群男女徒步向他缓缓走来，每个人都身着白装，手上挎着金篮、托着金盘，脚下踏着鲜花，因为长蛇和蜈蚣都奇迹般地变成了玫瑰和百合，滚烫的沙粒和尖削的卵石早已变成了香气扑鼻的薄荷和桂树。

毋庸赘述，地下大王终于出现了，他仪表堂堂，兼有凡人和仙神的美貌，胡须长坠，墨黑闪亮，耳环悬挂，金色的王冠上宝石闪闪，如日月似星辰，放射光芒。绿色衣服制做得那样精致，大概是手艺高超的蜘蛛在大地深处用火苗一样的丝线织成的。“圣代”大王的陪同人员穿戴华丽，耀人眼目。佩德拉问他，王后陛下是否也来了；阿尔穆德纳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最后说，他看见大王的夫人也来了，不过头部包裹得十分严实，犹如云中皓月，所以他无法看清楚。王后身穿黄色衣装，那种颜色恰如我们喜忧参半时的感情。瞎子吃力地解说着，他的语言笨拙；但是，火一般的信念，雄辩的手势和表情，帮了他大忙。

总之，大王一声令下，身着白装的女人把带来的金篮和金盘全部放在了他的面前。那是什么呀？各种各样的宝石，很多很多，多得如山，一幢房子不管多么大也都装不下；鹰嘴豆大小的红宝石，鸽蛋一样的珍珠，所有东西，所有东西都很大；精美的金刚石，多得用大筐装，用搬运车运；还有“像我拳头一般大小的黄宝石……”

三个女人听着，怔住了，哑然无语，用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瞎子的脸，半张着嘴。瞎子开始讲那段故事时，她们并不准备相信；然而，在心灵的鼓动之下，最后都信以为真了。她们渴望看到令

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想以此为那难熬的悲惨日子得到一点补偿。阿尔穆德纳把心中所有的幻想通过声音表达了出来，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每一根黑色的胡须都在通过舌头述说着。他的全身所有部位都是表意符号，都是象形文字，都是东方语言；不知为什么她们对于这些都十分理解和通晓。令人向往的会见结束时，地下大王告诉好心的莫尔德哈依，他只能在他所要求的财富和美女两样东西之间挑选一样；在他面前摆放着贵重的宝石，这意味着比天下所有大臣的财富加在一起还要多；在他面前还站着女人，心地纯真、相貌美丽，双手勤劳，是一个走遍天下也难以找到的奇异珍宝；莫尔德哈依在这两样东西中间可以任选一样。他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并且对地下大王说，如果不给他一个妻子，要那么多的宝石又有什么用途呀……

“我爱她，我喜欢我的妻子；没有妻子，我就不要宝石，也不要金钱，什么都不要。”

地下大王指给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用披巾裹住了全身，连头部也包得严严实实的；大王叫他跟着那个女人走、赶上去，或者说，捉到她，因为那个倒霉的女人迈着轻盈的脚步，飞走不停。大王说完话便不见了，随同大王来的人，成群结队的骑士和身着白装的女人们也都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他只闻得供香的扑鼻香气，听到那两条大狗的吠叫声，它们在寒冷的夜幕下渐去渐远，惊恐地逃向大山。在那次奇异的现象发生之后，莫尔德哈依一下子病了三个月，每天只喝一点水，吃一点无盐面食。他变得那样消瘦，闭着眼睛都能摸出他有几根骨头，一根也不会漏掉。最后，他拖着身子，在偌大的世界上寻找“圣代”大王说的那个属于他的女人。

“你跑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找到那个女人，她叫尼科拉莎。”

佩德拉说道，她想给那位自传作者提示一下。

“你知道什么呀？不是尼科拉莎。”

“那一定是这位‘太太’啦。”迪亚卡说道，她是指在一旁默不做声的贝妮娜；她那样做真是有些无礼了。

“我？……我的上帝哟！我可不是那种女人。”

阿尔穆德纳接着讲道，他从非斯辗转走到阿尔及尔；从那以后便以乞讨为生，先是在特莱姆森，以后在君士坦丁和奥兰；从奥兰登船到达马赛，走遍了整个法国，什么里昂呀，第戎呀，巴黎呀，都去过；巴黎太大了，到处都是橄榄树，街道像手掌一样平整。以后，他到了一个叫里拉的村镇，从那儿转回马赛和塞特，又从那儿乘船到了巴伦西亚。

“在巴伦西亚，你找到了尼科拉莎，并且和她一块来到马德里；马德里市政府发给你们救济金，每天都保证有两个雷阿尔的饭钱。后来，你们离开了马德里，去了葡萄牙。你这个狡猾的家伙，整整过了三年美满日子；后来，那个坏女人抛弃了你，和另一个男人走了。”

“你不知道。”

“讲讲尼科拉莎的事吧；还有，那个男人在马德里是怎么被送到圣贝纳迪诺的，尼科拉莎又怎么被送进了医院。一天夜里，他睡着了，梦见另一个世界的两个女人，也就是说，两个幽灵，她们走过来告诉他，尼科拉莎在医院和另一个男人‘说话’呢，她说医院要让她出院……”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闭上你的嘴。”

“改一天再给我们讲吧，”贝妮娜说道，她尽管很想听完那些有趣的故事，但是，她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不愿意再呆下去了。

“等一等，太太。你有什么急事呀？”佩德拉说道，“您去什么地方，难道比这儿更重要呀？”

“改一天再详详细细讲吧，”瞎子笑着说道，“我见过的世面可多了。”

“哈依，你累了。请我们喝点东西吧，你的舌头比鞋底还干呢，也该润一润了。”

“我不请她，你们这些醉婆子，我没有钱。”

“所以，人家不留下要走呀。”迪亚卡谅解地说道。

“我不喝酒。”贝妮娜声明说，“再说，我也有急事，请大家原谅，我走了。”

“再待一会儿吧，还不到十一点钟呢。”

“让人家走吧。”佩德拉仁慈地说道，“说不定要去挣钱呢，我们已经挣到了一些。”

阿尔穆德纳问到是怎样挣到的钱时，那两个女人才讲了，她们来那儿以前做了些什么事。乔帕大街上，有两个姑娘欠佩德拉的钱；讨来钱之后，两个人便去做生意了，不管是佩德拉还是迪亚卡都有做买卖的本事和头脑。佩德拉只有在做买卖的时候——尽管是些松枝、松明和炒豆一类小东西——才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女人。另一个女人的胆子要大些，披巾呀，尖刀呀，什么都卖。她们用唾手得到的钱，在一家处理品商店买了些小玩艺儿，那一天一大早便在靠近阿尔干苏埃拉大街喷泉处摆了一个地摊，放上一排排钮扣儿，各种小刀，还有两件法国巴约纳制做的坎肩。改日，说不定还要卖些瓷器呢，还有耶稣圣母像呀，从卡尔内洛大街作坊批发来的，盈利以二五分成的纸马纸骡一类的小东西呢。两个女人把她们的生意各自讲了一番，互相夸耀对方的本事。“四分之一公斤”什么商品都能批发来，而另一

个女人在零售方面的精明和才干，是没有人能和她媲美的。从另外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她生来就有经商的天性；在购销活动中挣得每一枚硬币，都立即深深地装进口袋里，因为她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节约储蓄的愿望；然而有些人用一双瘦骨嶙峋的手通过其他渠道弄到钱，可是不等他们把手握紧，将钱送进腰包里，钱已经从指缝中间滚落到其他地方去了。

贝妮娜全神贯注地倾听她们讲着，听了她们的话，她对醉婆子倒产生了同情心，因为她，贝妮娜，也觉得自己有经商的才能；她心中有时也想到去做买卖。啊！如果她不是像黑奴一样给人家当佣人，也在临街处找个门面，很可能另有新的生活天地了。不过，她现在已经老了，又在感情上和堂娜帕卡紧紧地连在一起，这都使她不可能去经商挣钱了。

这位好心肠的女人坚持告辞谈兴正浓的女伙伴儿。当她起身准备离去时，堂卡洛斯给她的铅笔掉在了地上；她折身去拾铅笔，记事本又掉了下来。

“我说，你身上带的东西可真不少呀！”佩德拉说着抄起记事本，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那样子看上去好像个大学者似的；其实，她不是在阅读，而是在拼念记事本上的文字。“这是什么呀？对了，是记帐簿。我太喜欢了。这儿写着三月，后面是比……塞塔，再后是生丁。把挣来的和花出去的都记在这上面，好极啦！我也可以这样记记帐嘛；可是，数字那玩艺儿，我可摆弄不了，七八个数都得用手指头算，刚刚把这个加上，那个就忘了。”

“这个记帐本，”贝妮娜说道，她立刻发现有生意可做了，“是我女主人的一位亲戚给我的，让我们每天记录当日的开销；可是，我们不会记呀。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这可是高贵人摆弄的东西。我现在有个想法，两位太太，你们都是做买卖的，这个帐本

对你们太有用了。喂，你们给个价钱，我就卖给你们吧。”

“多少钱？”

“这是卖给你们，就给两个雷阿尔吧。”

“太多了。”“四分之一公斤”看到她女伴拿在手里的帐本没有几页纸张，便这样说道。“那些黑面孔的东西让我们脑袋痛，要它干什么呀？”

“哪会呢，”佩德拉说道；她一边用手指蘸着唾沫数着页码，一边天真地笑着。“我们就划道道吧。多少钱，就划多少道，这样就清楚了……喂，一个雷阿尔吧，好不好？”

“可是，你们没有看见，这可是新本子呀？它的定价，在这儿写着呢：两个比塞塔。”

三个女人争讨着。阿尔穆德纳为了照顾双方利益，从中进行调解。最后，那桩生意算是成交了，连铅笔加在一起，共四十分币。贝妮娜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咖啡店，她想没有白白浪费时间，莫尔德哈依摆在她面前的那堆宝石，奇迹般地转到了她的手里，那是四枚货真价实的硬币呀，像是四颗小太阳似的；那是卖掉偏狂患者特鲁希略的那两件无用礼物赚来的呀。

第十五章

在咖啡馆休息了一阵之后，贝妮娜像颗流星似的走完了从旧货商场到卡维萨大街之间的全部路程。奥夫杜莉娅小姐住在卡维萨大街上，贝妮娜想在回家之前看望她一下，并且送点钱给她。堂卡洛斯给了两个杜罗，无疑，应该送给姑娘一半，当然罗，多一个分币少一个分币并没有很大关系。十二点差一刻，她走

进门廊，那儿又阴暗又潮湿，活像监狱的大门。最底层是奶驴畜栏，门口画着几头蠢笨母驴做招牌。里面既不通风又无阳光，有几头平和的母驴，它们好像体力已经衰竭、染上感冒的肺病患者。门房里住着贝妮娜的一位熟人，即瞎子普利多，这个人也是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常客。贝妮娜上楼之前，同此人和驴管家聊了一会儿，他们告诉她两个很坏的消息：面包将涨价，股票市场暴跌；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天气久旱不雨，二是一场大革命将来临，这是因为“艺术家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而老板们断然拒绝。驴管家以预言家的严肃表情通报说，不久将取消金属货币，只保留纸币，连比塞塔也不例外。他们还说，不久将颁布新的纳税法规，甚至一个人挠头搔痒，你我互致早安都要纳税。贝妮娜脑子里装着这些不祥的阴影，登上空荡而阴暗的楼梯，台梯高低不平，墙皮脱落，在木板房门旁的墙壁上少不了用煤块或铅笔胡乱涂写的牌号，房门底缝常常露出席头来；楼道里挂着照明灯，污垢斑斑，白天看上去恰如圣徒的骨灰罐。奥夫杜莉娅小姐住在二楼，也是最高一层；那儿低矮，家猫成群，窗外，平房的瓦顶和小阁楼清晰地映入眼帘。奥夫杜莉娅小姐住的房间宽大，但是破落冷清，如果不是天花板低矮得伸手可及的话，一定以为那儿是修道院了。那里，席子和地毯是那样少见，犹如在非洲的刚果看不到燕尾服和礼帽一样；只是被称做客厅的地方，才有一块红蓝花纹，大约两瓦拉见方的毯子。二手家具的表面已经绽裂，腿脚短缺，东倒西歪，不知在搬运车上做了多少次移主过户的旅行。

奥夫杜莉娅亲自给贝妮娜打开房门。她说，她听到了她上楼的脚步声；这时，一对漂亮的小猫扑到这位善良女人面前，一边喵喵叫着，一边看着她，把尾巴抬得老高，身子贴在她的大腿

上。

“这两只可怜的小家伙，”姑娘说道，她对小猫儿的怜悯感情重于自己。“还没有吃早饭呢。”

堂娜帕卡的女儿穿一件粉色法兰绒长衫，虽然剪裁考究，但是穿用久远而显得十分破旧，胸襟散落着巧克力印记和油渍，衣袖上咧着一道尖角口子；裙子拖地，满是破洞，一定是件廉价品，主人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宽大，可想而知，“死去的前衣主是位身材高大的女人”。卢基塔斯的妻子再穷，也不该穿这种衣服呀。

“你丈夫昨天夜里回来没有？”贝妮娜问奥夫杜莉娅；她爬上楼来，气喘吁吁。

“没回来，妮娜，我也不需要他回来！让他在他的咖啡馆，他的不三不四的地方待一辈子吧；那些坏女人把他弄得神魂颠倒。”

“你婆婆家里没有给你送点什么来？”

“今天没有。你是知道的，他们早把送东西这件事忘在脑后了，有时送，有时不送。只是胡安娜·罗莎来帮我梳梳头，我女儿安特莱娅和她走了，到她姑妈家吃饭去了。”

“这么说你现在还饿着肚子呢。别着急，天无绝人之路。我来了，你不会挨饿的，老天对你还有眼……有咳嗽声……那位先生来了？”

“来了，十点钟来的。你总是用好话安慰我。我都差一点忘记了，家里还有一点巧克力，几颗杏子，两三片面包……你若是真的给我带来了点什么，那先得给这几只小猫儿吃，它们也烦躁了，从天一亮就没有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像在和我讲话，说：‘可是，我的好心肠的妮娜怎么了，不给我们送点碎肉碎肠

来？”

“我一会儿就送来，解决你们的肚子问题。”老太婆说道。“不过，我得和那位先生打个招呼，他对夫人、太太们是那样有礼貌、会献殷勤。”

贝妮娜走进所谓的客厅里，庞特·德尔加多先生对她热情相迎。

“贝妮娜，我一直很想念您……你不来，我就像丢了魂似的。”

“我不来，就……可是，庞特先生，您在说些什么胡话呀？我们乡下女人，不懂得那种词儿……你们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我得给姑娘，还有那几位猫先生，弄点午饭来。尽管弗拉斯基托先生不愿意，这次也得在这儿吃一点。我来请您……不对，是奥夫杜莉娅请您。”

“噢！太荣幸了！……我感激不尽。我本来打算要走的。”

“我们可早就知道了，您总是阔家大户的座上客呀。不过，您心眼好，请您委屈一下，今天和穷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顿饭。”

“您给我们脸，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奥夫杜莉娅说道。“我知道，庞特先生接受穷人的邀请，对他本人来说是个很大的牺牲呀……”

“我的上帝，奥夫杜莉娅！……”

“不过，他心眼那么好，不用说这么一点牺牲呀，就是更大的牺牲，也没有关系呀。庞特，您说是吧？”

“我的朋友，都是因为说话太荒诞我才得罪了你；怎么把生活的最大乐趣叫做牺牲呢？”

“有煤吗？……”贝妮娜突然问道，好像扔了一块石头，要把花盆敲碎。

“大概还有一点儿。”奥夫杜莉娅回答说。“如果没有了，你也得带来。”

贝妮娜走进里屋，看到有煤——尽管很少，便着手生火，准备饭菜。贝妮娜一边机械地干着活，一边和木条、煤块聊天，她的吹火筒就是发音器官。她说：“我又一次为那么饥肠辘辘的先生准备饭菜了；他感到羞愧，不好意思说肚子饿……上帝哟，这个世界上的穷人太多了！常言说得好：你见过的东西多，将要见的东西更多。有时，一个人以为他够穷的了，结果还有比他更穷的；第一种人脸皮厚，到大街上去乞讨，人家给他，他就吃，连半个小面包也能充饥……可是这儿的人，顾脸面，又想有饭吃，又怕去乞讨丢面子；他们以前曾经有过钱，知书识礼，不愿意低声下气……我的上帝哟，这些人太不幸了！他们的肚子还空空的呢……如果给他们弄完这顿午饭，还剩下钱的话，我得看看有什么法子挤出点钱给那位先生支付今天夜里的床铺钱。可是，唉！不行……得要八个雷阿尔呢……我想，他昨天夜里也没有支付……那个狠毒的贝尔娜达只允许欠一次……应该把欠款一下子都付清……也许答应他先欠两三个晚上的钱……我不能那样做，我就是有钱，也不敢都给他；我即使给他钱，他也宁愿睡在露天地里，也不接受我这穷婆子的……上帝哟，在如此广漠而贫困的世界里，每天看见的都是些什么事呀，都是些什么事呀！”

这时，面孔憔悴的弗拉斯基托和瘦弱的奥夫杜莉娅在一边饶有兴致地谈论着高兴的事，将悲凄的现实忘在了脑后。自从看见救命恩人贝妮娜走进她的家门，姑娘就感到从焦虑和不安中解救了出来，那位先生也自感轻松了许多。她看到那一天生存的危险消除了，脸上乐开了花。瘦弱的夫人和风流的绅士在那一贫如洗的家里已经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宝；这种

从他们的精神矿井里采掘出来的财宝能够变成钞票，供其花销；他们尽管开采这座矿井的矿产好了，他们的钱花得越多，矿产品越不可计数地源源不断地涌到他们的面前。说得具体些，这里说的财宝就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摆脱现实的珍贵功能，他们如果需要运气、快乐和幸福的时候，便双双飞往一个魔幻世界。正是由于这种神奇功能，常常发生这种情况，有许多时候，他们把巨大的不幸置于脑后；身上毫无分文，便从想象中取来阿玛尔忒亚之角^①，摇晃几下，看看能不能从角里倒出财宝来。奇怪的是，尽管庞特·德尔加多先生年长奥夫杜莉娅三倍，想象力却胜于后者；他虽然已经是一个暮年的人了，但童年的翅膀却扇动得更加有力。

堂弗拉斯基托是那种俗话被称为“上帝心灵”的人。他到底有多大的年龄，不得而知，且任何地方都没有记录他的生年，因为他受礼的阿耳黑西拉斯教堂的档案已经毁于火灾。他奇迹般地把身体保养得那么好，以致能和埃及的木乃伊相媲美，任何风暴和灾祸都不能损坏他，他的头发众多而乌黑；胡须有些花白；不过，只要涂抹上一点沥青或鞋油，两者看上去会是很和谐的。他留有披发，但并不是那种浪漫色彩浓重的蓬乱式披发，而是五十年代^②前后时兴的那种发型，光洁闪亮，留有边缝，两绺头发蓬松地耷落在耳朵上方。为了使头发蓬松成型，他必须不时地用手抚摩几下，这是心理学家称为的“第二天性”的怪癖，即“第二天性”组成部分。黑色的披发和油污的褐色胡须，使弗拉斯基

① 阿玛尔忒亚系希腊神话中的海中仙女，曾用牛奶和蜜哺育宙斯。一说阿玛尔忒亚是母山羊，曾用奶哺育宙斯，宙斯把她送到天上，并把她的一只角给仙女们，该角后来即成为丰饶之角。

② 系指一八五〇年。

托·庞特的面庞看上去酷似“童颜”一般，我不知道，诸位在他那矮小的鼻子和已经没有光彩但仍然活泼的眼睛上，还能看到怎样的天真稚气的表情呀！他的目光总是和蔼可亲，眼角的大块眼屎、稀疏的睫毛、皱折的眼皮和宽深的鸡爪纹组成的“晚霞”中，“夕落”的目光显得凄凉、悲苦。庞特·德尔加多有许多引以自豪的东西，其中两点最为突出：即他的披发和小脚。对于多么大的痛苦和不幸，多么残酷难忍的节欲，他都可以忍耐，然而，如果让他穿用破旧的或有损于他那双小脚完美形状和尺寸的鞋子的话，则不能忍耐了，说什么也不能忍耐了。

第十六章

对于他保护衣物的高超技艺，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善于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找到收费低廉的裁缝，花很少很少的钱就能翻新一件衣物；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善于精心保护长期穿用的衣物，不管年代多么久远，依然崭新如初；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善于用汽油洗除污垢，用手“熨烫”褶痕，抻拉皱折，缝补破洞。一顶高筒礼帽，谁也说不清楚他可以戴用多少年。如果你想弄个明白，也没有必要查阅制帽业的历史年表，因为他戴用的礼帽式样不管多么陈旧，但总像新近买来的一般，他以慈母一样的爱保护帽子的各个部位。如果说其他衣物在“长寿”方面能和帽子比个高低的话，而在“隐瞒”使用年限方面，却无法和它相提并论了，因为几经以旧翻新，针插线缝，反复熨烫，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模样。一件供夏天穿用的单大衣，堂弗拉斯基托一年四季都披在肩上；这件大衣是他的历

史最短的衣物，钮扣一直扣到脖颈，除了一大半裤腿暴露在外，它把全身穿的东西盖得严严实实；而大衣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衣物，只有上帝和庞特自己知道。

比庞特更安分守己的人，我觉得从来不会有的；比庞特更无用的人，也从来不会有的。庞特一直没有干过什么大事；这一点的绝好证明便是他穷困潦倒，不然，他哪能生活在那种凄惨的境地呀。他曾经继承了一笔小小财产，担任过一些舒适的职务，从来没有家庭负担，因为他首先很自负，其次又过分固执己见，一定要找一个漂亮、打扮入时，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妻子，结果白白浪费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死了心，要打一辈子光棍。在还没有创造出 *cursi*^① 这个词的年代里，庞特·德尔加多便装模作样、穿戴考究、涉足社交场合了。他经常出入什么地方呢？我不能说是富丽堂皇的沙龙，因为当时很少使用这个词儿，但是，富豪望族之家的客厅，他没少进进出出过。真正的沙龙寥如晨星，就是弗拉斯基托在古稀之年大肆宣扬他如何大模大样出入沙龙时，实际上并不知道这种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至于他经常光顾的聚谈会，不时出席的舞会，以及俱乐部和男性云集的地方，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蹩脚的参加者；但是，他并不以机警出众，他没有那种既有教养又不拘泥衣装的真正绅士派头。他总是穿得很考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十分注意手套、领带和他的那双小脚，这倒合乎贵夫人的口味，但并不足以引起她们的欢心和兴趣；他同男人们还算合得来，有些人很尊重他。

只是在我们这个混杂的社会里，在这个没有屈尊之分，也不

① 此词有“俗气、做作、过分修饰”之意。

顾及别人耻笑的社会里，才出现下面这种情况：有几块小面积耕地的绅士或工资并非优厚的小职员，能和高贵血统的侯爵、伯爵们，或腰缠万贯的显赫人物共同出入充满虚情假义的场合，用自己的生意、自己的浮华、或大胆的爱情显示其生活如何豪华的人，和那些只是为了去和夫人们跳舞、吃喝、闲聊，只是为了获得晋升的推荐，获得上司照顾而随意旷工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来往。我说这些，并不是影射弗拉斯基托·庞特，因为他在他那社交频繁的年代，还不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他是在一八五九年才开始明显破落的；他奋力把门面支撑到一八六八年；只是今年——在他命运史上堪称为阴暗的一年——以来，这位不幸的风流人物才一头栽进了贫困的深渊，而一蹶不振了。他继承下来的财产，好几年之前便把剩下的那一点点吃光喝尽了。他费巨大气力而从冈萨雷斯·布拉沃^①那里获得的职位，被革命^②无情地夺走了。他不享有失业救济金，以前又不会节俭；他不幸，他倒霉，每天只有日月相伴，以西北风充饥了。只是偶尔有几个好友可怜他，请他同桌共餐。可是，这些好友，有的病老过世，有的弃他而去，亲戚们也没有怜悯他的。他忍饥挨饿，缺衣少穿，过去曾是他最大乐趣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如此严重的危机中，他那天生的怯懦性格和自爱心理犹如挂在脖子上的一块巨石，使他很快沉没、窒息；因为他不是那种伸手向朋友讨钱的人。怎么能骗取人家的钱财呢。只是有数的几次，在同贫困斗争的紧要关头或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他才壮起胆子，伸

① 冈萨雷斯·布拉沃(1811—1871)：西班牙政治家。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六八年间任政府首相。

② 系指一八六八年西班牙的民主革命。

手去乞求救援。为了不失礼貌，他在这种场合真的要戴上手套了，尽管手套绽裂、破旧，但仍不失为手套。弗拉斯基托宁愿活活饿死，也不做任何有失人格的事。所以，有这样的時候，即他宁愿伪装一番走进博托的小饭铺去吃两个雷阿尔的饭菜，也不到富豪之家去，因为在那里，如果说会受到盛情款待的话，但也会受到残忍的取笑、凌辱，指着鼻子数落他，说他是寄生虫、食客。

不幸的弗拉斯基托焦虑、急切地寻找着活下去的路子，哪怕只挣得一点点钱呢；然而，他的才智是那样低下，以致连最简单的事在他看来都困难重重。经过几番周折，他最后总算找到了几个和他以前地位截然不称、令人鄙夷的工作；不过，他这样倒不卑不躬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最后，他的贫困现状涂上了一层尊严的油彩。做为学校的辅导老师或塞哥维亚几家酒馆的管帐先生、书信抄写员而收入的一点现钱，只是牙惠而已。但是，那并不是乞讨所得，拿在手里并不丢什么面子。有那么几年，他凄凄惨惨、勉强度日，孤零一人住在城南，慑于碰见熟人，耻笑他鞋不裹脚、衣不遮体，而不敢到市中心和北市区去；他丢掉那几个差事之后，不得不去找其他工作；最后，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违心地去给一家肥皂工厂当代理商，或者说推销员。他从一家商店走进另一家商店，出这家进那家，推销商品，或者强行兜售几箱肥皂。然而，他是那样缺少经商的口才和手腕，不久便被厂方解雇了，而流落街头。最后，老天让他认识了圣安德烈斯胡同的几位老夫人；她们经营一家蜡烛店，除了将库存的蜡烛赠送给教堂和教团以外，急需将积压品处理掉；这几位夫人请他管理帐目。每天工作量不大，不过，支付的钱也很少，日工资只有两个比塞塔；他就是用这么一点点可怜的钱，奇迹般地活了下

来；每日三餐呀，过夜的床铺呀，都要从两个比塞塔里开销。我在这里说床铺，而没有说住房，因为实际上他根本没有钱租房，而只能租用床铺过夜。

对于屡遭不幸的弗拉斯基托来说，一八八〇年是一个可怕的年头。从那一年开始，他下决心不再去设法租房子了；有好几天，他困难得只能像蜗牛那样，“人走房子移”；之后，他找到贝尔娜达的门下。贝尔娜达太太住在梅迪奥迪亚·格兰德大街，有几间房子租借客人，她很精明，善于识人辨物。她把租金一个比塞塔的床位租给弗拉斯基托，只收三个雷阿尔，并且，鉴于这位顾客作风特别正派，另收一个雷阿尔，让他使用放在一个简陋房间内的箱子；还允许他每天早晨在那儿穿衣整装，利用其卫生用品、化妆品和油彩，梳洗打妆。他走进那间屋子时活像一具死尸，而出来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干净、光洁、香气扑鼻、容光焕发。

他用另外一个比塞塔吃饭穿衣……这可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多么伟大的数学家也无法解决的难题呀！那期间，尽管生活十分拮据，相对来说还是轻松的，因为不必低三下四地去乞讨，并且不管是拮据还是富裕，不管是屈尊还是昂首，弗拉斯基托总算有了生活的法子，他在活着，他在呼吸，而且还有闲情逸致到幻想中的地方兜上一圈。他是通过认识帕卡夫人，通过那几位经营蜡烛店的老夫人同奥夫杜莉娅的公公，即殡仪服务社老板之间的商业往来，而同奥夫杜莉娅建立了诚挚的关系的。他们两个人的想法一致，兴趣相投，爱好也一样，这固然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安慰，但是，他必须做出很大的牺牲，即把糊口的钱用来买一双新靴子，因为现在脚上穿的那双早已面目全非，穿那么一双破靴子，哪能光顾理想中的地域呀！

第十七章

弗拉斯基托不得不花数额可观的钱购买了一双新靴子以及其他如香脂、名片等实在是多余的东西；由此，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预算一下子出现了可怕的赤字，他的肚皮空荡荡的，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法填饱它。然而，老天从不抛弃好人，最后让他在奥夫杜莉娅的家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法子；奥夫杜莉娅有时请他陪伴共进午餐，所以能够弄到一口饭菜吃，当然罗，女主人要费些口舌了，劝他不要那样客气，不要不好意思。贝妮娜不像她的那位小姐那样彬彬有礼，因为她从弗拉斯基托的脸上看到了他营养不良，他一来便为他做饭备菜，并且数落他，说他接受主人邀请时过分做作、扭捏。

那一天，奥夫杜莉娅和弗拉斯基托本来开始觉得天昏地暗，可是，贝妮娜来了以后，天空豁然明朗、阳光灿烂，他们也喜悦满怀了。他们知道，维持机体的问题不复存在了，于是双双飞到远离现实的千里之外，让他们的灵魂在五彩缤纷的境域里遨游，享尽幻想中的荣华富贵。庞特的思维能力极为有限：他在社交高峰期二十年里所获得的那些思想都已经僵死了，没有做任何更改，又没有吸收新鲜东西。由于生活贫苦，亲朋好友都离他远去；正如他的身体象一具木乃伊一样，他的头脑也随之变成了化石。他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一八六八到一八七〇年那个水准上，人们都知道的常识，他却一无所知；他好像从什么鸟巢或浮云上掉下来的人；看待人品、分析事物，天真得出奇。他为自己情绪忧伤、性格孤僻而感到羞怯，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智力

低下，大脑枯竭。

他害怕在别人面前丢丑，常常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离住宅区一步；如果没有急事而必须去市中心的话，他绝不到马约尔广场以远的地方去。他对“离心倾向”依然视为洪水猛兽，为了消遣休息，他喜欢在阴暗的街道，偏僻的小巷里漫步，因为在这些地方，很少看到戴高筒礼帽的豪绅富翁。这样的街道和小巷，环境幽静，绝无嘈杂；在那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扇动想象的翅膀，重温已经逝去的幸福的岁月，或者创造他本人喜闻乐见的人和事。

在同奥夫杜莉娅的交谈中，弗拉斯基托列举饶有兴趣的详情细节，讲述他过去的高雅社交生活：他如何被引见给某些绅士或某位侯爵夫人，参加他们的家庭聚谈会；他认识哪些显赫人物，他们有些什么特征、习性和穿戴方式。他一一描述了他经常出入的豪门阔户，他在那里度过了美好时刻，结识了马德里上层社会的大亨和贵妇，并且和他们亲切交谈，一同消遣娱乐。当话题转到艺术方面时，庞特更是谈兴大振，一会儿高谈阔论地侈谈音乐和皇家剧院，一会儿哼唱几段《诺尔玛》^①和《马利亚·德·罗汉》^②；奥夫杜莉娅听着听着便陶醉了。弗拉斯基托还时而涉足于诗歌的海洋，为奥夫杜莉娅朗诵那种愚昧时代的堂格雷戈里奥·罗梅罗·拉腊尼亚加和其他诗人的几行诗句。奥夫杜莉娅这位年轻人对任何东西都一无所知，这正是对其实施文学教育的良好机会，因为她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感到有趣，正如一个小孩子第一次见到玩具那样欣喜若狂。

① 《诺尔玛》是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1801—1835)的重要歌剧作品。

② 《马利亚·德·罗汉》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的作品。

姑娘(我们仍然必须这样称呼奥夫杜莉娅,尽管她已经结婚,并且还流产过)对社会生活的描绘和讲述百听不厌;尽管她从童年的模糊记忆中和从母亲讲过的事情中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她依然在庞特描绘的图景中看到了最富有魅力的美好东西。毫无疑问,弗拉斯基托时代的社会要比现在的社会美好,男人彬彬有礼,女人不但漂亮而且有感情。在奥夫杜莉娅的要求下,美丽的“化石”还把盛大的宴会、五光十色的舞会描绘了一番;讲述了如何出入 buffet^① 或 ambigú^② 招待会,品尝各种各样的点心和小吃;谈及了当时引起街谈巷论的爱情冒险故事;甚至一一列举了名门望族的良好教育的家规;盛情地赞扬了那些当时如灿烂明星的美女,这些人或已经过世,或已经变成了不堪入目的老嫗。对于他本人的几次小小的冒险举动,更确切地说,他最初几次的爱情经历,以及由于他常常越轨而同多疑的丈夫或敏感的兄弟发生的不快往事,也没有遗漏一件。结果呢,也发生过相应的决斗,当然!要有教父和教母在场,并且谈妥条件,说好选用的武器,最后决定以大刀决斗;然而这一切最后都以充满友好气氛的午宴而结束。弗拉斯基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讲述着他社交生活中的饶有趣味的经历,在他的社交生活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天真的放荡、贫穷的高雅、忠厚的愚笨一类的举止。弗拉斯基托还是一个酷爱表演艺术的人,在二级剧院里上演《一日之花》和《她的发辫》时,扮演过几次主角。时至今日,他还能背诵这两部剧作的长篇独白和主要情节,像演说家那样声情并茂地朗诵台词;奥夫杜莉娅呢,入迷地倾听着,按

① 法文,意为“餐厅”。

② 法文,意为“冷餐”。

照当时流行的话说，“带着两只泪水汪汪的眼睛听着”。他还谈及了——为此他用了两三次整个谈话机会——很久很久以前一位什么地方侯爵夫人或男爵夫人举行的一次化妆舞会。弗拉斯基托就是活上一千年，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以“卡拉布里亚^①强盗”身份出席的那次舞会。舞伴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装，每一件他都牢牢地印刻在脑子里，连腰带、金银饰物也能一一描绘出来。为了准备衣装，设法选购具有特色的饰物，他夜以继日地四处奔走，以致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到办公室上班；由此，他第一次失了业，随之开始负债。

在另一件事情上，弗拉斯基托也能——尽管是部分地——满足奥夫杜莉娅的好奇心，即对旅游的好奇心，或者确切地说，对旅游的幻想。弗拉斯基托没有周游世界，可是，他去过巴黎！而这对于一位高雅的人，也许是足够了。巴黎！巴黎是什么样子！当弗拉斯基托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大都市在第二帝国^②鼎盛时期的繁荣景象和宏伟建筑时，奥夫杜莉娅用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洗耳恭听。啊！欧仁妮^③皇后，“极乐世界”，宽阔的林荫道，圣母院，皇宫……他很想把什么都描述一番，包括马比耶舞厅和漂亮轻佻的年轻女人！……而庞特在巴黎只停留了一个半月，手头又非常拮据；为了什么都能亲自看上一眼，他充分利用一切时间，不分白天和夜晚；在那充满自由的巴黎四十五日游里，他尽情地享受着。他返回马德里时，带回足足可以连续讲

① 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境内常有土匪强盗出没。

② 第二帝国系指法国历史上第二个波拿巴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国家。一八五二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宣布成立。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为法国九月革命所推翻。

③ 欧仁妮(1826—1920)，拿破仑三世之妻，法国皇后(1853—1870)。

述三年的美好记忆和印象。他什么都见识过了，高大的，低矮的，美丽的，奇异的；他什么地方都去过，品尝了放荡生活的滋味，当然不必细说了，因为他要见识见识隐秘场所、富有魅力的女性，淫荡的路德希亚^①能使任何人束手就擒，坠入色情的大海。

就是在那一天，贝妮娜在厨房和饭厅里忙碌着时，弗拉斯基托给奥夫杜莉娅讲述了巴黎的所见所闻，他的话绘声绘色，一会儿下到排水阴沟里，一会儿又爬上格雷内尔自流井的高塔。

“巴黎的生活很贵吧，”女友对他说道，“唉！庞特朋友，那可不是穷人去的地方呀。”

“不，您别那么想。如果安排得好，会生活得很好的。我每天花四五个拿破仑金^②，什么地方都看过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公共汽车的‘通讯’，到最远的地方去也花不上几个钱。那儿有经济餐馆，花一点钱就能吃到美味佳肴。当然罗，在小费上，法国人叫 *pourboire*，得花得多一些；不过，您听我说，人家那么热情地招待您，花些钱也高兴呀。您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 *pardon*^③，*pardon* 这类礼貌待人的话。”

“不过，您在巴黎见过那么多新鲜东西，却把最美好的东西忘掉了。庞特，您没见过什么大人物吗？”

“我这就讲给您听。当时正值盛夏，大人物都到海边洗海水浴去了。维克多·雨果^④，您是知道的，他在国外。”

① 巴黎的旧称。

② 拿破仑金，有拿破仑头像的法国旧时金币名，值二十法郎。

③ 法文，意为“对不起，请原谅”。

④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

“那么，拉马丁^①您也没有见到？”

“那时，这位《葛莱齐拉》的作者已经过世了。一天傍晚，陪我在巴黎游玩的朋友带我去参观伟大历史学家梯也尔^②的故居，还把我带到保尔·德·科克^③冬季常去喝啤酒的咖啡馆。”

“就是那个写娱乐小说的人吧？可是，他的胡作非为，乌七八糟的事情，太叫我厌倦了。”

“我还参观了奥克塔夫·费耶^④制做靴子的鞋铺。当然罗，我要顺便在那里订做一双了。一共花六个拿破仑金……可是，靴子做得那么好，用料那么考究，我一直穿到普里莫^⑤死的那年……”

“那位奥克塔夫，都写了些什么书？”

“《女预言家》和其他一些畅销书。”

“这些我都不知道……我总是把奥克塔夫同欧仁·苏^⑥混淆起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仁·苏写过《七大罪恶》和《巴黎圣母院》。”

“您是说《巴黎的秘密》吧。”

“对……唉，我读那些感情深沉的小说，大病了一场！”

“那是因为您和小说中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了。”

“正是这样。我的命运也和玛丽亚，临时工的女儿一样……”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葛莱齐拉》(1852)是他的一部著名小说。

②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

③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多产作家。

④ 奥克塔夫·费耶(1821—1890)，法国小说家。

⑤ 普里莫(1814—1870)，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⑥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长篇连载小说的倡导人。著有《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等长篇小说。

他们谈得正津津有味的时候，贝妮娜通知说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恨不得花上几个小时美美吃上一顿；席间，两个人不住地夸奖卤化鱼饼和排骨炸土豆两道菜。在一切需要举止文雅、谈吐礼貌的场合，庞特都能自我约束；此刻，他更是竭力控制自己的神经，丝毫不流露出已经饿肚多时的表情。贝妮娜时不时地亲切而仁慈地对他说：

“庞特先生，吃呀，吃呀；这饭菜虽然不如您在别的人家吃的那样可口，不过，你现在吃一些，不会有坏处……家境不好，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妮娜太太，”讲究礼貌的人说道，“我敢对老天发誓，您是一位天使；我相信您是一位大善人，一位神秘人物的转世；我说的这个人物，古往今来，所有人都认为她是上帝的化身。”

“我的上帝哟！您知道的东西可真多，您可不要说那些触怒上帝的话呀！”

第十八章

这一顿午饭委实解决了大问题，庞特·德尔加多和奥夫杜莉娅的身体好像复苏了，精力充沛了，从而可以在更为高远的地域飞翔了。他们重新坐到会客室之后，庞特·德尔加多讲述了马德里繁荣时期的夏季景象；普拉多博物馆里收藏着各种艺术精华；有钱人到格兰哈^①避暑消夏。他本人不止一次地参观了王

① 格兰哈在西班牙塞哥维亚省境内，是西班牙国王的夏宫，该宫由菲利普五世决定于一七二〇年退位给自己的儿子路易斯时仿法国凡尔赛宫所建。

宫,并且观看了喷泉的水流。

“我这个人什么也没有见识过,什么也没有见识过!”奥夫杜莉娅痛苦地高声说道,她那双漂亮眼睛流露着孩子般的不安神情。“庞特朋友,您想想看,假如上帝不给予我对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的想象力,我早就变成一个大傻瓜了。您想象不出我是多么喜欢鲜花!为了花,我宁可死去。想当初妈妈还允许我在阳台上摆些花盆,后来叫人搬走了,因为有一天我浇了那么多的水,警察上楼来罚了我们款。我每次经过花园时,都怔怔地看了好一阵子。我多么想去巴伦西亚、格兰哈、安达卢西亚,看看那里的花园呀!……这儿,几乎连朵花都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些鲜花,都是用火车从外地运来的;运到马德里,都快凋谢了。我希望观赏长在植株上的花朵。听人们讲,玫瑰有许多种类,每一种我都想看看。庞特,我多么想呼吸一下玫瑰花放出的香气呀!玫瑰的种类繁多,有大花的,有小花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我想看到一株大茉莉花,大到能为我遮挡阳光。看到成千上万的花瓣落到肩上,装饰秀发,那时我该多么高兴呀!……我做梦都想到有一座花园,有一间温室……唉!有一间栽种热带植物,奇花异草的温室,我多么想看到这种温室呀。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种温室的影子,眼睛也好像时时看到这种温室……没有这种温室,真让人悲痛欲绝呀!”

“我看见过,”庞特说道,“堂何塞·萨拉曼卡家境鼎盛时期的花园。您想象不到那花园有多大,比这幢房子和旁边那幢房子加在一起还大。您想想看,棕榈树和蕨类植物多么高大,美洲菠萝多么香甜。我现在还好像清晰地看到那些植物。”

“我也看到了。您描绘的东西,我都看见了。有时,想呀,想呀,不存在的东西也能看见,我是说这儿没有而别处有的那些东

西。我常常这样问自己：‘能否有一天我也有一幢漂亮房子，带客厅，带温室，那些‘大人物’坐到我的餐桌上……和他们交谈，从他们那里得到知识？’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奥夫杜莉娅，您还很年轻，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您在梦中看到的那些东西，能够变成现实，很可能变成现实。您每个星期，比如星期三，或者星期一，可以举行一次有二十个人参加的宴会……我，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劝说您不要超过二十人，而且邀请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

“啊！……对……邀请最优秀的，精华的……”

“其余几天，请六个人，亲朋好友，不要请旁人；要请家里人，知道吗？靠近您的人，对您有感情，尊敬您。您长得这么漂亮，一定有许多崇拜者……这是不可避免的……奥夫杜莉娅，您不会不遇到危险的。我劝您对所有人都要热情、文雅、有礼；但是，如果有人举止越轨，您可要爱护您的人格，要变得比大理石还要冷漠，比王后还要傲慢！”

“这一点我自己也想到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种事。那时，我每天将是那样忙着消遣娱乐，绝不会想到有什么倒霉的事会落到我的头上。每一家剧院我都要去，一场歌剧都不放过，还有音乐会，话剧，喜剧，首演剧目，都不放过，上帝哟，我什么也不放过！我什么都要看，什么都尽情地享受……不过，有一件事，您一定要记住，我现在直率地告诉给您，在所有娱乐活动中，我的最大乐趣是施舍；我要亲自到大街上去寻找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帮助他们……一句话，我希望世界上没有穷人……弗拉斯基托，您说说看，是不是不应该有穷人？”

“夫人，您说得千真万确。您是天使，您使用仁慈的魔杖，一定会铲除贫困的。”

“我已经想象得出，您对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这样的人。您看看我发生的事情：不一会儿以前，咱们谈到了鲜花；一股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我觉得我走进了自己的温室里，眼睛看着那么多美丽的鲜花，鼻子嗅着沁人肺腑的花香。而现在，在我们谈到解救贫苦人时，我突然想到要告诉您：‘弗拉斯基托，请您把您认识的穷人，写张单子给我送来，我要开始施舍了。’”

“我的夫人，名单会很快写来的。”庞特说道，他已经被奥夫杜莉娅的疯狂想象力所感染，想到那个名单应该由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穷人牵头带队，而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科·庞特·德尔加多。

“不过，还请等一下。”奥夫杜莉娅补充说道，因为她又回到了现实中来，不过，这如同一只皮球，只是为了再次弹回去，并且飞得更高。“您说说看，如果跑遍马德里去寻找应该解救的穷人，我一定会累得筋疲力尽的，您说是不是？”

“可是，您有那么多辆马车，留着干什么呀？……我这是说，我的话是以您有很高的地位为基础的。”

“您陪我去寻找穷人吧。”

“一定。”

“我将会看到您骑着高头大马在卡斯蒂利亚大街散步的吧？”

“我不否认会这样。我曾经是一个经过训练的骑手，技艺不错……我们刚才谈到了马车，我劝您不要修建车库……最好租用车库。有些出租车库的人服务得很周到。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头痛事。”

“我还要外出旅游，”奥夫杜莉娅说道，她已经像一匹脱缰的马，什么也阻挡不住了。“我到什么地方去呢？您说说看，是去德

国，还是去瑞士？”

“首先去巴黎……”

“问题是，我觉得已经去过巴黎了……那已是一出谢了幕的戏了……我到过那儿了；我是说，去过的地方，再去看看；另外，顺便看看别的国家。”

“瑞士的湖泊风光漂亮极了。您不要忘记爬阿尔卑斯山，去看看……圣贝尔纳多山区的狗，巨大的冰块，还有大自然的其他奇观。”

“到了那里，有一样东西我非吃个够不可，我太喜欢了；我说的是鲜奶油……庞特，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认为什么颜色对我最合适，是玫瑰色，还是蓝色？”

“依我看，彩虹的每一种颜色对您都合适；确切地说，并不是这种或那种颜色更能突出或损害您的美貌；您是那样漂亮，任何一种颜色都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谢谢……您说得太好啦！”

“如果您允许的话，”已经变得老朽的美男子说道；他觉得自己置身于很高很高的地方，都有些晕眩了。“我将把您的形象同另一个人的形象相比，你们的脸庞是那样……您想想看，那个人是谁呀？……是欧仁妮皇后，她集典雅、美貌、显贵于一身……”

“上帝哟，弗拉斯基托。”

“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我自从在巴黎看见那个‘理想’女人和皇帝在Bois^①散步以后，一直把她的形象留在脑海里。后来，我在街头独自一人闲逛，即使是白昼也好像处在梦幻之中；

① 法文，意为“树林”。

还有，我关在我的房间里，彻夜不眠时，我曾经看见过她千百次。我好像现在还看见她呢，我总是看见她……那是一种想法，是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是一个崇拜理想的男人，不单单为了‘那种卑鄙目的’而活着。我鄙夷‘卑鄙目的’，我知道如何摆脱那酥脆的泥巴……”

“我懂得，我懂得您的话……请您继续说下去。”

“我说那个女人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头脑里……我看见她如同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如同一个幽灵……我说不清楚……如同一个幽灵，一个看不见，但是可以触摸到的幽灵……”

“噢！是这样……我懂得您的意思。我也是这样。”

“对那个女人吗？”

“不是……是……我不知道是谁。”

弗拉斯基托顿时觉得奥夫杜莉娅的“理想人物”是法国皇帝了。为了使自己的想法变得完整些，他这样继续说道：

“我的好朋友，我认识，我是说，我认识欧仁妮·德·库斯曼，我认为您和她是一样的女人；或者说，她和您是同一个人。”

“弗拉斯基托，我认为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奥夫杜莉娅说道；她有些茫然，眼睛冒着火光。

“你们的相貌、五官，这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请您相信我，我是从来不说谎话的。”

“很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奥夫杜莉娅说道；她发根都有些羞红了。“但是，我和她绝不可能一模一样，绝不可能。”

“那你们就如同两滴水滴吧。从外表上讲，你们两个人是相象的。”弗拉斯基托说着把身子靠在沙发椅上，他的语调爽朗而自然。“在品德方面，在出生和成长最高地位家庭的人的气度方面，在表明众人崇敬的高尚道德的那些方面，你们想象的程度并

不比外表上差些。一句话，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特别是您吩咐贝妮娜干活时，我对你们相象的地方看得更清楚了，我好像看到皇后陛下吩咐她的侍从呢。”

“您在说些什么呀！……庞特，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奥夫杜莉娅激动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是那样尖厉和长久，好像要犯癫痫病似的。弗拉斯基托也笑了，接着便在幻影中的原野里奔驰起来，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儿，翻译成通俗语言，便是下面一段话：

“刚才您说，将会看见我骑着高头大马在卡斯蒂利亚大街上散步。我相信您的话，您会看见我骑马散步的。我曾经是一个好骑手。我年轻时，有一匹黑白杂色骏马，漂亮极了。我每天都骑上它兜风，我把它驯服得服服贴贴。我骑着这匹马先是在拉利内亚大街，后是在龙达大街兜风，很是招惹众人注目。后来，我把它卖了，买了一匹赫雷斯马；最后，这匹赫雷斯马被……您一定会吃惊的……被阿尔瓦^①公爵夫人买去了。这位阿尔瓦公爵夫人，就是皇后的姐姐，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长得也很像您，不过，她们姐妹俩却没有一点儿相似的地方。”

“对了，我知道了……”奥夫杜莉娅说道；她很想显示一下自己对那两个女人的家族是了如指掌的。“她们是蒙蒂霍^②的女儿。”

“对，阿尔瓦公爵夫人住在安赫尔广场，广场角上的那幢大楼里；安赫尔广场上有许多小鸟……那是一处仙境……；一天夜

① 阿尔瓦公爵(1507—1582)，西班牙军人和政治家。阿尔瓦公爵夫人是指帕卡·德·蒙蒂霍，即拿破仑三世之妻欧仁妮的姐姐。

② 蒙蒂霍(生卒年月不详)，西班牙伯爵，帕卡与欧仁妮之父。

晚，我……我办公室的同事帕科·乌斯塔依斯和马诺洛·普利托，把我介绍给……您说得很对，我是一个优秀骑手，请您相信好了，马术我还没有完全忘掉。”

“您一定会成为一位英雄……”

“噢！您过奖了。”

“您为什么那样谦虚呀？我就是这样看的嘛；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我常常看得很清楚。我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对；不过……”

“请您不要反驳我，庞特，在这件事情上，在其他所有事情上，请您都不要反驳我。”

“我百分之百地尊重您的意见。”弗拉斯基托谦恭地说道。“对于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贵夫人，我都是这样做的；奥夫杜莉娅，我和许多贵夫人打过交道，同很多……”

“这我看得出来。在社交方面，我不认识什么人能与您相媲美。说句心里话吧，您是潇洒男子的典型代表……是……”

“上帝哟！……”

这句话成了他们两个人狂想的终点，或者说顶峰，原来贝妮娜突然走了进来，使他们顿时回到了现实中来。贝妮娜已经把厨房和饭厅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走进来是向他们告辞离去的。这时，庞特发现已是去他工作地点办事的时候了，于是请“皇后”允许他离开那里。“皇后”恋恋不舍地答应了，为又要在“皇宫”里孤孤单单地呆上一整天而感到悲苦，因为“皇宫”里除了侍臣和其他潇洒的宫廷仆从的幻影之外，没有任何人陪伴她。而这些宫廷人员，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些“喵喵”叫个不停的小猫儿，但她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她感到孤寂时，可以到温室

里尽情地观赏美丽的热带鲜花，呼吸令人醉迷的芳香。

庞特·德尔加多热情地向奥夫杜莉娅致谢，脸上挂着悲苦的笑意告辞而去；贝妮娜跟在他的身后，加快脚步，想在门廊里或大街上赶上他，跟他说上几句话。

第十九章

“是的，堂弗拉斯基托，”刚踏上圣彼得·马蒂尔大街，贝妮娜便同他攀谈起来。“您不是很相信我；可是，您必须相信我。我很穷，我是个穷光蛋；为了养活我的女主人，养活姑娘，养活我自己，我不知道忍受了多少苦痛……不过，有的人比我还穷呢，这个最穷最穷的光蛋就是您……您不能否认这一点。”

“贝妮娜太太，我再说一遍，您是一位天使。”

“是的……请您不要这样夸耀我……我不愿意看到您这样穷，这样无依无靠。为什么上帝把您造就得如此腼腆怕羞？人是应该有廉耻的；但是，绝不能过分，先生……我们都知道您，庞特先生，是个正派人；可是，您的境况太惨了，惨得已经再不能有所失了，因为您已经一贫如洗。好了，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这一天的吃用东西我都盘算过了，这儿还剩下一个比塞塔。拿去吧……”

“上帝哟，贝妮娜太太。”弗拉斯基托说道，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

“您别不好意思了，您很需要钱，拿去付给贝尔娜达太太昨晚的床铺钱吧。”

“您心眼太好了，我的上帝，您心眼太好了！”

“您别啰嗦了，把钱接过去。不想要吗？那您的事可就没办法了。您知道，旅店老板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绝不会允许连续拖欠两个晚上的床铺钱的呀，她总是催人付钱。我看您是想说，我也需要钱，您别给我来那一套。我是只有这么一个比塞塔了！不过，我会想出办法的；今天过去了，明天不会过不去……我再说一遍，快把钱接过去。”

“贝妮娜太太，我都贫穷卑躬得到了这种地步，连这么一个比塞塔的钱也没有了，而竟然要接受您的施舍。太太，我必须忘掉我是什么人，忘掉我的人格，忘掉一切……才能接过您的这个比塞塔；不过，您为什么一定要我收下这个比塞塔，装在口袋里备用呢？我比谁都清楚地知道，您每天去乞讨才得以养活女主人的呀。我不能收下，我不能收下……我的良心反对我这样做……”

“别说什么反对不反对的话了，我们在这儿又不是谈论打仗作战的事儿。老天在上，我再说一遍，您要么把这——一个比塞塔拿去，要么让我生您的气。堂弗拉斯基托，您别演戏了；我知道，您比发明饥饿的人还穷三分。莫非您欠贝尔娜达太太的钱太多了，一个比塞塔不解决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满足不了您，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不过，堂弗拉斯基托，您可不能犯傻呀，别那么窝窝囊囊的，贝尔娜达那个母老虎就是不把您活活吃了，也得把您骂得狗血喷头。您如果是个‘贵族’出身的房客，她不会因为您欠她，比如说，三个晚上、四个晚上的床铺钱，就把您撵到大街上去……您堂弗拉斯基托身上有成千上万的钱，贝尔娜达一定会毕恭毕敬地接待您的……您按时付给她四个雷阿尔……每天都可以睡安稳觉。”

或者庞特先生没有被贝妮娜说服，或者他认为那一个比塞

塔对他说来是很重要的,但他不忍心伸过手去,把贝妮娜乞讨来的钱接过去。于是,贝妮娜又据理说道:

“既然您这么爱面子,都不敢找女主人去付钱;那我去和贝尔娜达太太说说,让她别训斥您,别催着要钱……喂,我给您这钱,接过去吧;堂弗拉斯基托先生,别让我生气了。”

没等弗拉斯基托表示反对和拒绝,贝妮娜便拉起他的手,把钱塞过去,用力让他攥好,便匆匆离开了。看庞特那神情,倒不像要把钱还给贝妮娜或者扔到地上。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缄默无语;他看着贝妮娜如同幽灵一样,像火光闪了一下便消失不见了。他左手攥着钱,右手掏出手帕,擦了擦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眼泪簌簌流下,那不单单因为他患有老年性结膜炎,而也是因为他太激动了,太敬仰贝妮娜,太感激她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贝妮娜才来到皇家大街。在这之前,她去了鲁达大街,买了些东西。当然罗,这些东西都是赊欠的,因为她已经身无分文了。下午两点钟,她才走进家门,那个时候回来可真不太合适。以前,她有时回来得更晚些,但女主人并不因此而生气的。她走进家门时,堂娜帕卡是笑脸相迎还是怒容满面,这都要取决于这位夫人的情绪好坏了。不幸的是,那一天下半晌,可怜的老达夫人正气在火头上。有时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因为身体方面的难以捕捉的原因,她突然大发雷霆。这一天,还没等贝妮娜完全走进房门,堂娜弗朗西斯卡便连珠炮似地对她说了起来:

“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去了?我得和堂罗穆阿尔多说去,让他给我讲讲清楚,你都是什么时候从他家里出来的……我敢打赌,你现在又要编造瞎话了,说去看望我的姑娘了,给她送吃的去了……你以为我是傻子,你说什么我都相信呀?闭上你的

嘴……我不想听，也不需要听你的解释，而且我也不相信你的解释；你知道，你说的话，我一概不信，骗人的家伙，惹是生非的东西。”

贝妮娜十分了解女主人的脾气；她知道，在她发怒的时候，绝不能顶撞、解释、辩解和自卫。堂娜帕卡连最明智在理的解释也是听不进去的；你越解释，越说明，她越怒不可遏。有好几次，贝妮娜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都不得不宣布对女主人强加在她头上的罪状负有责任，因为只有这样做，堂娜帕卡才能很快息怒。

“你看看，还是我说的对吧？”夫人问道；每当她用这种语调讲话时，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你不说话了……沉默就是承认了。另外，我说的话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一直知道……今天的这个事我已经预料到了：你并没有去奥夫杜莉娅家里，你去她家并不顺路。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到哪儿去逛大街了。不过，但愿上帝别再保护你过关，我要弄个水落石出……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想活活饿死我呀！……我这一上午是怎么过来的呀，你知道吗？我都记不清有多少人来讨债了；都因为你不会安排，欠了那么多钱……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你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你说呀，说呀……你回答不上来，如果你用沉默来回答我，那就是说，我的话还说得不够多。”

贝妮娜又毕恭毕敬地把以前的话重复了一遍：堂罗穆阿尔多家的活很晚才干完；堂卡洛斯·特鲁希略又缠了她好长时间；后来又去了卡维萨大街……

“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你这个爱逛大街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喂，我来闻闻你有没有酒味。”

堂娜帕卡闻了闻贝妮娜呼出的气，立刻做出恶呕的表情，惊叫起来：

“滚开，快给我滚开，你这个醉婆子，满嘴酒臭味。”

“我连酒杯边儿都没有沾过，夫人；您尽管相信我好了。”

堂娜帕卡仍然坚持她的看法，她是那样气恼，在她眼里，任何怀疑都会变成事实。她是那样固执己见，相信自己的看法百分之百的正确。

“您尽管相信我好了。”贝妮娜重复说道。“我只是喝了一小杯葡萄酒，那是庞特先生给我斟的。”

“那位庞特先生，我对他也是怀疑的。那个老色鬼狡猾得很，当面对人甜言蜜语的。近墨者黑，你也是口蜜腹剑……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别以为能骗过我……你是越老越放荡了，越不务正业了。上帝哟，世道变成了这个样子，人人都沾染上了恶习，叫人怎么活下去呀！……你又不说话了，到头来还是你对。不能这样；尽管你矢口否认，但我绝不相信你的话；我说你干了什么事，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只眼睛……”

没等罪犯开口解释，堂娜帕卡又转到了另一个话题上，说道：

“喂，给我讲点什么吗？我的亲戚堂卡洛斯，怎么热情招待你了？他怎么样，好吗？那个老东西，还没死呀？你什么都不必说了；你们谈了些什么，我都知道，因为我就好像藏在他房间的帘子后面……我会弄错吗？我告诉你，我之所以遭这么大的罪，都是因为我从来不记帐，对收入没有开列帐目。而堂卡洛斯又像鬼迷心窍似的，谁也改变不了他的那种习性。每个疯子都有自己的疯癫表现。我那位疯亲戚每天都摆弄数字……他算计财政部，算计顾客，数字帮助他发了大财……他现在已是快死的人

了，又想用数字拯救他的灵魂，把数字当做一剂灵丹妙药，推荐给我们穷人；可是，这种东西既拯救不了他的灵魂，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说得对吧？他是不是给你说这些话了？”

“说了，夫人。您好像一直在场听我们谈话似的？”

“你们唠唠叨叨地谈了一阵子支出和收入之后，他大概施舍给了你一点钱，让你转交给我……他却不知道，我如果伸手去接那么一点点施舍，我的人格是无法忍受的。我看见他犹犹豫豫地打开抽屉，取出钱袋来；但是，他躲躲藏藏的不让你看见。我看见他用手抚摩着钱袋，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我还看见他在抽屉上挂上一把大锁……那头脏猪突然拿出一件什么破东西来；我说不清楚，他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要转交给我；他是一个有名的吝啬鬼，很难估算他能出多少血……不过，我敢说，不会超过四十个杜罗，我想，我是不会弄错的。”

听到这里，贝妮娜的脸色难堪得无法用笔墨形容。女主人一直用眼睛盯着她，她本人的脸色也变得煞白如纸。她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真的，我说得太多了。他给的钱不会超过四十个杜罗，不会超过这个数；不过，不管他这个人多么吝啬小气，但绝不会少于二十五个杜罗。如果少于二十五个杜罗，我绝不接收；妮娜，我不能接收。”

“夫人，您这是在说梦话呀！”贝妮娜已经听出了原委来，说道。“堂卡洛斯先生什么也没有给我，一文钱也没有给我。他说，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给您两个杜罗。”

“你撒谎，你骗人……你以为，你这么胡乱一说就能骗过我呀？你错了，你错了，我不愿自讨没趣……谁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可没有闲工夫去生气……一切都明明白白的，妮娜，一切

都明明白白的，你还是问问你的良心吧。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了，还是让上帝来惩罚你吧。”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傻呀，装作清白无辜呀。我告诉你，你说的谎话，我一下子就能看穿，猜透，这还没有看见吗？好了，妮娜，你都说出来吧，别再错上加错了。”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呀？”

“都是你心不好……你对我坦白出来吧，我会原谅你的……你不想说出来吗？这样做，对你更没有好处，对你良心也无益，因为我要羞得你无地自容。你看着，我要怎样羞辱你的吧。堂卡洛斯让你转交给我的二十五个杜罗，你都给了那个弗拉斯基托·庞特，让他还帐，让他下馆子，让他买领带、买香脂、买手杖……看到了吧，看到了吧，你这个狡猾的婆子，你干了什么事，我都能猜得到；你遮遮掩掩的，可根本瞒不过我。我知道的比你多。现在，你心血来潮，去关心那个老色鬼了，你对他比对我有感情，照顾他而不照顾我；你怜悯他，而对我这个一直疼爱你的人，却置于死地，恨不得早点死去。”

夫人说着便大哭起来；贝妮娜本来想回敬她几句，对她如此不讲道理地对待自己，恨不得像对恶习不改的孩子那样打上几巴掌；但是，当她看到夫人的滚落眼泪时，心肠便一下子软了下来。她知道，夫人一哭，便说明她的脾气快发完了，确切地说，快镇静下来了。这时候，最好说些逗乐打趣的话儿，把争论带到饶有趣味的玩笑领地中去。

“是这样，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贝妮娜搂抱着夫人说道。“您以为我有了这么一个迷人的、漂亮的男朋友，就把您忘在脑后，一心扑在他身上了吗？”

“你这个骗子，口是心非的婆子，别以为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骗过我……”夫人说道，她已经解除了武装，彻底降服了。“我告诉你，你做什么，我都不在乎，因为特鲁希略的钱，我是不能要的……我宁可饿死，也不让他的钱脏了我的双手……你这个没有良心的，那钱你愿意给谁就给谁吧，让我安静安静吧。让我死掉好了，永远忘掉你，永远忘掉这个世界。”

“不管是您还是我，都不要这么早就死掉，我们还得拼上一阵子呢。”女佣说完，便起身准备给女主人做饭菜了。

“我们来看看，你给我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把篮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可是，我说，你给你的女主人就带回这种残羹剩饭呀，你也不害臊？……还有什么……菜花……一看见你的菜花我就恶心，我已经一连吃了三天菜花了，肚子直胀气。唉！我们活在世上，除了受罪还是受罪，这有什么意思呀？快把那些杂烩菜给我拿来吃了吧……鸡蛋，怎么没有鸡蛋呀？没有新鲜鸡蛋吃，我可受不了呀！”

“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吧，别说三道四的了。您对上帝恩赐的饭菜这么挑剔，那可是对上帝的触犯和不敬呀。”

“好了，好了，你说怎么就怎么吧。有什么吃什么吧，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的。可是，你也来吃呀，看到你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为别人操劳，而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忘在一边，我真是心痛呀。来，坐到我身边来，把你今天做的事讲给我听听。”

那时已是天时过午太阳偏西了，两位女人坐在厨房的餐桌上，静静吃着午饭。堂娜帕卡时不时叹着气，脑子里沸腾着各种想法。突然，她这样说道：

“你说说，妮娜，世界有那么多稀奇古怪、难以理解的东西，

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哪怕是一种办法，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就没有一种魔法，通过它我们可以从贫困走向富裕，通过它让掌握在吝啬鬼手中的东西都跑到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的手里来？”

“夫人，您在说些什么呀？您想让我们转眼之间就由穷变富、家里到处堆着金钱、堆着上帝创造的财富？”

“对，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真有上帝显灵的话，为什么对我们这些需要显灵的人不显一次灵呢？”

“谁说没有显过？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上帝显灵罢了。”贝妮娜回答道，她脑海里突然清晰而形象地闪过阿尔穆德纳给她讲过的魔法，用那魔法可以向地下大王要求并且能够得到世界上的一切财富。

第 二 十 章

那位非洲瞎子给贝妮娜讲述的魔法和描绘的情景，顿时完全占据了她的脑海，差一点把如何施展那个神奇的魔法和把地下大王请来的故事从头到尾给堂娜帕卡讲上一遍。但是，当她想到那秘传魔法传播得太广泛会变得不灵验时，便控制住了自己，关上了话匣子；她只是泛泛地说，某个晚上从天上掉下来金银财宝，是完全可能的。两个女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当贝妮娜在堂娜帕卡身边躺下的时候，不禁在心中想道，阿尔穆德纳说的那套都是骗人的鬼话，只有大傻瓜才会相信呢。她想入睡，但是怎么也不能如愿；这时，脑海里又闪现了那个想法，心想也许能够变成现实的；她企图把那个想法从脑海里排除出去，可是，她

越是这样想，那想法越是牢牢地盘缠在她的脑海里。

“试一试又有何所失呢？”她自言自语地说道；从床上坐起来，披上衣服。“这也可能是真的……不过，这能是真的吗？如果这也是真的，对了，那不知道要有多少假东西最终都会变成拳头一样的事实了！……说什么我也要试一试。明天我一定要乞讨到钱，一要到钱，就去买泥罐油灯，买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问题是我不知道，不说话怎么买东西呢……有了，我就装聋作哑吧……然后，去买根木棍，也一句话不说……可是，那个摩尔人，没有教给我口诀呀；不过，学学就是了，学会了念起来，不会断句漏字的。”

贝妮娜睡了一小会儿便醒了过来，她确信隔壁的小房子里有好几只大筐和大袋，里面满是钻石、珍珠、红宝石、蓝宝石……房间里黑暗如洞，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她丝毫也不怀疑，那里一定堆放着珠宝。她拿起火柴，想点个亮，看看那些珠宝；可是，她担心惊醒堂娜帕卡，心想还是等到天亮以后再去看看吧，因为堂娜帕卡睡觉很警醒……又过了一会儿，她笑自己太天真了，在心里叨念着：“我这不是有些犯傻吗！……现在就把珠宝送到这里来，不是早了些吗？……”天放亮时，两条大白狗从床底爬出来，吠叫着，贝妮娜醒了过来。她觉得门铃响了一下，还没有穿好衣服便跳下床，跑去开门，她想一定是留长须穿绿衣的大王派副官和侍臣来了……可是，连个人影也没有，大门口那里空空如也。

她梳理了一下，准备出去。给女主人做完早饭，把房间打扫了一遍，七点钟时，便挎上篮子出了家门，走上皇家大街。她身无分文，从什么地方能弄到钱呀！她向圣塞巴斯蒂安教堂走去；路上，她想起了堂罗穆阿尔多和他的家庭；这些日子，她一直把他们挂在嘴边，又是评说又是描述，她竟然真的相信有那么一

家人了。“唉，我真的变成傻子了！”她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创造出这么一个堂罗穆阿尔多来，现在又真的相信有这么一个人，并且能够解救我了。堂罗穆阿尔多，其实就是那个叫化子们云集的慈悲之地。我还是去那里吧，看看女首领能不能让我乞讨到点什么。”那天，天气晴好；她刚刚走进教堂，普利多就告诉她说，大厅里要举行葬礼，而圣器室要举行婚礼。新娘是一位特命全权公使的侄女，新郎嘛……大概是搞报纸工作的。贝妮娜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开始便有一位夫人给了她两个分币。几位女友想从她嘴里套出话来：堂卡洛斯为什么把她叫走；可是，她只躲躲闪闪、含含糊糊地回答了几句。卡西亚娜太太心想：堂卡洛斯叫贝妮娜太太去，一定是把他的残羹剩饭送给了她；于是，便和她套近乎，那无疑是想把她拉到自己一边。

最后，送葬的人并没有施舍多少钱；如果说参加那桩寒酸婚礼的人施舍得多一些的话，可是，一下子从其他地方涌来那么多穷人，顿时一片喧闹、混乱，有的人抢到三五个硬币，而另一些人则落得个 *in albis*①。当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和陪伴她的夫人、绅士走出来时，那群叫化子一窝蜂似地扑了上去，把教父的大衣都撕裂了，礼帽也压扁了。这位老先生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摆脱那群可怕的“瘟神”，只好在院子中央撒了些小硬币。手急眼快的人获得了大丰收；腿脚笨拙的人则空喜一场。女首领和埃利塞奥提议大家把所得的钱平均分配。当新婚夫妇和所有陪伴人员钻进马车以后，站在教堂附近的乱糟糟的乞讨者，一个个大呼小叫，顿足跺脚。他们一会儿散落开去，一会儿吵嚷着汇集在一起。他们好像一群筋疲力尽的暴乱队伍。他们最后发

① 拉丁文，意为“一无所获”、“两手空空”。

出的争吵声是：“你抢得最多……你把我的也抢去了……这儿，所有人都撕下了脸皮……太不像话了……”“被奚落的女人”是抢钱最多的人之一，她满嘴喷着毒蝎一样的脏话，鼓动大家同声斥责女首领和埃利塞奥。最后，警察不得不介入了，并且威胁说，如果继续吵闹下去的话，就都把他们抓起来。这一着儿倒很管用，犹如上帝发了令一样，从别处闯来的人纷纷离开了；在教堂乞讨的人回到了过道里。贝妮娜在那里乞讨了一整天，包括葬礼和婚礼，一共才得到二十二个分币，阿尔穆德纳得到十七个分币。而卡西亚娜和埃利塞奥，人们说他们每人各捞到一个半比塞塔。

摩洛哥盲人和贝妮娜两个人一同离开教堂，他们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他们像前次那样，径直走到了那个进步广场，在雕像下面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该怎样打发那一天的苦日子。贝妮娜不知道去向哪位圣神乞求保护；一整天才乞讨到那么几个分币，要用这点可怜的钱熬过那漫长的一天，真是难而又难呀，因为她首先要还清鲁达大街几家店铺的欠帐，以便维护自己的信誉，能够再赊欠几天的食品。阿尔穆德纳告诉她，他帮不了她多少忙，顶多现在把上午讨到的一些钱给她，晚上再把下午在他常去的乞讨地方，即国民警察司令部附近的阿尔瓦公爵大街要到的钱交给她。贝妮娜表示，绝不能接受他那如此慷慨资助，因为他也要吃饭，也要活下去的呀！但是，那位摩洛哥人却说，他在旧货商场的十字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片面包，就足以熬到晚上。贝妮娜还是不肯接受他的支援；这时，她想起了施展魔法，求见地下大王的事；她相信地下大王能给她送来珠宝；这件事本身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她太需要钱啦！在绝望的王国里，居住着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点慰藉的灵魂；神秘莫测

的魔法自然要在那里寻找自己的追随者了。

“我现在就想把东西买回来，”可怜的女人说道，“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就是星期六，我们试试看嘛。”

“你去买东西，不要说话……”

“当然罗，一句话也不说。试一试，有什么可损失的？有一件事，请你告诉我：一定要在半夜里吗？”

瞎子回答说一定要在半夜，并且又把程序和条件详详细细地重复了一遍，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如愿以偿。贝妮娜把他的话一一记在心里。

“我知道，”最后，贝妮娜对摩洛哥瞎子说道，“你一天都要守在阿尔瓦公爵大街的喷水池那里。我如果忘记了什么，就去那儿问你；另外，你要把口诀教给我。学口诀一定很费力气，特别是那口诀不是地道的西班牙文，用你那种语言念口诀，亲爱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不致于说错。”

“说错了，大王可就不来了。”

施展魔法有那么多困难，贝妮娜都有些泄气了。她告诉她的这位朋友，她急着去弄些钱来，那天还等着用呢；她已经没有办法赊欠到任何东西了。于是，她站到圣米兰大街街角的纳兰赫罗斯^①咖啡馆门前，拦住过往行人，倾诉她的种种悲苦：她刚刚从医院出来，丈夫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摔了下来，都三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还讲着其他令人感伤的事情。不幸的女人真的乞要到了钱。如果不是警察经过那儿，她本来还能要到一些，因为警察威胁她说，如果不立即离开那里，就把她关到拉蒂纳警察局的地下室里。过了一会儿，她急忙忙去买做魔法必备的用品，

① 西班牙文中“纳兰赫罗斯”(Naranjeros)意为“柑桔树”。

这可是一件十分讨厌的差事，因为只能打手势，不能讲话。在回家的路上，她在心里一直琢磨着，在家里做魔法又不能让女主人知道，这委实是个难题。想个什么法子呢？就说堂罗穆阿尔多的身体很不好，晚上要去看望他；实际上，是去阿尔穆德纳家里……佩德拉在场，不太合适！不是知心人在场，很可能使魔法变得不灵验了；另外，还有其他危险。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那个疯婆子一定把大王恩赐的珠宝都抢走，或者至少要抢去一部分……当然罗，最好不是宝石，而是现金，就像她在交易所看到的那样，用皮筋扎束着的一大捆一大捆的钞票。如果不是钞票，去首饰店变卖那么多的珍珠、宝石、钻石，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过，大王愿意给什么就给什么吧，哪能指名道姓地说是要宝石还是钞票呢。

贝妮娜回到家里，看到堂娜帕卡满面愁容，原来一大早就有商店的一个伙计来过，用恶言秽语把她骂了一通。可怜的夫人又是哭嚎又是揪头发，要她的知心女友就是挖地三尺也要弄到几个杜罗，把钱凑齐，扔到店主的狗腿子脸上。贝妮娜挖空心思，希望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法子。

“亲爱的，想想看，可怜可怜我吧，弄点钱！”夫人说着，便又泪人似地哭起来。“时到今日，只能依靠朋友了。我们的处境这么困难，就得丢下面子了。你想想看，当然，我也想到了，你的那位堂罗穆阿尔多能不能帮我们摆脱困境？”

女佣没有作出回答。她一边给女主人做饭，一边在脑子里考虑着各种最精明的办法。堂娜帕卡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去求助堂罗穆阿尔多。最后，贝妮娜竟然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可行的了。

“堂罗穆阿尔多……好，好。我去看看……可是，我不能保

证，夫人，我不能保证；也许人家信不过我们……施舍是一回事，借钱又是一回事……我们至少需要十个杜罗，才能摆脱困境……加维诺那个畜生说什么来着？明天还来跟我们闹？……臭流氓……狗强盗……连他老婆都拿出来卖！……对，是需要十个杜罗！……我不知道堂罗穆阿尔多能不能……他本人没问题，不过，如果他妹妹把我搪塞过去……可是，我可能回来晚点，您可别着急呀！这种事情呀，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看看人家给我什么脸色看吧；说不定来一句‘您请回吧……’的话。我去了，我去了；我实在没有把握……我回来一定很晚了……不过，不管多么晚，我都是要回来的。”

“尤其你一定不能两手空空地回来。去吧，亲爱的，去吧；但愿上帝保佑你，让你变得更精明些。我若是有你那样的脑瓜，什么事都难不住我。我留在家，向所有圣神祈祷，保佑你满脑子都是灵感，下午两点钟就能把我们从地狱里解救出来。再见，亲爱的！”

贝妮娜已经盘算好了一个计划，她清醒地估计到，只有这唯一的计划是可行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十分遥远。她告别堂娜帕卡，向梅迪奥迪亚·格兰德大街走去，直奔她女友堂娜贝尔娜达的客栈。

第二十一章

客栈老板娘不在家，只有一位女管家和一位名叫普列托的男人在。普列托受到老板娘的完全信任，管理每日出租床铺的帐目。贝妮娜没有办法，只好等老板娘回来，因为那一对“康吉

鳗”不能解决那个使她如此不安的问题。于是，他们三个人闲聊起来，谈到生意情况（那一年很不景气，每晚来租用床铺的人大大减少，经常发生不交付租金的事情）。说到这里，贝妮娜突然想到弗拉斯基托·庞特，便向他们问起他。普列托说，前一天夜里他们不得不拒绝收留他，因为他已经欠了七夜床铺的租金，至今一文钱也没有交。

“可怜先生呀！”贝妮娜说道，“他一定睡在露天了……这是令人痛心的……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想来他比库埃斯塔·德·拉维加大街还年长几岁呢。”

那位女管家说，弗拉斯基托一时间不知道去哪儿栖身，最后住到了离这儿只有两步之遥的梅迪奥迪亚·奇卡大街的“鼬鼠”店里。她还提到，听说弗拉斯基托生了病。听到这里，贝妮娜顿时把她来那儿的主要目的忘在了脑后，心里只想着去打听无依无靠的弗拉斯基托的情况。她还来得及往“鼬鼠”店里跑一趟，在贝尔娜达太太回来之前赶回来。她说做便做，不多工夫，这位手脚勤快的老太婆便来到了“鼬鼠”店里，其实那是一家坑骗顾客的小酒馆。她走进里面，第一眼就看到奥夫杜莉娅的丈夫卢基塔斯那张令人讨厌的脸，他正在和几个不三不四的男人、两三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聚集在一张肮脏圆桌上打牌，桌子上放着一杯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贝妮娜走进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玩完一局；在下一局开始之前，堂娜帕卡的女婿把令人作呕的、如同赌棍们的双手一样油污的纸牌往桌子上一扔，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像醉汉那样咬着半截舌头，言语含糊不清地请他岳母的女仆喝葡萄酒。

“少爷，请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我刚刚喝过……谢谢……”老太婆说道，她没有接过酒杯。

然而，卢基塔斯少爷是那样纠缠着她，在场的人也跟着一起哄，一定要“太太”喝下那杯酒，以致贝妮娜都有些害怕了。她端起那只黏糊糊的杯子，喝了一半。贝妮娜不想和那种下流人争吵，因为她担心这些人大动干戈；另外，她也不愿意在卢基塔斯身上浪费时间，为他抛弃了妻子而同他拌嘴，只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皮图莎在这儿吗？”

“在这儿，有什么事儿？”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说着从一道小窄门走了出来。柜台后面摆放着架子，上面全是酒瓶和大口酒杯，小门隐藏在架子中间。这道门小得宛如蛇洞一样；那个女人瘦得出奇，浑身一把骨头，弱不禁风，很难在女性中找到那样一个人物。她的脸是如此瘦削，从侧面看上去有如一片薄板，又酷似一叶风向标。脖子上的皱折是那样密集，已经无法再增多了。她的一只耳朵上，耳坠孔是那样宽大，竟可以自由地穿过一根手指。牙齿破落乌黑，眉毛几乎光秃，睫毛上挂着大块大块的眼屎；眼睛温存，但目光锐利。对于她的身躯，我只能说很难找到不能与帚把相比拟的部位；不同的是，她只是穿着一层厚厚的衣服而已；或者说全身裹着一层拖把上的脏布。她的胳膊和双手，每当伴着表情抬起和放下时，犹如狐狸伸出前爪为其对话的人擦拭脸上的灰尘；她说话的声音和语调，好像在漱口一般；为了使读者对这个人物有一个全面的概念，尽管看来很奇怪，我还是再补充几句：在这些丑陋的外部形态之外，却流露出某种和蔼可亲的情感来。这一点确实引人注目。所以，我在结束对皮图莎的描写时，要着重指出，她并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人物，远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人物。

“贝妮娜太太，您来有什么事吗？”她说着使劲地摇了摇贝妮

娜的双肩。“我听说您在一户大家里，一户富翁家里……知道了，知道了，您一定会弄到不少残羹剩饭的……怎么样，您的钱包不会瘪瘪的吧？……”

“孩子，哪里，哪里……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每况愈下呀。”

“怎么？处境不好吗？”

“凑合着过吧，凑合着过吧。有汤喝汤，没汤饿肚肠……；‘鼯鼠’在吗？”

“贝妮娜太太，您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呀？”

“孩子，我只是向你问起他，想知道知道他的身体好不好。”

“处处都得小心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人开一道口子。”

“我的上帝……告诉我一件事……”

“您说吧。”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客栈里收住了一个大家都叫他弗拉斯基托·庞特的先生，他现在是不是还在这里；听说他昨天夜里病得很厉害。”

皮图莎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叫贝妮娜跟着她，两个人弯着腰，先是走到柜台里，然后从低矮货架中间被当做房门的小洞里钻了进去，里面有一道窄小的楼梯，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了上去。

“那可是一个正派人，谁都说他是一个人物。”贝妮娜说道，她认为已经有把握找到那位不幸的先生了。

“他是个大人物。我们这里住的都是有头衔的人物。”

她们两个人顺着一条恶臭肮脏的过道来到一间厨房里，那里已经不生火做饭了。炉灶和餐具架已被用来当做“仓库”，上面摆满了空瓶子、破盒子、缺脚少背的椅子和一堆堆破布。堂弗

拉斯基托·庞特直挺挺地躺在一张直接铺在地板上的草垫上，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一动不动，脸色十分难看。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分别跪在他的身体两旁，一只手里端着白水和葡萄酒，另一只给他按摩；她们不停地大声喊叫着：

“快醒醒呀……您这是冒犯了哪路魔鬼了？……那只是骗骗您罢了。不想再喝点了？”

贝妮娜跪下以后，也跟着喊了起来，并且不时地推拉弗拉斯基托·庞特的身子：

“亲爱的堂弗拉斯基托，你怎么啦？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妮娜。”

如果厌恶和丑陋是衡量女性的标准的话，那两个丑婆子堪称天下第一美女了。我这是顺便交待一下。过了一会儿，她们便把贝妮娜想要知道的事讲了一遍。庞特没有在贝尔娜达客栈找到过夜的床位，便走到“爱尔兰人”小教堂，想在门口蹲上一夜。她们发现弗拉斯基托蜷缩在地上，便同他开了几句玩笑，给他讲笑话……当然罗……都是些开玩笑的话，并没有污辱的意思。一句话，这位可敬的老头儿，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他一定是感到我们的话刺耳了，他抓起一根棍子，便狠狠地追打她们。突然，他啪地一下子摔倒在地。她们哈哈大笑起来，以为他只是摔了跟头。可是，走近一看，他一动不动了，两个人大声呼救起来。这时，夜间巡逻的人也赶了来。警察用灯一照，弗拉斯基托是犯了老病。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这位善良的先生像死人一样。后来，他们把“鼬鼠”叫了来，他也没有办法；他说那是昏厥。“鼬鼠”心地善良，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另外，他还学过一年兽医。他吩咐找些人，把弗拉斯基托抬到他家里抢救，通过按摩和使用芥子泥诱导剂，使他恢复呼吸。

于是，她们两个找来另外一个女人，一起把弗拉斯基托抬了回来。病人死沉，比一大捆鲜甘蔗还重。经过抢救，他恢复了知觉，并且对她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皮图莎为弗拉斯基托做了两碗热汤，他喝得很有滋味，很是感动，时不时地向她们道谢……他一夜里都很安静，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垫上。她们没有把他安顿在房间里，因为一整夜都没有空房间。所以，让他躺在了这间旧厨房里，还好，这里通风条件好。

糟糕的是，他早晨起床准备离开那里时，又犯了病。那一天，他昏过去好几次，而且每一次都很严重，像死过去了一样，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他唤醒过来。后来，把他的外衣脱了下来，只留一件衬衣，因为他总是抱怨太热。他的衣服都放在那里，谁也没有触摸、更没有人掏拿衣兜里的东西。“鼬鼠”说过，如果到了晚上还不见好，就要通知办事处了，将他送到医院去。

贝妮娜对皮图莎表示，将这么一位如此显赫的先生送到医院去，没有专人照看，委实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如果还……她将下定决心，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她的脑际。她这个人的最大优点是果断，她决定把那个想法立即付诸实践。

“你愿意听我一句话吗？”她对皮图莎说道，一面拉着胳膊把她拉出了厨房。

她们走到厨房的另一头，走进客栈唯一一间可以称做房间的屋子里。那里，有一张宽大的单人铁床，上面铺着钢丝弹簧垫，几面镜子七扭八歪地挂在墙上，还有几幅女人画像，一只立柜东倒西歪，圣神安东尼奥像摆放在神位上，还有布花，油灯。她们两个人的谈话迅速而紧张。

“你有什么想法？”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想向你借十个杜罗。”

“贝妮娜太太，您的神经正常吗？”

“当然正常，特雷莎·科内霍；我现在的神经就像我借给你一千雷阿尔，使你免遭被捕入狱的厄运时那样正常……不记得了吗？那一年，有一天刮起了飓风，植物园的大树都被连根刮倒了……当时，你住在‘省长’大街；我住在圣奥古斯丁大街，我在那一人家当佣人……”

“当然记得。我们是一块儿买东西时认识的……”

“你那时很困难。”

“我到处流浪……”

“流浪，流浪；一次，你上当受骗……”

“那时您在一户富翁家里当佣人，我琢磨着，心想：‘如果这位女人愿意，一定能够解救我的。’”

“你颤抖着走到我的身边……原来你……你不愿意撩起裙子，不愿意让我了解真情。”

“不过，您为我保了密……贝妮娜，我太感谢您啦！”

“不要利息……后来，你和酒店的那个男人和好了，才把钱还给我……”

“按原数还的。”

“那好，现在是我处在困境之中了。我需要两百个雷阿尔，该你借给我了。”

“什么时候要？”

“现在就要。”

“唉呀……我的上帝！我多么盼望那一堆鹰嘴豆都变成钱呀！”

“你没有钱吗？你的那位‘鼬鼠’也没有吗？”

“我们都是名声在外呀……你借十个杜罗，干什么去呀？”

“做什么，当然和你没有关系了。你痛快点，借给我还是借给我。我会很快还给你的；如果你一个杜罗要一个雷阿尔的利息，那也没有关系。”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手头上一文钱也没有。这个可恨的畜生，对我没有一点帮助，日子过得越来越穷。”

“我的上帝哟！那么……？”

“您是说首饰吧？我哪有那玩艺儿呀！如果有，该多好呀……”

“好好找一找，麻烦你了。”

“好吧；这儿有两枚戒指，但不是我的。那是鲁马尔多的朋友‘纸牌大王’的，他把戒指交给鲁马尔多保管，鲁马尔多又交给了我代为保管。”

“那么……”

“如果立下诺言，保证八天之内赎回来，还给我，那您就先拿去。不过，说话得算数，我的上帝哟！……一定会当十个杜罗的，因为其中一枚镶有耀眼的钻石。”

她们又说了一会儿话后，便把房门严严实实地关了起来，以免外人从过道里偷看。现在关上了房门，即使有谁经过那里，充其量只能听到开关抽屉的声音，听到贝妮娜和另外一位女人那低沉漱口声一样的低语。

第二十二章

贝妮娜和皮图莎刚刚回到仍然处在昏迷状态中的弗拉斯基

托身边时，“鼬鼠”便走了进来。“鼬鼠”是个风流男子，仪表堂堂，面庞和五官很像吉卜赛人；头上的礼帽宽大，身材颇长。他进来后的头一句话，就是要把病入膏肓的弗拉斯基托赶快送到医院去。贝妮娜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她说弗拉斯基托的病需要在家里疗养，需要家人照顾；如果送到医院去，非死在那里不可。所以，她想，还不如把他接到女主人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夫人家里，尽管女主人的家境已经破落，但还是有条件做这么一桩好事，将她的同乡弗拉斯基托收留在家里的，而且贝妮娜还记得，女主人和他还沾亲带故呢。说话间，可怜的美男子苏醒了过来。他一认出救命恩人贝妮娜，便亲吻她的双手，不断地呼叫她天使什么的；他说看到她坐在自己身边太高兴了。皮图莎先是瞪了一眼，接着狠狠地跺了一脚，叫那两个破衣烂衫的女人到大门口干事去；“鼬鼠”也下楼去做准备。这时，房间只剩下了贝妮娜、她的女友皮图莎和可怜的弗拉斯基托了；她们给他穿好燕尾服和大衣，准备把他送走。

“弗拉斯基托，这儿没有外人。”贝妮娜说道，“您给我们说说，您为什么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

“太太，您指的是什么呀？”

“把那个比塞塔交给贝尔娜达，将欠下的几夜床铺钱还上……您是不是把钱花在了您需要的其他事情上了？比如说，买了胡须胶膏……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化妆品呀，我可没有买……我敢向您发誓。”弗拉斯基托用低弱的声音说道，那声音好像是用钩子从嘴里钩出来的。“我是把钱花了……可是，并没有把钱花在那上面……我……我想……我还是把事情全都说了吧……我很想买一张照……片。”

他在大衣兜里摸索着，从折皱的信件和纸张中掏出一个纸

包；打开来以后，露出一张贺年片大小的人像照片来。

“这位夫人是谁呀？”皮图莎问道；她一把将照片抢了过去，仔细端详着。“蛮漂亮嘛，她是……”

“我想，”弗拉斯基托继续说道，他说完每一个字都要喘一口气。“我想把照片拿给奥夫杜莉娅看看，让她看看是不是同照片上的女人完全相像。”

“可是，这照片上的女人和奥夫杜莉娅并不相像；脸型有些像，但是，并不完全像。”

“像不像，任你们随便怎么说好了，对于我来说，她们两个就是同一个人……这个女人很像奥夫杜莉娅，奥夫杜莉娅很像这个女人。”

“可是，这个女人是谁呀？”

“是欧仁妮皇后……可是，你们仔细看看这张照片；这种照片，只有劳伦特博物馆里有，少于一个比塞塔是不卖的……我必须把它买下来，让奥夫杜莉娅看看，她们有多么相像……”

“弗拉斯基托，我的上帝哟！我们可要把你当做疯子了……花一个比塞塔，只买一张照片！……”

可怜先生并没有被两个女人说服。他把照片仔细包好，系好大衣扣子，想站起身来；这种极其复杂的动作，他是无法完成的，因为他那双还不及鼓槌粗细的大腿极度乏力。事情很紧迫，贝妮娜立刻坐上马车，干净利落地处理完另一件十分重要的急事情；由于这件事是那么紧迫，她很快就办妥了；她租了一辆计时马车，回到梅迪奥迪亚·格兰德大街，此时，她的衣兜里装着十个杜罗。在店门口，她遇上了醉婆子佩德拉和她的女伴“四分之一公斤”，两个人一边大声喊着，一边走出酒馆。

“喂，我们早就知道您要把他带到家里来……”她们讥讽地

对贝妮娜说道。“女人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男人的呀……哎呀呀，哎呀呀，真叫丢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

“得了！……不过，这事和你们毫不相干，我说……怎么啦？”

“没什么……总之，您是为了让他病情很快好转。”

“这下子您可使瞎子阿尔穆德纳高兴了！”

“怎么啦？”

“他等了太太一下午……您既然找那位眼神不济的先生，怎么不等他，就走掉了呀！……”

“他说，如果我们见到您，就给您捎一个信。”

“他说了什么？”

“我想想看……啊，对了，他不叫您买锅了……”

“七孔锅……他有一个，是他从家乡带来的。”

“那好。”

“您要锅干什么呀？打算开滤器厂吗？如果不是开那种厂子，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孔的锅呀？”

“别多嘴多舌的。好，再见。”

“我们这回也有马车坐了。好气派呀！钱多得满地流呀！”

“你们少说几句吧……还是来帮我把人抬下来，放在车上吧。”

“好吧，我们全力以赴。”

店内店外的女人全都出动了。她们觉得很好玩。把弗拉斯基托抬下楼简直是一场闹剧，大家用送葬的调子哼唱着民谣，对弗拉斯基托和贝妮娜开着五花八门的玩笑。贝妮娜哪里顾得上那些街女巷妇打趣的话；把那位安达卢西亚先生像一大包衣服那样送上车以后，她自己也跟着上了去，吩咐车伕快马加鞭向皇

家大街奔去。

不难想象，堂娜弗朗西斯卡看到贝妮娜和一位搬运工把一具“尸体”抬进家门时，该是怎样大吃一惊的。可怜的夫人整整一个下午和夜晚的头几个小时都是在极度焦虑之中度过的。当她看到如此令人吃惊的场面时，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或者精神错乱了。但是，早有了思想准备的女仆赶紧安慰女主人，她说那不是死尸，尽管脸色那样难看，而是一位患有重病的人，他就是堂弗拉斯基托·庞特·德尔加多，原籍是阿耳黑西拉斯；她是在大街上看到他的。贝妮娜没有对前所未闻的事件做更多的解释，赶紧把好消息告诉给堂娜帕卡，使她那颗痛苦的心得到安慰。她说，她在衣兜里带九个多杜罗，这足够她们解除燃眉之急，过上几天轻松日子了。

“啊，我背上的一个大包袱算是卸掉了！”夫人举起双手，大声说道。“愿上帝对你赐福。我们现在有条件行善了，把那位不幸的人留下吧……你看见没有？上帝一方面保护我们，一方面又要我们保护别人。恩惠和义务相伴来到我们身边。”

“能够摆布响雷和闪电的上帝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吧。”

“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安置在什么地方呀？”堂娜帕卡说着便用手拍了拍弗拉斯基托。他虽然没有失去知觉，但几乎不能说话，不能动弹，躺在墙脚下。

奥夫杜莉娅和安东尼托结婚以后，他们用的木床早已卖掉。于是，此刻便出现了矛盾，怎样安置病人呢；妮娜提出了一个解决矛盾的法子，把她的床支在饭厅里，给可怜的病人使用，而她在草垫上铺张席子就可以睡觉。看看这样做，这样做能不能把处在危险之中的老人从死神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可是，亲爱的妮娜，我们背上这么一个沉重的负担，你都想得周全了没有？……正如别人说过的那样，你本来就生活困难，还要负担我。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能当别人的保护人吗？……不过，你刚刚给我说过，是那个好心肠的堂罗穆阿尔多？……”

“对，夫人，是鲁马尔多。”老太婆回答说道，她一时很茫然，没有准备好说谎话。

“那位先生的心肠真好，心肠太好了。”

“那个女人……特雷莎·科内霍。”

“你想说什么，妮娜？”

“我是说……不过，我说的话，您没有听出来吗？”

“你说……是不是猎人堂罗穆阿尔多？”

“猎人？”

“你说什么兔子^①来着？”

“他不打猎；可是，好多人都给他送东西……送好多好多东西……什么石鸡呀，野兔呀……今天下午……”

“我知道，他对你说：‘贝妮娜，看看您明天能不能用人家给我带来的这只兔子做几样好菜呀……？’”

“他们争论了半天，一个说炖兔肉，另一个说做兔肉米饭。我什么也没有说，泪水犹如泉水般地涌了出来。‘贝妮娜，怎么了？贝妮娜，哪儿不舒服？……’总之，我就拿兔子做话题，给他讲我的困境……”

堂娜帕卡信以为真，于是便只考虑着想办法安置弗拉斯基托的事了；看那样子，弗拉斯基托好像不知道自己躺在什么地方。最后，当把他安顿在床铺上时，才认出华雷斯的遗孀来；他

① 西班牙文“科内霍”(conejo)，意为“兔子”。

紧紧握住她的手，叹着气，表示十分感激；并且，对她说道：

“有其母，必有其女……您就是蒙蒂霍的活照片。”

“这个人在说什么呀？”

“他是说，我们这些人都像……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谁……都像法国皇帝……好了，别理他了。”

“我是在安赫尔广场的大楼里吧？”庞特用茫然的目光看着简陋的屋子，说道。

“对，先生……您现在要穿好衣服；安静下来，睡一会儿觉。过一会儿，我们给你做一碗肉汤……一定要活下去。”

她们把庞特一个人留在那里；贝妮娜又出门上街去了，她想堵住那些粗鄙的债主的嘴巴，这些人不该那样野蛮无礼地威逼两个女人。她把欠他们的钱，放在他们的嘴边，又买了些东西；之后，便向鲁达大街走去。篮子里装着满满的食物，贝妮娜心中乐开了花，这回至少两天之内不必厚着脸皮去乞讨了。回到家里以后，又急急忙忙地在厨房里干了起来；女主人帮助她忙这儿忙那儿，她也满面笑盈盈的，心中乐开了花。

“你出去那阵子，”女主人对贝妮娜说道，“你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坐在扶手椅上睡着了，梦见两个表情严肃、身着素装的先生走了进来。他们是我老家的人，堂弗朗西斯科·莫克乔和堂何塞·马利亚·波塞尔，他们来告诉我说，我丈夫的舅父堂佩德罗·何塞·加西亚·德·洛斯安特林内斯去世了。”

“可怜的先生，他死去了！”妮娜痛苦地喊了一声。

“这位堂佩德罗·何塞先生，是塞拉尼亚最大的富翁之一……”

“那么，您给我讲讲，您说的是做梦还是真的？”

“别着急，我慢慢讲给你听。来的那两位先生，堂弗朗西斯

科是医生，堂何塞·马利亚是政府的秘书……他们告诉我，我丈夫安东尼奥的舅父加西亚·德·洛斯·安特林内斯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嗯……”

“这……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他没有直系亲属继承财产，当然要指定继承人了……”

“指定谁了？”

“别着急，妮娜……他把一半财产留给我的孩子奥夫杜莉娅和安东尼托，另一半留给弗拉斯基托·庞特。你看怎么样？”

“应该把那位先生尊为圣人。”

“堂弗朗西斯科和堂何塞·马利亚还告诉我，他们这些日子一直在找我，把继承财产的事转告给我；他们到处打听，最后才问到这个地址……你说说看，他们问到谁了？问到了已经被提名当主教的神父堂罗穆阿尔多；这位神父还告诉他们说，我收留了庞特先生……他们哈哈大笑，对我说：‘夫人，在我们来向您表示敬意的时候，没有想到，竟然一箭双雕了呀！’”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说一千道一万，那只是一场梦呀。”

“当然罗，你没听见我说，我躺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吗？……来探望我的那两位先生，在我和安东尼奥结婚以前就死去了，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你想想看……当时，加西亚·德·洛斯安特林内斯就很老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当然罗，我说的那些都是梦里的事儿；可是，一切都是那么真切，直到现在我好像还在看见他们呢……我讲给你听一听，笑一笑就完了……不，不对……这可不是笑笑就完了的事，梦常常是……”

“梦嘛，梦嘛，随便人们怎么说去好了，”妮娜说道，“也是上帝的旨意；谁知道梦是真的还是骗人的？”

“说得好……谁敢对你说，我们这个世界的后面、下面或者上面再没有另外一个世界了呢？在那个世界里居住着死去的人……谁敢对你说死亡不是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呢？……”

“我们这个世界的下面，我们这个世界的下面什么都有。”妮娜想了一会儿说道。“我就很看重梦，因为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比如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人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送来解除我们不幸的办法。地下还有一个世界，关键是应该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同地下那些人交谈。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在这儿遭受的苦难，而我们通过梦境可以看到他们生活是多么美好……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我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没有正义，没有公平可言。为了享受到正义和公平，我们就应该，想梦见什么就梦见什么；让梦，比如说，把正义和公平带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上来。”

堂娜帕卡心中十分痛苦，一连叹了好几口气。贝妮娜呢，那个牢牢植根于她脑海中的想法，此刻更使她坐卧不安了，她要试试那个魔法。她一边在厨房里忙碌着，一边用心灵的眼睛盯着那只七孔锅和包着布的月桂树木棍，心中叨念着经文……活见鬼，这经文可真难背呀！

第二十三章

第二天上午，平安无事：堂弗拉斯基托一个小时好似一个小时，头脑也渐渐清醒了；堂娜帕卡感到轻松了许多；家里买了那么多东西，当天和第二天的生计算是有了保证；由此，可怜的贝

妮娜可以不去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那里乞讨了。但是，贝妮娜编导的那场喜剧——即在神父家里帮工——还要继续演下去。那天，她又要挎上篮子准备出去，她的想法是不要把上午的时间浪费掉，争取做点事情。她临走时，女主人对她说道：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送给堂罗穆阿尔多一点礼物……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感激的，是有教养的……你以我的名义，带上两瓶名牌香槟酒，你今天给他烧点兔子肉，好好喝一顿……”

“可是，夫人，您疯了？两瓶香槟酒得花多少钱呀？用那些钱我们能够生活三个月呀。您总是这样。您之所以落得这么穷，都是因为要买人家的好。我们中彩以后，再考虑给他送礼吧。我今天一定找一个人，把价值三个比塞塔的彩票分给我一个比塞塔。”

“好吧，好吧；愿上帝保佑你。”

随后，夫人便去找弗拉斯基托说话了。弗拉斯基托的精神很好，话也多了。他们回忆起家乡安达卢西亚来，亲人呀，朋友呀，难忘的事情呀，都在他们的嘴边复活了。说着说着，堂娜弗朗西斯卡又想起了她前一天做的梦；当然，她没有对她的同乡具体讲述梦境的细节。

“庞特，您知道堂佩德罗·何塞·加西亚·德·洛斯安特林内斯的情况吗？”

弗拉斯基托在漆黑如洞的脑海里搜寻了一会儿，回答说，堂佩德罗在发生革命那年就过世了。

“是吗，是吗？我以为他还活着呢。您知道是谁继承了他的财产了吗？”

“是他的儿子拉斐尔，此人一直没有结婚。现在人也老了，他很可能还记得我们，记得他的后代，您和我，因为他连一个近

亲也没有。”

“啊！这您不必怀疑，他一定记得……”堂娜帕卡眼睛里放射着光彩，言语里流露出欣喜的声调来。“他如果忘掉我们，就是畜生了……堂弗朗西斯科·莫克乔和堂何塞·马利亚·波塞尔告诉我……”

“什么时候？”

“大概……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他们确实很久以前就过世了，但是，我好像总是看见他们……他们是加西亚·德·洛斯安特林内斯遗嘱的执行人，对吧？”

“对，夫人。我和他们也曾有很多交往。他们是我家的好朋友，我一直记着他们……似乎还看着他们身上穿着古代式样燕尾服……”

“对，对。”

“还结着硬梆梆的蝴蝶领带；高筒礼帽比圣马利亚大教堂的钟楼还高……”

他们这样“真真假假”地谈论着。那时，贝妮娜在大街上走着，忽而沿街而下，忽而顺路而上，她的头脑十分清醒，心中一直想着至少要弄到三个半杜罗，因为她明白了，阿尔穆德纳的魔法完全是骗人的，而有可能使她看到更多一点希望的应该是彩票。不管人们怎么说，彩票绝不是盲目的碰巧的事情；谁敢说天上的天使或者隐身的魔鬼事先知道一个人的彩票号码以后，不帮助他中奖呢？所以，常常发生一些那样奇怪的事情，比如说，许许多多不幸的人汇聚在一起，你交一个雷阿尔，他交一个比塞塔，凑钱购买彩票，共同享用奖金。这些想法在她脑海里沸腾着。她忽然想到，谁能帮助她凑上一份小小的数额呢，因为她觉得单独一个人买十分之一彩票过于冒险了。佩德拉和她的女友“四

分之一公斤”几乎每批彩票都买的，但是，她不愿意和她们发生金钱关系。对于这类事，还是和她的教堂乞讨伙伴普利多打交道为好，听人家说，他和奥夫杜莉娅的邻居、养驴卖奶的店主搭伙买彩票。贝妮娜于是加快了脚步，想在普利多出去乞讨之前在家里找到他。她向卡维萨大街走去，很快找到了奶驴场。忠厚、慈善、卑微的主人为普利多在奶店里提供住处。场主兼店主的一位小姨子在街上卖彩票，他的一位叔父也曾在那条街的同一地点开驴场卖驴奶。一次，中了头彩，便弃商返乡，买了大片耕地。所以，这个牧商兼营的店铺一直保持着买彩票，或者说是不良习惯吧。到目前为止，店主在过去十五年间花在彩票上的钱，要比他们现有奶驴的价值还要高出三倍之多。

贝妮娜很高兴，因为店主一家人都在，他们刚刚蹿完驴驹回来。主人为驴子添了草料之后，便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估算起彩票中奖的可能性来。他们找出各种理由证明第二天中奖的彩票一定是五〇〇五号。他们是这张彩票的买主之一。普利多用那双锐敏的心灵眼睛——他的肉体眼睛已经失明，但心灵眼睛却越来越明亮——审视着这件事，竭力说服驴场兼奶店的主人，他预言，像上帝在上天，魔鬼在地狱毋庸置疑一样，第五〇〇五号彩票一定中奖。虽然是赘言，然而在这里也还是应该交待一下，贝妮娜搭伙买彩票的想法如同一颗炸弹在那户对中彩迷了心窍的人家爆炸一样，全家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坚决反对她入伙，因为答应她，就等于把大捆大捆的钞票双手奉送给她。

女乞丐不禁怒火中烧，她说，买十分之一张彩票的三个比塞塔，她还是有的；她愿意花钱全部买下来。这一果断的决定，立刻产生了效果。最后，大家商定，如果她另外买十分之一张彩票的话，他们可以交一半钱，而她在那张具有魔力的五〇〇五号彩票

上入股两个雷阿尔。这张五〇〇五号彩票，一定能够中奖；他们敢于如此肯定，就如同亲眼看到一样。大家商定以后，贝妮娜出门上街，不多工夫便买回来十分之一张的四八四四号彩票。大家看了看，瞎子普利多又评论了一番，彩票世家顿时感到惶惑不安起来，仿佛吉祥的预兆被魔法从一个彩票号码转移到另一个彩票号码。最后，他们还是协商定下这样一个原则：每人自愿入股。驴场主兼奶店老板把份额彩票摆在桌面上，贝妮娜对她自己买的那张入股六个雷阿尔，对另外一张入股两个雷阿尔。普利多满肚子气恼，带着忧伤的表情向教堂走去；他说，那个在教堂要饭的穷婆子毁了他们的运气。老板出言不逊，百般埋怨奥夫杜莉娅，说她有钱买花盆，而不还给他们买面包的钱，他们要打发管家把她撵到大街上去。于是，贝妮娜上楼去看姑娘。使女正在给她梳头，她要把女主人的头饰弄得漂亮些。那一天，公婆给姑娘送来了肉丸子和卤汁沙丁鱼；卢基塔斯早晨六点钟才走进家门，此刻像头猪似地呼呼大睡着。姑娘想出去散步，看看公园、林荫道、马车和衣着华丽的行人。使女劝她去雷蒂罗公园，在那儿不但可以看到这些，还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走兽和飞禽，其中包括天鹅；她说，天鹅就是长颈家鹅。姑娘得知弗拉斯基托重病在身，现在还躺在堂娜帕卡家里以后，心中极为痛苦，想去看看他。可是，贝妮娜使她打消了这个想法。应该让弗拉斯基托先休息两三天，避免多讲话；不然，讲话多了会伤脑子的。奥夫杜莉娅告别了使女，坚持出去散步。贝妮娜找了个托辞，离开了那里，急急忙忙向鲁达大街走去，想还清一些小额债款。走在路上，她想起买彩票的钱花得太多了，应该让出一股去；为此，她决定去找那位摩尔人瞎子，让他入上一个比塞塔的股。这样做更保险些，还是不求救地下神灵吧……

她这样想着，突然面对面地碰到佩德拉和迪亚卡；她们刚刚卖东西回来，两个人共同提着一篮子破烂。她们停下脚步，想告诉贝妮娜一点她一定喜欢的新闻：

“喂，老姐姐，您知道吗？阿尔穆德纳一直在找您呀。”

“找我？我还真有话和他说呢。我想让他……”

“他要和您算帐呢。他说……”

“他说什么？”

“他特别生气……疯疯癫癫的样子。今天一大早，我看见他那副模样，差一点恶心死我。一句话，他疯了。”

“他要从圣卡希尔达搬出来……去坎布罗内拉斯大街。”

“他又犯病了，用一只脚跳着走路。”

那两个丑陋女人格格地笑了起来。贝妮娜不知道对她们说些什么。她意识到，那位非洲人可能病了，于是想去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找他。两个女人告诉她，那位非洲人并没有去那里乞讨；如果一定要找他，那就要到阿尔干苏埃拉大街或佩尼翁大街一带去找，因为她们刚刚看见他向那个方向走去。贝妮娜到了鲁达大街，很快处理完自己的事情以后，便顺着那两个女人指出的方向走去。她先在弗恩特西利亚大街转了几圈，又到佩尼翁大街上上下下地找了好几圈，才看见那位摩洛哥人，他正从一家铁匠铺里走出来。贝妮娜走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放开我，你放开我……”瞎子说道，他从头到脚颤抖着，仿佛触电一般。“你坏，你骗人……你置我于死地。”

可怜的女人立刻警觉起来，她看到她的男友脸上一片茫然之色，双唇剧烈地抽动着，完全失去了正常表情；手和脚哆嗦不止；声音嘶哑。

“亲爱的，阿尔穆德纳，你怎么啦？是怎样的毒蝇叮咬了你？”

“毒蝇就是你，是你叮咬了我……你跟我来……我有话对你说。你是个坏女人。”

“喂，你说吧，去什么地方都行。我看你是真疯了。”

他们向龙达大街走去。这位摩洛哥人对那一带很熟悉；他让女友拉着胳膊，两个人奔向煤气厂。他们穿过狭窄的小路，走到阿卡西亚斯林荫道；在那么长的一大段路上，心地善良的女人从阿尔穆德纳嘴里一句话也没有听到；他今天的举动为什么那样反常呀？

“咱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快到沥青厂时，贝妮娜说道。“我太累了。”

“这儿，不行……再往下走走……”

他们沿着土坡上的一条十分陡峭的小路急速地走着。如果不是贝妮娜扶着他，步履缓慢些，把脚掌踏稳的话，两个人早从山坡上滚落下去了。最后，他们来到一处地势比林荫道低矮的地方，那儿坑坑洼洼，堆放着火山熔岩一样的炉渣；身后的房舍，房基比他们的头部还高出许多；前面，简陋茅舍的屋顶就踩在他们的脚下。在弯弯曲曲的山沟里，散落着低矮的茅草小屋。远方，穷困人家聚集区挤压在一块狭窄地段里，周围是圣克里斯蒂娜救济院的高大院墙和电锯加工厂。

两个人坐了下来。阿尔穆德纳气喘吁吁，用手擦拭着额头上的一颗颗汗珠。贝妮娜用眼睛盯着他，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在那偏僻无人的地方，孤零零地同那个怒火中烧的摩洛哥人呆在一起，真令她有些“魂不附体”。

“喂，你说说看……我为什么那么坏，为什么是骗子？你说说，为什么？”

“因为你骗我。我爱你，而你却爱别的男人……对，对……”

一位很漂亮的先生，善于阿谀奉承的绅士……你爱他……他在‘鼯鼠’客栈里生了病……你把他接到你家去了……你爱他……他有钱……他是一个阔少爷……”

“阿尔穆德纳，这些谎话都是谁讲给你听的呀？”善良的女人说，从心底发出一阵笑声。

“你别否认了……你把我都气死了；你还笑呢……”

他说完，一气之下便站起身来；贝妮娜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一根棍子狠狠地向她袭来。可庆可贺的是，她猛地将头闪到了一边，没有被击中。可是，她的肩胛却没有躲开。她想把棍子从他手中夺过来；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伸手，肩上又挨了一棍；接着，胯骨又挨了一棍……为了防备万一，还是逃走为妙。转眼间，老太婆便离瞎子十几步之远了。他想追上去。贝妮娜转着弯子，最后跑到一个安全地方；阿尔穆德纳气得一会儿在空中抡着棍子，一会儿狠狠地用棍子敲着地面。突然，他脸朝下倒在地上，来了个嘴啃泥。他心中的夫人对他说道：

“阿尔穆德纳，阿尔穆德纳；看我捉到你……够你受的！傻瓜蛋！……”

第二十四章

阿尔穆德纳四肢抽搐，在地上打着滚，脑袋磕着地面，不停地揪拉着头发，同时用阿拉伯语大声呼叫着；贝妮娜什么也听不懂。他这样折腾一阵之后，便孩子似的大哭起来。他用摩尔人的方式坐在地上，不是使劲用头磕地，便是用痉挛的指头抓挠面部。阿尔穆德纳哭得十分伤心，无疑，眼泪已经平息了他心中的

怒火。贝妮娜走近去看，发现他脸上挂着一颗颗的泪珠，胡须湿漉漉的，两只眼睛酷似泉孔，心中无限的痛苦从那儿流淌出来。

两个人默默地呆了一阵。突然，阿尔穆德纳像个被惩罚的孩子那样，用呜咽的声音，亲切地叫了贝妮娜一声。

“妮娜……亲爱的……你在这儿吗？”

“我在这儿，孩子，我一直在这儿看着你哭呢，你像圣彼得一样，他否认耶稣存在之后痛哭了好久。你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后悔了吗？”

“我后悔，我后悔……亲爱的……我后悔打了你！……你疼吗？”

“你那一棍子好厉害呀！”

“我不好……我得哭上几天几夜，因为我打了你……亲爱的，原谅我吧……”

“原谅你……原谅你……可是，我不敢相信你不再打人了。”

“你拿上这根棍子。”他说着把棍子递了过去。“你过来……到我跟前来。你拿上这根棍子，狠狠打我几下，打死我也没关系。”

“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

“你把这把刀子拿去，”阿尔穆德纳一边说着，一边从外衣的内兜里掏出一把白刃武器来。“我买这东西，本来是想砍死你的……现在，你用它杀死我吧，杀死我吧。莫尔德哈依不想活了……死了吧，对，死了吧……”

贝妮娜轻轻走过去，夺过那两件武器——棍子和刀子——；这时，才放心地走到可怜的瞎子面前，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你一定把我的骨头打断了，不然，怎么会这样痛呀！”她对阿尔穆德纳说道，“现在就得想个法子去治一治……不，骨头是

不会断的；不过，我身上被你打了好几个脑袋一样大小的肿包；今天下午，我得去买消肿酊剂，药费由你掏。”

“我给你钱……亲爱的……你原谅我吧……我要哭上几个月，你如果不原谅我，我非痛苦得哭死不可……我疯了……我爱你……如果你不爱我，阿尔穆德纳可真的要自杀了。”

“好啦。可是，你一定中了什么邪了！你怎么爱上我了呀，别说胡话了！我都老了，你如果有眼睛，看见我这副模样的话，一定吓得倒退几步的，你知道吗？”

“你不老……我爱你。”

“你爱佩德拉。”

“我不爱她……她是个醉婆子……她长得丑，心眼坏……你是我唯一喜欢的女人……对我来说，没有第二个女人了。”

他心中依然十分忧伤；他的话不断被深沉的叹息声和呜咽声打断，舌头又不怎么听使唤了。对于阿尔穆德纳说的话，贝妮娜只能用她的心去理解；说实在的，如果说贝妮娜懂得阿尔穆德纳那奇异的语言的话，绝不是明白了他的语言含义和重要性，而是因为看到了摩洛哥人那奇怪的语调、吼叫、声嘶力竭呼喊和几乎难以听清的喃喃自语所具有的真理力量。他告诉贝妮娜，自从“圣代”大王指给他那唯一喜欢的女人，让他跟随她，从而最后占有她以来，他一直到处漂流。可是，他往前走，那女人也往前走，他永远赶不上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以为那个一直要逃脱他的女人就是妮科拉莎；这个女人同他在一起过了三年的流浪生活。但是，妮科拉莎并不是他所追求的女人；这一点，他看清楚了。他所追求的女人在他前面，总是在他的前面，裹身遮面，看不见她的面孔……当然罗，他用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她的身影……后来，一天上午，当贝妮娜第一次由欧仁妮引导来到圣

塞巴斯蒂安教堂时，他的心几乎从胸膛跳了出来，暗暗自语。“这个，只有这个，不会是另外的女人。”他和贝妮娜交谈得越多，越确信她就是他所追求的女人，但是，他想再过上一段时间，多多考察一下更好些。最后，他百分之百地确认了，贝妮娜是他心目中的女人。他等呀等呀，等待机会对她倾吐衷情……这样，当他听说贝妮娜爱上了那位会献殷勤的漂亮先生，并且把他用马车接到自己家里时，便惊慌失措起来；他心中立刻燃起了可怕的怒火，不知道是为贝妮娜殉情自杀还是把她杀死……最好是用乱棒把人类全都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然后他们两个人再双双死去。

贝妮娜以怜悯的心情饶有兴趣地听完这段故事。为了不使读者厌烦，我把故事压缩又压缩。贝妮娜是一个心肠慈善的女人，她没有在那位非洲人强烈的爱情面前，轻浮地陷入自我陶醉之中，也没有以嘲弄的目光看待那一爱情；不过，如果看一看她本人的年龄和那位可怜盲人的身体条件，那确实是一桩可笑的婚姻。贝妮娜谨慎地站在中庸立场上，眼下想的只是让阿尔穆德纳安静下来，打消毁灭人类、自杀身亡的想法。贝妮娜给他详细地解释了“会献殷勤的漂亮先生”是怎么一回事，竭力使他相信她只是在一种怜悯感情的支配之下才把他接到女主人家里的，并没有想到爱情，也没有想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可是，她并没有说服莫尔德哈依；莫尔德哈依最后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是真诚的，从而用坚定的口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他相信贝妮娜刚才说的都是实情，就应该用事实而不是语言证明，这样他才能打消原来的想法。那么，怎样用事实来证明才能使他完全满意、心服口服呢？事情很简单：贝妮娜应该丢掉一切，包括女主人、住所、那位漂亮的先生，和他阿尔穆德纳住在一起，从而两

个人永远相依为命。

为了使他不在于激动，贝妮娜没有断然拒绝他的要求，只是说，一下子丢开她的女主人有些不妥，因为没有她，女主人会很快死去的。但是，那位摩洛哥人有更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他心里用爱情培育起来的，比什么都强大有力。

“你如果爱我，那，亲爱的，那就嫁给我吧。”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羞色，把一只苍白的手伸给贝妮娜；这时，他那宽厚的双唇扩展到耳根，或者说，由于抽搐，看上去更像某种动物的可怕嘴巴。贝妮娜忍耐不住，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不过，她立即控制住了自己，并且立刻谨慎地回答道：

“孩子，我之所以这样称呼你，是因为你完全可以做我的儿子……我感谢你对我的爱，不过，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六十岁的人了。”

“你，你不会六十岁；你这是在骗我，我爱你。”

“我是个老太婆了，不中用了。”

“你不老，亲爱的；我爱你……你比灯光还漂亮，你年轻。”

“你别说胡话了！”

“你和我结婚吧，咱们一块儿回我老家去，回苏斯去。我父亲萨乌尔，是个大富翁；我的几个兄弟，也都很有钱；我的母亲里姆娜，又富有又漂亮……她一定喜欢你的，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你到我家乡去看看去，油很多很多，橘子很多很多……我父亲有很多很多牲口……树也很多很多，还有河流；房子宽敞……水车……漂亮极了……天气，既不冷也不热。”

尽管阿尔穆德纳对生活描绘得那么美满，但并没有对贝妮娜产生多少影响，没有打动她。贝妮娜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女人，

她认为骤然间迁徙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有许多不宜之处；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居民说一种奇怪的语言，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甚至衣着服饰都迥然不同；那里的人一定只在腰间挂一片遮羞布……她也要挂一片遮羞布，那太有意思了！心地善良的莫尔德哈依，怎么会想到这种事情呢！贝妮娜很感谢他对自己的爱，温情地劝说他，列举多种理由说明对结婚这类重大事情，并且立即要到非洲——人们说那里是比利牛斯山的起点——那种地方去，不能操之过急，要慎而又慎。不能那样做，绝不能那样做。一定要从长计议，花时间仔细考虑一番，以免生出笑话来。她认为，最实际的做法是将结婚和蜜月之行这个棘手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立即着手准备各种条件，将“圣代”大王的魔法付诸实践。如果事情办得像阿尔穆德纳说的那样一帆风顺的话，她就得到大篮大篮的宝石，有了宝石，就很容易换取银行的钞票；这样，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他方面的事情也将得到圆满的结果。金钱是解决世界上所有困难的唯一能手。一句话，她一定按照要求准备好各种用具，举行必要的礼仪，虔诚地祈祷，只要“圣代”大王馈赠她所讨要的东西，她就答应考虑结婚和迁到世界之角的问题。

那位非洲人听完贝妮娜的话，沉思了一会儿；之后，突然狠狠地拍击了一下额头，仿佛刚刚从混沌和惶恐中醒悟过来。

“请你原谅我吧……把我对你讲的那件事忘掉吧。”

“怎么啦？你现在是不是又要说不合适了？是不是有什么没有准备好，不能使魔法收到成效？”

“你把我提的那些条件，统统忘掉吧……那魔法不会收到成效的，因为你是女人。”

“你这个该死的東西！”贝妮娜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高声说

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如果第一个条件应该是男人的话……那么……”

“请你原谅我……忘掉我的事情吧。”

“你的脑袋到底怎么了？你这个木头疙瘩。不过，唉！都是我的错，不该相信你那倒霉家乡编造的谎言，不该相信你那反对基督的魔鬼宗教。不，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被贫困蒙住了眼睛……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种事。上帝哟，请原谅我把魔鬼想得那样美好；圣母哟，也请您原谅我。”

“我说那魔法不能取得成效，那是因为你是女人……”阿尔穆德纳羞怯地反驳说。“我现在给你说另外一个法子，你要好好地记在心里……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你想要多少钱，就能得到多少钱。”

“不，你不要再骗我了。你这个人太狡猾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再相信了。”

“我对天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如果骗你，就让天上雷公劈死我……你能得到钱，能得到很多钱！”

“什么时候？”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喂……那你就说给我听听吧，尽管我不会相信。”

“我给你一张纸……”

“一张小纸条？”

“对……你把纸条放在舌尖上……”

“放在舌尖上？”

“对；把纸条放在舌尖上，然后走进银行里，谁也看不见你；你便可以随便拿钱了……谁也看不见你。”

“阿尔穆德纳，那可就是偷钱呀。”

“谁也看不见你，谁也不会说你什么。”

“别说了，别说了……我可没有那种能耐。去偷钱，我可不干。你说，谁也看不见我？可是，上帝是能看见我的呀。”

第二十五章

激情满怀的摩洛哥人下定决心征服这位顽固的“贵夫人”（在这种情况下，即每当用心灵眼睛看见贝妮娜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称呼她）。阿尔穆德纳知道，实用的方法才是最有效力的；与其说他可以用各种理由说服贝妮娜，毋宁说贝妮娜的发财致富心理和热望会使她本人束手就擒，因而他又搬弄出另一个魔法来，这魔法是他那闪米特人^①的天性和丰富想象力的天然产物。他告诉贝妮娜，在他掌握的所有对上帝有益的魔法中，有一种他只想告诉给他赤诚爱慕的人，而这个人就是她；贝妮娜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人，就是“圣代”大王为他找寻的女人；他只能把能够发现地下宝物的方法透露给贝妮娜。尽管贝妮娜装作对此类事情不屑相信的样子，但是对阿尔穆德纳给她讲的发现地下宝物的法子，牢牢地记在心上，连一个音节也不漏掉。他描绘的事情很简单，当然为了最终收到魔幻般的效果，眼下确实有些困难。谁要想准确地知道钱藏在什么地方，只需在地上挖一个坑，穿着内衣在里面待上四十天，以不放盐的大麦粉充饥，阅读一本书页狭长的小圣典，对书中阐述的深奥真理沉思再沉思……

① 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等；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让我这么去做呀？”贝妮娜不耐烦地说道。“亏你想得出来！那本小圣典是用你那种语言写出来的吧？大傻瓜，我连用我的母语西班牙文写在白纸上黑乎乎的东西都感到头痛，要去阅读那种只有魔鬼认识的文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我阅读……你阅读。”

“可是，只有田鼠才能久留的地下小洞洞里，能待下两个人吗？”

“肯定能。”

“就算能待下吧，可是，要想看到那圣典上写的字句，”贵夫人用讥讽的语调说道，“你得戴上瞎子眼镜了……”

“我能够背诵下来圣典上写的东西。”非洲人果断地说道。

做完四十天的忏悔以后，要在一张卷烟纸一样的纸上写上他知道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口诀；之后，把纸片扔到天空中去，让它随风飘移，这时她和他要用眼睛盯着飘舞着的纸片，一边虔诚地诵念着很多很多的祷语。纸片降落以后，要在那个地方挖土，不停地挖下去，一定能找到地下珍宝，很可能是一大铁锅金币。

贝妮娜轻轻地笑了一声，表示怀疑。但是，这个寻找珍宝的新魔法还是在她的脑海里产生了影响，因为她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不相信钱会埋在田地里。也许在你的家乡会有这种事情；可是在这里……如果能挖到珍宝的话，那只能在自家的院子里，畜栏内，柴垛下，仓库和地下储藏室……当然罗，墙壁里说不定能找到……”

“我本人会找到的……我还要对你说一遍，你如果爱我，就和我结婚吧……”

“结婚那件事，我们以后慢慢说吧。”贝妮娜说着把头巾解了下来，然后又戴上；看来，她有些不耐烦了，想脱身走开。

“你不能走，亲爱的，你不能走。”瞎子一边拉住她的裙子，一边悲伤得喃喃说道。

“天已经晚了，孩子，我家里还有事呢。”

“你和我永远在一起。”

“现在不行，孩子，你要耐心等待下去。”

阿尔穆德纳听到贝妮娜站起身来，心中又燃起了怒火；于是猛地向她扑去，狠狠地抓住她的胳膊；他不是用人类的声音，而是用野兽的吼叫向贝妮娜表述着要她和自己待在一起的强烈愿望。

“我爱你……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我就投河淹死……”

“阿尔穆德纳，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放开我吧。”贵夫人用悲凄的语调说道，她认为这样比用温情乞求更能打动他。“我爱你，可是，我现在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我要杀死那个会献殷勤的漂亮先生，”瞎子握紧拳头，大声喊道；他向老太婆所在地方凑过去几步。老太婆心中十分惊恐，早已经离得他远远的了。

“你应该理解我；不然，我就不爱你了……咱们走吧。你如果答应我表现得好好的；不打我，咱们就一起走。”

“打你？不，我不打你……我爱你胜过圣光。”

“那好，不打我，咱们就一起走。”贝妮娜说着走过去，亲切地拉起他的胳膊。

心肠善良的莫尔德哈依平静下来以后，两个人便又向上走去。路上，瞎子告诉“贵夫人”，他已经和醉婆佩德拉断了关系，离开了圣卡希尔达客栈；因为那天天气不好，他连一枚小硬币都

没有讨到，他打算当天下午就搬到托莱多桥附近的坎布隆内拉斯大街去，那一带有的客栈每一夜只付十分币。贝妮娜不同意他从圣卡希尔达搬出来，因为她听说，在坎布隆内拉斯大街的客栈里住着穷人，很拥挤，不舒服，在又脏又乱的窄小房间里，房客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乎是人叠人；但是，阿尔穆德纳坚持去那里，他痛苦而忧郁地对贝妮娜说，他愿意住得艰苦些，做忏悔，痛痛快快地哭上几天，一直哭到“阿多纳依”让他珍爱的女人的心软下来。两个人都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着，一直走到托莱多大街的尽头。

贝妮娜说，给他一个杜罗供搬迁用，而阿尔穆德纳并不为之感动，只是这样说道：

“我不喜欢金钱……金钱是一种极为肮脏的东西……令人生厌的金钱……我爱我的女友……希望她和我在一起。”

“那好，那好；你要耐心地等待下去。”贝妮娜对他说，担心他再次发怒。“我对你保证，咱们明天谈那件事。”

“你去坎布隆内拉斯吗？”

“是的，我答应你。”

“我不再怀疑你了。你要转告我的那些高傲的朋友：卡西亚娜，埃利塞奥……我的这些朋友很讨厌。我要到托莱多桥那一带去讨钱……”

“你明天等着我……你一定保证，说话举动，要有分寸。”

“我得大哭一场，我得痛哭一场。”

“可是，你为什么要哭呀？阿尔穆德纳，我不是说爱你了吗……亲爱的，你别再让我不高兴了。”

“你现在要回你的家去了，去看那位会献殷勤的漂亮先生了，你要和他亲热去了。”

“我？你说这种话，也不害臊！对，对，我只是想去看看他。可是，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会理睬那种人呢！他比库埃斯塔·德·拉维加大街还要年长几岁呢；他是我女主人的亲戚，我是受女主人之托，才把他接到家里去的。”

“他是个滑稽鬼。”

“比滑稽鬼还滑稽！他和你不能相提并论……总之，孩子；我有急事。再见了，明天见。”

那位摩洛哥男人怔了一下，贝妮娜趁机赶紧跑开了，把他丢在了一个名叫“陶罐”的小店附近的墙角下。瞎子那样死死的缠住她，她只能用这种法子脱身。贝妮娜从远处看见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耷拉着脑袋。过了一会儿，他躺在了地上；行人一下午都看见他待在那里，默默地坐着，举着漆黑的手。

贝妮娜回到家里，发现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比如，堂娜帕卡不高兴了什么的。堂娜帕卡一个劲儿地夸奖新来客人的为人，并且说和他在一块儿回忆阿耳黑西拉斯和龙达的往事颇有兴味。夫人感到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她几乎将目前的贫困家境忘在了脑后，在当年那种大手大脚花钱本能——这正是她缺乏计划，造成不幸的主要原因——促使下，让妮娜给弗拉斯基托买回两瓶雪利酒、一只火鸡、拔丝鸡蛋和野猪头。

“好吧，夫人，”女仆说道，“我们把那些东西都买回来；然后，店主们会不费吹灰之力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可是，莫非您疯了吗？今天的晚饭，我只能做一个鸡蛋蒜瓣汤，再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您应该知道，那位先生吃惯了粗茶淡饭；他无论吃什么，都会感到很有滋味的。”

“好吧，妮娜。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咱们不做野猪头那种菜，而是用蒜头做个菜吧。”

“请原谅，我有一句话必须说出来，在任何情况下，就是做出自我牺牲，一个人也应该表现得大方些。好吧，咱们还有多少钱？”

“至于有多少钱，您就别管了。这事包在我身上了。钱花完了，不用您去讨。”

“知道，知道，我知道你去讨钱。我已经是老废物了。”

“您还不是废物；现在帮助我把这些小土豆削干净。”

“由你吩咐好了……唉！……我都忘记了。弗拉斯基托要喝茶……他身体那么弱，给他买点好茶来。”

“买最好的。那就让我去中国买好啦。”

“你别冷嘲热讽的。快去店里，买点名叫‘曼达林^①’的来。顺便再买点好奶酪，当饭后点心吃……”

“好，好吧……您就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吧。”

“你应该知道，他是在那些大户人家吃惯了的。”

“是这样；在万福马利亚大街的博托酒馆里……每份炒菜只要一个雷阿尔，加上面包和葡萄酒，共三十五分币。”

“你今天……真让人不能忍受。不过，你怎么办，我都表示同意。妮娜，你来吩咐吧。”

“唉！我如果不当家呀，早在我们好看的了！人家老早就把我们送到圣贝纳迪诺或帕尔多收容所去了。”

她们两个人这样开着玩笑，时间过得很快，天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晚饭很简单，但是三个人吃得很满意，穷人家有块面包充饥就能度日，心满意足。历史学家也应该将下面的史实载入史册：堂娜帕卡本来情绪很好，可是，当主仆两人回到卧室里，女

① 曼达林，原指中国明清官员。这里系指中国清朝出口的茶叶。

主人躺在床上，女仆因为把床让给了弗拉斯基托而躺在地上以后，前者的脸色有些阴郁了。我们知道萨帕塔的遗孀是个脾气变幻无常的人，刚刚还平静善和，不知为什么会突然雷霆大作；一会儿天真烂漫，一会儿疑神疑鬼；忽而言谈在理，忽而荒谬绝伦。女仆很了解女主人的这种思想上和情绪上的骤然变化，从而把她称做风向标。贝妮娜没有把女主人的气恼和不快放在心上，她觉得风向还会变的。果然，风向一下子改变了，变得柔和轻软了。如果说，她那时从驯服变得狂躁，此刻却由狂躁变得驯服了。

我们提到的那个晚上，堂娜帕卡之所以心绪突然变坏，完全是由弗拉斯基托造成的，这里有确凿的事实根据。在那天下午以及晚饭时的谈话中，弗拉斯基托对贝妮娜表现得很亲热，这深深地刺伤了那位可怜寡妇的自尊心。善良的先夫弗拉斯基托一个劲儿地感谢贝妮娜，而对女主人只表示出某种礼貌和敬慕；他不时地给贝妮娜送去微笑，说话热情，眼睛里充满着那种处在危难之中羔羊所特有的温情；除了这些不检点的表情以外，他还把贝妮娜称做天使，在那顿十分简单的晚饭期间，前后叫了不下二百次。

此刻，堂娜帕卡已经躺在床上，用被单裹着身子；贝妮娜躺在地上。好吧，我们现在来听听堂娜帕卡讲的话吧。

“好吧，亲爱的，我一直在脑子里琢磨着，你一定给那位可怜的先生喝了什么药了。看他对你那副殷勤的样子！你如果不是又老又丑，又有一点姿色的话，早就成了他的情侣了……说真的，你善良，心肠好，你勤快，温柔，从而很容易得到别人的欢心，看你那副温情脉脉的样子……很能骗过不了解你的人……但是，尽管你有那么多美好的品德，一个如此老于世故的男人是不

会爱上你的……你如果自以为是，从而看不起别人，可怜的妮娜，那你就毁了自己了。你以前怎样，现在和将来也应该怎样……我要把你的坏毛病，爱占小便宜，以及你知道，我也知道的毛病都讲给弗拉斯基托听听，让他抛弃对你的幻想，你不要害怕我这样做……”

贝妮娜默不作声，用被单捂住嘴巴；贝妮娜如此卑躬和克制更使萨帕塔的遗孀气恼了；她依然纠缠着她的女友：

“谁也不如我了解你的美德，因为你确实是一个大好人；但是，必须把你打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不让你摆脱你那卑贱的身世，不让你太放肆了，不让你爬到主人的头上去。你应该永远记住，因为你贪小便宜，我曾经两次把你撵出这个家门……你太不知道羞耻了，我说的是不知羞耻吧？你太不要脸了，有那种坏毛病……我这个人呀，从来不记帐，也不喜欢记帐，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钱从我的衣兜里跑到你的衣兜里……像泉水一样不停地流到你的衣兜里！可是，怎么，你敢说没有这种事吗？……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

“是的，太太，我哑巴了。”这是那位心地善良女人的唯一答话。“等到您说累了，闭上了嘴，我才有可能张开我的嘴巴，对您说……总之，我现在什么也不说。”

第二十六章

“哈，哈！……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堂娜帕卡继续说道。“难道你还敢污辱我吗？我不懂记借方和贷方！又怎么样？谁对你说的，我不记帐目？谁对你说的，太太们都应该掌握收支

帐目？不设立帐目，不登记开销，这正是我慷慨大方的表现。谁来偷我，我都不在乎；小偷把手伸进我的衣兜里，我只当做没有看见罢了……我向来如此。难道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这也是罪过的话，上帝会原谅我的。贝妮娜，上帝所不能饶恕的是虚伪，是偷偷摸摸地干事情，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举动裹上漂亮的外衣。我这个人，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出来，喜怒哀乐就表现在外面。我的为人，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让人家评说好了……可是，你什么也不想回答我？……或者因为你找不到为自己辩解的理由？”

“夫人，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已经睡着了。”

“你没有睡着，你没有睡着，你在骗我；良心是不会让你入睡的。你不说话，是承认我说得对，承认自己想尽一切法子伪装自己，把丑恶的东西掩饰起来……我并不是指的那种丑恶的东西，那种十分丑恶的东西。我在这种事情上，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都是宽宏大量的。我是说，你有缺点！……可是，那是一些怎样的缺点呀！我们都是性格脆弱的人。你倒是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不叫贝妮娜；而是叫弗拉希利达德^①……’不过，你不必担心，你知道，我是不会对庞特先生说三道四，破坏你的声誉的，摧残你那幻想的花朵的……真是笑话！……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也不能看到漂亮的身影，白嫩而红润的脸蛋，文明的举止；也看不到贵夫人的教养。这类东西在你身上概不存在；男人们就因为这个而迷恋你呀，庞特先生大概没有发现……怎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但愿我说的都是错话！假如你的性格直爽坦诚的话，可是，

① 西班牙语中“弗拉希利达德”(Fragilidad)意为“脆弱”。

你现在并不直爽坦诚，将来也不会直爽坦诚……你听着我对你说的话呀！”

“夫人，我听着呢。”

“假如你的性格直爽坦诚的话，就会对我说，庞特先生把你称做天使，只是因为你的蒜瓣汤做得好，够味……不过，你以为这就足以称一个女人是名副其实的天使了吗？……”

“不过，这件事和您有什么相干？您还是让庞特·德尔加多先生随便给我起个绰号好了！”

“好，好，你说得对……也许他给你起的这个绰号富有嘲弄意义，那些善于世故的先生经常使用嘲弄词语；表面上在夸奖我们，实际上是在嘲弄我们；或者像常言说的那样，揪拉我们的头发^①……也许那个男人是正人君子，打心底里爱你……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贝妮娜……什么样的怪事都有呀……你应该忠厚老实，把你的缺点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弗拉斯基托先生不要以为天使的纯洁是一种随便什么东西，天使的纯洁不能和你的纯洁同日而语。你如果不把你的缺点告诉他，你就是一个坏女人……妮娜，我说的是实话，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那个男人还以为你是个守贞操的非凡人物呢；哈，哈！……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全马德里，在仆人阶层里，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六十好几的老处女……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把年龄隐瞒到五十五岁……不过，你如果在年龄上欺骗人家，那么，我将劝告你，妮娜，你绝不应该拿道德当儿戏，你绝不能那样做；你知道，我们女人最喜欢干这种欺骗勾当了。喂，妮娜，我很喜欢你；我作为你的主人和朋友，我劝你对他把事情讲清楚，

^① 在西班牙语中，说“揪拉某人的头发”就是嘲弄他。

把你的缺点和毛病统统告诉他。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位善良的先生发现了你现在对他隐瞒的东西，也绝不会上当受骗的。不能让人家上当受骗，妮娜，不能让人家上当受骗；亲爱的，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他吧，尽管你这样做时，脸会变得绯红，额头上皱纹会加深一层。你三十五岁时犯了一个大错，你应该把那个错误给他讲清楚……你应该勇敢地对他说：‘堂弗拉斯基托，我曾经爱过一个国民警察，他叫罗梅罗，他闯入我的生活有两年多，到后来还是拒绝和我结婚……’好了，亲爱的，我讲这些并不是想让你感到羞怯。话说回来，那件事有什么错？不就是爱上一个男人嘛。我们女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爱男人的，问题是你很不幸，碰上了一个坏男人。亲爱的，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呀！你为了他，简直神魂都颠倒了……那情景我记得一清二楚。你的表现令人难以忍受；你做事不光明正大。你很会做衣服，一方面你没有一件很像样的衣服，而另一方面他的嘴角上每天都叼着上等名烟……你那时受了许多苦，又被蒙住了眼睛，那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悲痛，天天都在关心着你的事情；你不愿意离开苦海一步，整天和他来往。我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妮娜，不必让别人讲给我听了。你的历史我是了解的，尽管不是全部，因为你总是对我隐瞒点什么……别人给我讲了些事，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人家都说，你在和那个人相爱时，曾经生了一个……”

“没有那种事。”

“你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了……”

“根本没有那种事。”贝妮娜又说了一遍，她声音坚定，洪亮；说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听到贝妮娜的动静，堂娜帕卡突然缄默不语了，犹如老鼠在

夜间听到人的脚步声或说话声而猛然停止啃咬东西一样。有那么一阵子，只听到女主人的一两声深沉的叹息，接着便小声地嘟哝着，抱怨着。另外一个女人一直没有开口。不幸的女主人脾气很快发过去了，风向标又突然转换了一个方向，她由气恼和不快立刻变得温存、热情了。不多一会儿，女主人便表露出最明显的镇静迹象，她为自己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而感到十分后悔，现在想起来很羞愧，因为小声嘟哝和抱怨，正说明她内心的极度痛苦。贝妮娜一直没有理睬她，这样直到半夜，还是堂娜帕卡主动开了腔：

“妮娜，妮娜，如果你能看见我现在是多么难受，那该多好呀！这一夜，我该怎样熬过去呀！好像有一根滚热的铁条在捅扎我的身体，又好像有人在抽拉我腿上的骨头。我的脑浆好像被人挖出来，而填进面包屑和姜末。为了不打扰你，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想喝一杯椴树花浸镇静剂，给我揉揉背，给我一片水杨酸脂、溴化物或者索佛那……这太可怕了！你睡得像死猪一样，好了，亲爱的，休息吧，养胖一点儿……我不想打扰你了。”

妮娜一直没有说话。现在，她离开地铺，披上一条裙子，到小厨房里弄了一杯椴树花浸镇静剂，过了一会儿，她把药递给了病人；随后，她又当起按摩师来，最后，她躺在女主人身边，像对待孩子似的哄她入睡。女主人想忘掉刚才的胡言乱语，而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用亲切的表情抹掉以前的邪恶想法。于是，在她的女友温情地哄她入睡时，她这样说道：

“如果我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我该是怎样的了。说一千道一万，我是触犯了上帝，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甚至污辱了他，好像他是随便一个什么人似的。他剥夺了我的不少财产；但是，也正是他使我得到了你的友情，你始终陪伴着我，而这比金银，比

宝石还珍贵……现在，我想起了一件事，堂弗朗西斯科·莫克乔和堂何塞·玛丽亚·波塞尔如果来通知我继承财产的话，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呀？……”

“可是，夫人，您不是说过那是梦中发生的事吗？……您说的那两位先生，不知道都死了几百年了，他们在地下早已变成肉泥了。”

“你说得对，我那是做梦……可是，他们虽然死了，很可能别人有一天来通知我继承财产呢！”

“谁说不是呢！您是不是梦见了空盒子？梦见空盒子，就意味着能够继承财产。”

“你梦见什么没有？”

“我？昨晚梦见我们遇到一头黑色公牛。”

“那意思是说，咱们发现了埋在地下的珍宝……你瞧，原来这房子住过一户大商人，谁敢说墙壁里或隔板里没有藏着一大盒金币？”

“听人家说，一百年前这里住过一位呢绒商，很有钱；他们夫妇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有找到。他们很可能把钱藏在墙壁里了。过去曾经有过这种事，而且还很多。”

“我保证这幢房子里埋藏着许多钱……不过，那些暴发户把钱藏到了什么鬼地方了呢？有什么办法弄清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贝妮娜喃喃地说道，她早已扇动起想象的翅膀，脑海里飞进了阿尔穆德纳讲述的那个东方魔法。

“如果钱不藏在墙壁里，一定藏在厨房的瓷砖下面，或者储藏室的地下。”

“有可能是这样……不过，藏在墙壁里的可能性更大些，也许藏在天花板上，藏在房梁上……”

“我觉得你说得对。不是藏在上面，就是藏在地下。我告诉你，我在过道里或饭厅里把脚步走得重一些时，整幢房子都颤动，好像要倒塌似的，还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仿佛是金属声音，叮叮作响……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呀？”

“有过，夫人。”

“不过，你如果不相信的话，现在就试试看。你在房间里走几步，把脚踏得重一些，我们会听到……”

贝妮娜按照堂娜帕卡说的试了试，她很相信女主人的话，果真……听到了金属声音，从那声音来看，一定有很多金银（而且，金子要多于银子）；藏着这些金银的墙壁或地下，一定有什么机关。两位女人怀着这种幻想进入了梦乡，而在梦中依然听到叮叮响声……

那幢房子如同一个巨大身躯，汗珠从无数的毛孔里流溢出来；噢，那不是汗珠。每一个毛孔都有一枚金币跳出来，大额的，小额的，应有尽有。

第二十七章

第二天一大早，贝妮娜挎上篮子向坎布隆内拉斯大街走去，想起善良的阿尔穆德纳，她始终放不下心来；他很容易激动起来，而如果不设法使他镇静下来，变得有理智些，就一定变得疯疯癫癫的。走过托莱多门，贝妮娜碰见了“被奚落的女人”和另外一个怀抱大头娃娃的女乞丐。那位在教堂里一块儿乞讨的女友告诉她，她已经搬到普恩特大街去了，因为她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马德里市中心，那儿的房租昂贵，而她讨要的钱少得可怜。靠近

河边的一户人家收留了她，不必支付什么房租；除了这一大优越性之外，早晨从河边到“工作地点”或晚上从“工作地点”返回来，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贝妮娜向她问起摩尔瞎子，他住在什么地方；她回答说，她曾经看见他在普恩特大街那边的小喷泉处要饭；但是，她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好了，太太，愿上帝保佑您。”“被奚落的女人”说着做出准备告辞离开的样子。“您今天不去‘工作’呀？我可得去……尽管要不到什么钱，总归是一条生计呀。这些日子，一位银行先生每天晚上都打发人给我家送来一大盘吃的，那位先生就住在乌阿尔塔大街街口的对面；我现在生活得像个受奉神父；那位银行先生的女儿每次给我送来一大锅食物时，‘女首领’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的脸色越是难看，我越是高兴……总之，大家给点，我自己要点，这样子勉强糊口度日；堂娜贝妮娜，咱们这样的穷人，是怎么也富不死的。再见了，祝您走运，祝您的那位摩尔人朋友身体健康……好了，再见，请多多保重。”

两个人分手以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贝妮娜走到普恩特大街入口处时，踏上一段坡路；从右侧继续走下去，可以到达郊区的坎布隆内拉斯大街，这条街坐落在曼萨纳雷斯河^①的左岸，地势低洼。不多工夫，她来到一处像是广场一样的地方，广场西侧有一座普普通通的楼房，南侧是河桥的护栏，另外两侧是高低不平的护堤和沙质地，上面生长着荆棘植物和细高的野草。那里的风景很美丽，空气清新，可以说令人心旷神怡，因为从那儿可以纵览曼萨纳雷斯河的清激流水，洗衣台和晾晒着的五颜六色的衣物；河对面是圣伊西多尔和圣胡斯托公墓，墓碑林立，松柏

① 一条流经马德里的哈拉马河的支流，全长八十五公里。

墨绿，气氛十分肃穆……公墓本是一种阴森的地方；但是，此时此地，墓碑和松柏却起到了装饰作用，犹如人们为大自然的景色又挂上了一道天幕。

乞丐婆沿着坡路开始向平地走去时，发现两头毛驴……我是说两头毛驴吗？不对，而是八头，十头，或者更多，每头驴都套着鲜红的脖环；旁边有好几堆吉卜赛人在晒太阳；那时，太阳已经光照大地，在人和畜的身上洒下了欢快的光彩。人群里十分热闹，欢呼声此起彼伏，有的人大声开着玩笑，有的在四周奔跑。姑娘们蹦蹦跳跳，小伙子们紧紧跟随，衣衫褴褛的孩子不停地翻着筋斗。在这哄乱、吵闹的环境中，只有毛驴保持着缄默，一动不动，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上了年纪的吉卜赛妇女——其中有几个面色晒得黝黑——单独凑到一座大楼旁，海阔天空地闲聊着。那座楼房是一座造型普通，带有走廊的建筑物。那块平地中央有一潭池水，两三个小女孩在池边洗衣服，池水是从附近一处泉眼渗流出来的。那几个女孩中，有的面色黑得酷似黑种人，从而她们耳垂上的饰物更显得耀人眼目。有的脸色土黄、机敏，有姿色，身段甚为匀称，她们都很善于言谈和辩论。老太婆在那些人中间寻找着熟悉的面孔，这儿看看，那儿瞧瞧，突然发现一位好像某一天在医院见过面的吉卜赛人；那一天，她是接一位女友出院的。贝妮娜不想走过去，因为那人正在和另外一个人争论一头毛驴身上的伤疤的来历；她等待合适的机会。这个时机很快来临了，因为两个小男孩突然拳打脚踢起来，其中一个的裤腿从上到下开裂了一个大口子，露出黑色的皮肉来；另一个孩子的头上包着布，浑身上下只穿一件大人的坎肩。这时，那位吉卜赛人跑过去劝架；贝妮娜借这个机会跑过去帮忙，并且马上搭话说：

“告诉我，好朋友，您昨天或者今天在这儿有没有看见一个

名叫阿尔穆德纳的瞎子？”

“是的，太太：我看到过他……我还和他说过话呢。”吉卜赛人说话时露出两排洁白、整齐、保养很好的牙齿；不过，那两片紫色的嘴唇却显得很宽厚。“我在桥那边看见他……他告诉我，他昨天夜里住在乌尔皮亚诺客栈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您躲开点，这头牲口太讨厌，总是尥蹶子……”

贝妮娜一跳，立刻逃开了那里，她发现一头高大的毛驴的两只后蹄就在她的身边；那儿，还有两个粗汉在厮打着，仿佛要她看一看他们的打架技能，认识认识野性十足的吉卜赛人的教养。过了一会儿，她向那位牙齿整齐的吉卜赛人指给她的地方走去。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或者说街道吧，从那儿分叉出去，通向塞哥维亚桥。贝妮娜走上这条路不久就看到那幢带走廊的房子座落在左侧，其实它的每个房间只是蜂房一样大小的简陋房舍，租金每个月六个比塞塔；旁边，有一处被称做巴尔德莫罗的别墅或庄园，它用篱笆包围着，并且拥有一些附属建筑物。右侧耸立着几幢破旧的老房子，里面有好几个套院，铁栅栏已经霉锈，墙壁肮脏。无论城里还是乡间都很难看到如此破烂不堪的景象。有几处房门上方镶嵌着漂亮的瓷砖，上面画着圣伊西多尔神像和建筑日期。房瓦完全破损，碎片成堆，加工粗糙的铁板扭曲着。贝妮娜走过去，看见一个人探身一楼的铁栅栏之上。她正要对此人发问，发现原来那是一头白色毛驴。她说话时，毛驴把两只耳朵向外支楞着。老太婆走进碎石铺地的第一道院子，那里坑坑洼洼，几间房子的门东倒西歪；用破纸板搭建的棚屋，或者说盒状房屋吧，都已经霉烂；在唯一一面白色的，或者说比其他墙壁稍稍干净一些的壁面上，用代赭石画着一艘小船，确切地

说,那是一艘儿童玩具一样的三桅船,高耸的烟囱喷吐着缕缕青烟。一个身材瘦弱的女人在用木盆洗着破衣服,她不是吉卜赛人,而是典型的乡下人。贝妮娜从她的介绍中得知,吉卜赛人都住在左侧,和他们饲养的牲口和平共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以地面为床,只是人比牲畜多了一样东西,即以木代枕罢了。右侧的房子也并不比左侧的干净多少,几乎和畜栏没有任何差异;那里是白天在马德里市区讨要的人夜晚住宿的地方;他们每夜花十分币可以占用一块地面。贝妮娜描绘了阿尔穆德纳的特征以后,那女人说,这个叫阿尔穆德纳的人确实是在那儿过的夜;但是,他和其他一些穷光蛋早早地离开了那里,因为房东不让房客睡懒觉。如果夫人想给摩尔人瞎子留个口信的话,只要他第二天晚上还来那儿过夜,她一定转达给他。

贝妮娜向那个瘦弱的女人道谢之后,离开了那里。她顺着大街一直往前走,一会儿这里看看,一会儿那里望望,希望在某个小丘上看到那个摩尔人的身影,说不定他在那儿晒太阳,或者在痛苦地沉思着。走过乌尔皮亚诺“住宅区”以后,路的右侧便是光秃秃的石砌护堤,到处是一堆堆的瓦砾、灰渣和砂石。大约离乌尔皮亚诺一百米的地方,道路突然转了个Z字弯,向普尔加斯^①车站伸去。这车站能从坡下辨认出来,因为地面上撒满了煤渣,铁轨用隔离栏杆保护着,火车头喷吐着白色蒸汽,一片喧嚣景象。车站的东侧,有一股地下水从开在护堤上的小孔流淌出来,黑得如墨的水流由管道从土路下面通过,先是流到菜园的肥沃土地,然后注入河流。乞丐婆在那儿打住脚步,用她那锐利的眼睛查看着一条大沟——里面的水冒着混浊的泡沫流淌着

① 西班牙语中“普尔加斯”(pulgas)意为“跳蚤”。

——和左侧的一直伸展到河岸的菜园，菜园里栽种着甜菜和莴苣。她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她知道那位非洲人喜欢呆在旷野、宁静的地方。那天，天气晴和：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甜菜显得更加青绿，卷心菜更加紫红，到处跳跃着欢乐的音符。贝妮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会儿看看使她眼花缭乱、心旷神怡的菜园，一会儿看看光秃秃的山岗，然而就是看不到有什么摩尔人在那儿晒太阳。她往后走了几步，下到河岸上，查看着河岸的洗衣场和建在护堤上的茅屋，也没有看到莫尔德哈依的踪影。贝妮娜灰心丧气地往上走去，赶回马德里市区，打算明天再来寻找莫尔德哈依。

家中一切如常，不过，我应该说，还是发生了点事情，我们可以称做大好事吧，因为那是“地下”大王显了灵。她刚刚走进家门，堂娜帕卡就欢快地告诉她：

“喂，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一直盼望你早点儿回来，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夫人？”

“堂罗穆阿尔多来过这里。”

“堂罗穆阿尔多！……您是在做梦吧。”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那位先生到我家里来，你敢相信这是真的吗？”

“我不敢相信；不过……”

“这件事确实让我想了许多……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什么也没有发生呀。”

“我还以为神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呢；也许和你闹了什么不快，他到我这儿来诉苦。”

“哪会发生那种事呢！”

“你没看见他从家里出来？他没有告诉你到我这儿来？”

“他到这儿来会有什么事呢？今后神父先生出来到什么地方去，我得让他事先告诉我一声。”

“这事也真奇了……”

“不过，他来这儿，一定对您说了点……”

“我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子，能给我说什么呀？……我现在把情况给你讲讲吧。十点钟时，绳带商店老板娘的大女儿塞莱冬妮亚按时过来陪伴我，那孩子又活泼又机灵。好了；大约十二点差一刻的样子，铃声叮叮咣咣地响了起来，有人叫门。我对小姑娘说：‘我的孩子，去把门打开；不管是谁，都说我不在家。’自从那家店子的无赖老板到这儿大吵大闹以后，你不在家时，我谁也不愿意接待……塞莱冬妮娅把门打开……我在屋里听到了深沉的说话声，好像是位要人；不过，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后来，小姑娘对我说，来的那个人是一位神父先生……”

“什么模样？”

“高个子，很英俊……年纪不老，也不很年轻。”

“嗯，知道了。”贝妮娜说着，脸上露出了惊愕的表情。那模样太像了。“可是，他没有留下名片吗？”

“没有，因为他忘记带文件包了。”

“他没有问起我吗？”

“没有，只是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见我。”

“这么说，他还会来的。”

“暂时不会来了。他说今天下午要去瓜达拉哈拉。你应该听他说起要去什么地方呀。”

“我好像听说过……什么要去车站呀，收拾行李什么的。”

“你看看……你把塞莱冬妮亚叫来，让她给你好好讲一讲。”

那位先生说，他很遗憾没有见到我……他从瓜达拉哈拉回来以后再来这儿……他有重要的事情对我说；怎么事先也没有和你提起过，真奇怪。要么你知道这件事，对我保密，到时候让我吃一惊？”

“不是，不是。我对那件事一无所知……塞莱冬妮亚把名字记清楚了没有？”

“你问问她……那位先生说了两三遍：‘告诉你的女主人，堂罗穆阿尔多到这里来过’。”

贝妮娜询问了塞莱冬妮亚，她说堂娜帕卡讲得一点不错。那孩子很聪明，神父先生讲的话她一个字也不会漏掉，并且把来人还详详细细地描绘了一番。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操什么口音……都一一告诉给贝妮娜。贝妮娜觉得事情很蹊跷，不禁有些茫然。不过，因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她便很快把那件事忘在了一边。她走过去看望弗拉斯基托，发现他好多了，大家商量后，将他从床上扶了起来，可是刚刚在屋里和过道里走了几步，那位会献殷勤的美男子便觉得有些不适，右腿不听使唤……不过，他希望吃些富有营养的东西和锻炼来恢复那条腿的功能，让它重新变得有劲起来。他相信很快会下床行动的，他很感谢两位夫人，特别是贝妮娜，是她救了他的命……他又振作了起来，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看到自己的面前闪耀着曙光：他会很快找到一项理想职业，从而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他将有自己的家，尽管简陋些；乐观主义就是取之不尽的特效药，它会使他迅速地恢复健康。

妮娜很细心，如果让她关照一个人，她不管多么忙都不会忘记这个人有这种或那种事要处理的。这时，她想起来要告诉科斯塔尼利亚·德·圣安德烈斯大街的那几位夫人，她们肯定注

意到了有一位房客久去未归。

“对，请您为我给她们捎个信去，”会献殷勤的男人说道；他很感谢贝妮娜把事情想得那样周全。“您看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相信您会对她们说我的好话的。”

于是，贝妮娜赶在天黑之前去了那里，办完了这件事。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趁着天气还没有热起来，朝托莱多桥方向走去。

第二十八章

路上，贝妮娜碰见一位破衣烂衫的老汉。此人总是抱着一个小女孩在奥利瓦尔礼拜堂那里讨要施舍。老人哭着对她讲述令岩石也能落泪的不幸遭遇。“我的女儿，就是这个孩子和另一个有病躺在邻居家里的孩子的母亲，已经死去两天了，太太，她是活活穷死的，活活饿死的呀。为了得到一块面包，不知受了多少苦呀。”这位老人现在自己都无食下肚，怎么养活这两个小姑娘呀？上帝把他忘在了脑后。天上有那么多圣神，但没有一位理睬他。他只想把眼睛一闭死去，让人把他很快很快地掩埋了，再也不看这个世界一眼。现在，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两个小孩子送到某家收容所里，世界上不是有那么多收容男童和女婴的地方吗？为什么他总是不能摆脱厄运呀！……他曾经遇到过一位大善人，一位在教堂任圣职的先生，此人答应帮助他把孩子送到收容所里；可是，正当他以为事情已经有了着落的时候，又突然跑出来一个魔鬼，把事情搅乱了……

“太太，有一位心肠十分善良的神父先生叫堂罗穆阿尔多，

您大概认识他吧？”

“我好像认识，”乞丐婆说道；这时她又觉得一阵晕眩，或者说茫然吧。

“神父个子很高，有风度，穿一身细呢圣衣，年纪不老，也不年轻……”

“他说叫堂罗穆阿尔多？”

“对，太太，他是说叫堂罗穆阿尔多。”

“也许就是那位有个侄女叫帕德罗的先生吧？”

“我不知道他的侄女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是有个侄女……人长得蛮漂亮的。您看看，我的命真不好。他昨天下午说要给我回话。我去了他家，家里人说他去瓜达拉哈拉了。”

“他是去瓜达拉哈拉了……”贝妮娜搭讪着，她更加茫然了，觉得脑海里的真真假假的东西搅成了一团儿。“不过，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看看再说吧，但愿他很快就回来。”

随后，可怜的老人对贝妮娜说，他很快会饿死的，已经三天几乎没有进食了，只是一家商店给了他一块生鳕鱼和两三片面包，那面包是那样硬，他在泉水中泡软之后才吃到肚子里，因为他满口连一颗牙齿也没有了。圣约瑟节^①那天，圣心教团把菜汤也给他断了；从那以后，他一条活路也没有了；他走遍四方，没有一处理睬他；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二月三日的圣布拉斯节，也就是圣烛节的一天，老人已经年满八十二岁，这么大年纪了，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呀，再说，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他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呀？他给国王整整效劳了十二年；以后，他去修公

^① 圣约瑟节为三月十九日。

路，一千就是四十五年，他不知道开凿了多少吨石块；他一直被称做劳绩突出的人而受到表扬；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是叮嘱埋葬他的人，在他的坟上多盖些土，夯实些。至于何时才能为两个孩子找到收容所，要等他“躺下去”，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下午到来时再说了……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起身！老人讲的桩桩不幸都是千真万确，毋庸置疑的，贝妮娜听了以后，心痛如绞；她请老人带她去看看病孩。他们很快来到一间阴暗的屋子，屋子在一层；在那幢带有走廊的房子里，有十二三个穷人携着各自的孩子住在那里，每月支付三个比塞塔的房租。当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在马德里乞食讨饭。贝妮娜只看见一位老太婆和一位妇女。那老太婆又瘦又小，躺在一边打瞌睡，好像酒精中毒了似的。那位妇女挺着大肚子，得了浮肿病，皮肤青紫，肿得发亮，犹如一只皮囊装着满满的东西，脸上的一块块毒疮用五颜六色的破布胡乱地包扎着。那个病孩躺在地上，身下铺着一条又小又窄的垫子，垫子上罩着一片片黄色台面呢和几乎成了布条的薄毯。孩子看上去有六七岁的样子，面色青紫，双手握着拳头，放在嘴边。

“这孩子就是饿的，”贝妮娜摸着孩子的额头和双手，发现她像石块一样冰冷无温，随后这样说道。

“也许是，因为从昨天到现在，我们一点热东西都没有吃。”

心肠善良的贝妮娜不忍心再看下去；此刻，她那巨大的怜悯感情已经涌上心头。她的性格是果断从事，说做就做，她要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于是，她立即跑到大楼拐角处的食品店，买了做饭炒菜所必备的东西，另外还买了鸡蛋、煤炭、鳕鱼……一应俱全，她从来不丢三拉四。那几个不幸的人得救了，而且饭菜的香味在那些蜂房一样矮小的房舍里很快传播开去以后，又汇

聚来不少人。上帝对贝妮娜的善良举动给予了报答。在前来参加“大宴”的乞丐中，有一个失去双腿、只能用双臂走路的人，他向她提供了关于失踪了的阿尔穆德纳的准确消息。

摩尔人阿尔穆德纳在乌尔皮亚诺住宅区过的夜，一整天都在做祈祷，手里不停地弹奏着从马德里带来的二弦吉他。他一直坐在普尔加斯车站下边的一座偏僻的垃圾堆上，从那儿可以望到塞哥维亚桥。贝妮娜慢慢地向那里走去，因为给她当向导的人走路慢极了。他用臀部走路，两坨屁股分别挂着一片鞋底，双手拄着木块，支撑着身子。路上，只有半截身子的带路人鼓起勇气对摩尔人提出了一些批评，说他言谈举止都非常古怪；他认为，阿尔穆德纳在原籍时当过神职人员，就是说，是一个蹩脚的神父。那些日子，他一直在做伊斯兰教的大斋期忏悔，在空中踢蹬双腿，用清水加面包充饥，用唾液湿润手掌。

“他用破古琴伴着演唱，可能是他家乡的哀乐，曲调悲凄，催人泪下。总之，太太，您会找到他的，他躺在地面上，像块石头一样。”

果然，贝妮娜发现了瞎子那一动不动的身影；他坐在坎布隆内拉斯铁路和公路之间的一座用煤渣、瓦砾和垃圾堆积的小山上，那儿一片荒凉，没有树木，没有野草，什么植物也没有。失去双脚的人继续往前走着，贝妮娜挎着篮子，吃力地攀登那座垃圾山。堆在斜坡上的烂东西十分松散，不时地滑落下来。贝妮娜还没有爬到非洲人所在垃圾山的顶端，便高声喊叫起来：

“喂，孩子，你晒太阳，真会找好地方呀！难道你要把自己晒成肉干，把肉皮揭下来做鼓吗？……喂，阿尔穆德纳……是我，我从这个铺着地毯的楼梯上走上来了！……孩子，喂，你怎么啦？……你傻了，你睡着了？”

摩洛哥人依然动也不动，面朝太阳，仿佛是块正在烤制的猪肉。老太婆向他投过去石子，一块，两块，三块，直到最后一块打中阿尔穆德纳。这时，他突然动了一下，跪起来，大声叫道：

“贝妮娜，你，贝妮娜。”

“是我，孩子；你可怜的老婆婆来这荒山野坡看你来了！喂，着凉受风没有？我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呀！”

“贝妮娜！”瞎子说道，他像孩子那样激动，眼泪夺眶而出，四肢颤抖不止。“你这是从天上来呀。”

“不是，孩子，不是。”心地善良的女人说道。她终于走到他的身边，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我不是从天上，而是从地上来的，从这垃圾山下爬上来的。可怜的孩子，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你说说看，你的家乡是这种样子吗？”

莫尔德哈依没有回答贝妮娜的问话。两个人沉默着。瞎子用他那颤抖的手抚摩着她，仿佛要通过触觉看到她。

“我来找你，”乞丐婆最后开了腔，“是因为担心你饿死了。”

“我不吃饭……”

“是在苦修吗？那也得找个好地方呀……”

“这地方……这座山很好。”

“这是山？那么，你把这座山叫做什么名字呀？”

“西奈山^①……我现在坐在西奈山上。”

“你是心不在焉。”

“贝妮娜，你是和天使一块来的……你带火种来了。”

① 埃及西奈半岛中南部的花岗岩山峰，海拔二二八五米，汉文《圣经》作西乃山。在犹太历史中此山是上帝发出启示的主要地点，据《圣经》，上帝在此向摩西显灵，并赐给他十诫，该山因此著名，长期以来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视为圣地。

“没带，孩子；我没带火种，带火种干什么；你在这儿已经被太阳烤得够火候了。你晒得比鳕鱼干还干呢。”

“我在这儿……想晒干……然后像干草一样烧起来。”

“我如果不带你走，你一定会变成干草的。但是，我不能把你丢在这里；我用篮子给你带来点吃的，你先吃一些。”

“我不吃……我要变成一具干尸。”

阿尔穆德纳没有等贝妮娜讲话，便伸开双手在地上摸来摸去。他在找他的二弦吉他。贝妮娜立即把吉他拿起来，在很不协调的琴弦上弹拨了两下。

“快给我，快给我！”瞎子的灵感大增，迫不及待地对贝妮娜说。

阿尔穆德纳一把将吉他抓过去，用手弹了起来。琴声悲凄，低沉，曲调杂乱。接着，他用阿拉伯语唱起了一支古怪的歌曲，同时不停地弹拨两根琴弦，奏着单调、缓慢的伴曲。贝妮娜颇为注意地听着那支词句反复重述的歌曲；虽然演唱者吐字含混不清，歌声刺耳且缺乏节奏，但是，她依然能够听出和当地歌曲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曲调十分悲哀。瞎子不住地摇动着脑袋，仿佛要把他的歌词送往苍天的四面八方；他把全部激情都倾注在了哀歌之中。

“很好，孩子，唱得很好。”阿尔穆德纳唱完之后，老人说道。“我很喜欢这支歌的曲子……可是，你的肚子没有告诉你，它不喜欢民歌，而是大块大块的瘦肉吗？”

“你吃……我唱……你如果和我在一起，我就高高兴兴地吃东西。”

“我在这儿你就吃？你这个条件提得太好了！”

“我爱你……”

“好吧，孩子，爱我吧；但是，你应该知道，我是你的母亲，我来这儿是为了照看你。”

“你长得漂亮。”

“你看看我是不是漂亮……我比圣伊西多尔都年老，看看我穷得这个样子，看看我长的这副模样！”

阿尔穆德纳说话和唱歌一样，激情满怀。他继续说道：

“你比美女苏姗娜^①还白净……大沙漠的棕榈是你的腰枝……玫瑰和茉莉是你的双唇……夜晚的明星是你的眼睛。”

“我的圣母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这么漂亮呢！”

“所有美女都嫉妒你……上帝用双手把你造就成仙女一般。天使都边歌边舞地夸耀你。”

“我的天呀！……你如果想让我相信你说的这些话，那你就得帮我一个忙：把我给你带来饭吃掉。你把肚子填饱以后，咱们再说，你现在真的疯了！”

贝妮娜说着便从篮子里取出面包、煎鸡蛋、肉肠，还有一瓶葡萄酒。她一一指点着各种食物的名字，以为这样会引起阿尔穆德纳的胃口；最后，她又寻找理由，说道：

“你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吃掉，我可就生气，再不来看你了。你就别想看到我那玫瑰一样的双唇、天空中明星一样的眼睛……还有，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要你回马德里去，像以前那样住在小屋里。”

“你如果和我结婚，我就吃……如果不和我结婚，我就不吃。”

“你吃还是不吃？我到这儿来不是和你费口舌、浪费时间

^① 苏姗娜，犹太美女，以姿色和贞洁著称。

的。”贝妮娜声调十分强硬地说道。“你如果坚持饿肚子，我就马上走开。”

“还是你吃了吧……”

“咱们一块儿吃吧。我来这儿看你，这顿午饭，咱们就一块儿吃吧。”

“你和我结婚啦？”

“你这个人太讨厌了！像小孩子一样。我真想打你几下……喂，我的小摩尔人，快把东西吃了，别饿坏了身子；结婚的事，一会儿再说。你以为我要找一个在太阳底下晒成肉干，只剩下一张肉皮的男人做丈夫吗？”

贝妮娜想出这些理由，最终说服了阿尔穆德纳。这个不幸的男人不再坚持绝食了。开始吃饭的时候，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便狼吞虎咽了。但是，他并没有把那件事忘在一边，时不时地说道：

“我和你结婚……咱们一块儿回我的家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将按照你的宗教仪式结婚……如果你的宗教允许的话，就按照我的宗教仪式结婚……我是以色列人……我的几位知心女友给我洗礼……给我起了约瑟夫·马利恩·阿尔穆德纳的名字……”

“译成西班牙文就是何塞·马利亚·德·拉·阿尔穆德纳。你如果是基督教徒，就别给我提别的邪恶宗教了。”

“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上帝。”瞎子充满神秘主义的激情，大声说道。“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断肠人……他数着天空的星星，对每一颗星星都能叫出名字来。动物，所有四蹄兽类都崇敬‘阿多纳依’神，而生有翅膀的鸟类……上帝的赞美歌哟！……”

“喂，你说得对，咱们现在得唱一唱上帝赞美歌，别让吃的东

西损伤了我们的肚子。”

“‘阿多纳依’神在河上，在许多河上。‘阿多纳依’神的声音有力；‘阿多纳依’神的声音美；‘阿多纳依’神的声音震撼着黎巴嫩和犹太民族的心；‘阿多纳依’神的声音能扑灭火焰，使大漠抖动……‘阿多纳依’神能使野鹿感到浑身疼痛……在‘阿多纳依’神的圣殿里，什么都耀人眼目。‘阿多纳依’神坐在洪峰上……‘阿多纳依’神祝福他的人民安居乐业……”

阿尔穆德纳用儿时学到的十五世纪的卡斯蒂利亚语继续朗诵了好几段希伯来人的祷文。贝妮娜毕恭毕敬地听着，等待机会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不再脱离常人的生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一会儿，贝妮娜劝他回圣卡西尔达客栈去；但是，看来在她正式表明接受他的求爱之前，是不会答应回去的。他竭力说明，他此刻所在的连一棵野草都不生长的瓦砾乱石堆，已在他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说实在，他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贝妮娜也无法理解。可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从他的那种迷恋中隐约看到返祖、复古的潜意识，寻找和他的种族生命起源的孤寂多石地方相似的地理环境……难道这是疯癫举动吗？也许不是！

第二十九章

贝妮娜用尽全部智慧和计谋也没有说服那位摩洛哥人回马德里市区去。

“我真不知道，”贝妮娜搬出所有的理由说道，“我真不知道，你在这座山上苦修禁食，怎么能够活下去呀。你不去乞讨，除了

我，又没有别人来这儿给你送饭；我呢，即使现在有点钱，也很快会花完的，还得厚着脸皮去乞讨。难道你在这儿等着从天上往嘴里掉馅饼吗？”

“当然会掉馅饼的。”阿尔穆德纳信心十足地说道。

“那你就等着吧……不过，有一件事你得告诉我，孩子，你说说看，这儿地下是不是埋着钱呀？”

“埋着很多很多钱。”

“嗯，孩子，那就看你能不能挖出来；如果能够挖出来，就算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可是，他妈的！你讲的那些谎话，还有你那从故乡带来的妖术，我才不相信呢，你的故乡到处都是异端邪说……我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在这儿，谁也不会拯救穷人；什么从地下挖到金银财宝呀，‘地下’大王给你送来宝石首饰呀，我都觉得是纸上谈兵。”

“如果你和我结婚，我会找到很多金银财宝的，会找到很多很多。”

“好了，好了……你现在还是想想办法，找到那罐子金币埋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来挖。如果真能挖到，那就该着我们有缘分：结婚好了。”

贝妮娜说着，把吃剩的饭菜收拾起来，装到篮子里，准备离开那里。阿尔穆德纳反对她那么早就走掉；但是，她还是坚持离开那里，那种坚定的态度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过。

“那么，我就待在这里，像一张兽皮那样任凭风吹日晒啦！阿尔穆德纳，你说说，我待在这儿，你能养活我吗？我那女主人，谁给她弄吃的去？”

贝妮娜一提及女主人的家，阿尔穆德纳便又想起了那位会献殷勤的漂亮男人。贝妮娜看到他重新激动起来，赶紧安慰他，

说庞特先生已经回到他的贵族大厦了，她和她的女主人弗朗西斯卡都不想和那个老狐狸来往，避免发生摩擦；还告诉他，那位房客是不辞而别的，食宿费用分文未付。那位非洲人天真地相信了贝妮娜的话，不过，他要自己的女友保证并且发誓，在他继续待在垃圾山上苦修禁食期间，她必须每天都来看他以后，才放她走开。贝妮娜想从垃圾山上走回去，于是又往上爬了一段路，走到车站；从那儿返回，路不但好走，而且还近一些。

贝妮娜回到家里，女主人劈头就问她，是否知道堂罗穆阿尔多什么时候从瓜达拉哈拉回来；她回答说，还没有得到那位先生准确回来的消息。那一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值得交待的事，只是庞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对奥夫杜莉娅来看望他感到很高兴；奥夫杜莉娅和他、她的母亲一直谈了四个多钟头；他们说得很开心，话题无所不包，四十年来在龙达发生的大小事情都在谈话之列。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贝妮娜手头上的钱不多了；因为姑娘留下来和他们一块儿吃饭，当然在平时的饭菜之外，还要做上一盘鲜鱼了，另外，还买了甜枣和蛋糕。几天来的花销，在坎布罗内拉斯慷慨施舍；这样，“皮图莎”借给的几个杜罗在偿还了几笔紧要的债款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减少着；在她第三次去托莱多桥地区的那天，手头上只有一个杜罗，顶多一个杜罗多一点的钱了。

贝妮娜做第三次“郊游”时，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她又遇见了前一天的那位老人，这位先生自称叫西尔维里奥。和西尔维里奥一起来的还有那些简陋房舍的一贫如洗的房客，他们排成一路纵队，让那个失去双脚的人当翻译，这个人口才流利，仿佛大自然赋予他这种才能，弥补了截断下肢的巨大不幸。他走上前来，代表在场的穷光蛋社团请求说：贝妮娜太太应该把好

处毫无偏倚地平均分配给大家，因为他们同样需要得到她那颗宽广无垠的善心的关照。贝妮娜坦诚地回答他们说，她没有钱，没有任何东西分给他们，她和他们一样贫穷。显然这种解释值得百分之百的怀疑，可是那位残废人不知道如何进行反驳，因为他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话；这时，西尔维里奥老人接过话头，说他们绝不是没有任何头脑的动物，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夫人表面上装扮很穷的样子，而实际上是一位贵夫人；她伪装成叫化子模样到那里来，是为了救济真正的穷人。对于“伪装”一说，没有一个人怀疑，因为他们好多年前就认识她。啊，“伪装”的贵夫人前一次来的时候，对每一个人都给了钱。他和所有的人对那位夫人的模样和谈吐还记忆犹新，他们可以对天发誓，他们现在亲眼看着的，用双手抚摩的贝妮娜就是那位夫人。

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同八旬老人西尔维里奥的话。这位老人接着补充说，如果把以前那位夫人称做女圣徒的话，就应该把面前这位夫人称做圣徒的圣徒了；他们敬慕她的“伪装”，立刻跪倒在她的面前，把她看做圣徒仰面而视。贝妮娜半开玩笑地说，她和她的老祖母一样，都是女圣人，劝说他们好好想一想自己说过的话，从严重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说句实话，好多年以前是有一位出身显赫的夫人，她名字叫堂娜吉列米娜·帕切克，这位夫人有一副好心肠，心怀广大；她走遍四面八方，救济施舍；她穿戴朴素，又不显得卑微；她谦逊和蔼，从气度中可以看出她出身不凡，那位高贵的夫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正因为她对平民百姓太善良了，上帝才在我们最需要她留在这里的时候把她召到天堂去了。退一万步讲，她现在还活着的话，我的老天，怎么能把她同贝妮娜，同不幸的贝妮娜混做一个人呢？即使在百里之外，都能看出贝妮娜是一个普通女人，听富人使唤的女仆。如果说从贝妮

娜身上满是补丁和织补线头的破旧衣着，从她那双破鞋子，还不足以看清一位老厨娘和出身侯爵之家的贵夫人之间存在什么不同的话，因为后者完全可以“伪装”成前者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则不能骗过任何人。比如拿谈吐来说吧，堂娜吉列米娜说话像天使一样动听；听过她讲话的人，怎么能够把吉列米娜同一个说话平庸的人混做一个人呢？贝妮娜出生在瓜达拉哈拉的一个普通村子里，父母都是农家人；她十岁的时候就来到马德里，给富人家当仆做佣。她识字不多，读书看报都有困难，写字也歪歪扭扭，几乎从不签名：贝妮娜·德·卡西亚。村子里有些爱开玩笑的人取笑她，说她和圣丽达姓一个姓。总之，她不是女圣人，而是个有罪的女人，她和那位现在享受天堂之乐的吉列米娜夫人毫无共同之处。她和他们大家一样，也是穷人，靠乞讨过活。当然她是大恩大德的上帝的造物，这是千真万确的；她如果有了点什么，总是去寻找比她更需要帮助的人，把东西送给他们，她关心别人……并且心甘情愿。

那些被上帝遗忘的穷苦人并没有被她说服，他们伸出骨瘦如柴的双手，用凄惨的声音，乞求贝妮娜·德·卡西亚解救他们。几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孩子也跑过来参加了他们的大合唱，抓住那位阿尔卡拉的不幸女人的裙子，喊着要面包，要面包。老太婆被如此凄凉的场面打动了，便到店里买了十几个长面包，一分为二，分发给那群可怜的穷人。分发面包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所有人一拥而上，谁都想尽量得到自己的那份，有的人甚至还想抢两份。大家乱成一团，好像每个人不是两只手，而是四只手，或者说，从地下突然伸出许多只手来。心地善良的女人被团团围在中间，几乎喘不过气来，她不得不又去买了几个面包，因为有两三个老年妇女什么也没有捞到，她们声嘶力竭地喊

叫着，大闹着，那情景委实令人痛心和同情。

正当她以为摆脱了那群人缠绕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怀抱一个魔鬼样的大头娃娃，用嘶哑的声音呼叫她。贝妮娜立刻认出了，她以前在去托莱多桥的路上曾经看见她和“被奚落的女人”在一块儿待着。这个女人请贝妮娜和她一起到过道楼二层的一间房间去看看那里的惨景。贝妮娜答应跟她去，因为在她的身上，怜悯感情总是胜过一切的。在楼梯上，那个女人给贝妮娜讲了家中的不幸遭遇。她没有结婚，但是，和一个男人同居以后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染上了白喉，只六天工夫就先后死去了。她怀里抱着的大头娃娃并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她女友的，这位女友和一位盲人琴师同居，是个酒鬼；家中一有酒，便喝得酩酊大醉。讲话的女人叫巴西利莎，她父亲身有残疾，每天在水深齐腰的河里打捞鳗鱼；她妹妹叫塞莎莱娅，身上被她的流氓姘头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那个家伙整夜整夜地在“鼬鼠”的店里打牌，这个店在梅迪奥迪亚·奇卡大街。

“太太您知道那个店吧？”

“听说过。”贝妮娜说道。她对那个女人讲的事不怎么感兴趣。

“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把我妹妹毒打一顿之后，将我们的大披巾，甚至衬裙都典当了。您大概认识他，因为在马德里没有比他再混帐的人了，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顺手牵羊’，……我们把他的这个名字简化了，就叫他‘牵羊’。”

“我不认识他……我从不和那种人来往。”

两个人走上楼去。贝妮娜在二楼过道的一间最窄小的房间里看到那儿住户乱糟糟的。一位患风湿病的老人像疯子，疼痛使他绝望了，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一会儿骂神一会儿咒鬼；塞

莎莱娅由于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像一个呆子，不时地往一个孩子的屁股上狠狠地抽打着，那孩子很小，嚎啕大哭；由于用力哭叫，同时又遭抽打，时时翻着白眼珠。房间里乱哄哄；这时，两个女人给贝妮娜解释说，他们除了忍饥挨饿之外，最大的困难便是支付房租，现在她已经拖欠了三个星期的房租，房东不让住下去了。贝妮娜回答说，她很遗憾不能解救他们，因为她本人也没有钱；她只能给他们一个比塞塔，解决当天和第二天的燃眉之急。贝妮娜心痛如绞，她立刻告别那群不幸的人；两个人尽管对她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但是看得出，心中仍然有些闷闷不乐，一个比塞塔离她们希望得到的救济相差太远了。

在楼梯上，那两个不知好歹的老婆子拉住贝妮娜，其中一个气呼呼地说道：

“我说呀，谁能把你和堂娜吉列米娜混淆成一个人呀？……那些呆子，比驴子还蠢！如果吉列米娜夫人是一个身着普通人衣装的天使的话……你这个人充其量是个粗婆子，到这儿来，装模作样行善施舍……夫人！哪儿有这样的夫人呀！……满嘴臭洋葱味……那双手只会洗盘子、拖地板！……分发什么糟面包呀！……好一副圣徒模样呀，好一副上帝使者的模样呀，到头来是这样吝啬！”

善良的贝妮娜没有理睬她们，继续走自己的路。她来到大街上，确切地说，应该说那是房子的空当子，一群瞎子、断臂人、残废人围了上来，缠住她，要面包，或者给几个硬币让他们自己去买。贝妮娜设法摆脱那群讨厌的人；可是，他们总是跟着她，围住她，不让她走。贝妮娜没有法子，只好又掏出一个比塞塔买来面包，并且立刻分发给大家。最后，她三步并做两步，远远地离开了那群在厄运面前已经怒不可遏的穷人。她向垃圾山走

去，希望在那里找到莫尔德哈依。莫尔德哈依依然坐在前一天的老地方，焦急地等候着她。贝妮娜刚刚走到他跟前，便把从家里带来的一篮子吃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他们两个一块儿吃起来。可是，那一天早上上帝并不为他们作美；她一片好心，乐善好施，可是事情却对她违悖不顺。他们刚刚吃饭十分钟的样子，就发现垃圾山底下的路上汇聚了好多心怀歹意的吉卜赛人，四五个不是缺胳膊便是少腿的残废人，和两三个衣不遮体、面带怒容的老太婆。他们看见贝妮娜和莫尔德哈依坐在垃圾山上，犹如一对多情的伴侣，便满嗓子呼喊起来。他们在说些什么呢？从垃圾山上面很难听清楚。只能听到只言片语：……她一定是个伪装的女圣人；她很可能是个大骗子；她打扮成圣徒模样，作诈行窃……莫非她是教堂的什么执事……一句话，情况越来越不妙，不一会儿就有人朝他们打来石头，“啪”的一声，有一块打得那么有力，贝妮娜感到肩上一阵剧痛……又过了一会儿，石块便劈里啪啦打来。贝妮娜和莫尔德哈依惊恐地站起身来，把饭菜收拾到篮子里，想躲到安全地方去。夫人拉起那位大绅士的胳膊，说道：

“咱们快走，别让他们打死！”

第三十章

贝妮娜和阿尔穆德纳挽着胳膊，低着脑袋，艰难地在垃圾山上攀登着。那儿到处是石块，不时地跌倒在地，爬起来再跑，逃脱飞来的石块。石块雨点般地打来，根本不容他们喘气呼吸。有几颗石块打在了贝妮娜的着衣部位，因而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可

是，阿尔穆德纳却倒了霉，正当他转回身子大骂这伙敌人时，一块鹅卵石击中了他的脑袋，伤势很重。当他们忍着伤疼，气喘吁吁地跑到一处可以躲避“石子雨”的地方时，摩洛哥人的伤口冒出了鲜血，面部的黄色皮肤变得血红一片了。令人奇怪的是，阿尔穆德纳一声不吭，而没有受到大伤的贝妮娜却高声大骂着，诅咒那些人该雷击闪打。他们还算有运气，一位扳道夫很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像虔诚基督教徒那样把他们接到自己的简陋房舍里。扳道夫性情温和，心地善良；他就住在附近；他看到贝妮娜和阿尔穆德纳惨遭石块的攻击，很是可怜他们。过了一会儿，扳道夫的妻子回来了，她也是一位软心肠的人。夫妇两人首先给贝妮娜端来一盆水，让她给阿尔穆德纳洗洗伤口，随后又送来白醋和布条包扎。摩尔人只是说：

“喂，你没有挨着石块打吧？”

“没有，孩子；只是有一小块石子打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没有出血。”

“痛吗？”

“不怎么痛……没关系。”

“纯粹是强盗……是地下的邪恶魔鬼。”

“不要脸的，臭流氓！国民警察怎么不来呀，连一个治安警察的影子都不见！”

他们给可怜的瞎子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止住了血，并且给一只眼睛缠上了绷带；最后，把他安卧在地上，因为他头晕目眩，不能站立。乞丐婆又把没有吃完的面包和肉菜从篮子里取出来，请慷慨解救他们的扳道夫夫妇共同享用；但是，这对夫妇非但没有接受，反而把自己中午剩下的沙丁鱼和炸糕端上来给他们；但是，双方你推我让，很是客气礼貌；最后，还是各自吃了自

己的东西。贝妮娜看到那对夫妇忠厚老实,热情好客,便提出把瞎子安排在他们家里,等她在马德里准备好住处以后接他回去。当然罗,她是不会再到坎布罗内拉斯来,因为那里肯定不会欢迎她。也不能把瞎子送到马德里和她的家里去,因为她只是人家的仆人,而瞎子又……总之,事情很难解释清楚……如果扳道夫夫妇怀疑贝妮娜和摩尔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的话,那就让他们那样怀疑好了。

“你们看,”贝妮娜看到他们面色惊愕,有些不放心的,便这样说道,“我只有这一个比塞塔和一些零碎钱了。你们拿去,让瞎子在这儿住到明天。他人忠厚善良,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就让他睡在这个角落里好了,给他铺上一条毯子;至于吃的嘛,就有什么给他吃什么好了。”

扳道夫夫妇迟疑了一下,便答应了。不过,他们认为对这对不平凡的男女还是应该劝说几句,于是扳道夫的妻子说道:

“你们不要在大街和马路上东游西逛了,那些地方很复杂,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测事件。我劝你们自己找个藏身之地,或者求求别人帮助;这位夫人嘛,可以进养老院,这位先生嘛,可以进盲人收容所。这样,吃呀,穿呀,无论活到什么时候都有保障了。”

阿尔穆德纳什么也没有说,他热爱自由,他宁愿过艰苦生活,贫困些不打紧,但一定要有自由,而不过那种虽然舒适但处处受到限制的收容所生活。贝妮娜呢,她不想过多解释,也不想消除那对善良夫妇的错误看法,这对夫妇一定以为他们两个人结伴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她就说,穷人太多了,不会收留他们的,必须有大人物的介绍和推荐才能争取到空额。扳道夫妻子回答说,有一位虔诚的先生专门管理收容所,如果和他谈谈,进收

容所的希望是有的，那位先生是神父……人们都叫他堂罗穆阿尔多。”

“堂罗穆阿尔多！……啊，对，我知道了；我是说，我不仅仅知道他的名字。堂罗穆阿尔多先生是神父，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帅，他有个斜眼侄女叫帕特露丝，是不是？”

说到这里，贝妮娜觉得脑海里的现实和想像的混合体变得清晰了些。

“我不知道他的侄女是不是斜眼……”扳道夫妻子继续说道；“可是，我知道堂罗穆阿尔多是瓜达拉哈拉人。”

“一点不错……他现在回家乡去了……听说人们一致推举他当主教，他肯定去那里接受委任状去了。”

神秘的堂罗穆阿尔多是不会不拿到委任状就回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一致。在另一点上，他们的谈判也取得了圆满成功：让阿尔穆德纳在扳道夫夫妇家里住二十四小时，贝妮娜把身上的比塞塔和一些零碎钱（她另外保存的三枚小额硬币除外）交给房主人，而主人要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照看瞎子。可怜的妮娜又和摩洛哥人费了些口舌，因为他坚持要她把他带走；不过，最后他还是被说服了，贝妮娜再三强调说，如果他不安安静静地休息，头部的伤口说不定会恶化的。

“喂，你明天一定来。”那个不幸的男人送别时说道，“若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就死掉算了。”

老太婆郑重地答应他一定回来陪伴他。她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那里，脑海里翻滚着那天遭受苦难的情景。以后的兆头也不妙；更加艰难的日子在等待着她，因为她已经身无分文，在那颗慈善之心的驱使下，给那么多人施舍了钱。她肯定要勒紧裤带，把首饰赎回还给“皮图莎”，想办法养活女主人和暂时收留的客

人,养活阿尔穆德纳,等等……她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她不知道如何支撑下去。

贝妮娜在店里赊欠些东西,便回到了家里;她发现弗拉斯基托身体很好,便向女主人提出让他离开,去干他的工作,自己挣钱糊口。女主人同意贝妮娜的建议。这时,奥夫杜莉娅的女仆来告诉她的女主人的女儿身体很不好,高烧不退,口说胡话,浑身颤抖,不堪忍睹;这消息更使堂娜帕卡和贝妮娜一筹莫展。贝妮娜很快赶到那里,通知小姐的公婆照顾照顾她,之后赶回家里,告诉女主人放心好了。那天下午,她们满面愁容,晚上更加忧伤悲痛;困难接踵而来,缺吃少穿的日子又重新回到了她们的身边。第二天一大早,不幸的女人赶到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那里,站在她的位置上乞讨,她没有别的法子对付如此频繁而严重的袭击。已经没有任何一家店铺愿意赊欠给她东西,鲁达大街和皇家大街店主上门催要欠款。她每天下午都要外出乞讨,甚至晚上还要借口给姑娘送信,也要出去讨一会儿。晚上,为了出去要一会儿钱,她偷偷地取出堂娜帕卡的一条黑色旧纱巾,把面孔伪装一下,再戴上为此而保存着的绿色太阳镜,俨然一副羞于面子、双目失明的夫人的打扮;她站在巴里奥努埃沃^①大街的街角处,用呻吟一样的声音低声向过路的每一位面孔和祥、心地善良的人乞讨。这样,她每天要出来“工作”三次,才能讨到几枚硬币;但是,那么一点点钱远不能解决燃眉之急,她要关照的人太多了。阿尔穆德纳的伤势恶化了,仍然住在普尔加斯客栈里,铁路扳道夫免费为他提供住处;但是,贝妮娜每天必须给那个不幸的摩尔人送饭菜;奥夫杜莉娅还没有恢复健康;照常给她送药送汤,

① 西班牙文“巴里奥努埃沃”(Barrionuevo)意为“新街区”。

因为病人的公婆都佯装一无所知，不想送她去医院。这样，那位勇敢的女性肩上的担子就太沉重了；不过，她承受得住；她背上压那么多十字架，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走着，渴望登上顶峰；如果不能达到顶峰，那就到达能够到达的地方。假如她在半路上停下来，也将为对得起良心而感到安慰。

下午，她借口出去买东西，径直走到圣胡斯托公墓大门口那里乞讨，后来又到大主教宅邸旁讨要施舍。可是，她不能在那儿多耽搁，不然女主人会挂念的。整整一个下午她才讨要到一枚硬币，回到家里时听说堂娜帕卡由弗拉斯基托陪着看望奥夫杜莉娅去了。门房还告诉她，刚刚有一位高个子、有派头的神父先生上楼去，叫了半天门，最后在门房留下口信离去了。

“噢！……是堂罗穆阿尔多……”

“对，太太，他是说叫这个名字来着，已经来过两次了，另外……”

“可是，是不是又去瓜达拉哈拉了？”

“他是昨天下午从瓜达拉哈拉回来的。他有事和堂娜帕卡讲，他说，有空时再来。”

贝妮娜听说那位神父来过，脑子顿时乱作浆糊，她感到害怕，无论名字和相貌，都和她的那位、她臆造的那位神父十分相似。她想，也许上帝显了灵，她在绝境中臆造出来的那个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真人了。

“总之，得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她一边沿着楼梯慢慢往上爬，一边这样想。“如果那位神父先生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那太求之不得了。”

想象中的、臆造的阿尔卡利亚人已经变成了一位有肉有血的真人，这一想法在她脑海里深深扎了根，以致一天晚上戴上墨

镜和面纱去乞讨时，有一位夫人给了她两个分币，她竟然把此人当做了堂娜帕特露丝，堂罗穆阿尔多的那个眼睛斜视的侄女了。

那好，诸位读者，我现在来讲讲堂娜帕卡和弗拉斯基托吧。他们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奥夫杜莉娅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喂，妮娜，”寡妇对她说道，“你无论如何得给奥夫杜莉娅送去一瓶好葡萄酒；你去店里看看，能不能赊一瓶来。如果赊不来，那你就设法弄点钱来，姑娘身体太虚弱了。”

为了避免和女主人发生口角，贝妮娜对她的美好想法只好表示同意。接着，她便做晚饭去了。贝妮娜一直到上床睡觉时都闷闷不乐，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对她没有好脸，不像以前几次有说有笑。意志坚强的老太婆尽管心情十分沮丧，眼前看不到一丝光明，还是强作精神，什么笑话呀，小故事呀，一个接一个地讲了起来，想让女主人心情好起来，早些入睡。

第三十一章

摩尔盲人的伤口好了以后，在他的女友的催促下，又重新开始讨起饭来。总不能坐在太阳底下弹吉他呀。日子越来越艰难，残酷的现实总是伴随着他们，必须到人的海洋最深处去寻找小额硬币，尽管那里埋藏着各种各样的珍宝。由于贝妮娜再三规劝，阿尔穆德纳才不再“固执己见”了，从郁闷、疯癫和斋戒——这一切，几天前把他弄得精神失常——状态中渐渐地恢复了过来。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最后两个人商定把乞讨地点从圣塞巴斯蒂安转到圣安德烈斯，因为阿尔穆德纳认识这个教堂的一位神父，此人很心善，以前曾经保护过他。于是，他们去了那里；尽

管在圣安德烈斯也有“首领”和埃利塞奥——他们只是叫另外的名字罢了——，因为只要是在有人群的地方，这是社会大家庭中的自然现象。但他们并不像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首领”和埃利塞奥那样专横跋扈。保护过摩洛哥人的神父是一位十分聪颖年轻的人，对阿拉伯语言文学和希伯来语言文学有较深研究，他常常同他谈上一阵子；不过，神父和他谈话虽然也出于慈善感情，但这种感情远远低于学术兴趣。一天早晨，贝妮娜注意到，那位年轻神父由另外一个身材高大、风度大方的神父陪同走出宅第，他们一边用眼睛盯着摩尔人，一边谈论着什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谈论有关他的事，什么地方的人呀，说魔鬼一样的语言呀，信奉魔鬼宗教呀。接着，两位神父又把眼睛转到贝妮娜的身上。真叫人羞怯！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说她些什么呀？他们一定以为她是那位非洲人的伴侣，也许说她是他的妻子，是他的……

最后，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神父向卡瓦·巴哈走去，而另外一位神父，也就是那位聪颖的神父，留下来和阿尔穆德纳用阿拉伯语谈了好一阵子。接着，他转身面向贝妮娜，关心地对她说：

“堂娜贝妮戈娜，您完全可以不这样生活的，要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对您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是很艰难的。您老是像条尾巴似的跟在摩尔人后面，很不体面。您为什么不去慈善院？这件事我对堂罗穆阿尔多讲过，他答应照顾……”

心地善良的女人怔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她才对马约拉尔先生——人们都这样称呼这位学者兼神父——说了两句表示感谢的话；并且补充道，她认识另外一位神父，也叫堂罗穆阿尔多。

“我还对他说过，”马约拉尔补充说，“您是住在皇家大街的

太太的女仆；他答应先了解一下您的为人，然后介绍给慈善院……”

那位年轻神父还说了些其他事情。贝妮娜感到脑袋像一团浆糊，浑浑沌沌，因为她刚刚看到的那位高个子、相貌出众的神父和她主观臆造的、在她头脑中深深扎了根的神父是那样相似。她恨不得一下子跑到卡瓦·巴哈，找到那位神父，对他说：“堂罗穆阿尔多先生，请原谅我在头脑中早已臆造了您的形象。我认为，我这样做没有恶意。我之所以臆造一位叫堂罗穆阿尔多的神父，是为了不让我的女主人知道，为了养活她我每天都要去大街上讨饭的。您现在以有血有肉的真人面目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对我的惩罚；上帝哟，请原谅我吧，我再不这样做了。当然罗，您也许是另外一位堂罗穆阿尔多吧？为了使我从一直困惑着我的疑团中摆脱出来，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有一个斜眼侄女，还有一个叫何塞法的妹妹？您是否被提名出任主教？您有资格当主教，但愿这早已变成了事实。请您告诉我，您是否就是心目中的那位堂罗穆阿尔多？或者说，是另外一位堂罗穆阿尔多，我自己也不知道堂罗穆阿尔多怎么一下子就跑了出来。也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一定要找我的女主人谈话呀，是不是因为我臆造了您，您要到她那儿去抱怨我？”

贝妮娜如果碰见了她，一定把这些话讲给他听的；可是，她没有碰见他，这些话当然也就没有说出口来。她快快不乐地回到家中，脑海里一直想着：阿尔卡利亚的那位心地善良的神父已经不再是她臆想的了，我们大家在梦中看到的東西也是真实存在着的，谎言孕育着真理。这种想法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了整整两天。可是，除了经济方面的困难可怕地增长着以外，一无所获。她早晚都要到外面去乞讨，可总是事与愿违；另外，已经没有一

家店肯赊欠她哪怕一个雷阿尔的食品了；“皮图莎”威胁说，如果不在最近几天归还她的首饰，就去告发她。贝妮娜筋疲力尽了，她一筹莫展；她不那么信奉上帝了，对人世间是否真有乐善好施的人也产生了怀疑；她东奔西跑，只是从安东尼托的妻子胡利娅娜那里借到一个杜罗，而且过几天就要归还。她乞讨来的钱，哪能填补那么大的窟窿呀；为了使家中的危机不太暴露出来，她把已经少得十分可怜的饭菜也节缩了又节缩，然而也无济于事；她每天穿着一双破便鞋奔走，把脚趾磨得到处是伤；她尽量露出可怜相向行人乞讨，但也不能奏效；如此这般节衣缩食，打扮出可怜的乞丐相，却都是徒劳的。贝妮娜灰心丧气了，她说：“我已经走到了我所能够走到的地方，余下的路程，就看上帝帮忙不帮忙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她那背驮着的不幸大山上，又突然飞落来一桩倒霉事。那一天，她去圣胡斯托教堂乞讨，阿尔穆德纳去萨克拉门托大街要饭。她一开始就乞要到十个分币，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运气，那一定是个好兆头。可是，她大错而特错了，不应该轻易地相信厄运抛送给我们的这一点点甜食。要知道，它那是为了欺骗我们，更加随心所欲地损害我们的呀！她刚刚得到施舍，就走过来一个警察，他一边推搡着她，一边对她说：

“喂，老太婆，给我往前走……快，快……”

“你在说什么呀？”

“住嘴，快走……”

“可是，你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呀？”

“住嘴，你听着……快走！到圣贝纳迪诺去。”

“可是，我做了什么坏事了……先生？”

“谁让你在这儿乞讨！……我昨天不是对你说过，市长先生

命令不让在这条大街上乞讨吗？”

“那就让市长来养活我吧！我不能够活活饿死呀，我的上帝哟！……真见鬼！……”

“住嘴！你这个疯婆子！……快走！”

“别推我呀！……我不是犯人……我有家，谁都会为我担保的……喂，你要把我带到圣贝纳迪诺去，我说什么也不去……”

贝妮娜紧紧靠在墙壁上；但是，那个凶狠的警察一下子把她拉了过去。这时，走过来两个治安警察，巡警命令他们把贝妮娜和在那条街及附近大街乞讨的男男女女统统带到圣贝纳迪诺去。贝妮娜痛苦地流着眼泪，再三恳求治安警察发发善心，放掉她。可是，泪水和恳求都无济于事。走，一直往前走；最后面跟着那个非洲盲人。当阿尔穆德纳得知贝妮娜被拘留的消息以后，便跑到治安警察面前，也要求把他拘留起来，送到地狱去，请不要把他同贝妮娜分离开来。不幸的女人一定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忍受着可怕的监禁生活……现在，她像小偷和坏蛋被送进监狱一样，同沿街乞讨的穷人一起被拘留了起来！她不能赶回家去，不能照顾她的女主人和女友！当她想到堂娜帕卡和弗拉斯基托那天晚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时，悲痛欲绝；她如果有力气对付那两个彪形大汉，一定捣碎墙壁，冲出牢房！……她脑海里始终盘旋着不幸的女主人形象，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可始终不见她的踪影……耶稣呀！圣母呀！家里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呀！如果此刻天不塌下来的话，天就永远不会塌下来了！走过马棚大街以后，她又苦苦央求，想打动治安警察的心。但是，他们说那是在执行上司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要受到训斥。阿尔穆德纳缄默不语，拉着贝妮娜的衣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看上去，他对被拘留、送监狱并不感到沮丧，因为在那

里可以吃到一口饭。

如果可怜的乞丐婆悲伤地流下眼泪的话，老天的泪水也不会比她流得少的呀！老天和她一样，表情阴郁，她被抓捕时开始降落的毛毛细雨，此刻已经倾盆而落了。她从头到脚被淋得湿漉漉的；阿尔穆德纳身上的衣服也滴淌着雨水，他头上的软帽犹如特里同^①喷泉的喷顶，就差长出铜绿了。贝妮娜脚上的便鞋本来因为那天走路多了而破绽，现在简直要断裂，脱落在泥水里了。他们到达圣贝纳迪诺以后，贝妮娜干脆脱光了脚，她觉得那样更好些。

“喂，”当他们走过市拘留所的阴森大门时，阿尔穆德纳对她说道，“别哭了……你我两个人待在这儿会很好的……别哭了……我感到很高兴……给汤喝，给面包吃……”

贝妮娜处在极度悲痛之中，没有心思回答他。她恨不得打他一棍子。怎么才能让那个流浪汉懂得，她这个不幸的女人在遭受着厄运的袭击呀？除了她，还有谁懂得她的女主人，她的女友，她的妹妹，此刻孤寂无伴，没人照料呀？她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夜该是怎样痛苦难熬呀。假如第二天她有幸被释放的话，她将用怎样的理由，怎样的谎言解释她突然失踪，那么长时间不在家里露面呀？尽管她本人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一次将如何辩说，如何谎骗女主人呀？她无计可施，对女主人已经无言以对。最好不再遮遮掩掩，把自己乞讨的秘密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这样做没有什么丢人的。然而，很可能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即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不相信她的话，从而她们之间的源远流长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下半身像鱼。他有一个海螺壳，用吹海螺壳的办法来激起或平息海浪。此处特里同是比喻深的意思。

的情谊有可能骤然破裂。如果女主人真的大发雷霆，把她撵出家门，妮娜将痛不欲生，因为她不能没有堂娜帕卡。她对她的爱正是源于后者的优良的品格，也可以说，几乎源于她的缺点。她一边走一边这样想着，最后当被赶进一间令人窒息、气味恶臭的大房间——那儿已经拘留了四五十个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时，只好投入命运的怀抱，任其摆布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听从上帝安排吧。回到家里时，把真情和盘告诉女主人。如果我回到家里时，女主人还活着，但是她不相信我讲的话，那就随她便吧；如果女主人勃然大怒，那就让她把心中的怒火完全发泄出来好了；她如果辞退我，那就辞退我吧；我如果死去，那就死去好了。”

第三十二章

我们退一步讲，假如妮娜没有这么想，更没有讲出口来，人们也会清楚地知道，在那个悲凄的夜晚，堂娜帕卡心中的不安和担忧笔者是无法用笔墨表述的。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仍然不见女仆回归，女主人越发焦虑了；如果开始时她想念着她是因为家中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进食了的话，那么当她想到她的女仆很可能发生不幸时便立刻更加担起心来。什么样的不幸呢，比如说，夜黑了迷了路，或者突然死在大街上。好心的弗拉斯基托设法安慰她，然而他是徒劳的。当这位身体软弱的老人的同乡说出下面这番话时，他不得不缄默不语了。

“庞特先生，你要知道，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呀，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年了，她还没有一次晚上不回家的呢！”

缺这少那，要想吃顿像样的晚饭真是困难重重。绳带商店

老板娘的女儿热情地赶来，想替代女仆为他们做晚饭，可是没有下锅的食物。当然罗，堂娜帕卡一点胃口也没有，客人弗拉斯基托如果不是和她一样的话，起码胃口也不会太好。但是，为了支撑体力，他们还是要多少吃点什么的。两个人把鸡蛋和葡萄酒搅拌在一块儿，凑凑合合地把几片小面包送到肚里。至于睡觉，那就更不用提了。女主人听着邻居的钟声，先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后来半小时半小时、一刻钟一刻钟地数着；听到楼梯有声音，便在脑子里计数着那声音该是到了过道的什么地方。庞特的心境也不轻松；为了表示尊重，在女主人和保护人守夜的时候，他不能上床躺下；他为了减缓一下恢复期的体力消耗，只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打一会儿瞌睡。这样，他“入睡”的姿势也就只能因陋就简了，胳膊当枕头，趴在椅子扶手上；睡着以后，脑袋有时在空中耷拉着，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成了一个歪脖子。

东方放亮时，堂娜帕卡已经筋疲力尽，坐在扶手椅里睡着了。她嘴里不停地说着梦话，身上的肌肉时不时地抽动一两下。她突然惊醒过来，以为家里闯进了盗贼。屋子里亮堂堂的，可是妮娜不在家，这使她觉得比夜晚更加悲凄和孤寂。弗拉斯基托也在思虑着这件事，他认为，到贝妮娜当保姆的人家去打听打听，一定会了解到她的去向的。前一天下午，弗拉斯基托的同乡堂娜帕卡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她不知道堂罗穆阿尔多住在格雷达大街多少号，因而没去那里。上午，门房说愿意去打听久久未归的贝妮娜的下落，于是打发他去格雷达大街，可是，不大工夫回来说，整条大街没有一家门房说有那么一户人家。

再说，家里只有一点前天的残羹剩饭，也几乎都变馊了，再就是几片硬面包。还好，邻居得知如此严重的困境以后，给那位有名的寡妇送来一些吃的。你端来一点蒜瓣汤，他送来一盘炸

鳕鱼，另外还有人送来一个鸡蛋和半瓶劣质葡萄酒。他们愁得心碎肠断，不能不吃点东西呀，因为大自然的规律也适用于他们：必须活下去，尽管灵魂已经和死神结成了朋友，坚决反对此举。时间过得太慢了，无论庞特还是他的同乡女友都一直倾听楼梯上的脚步声；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最后，两个人都灰心丧气，打不起精神来，面对面地静静坐着，拉长着脸，没有一句话；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下，那是在默默地祈求上帝给他们解开那个谜。他们请求上帝发善心，通过我们从未想到过的方法和途径告之妮娜久出不归的原因和现在的下落。

大约十二点钟的样子，门铃当啷响了一下。龙达贵妇人和阿耳黑西拉斯擅长给女人献殷勤的先生，像两个橡皮娃娃一样，突然从各自的座位上跳起来。

“不，不是她。”堂娜帕卡大为扫兴地说。“妮娜不是这样叫门。”

弗拉斯基托想走过去开门，堂娜帕卡一把拉住他，叮嘱说：

“庞特，您别去，说不定是店里的要帐鬼找我的麻烦来了。让姑娘去开门。塞莱冬妮娅，快去开门，要问清楚：如果是来告诉妮娜消息的，就让他进来；如果是店里人，就说我不在。”

姑娘跑去了，不一会儿急急忙忙返回身来，说：

“太太，是堂罗穆阿尔多。”

他们的精神立刻可怕地紧张起来。庞特像陀螺一样，以一只脚为轴原地转了好几圈；堂娜帕卡站起身来，又坐下去，这样先后重复了十几次，最后说：

“让客人进来……我现在可知道了……我的上帝哟，堂罗穆阿尔多今天到我家里来啦！……到小客厅去，塞莱冬妮娅，到小客厅去……我把黑裙子穿上吧……我头发还没有梳呢……就这

模样去接待客人！……让客人进来，姑娘……我的黑裙子。”

阿耳黑西拉斯男人和塞莱冬妮娅帮助堂娜帕卡穿好衣服，可是忙中生乱，把衣服都穿反了。堂娜帕卡很是着急，说他们两个是笨蛋，还用脚踢了他们两下。最后，胡乱地穿上衣服，又在头发上插把小梳子，跌跌撞撞地跑向小客厅。神父正在等待主人，他站在客厅里，望着主人全家的照片，那是这间简陋、破旧客厅里的唯一装饰。

“堂罗穆阿尔多先生，请原谅，”夫人吻过神父的手后，激动得不能站立，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托上帝的福，今天能对您的大恩大德亲自表达我的感激。”

“太太，这是我应尽的义务……”神父脸上露出某种惊愕表情，说道：“您没有什么可要感激我的。”

“看在上帝的面，请您告诉我。”夫人补充说道。她担心听到不幸的消息，都有些说不出话来了。“现在请您告诉我，我的可怜的妮娜发生什么事了？”

在地心地善良的神父听来，“妮娜”颇像一只小狗的名字，夫人大概丢了一只小狗吧。

“您没有找到？……”他为了说点什么，便对她说了一句。

“可是，您不知道？……唉、唉！一定发生不幸的事了，您出于好心，不想告诉我。”

不幸的夫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神父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夫人，安静些，不要太悲痛了。您说的事，也许发生了，也许并没有那么一回事。”

“妮娜，我心爱的妮娜！”

“妮娜是您家里的什么人？是您的亲人吗？您给我讲讲清

楚。”

“堂罗穆阿尔多先生，如果您为了怕我伤心而不对我讲真情实话的话，那我将对您表示无限的感激。……不过，还是应该知道……或者，您是想把事情一点点地告诉我，不让我过分伤心？……”

“我的夫人，”神父很想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焦虑而坦诚地说道：“对于您为之痛哭的人，我没有带来任何消息，没有带来好消息，也没有带来坏消息，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个人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您为什么认为我……”

“请您原谅，堂罗穆阿尔多先生，我以为我的女仆贝妮娜，更确切地说，我的朋友和伴侣，在您家里出了什么严重的不幸事情，或者从您家里出来以后，走到大街上……”

“这是从何说起呀？……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夫人，这里一定有个误会，我必须澄清：我的名字是：罗穆阿尔多·塞德龙。我在龙达的圣马利亚教堂当了二十年的主教。其他遗嘱执行人委托我来这里向您传达拉斐尔·加西亚·德·洛斯安特里内斯的遗嘱，但愿我的这位朋友静静地安息。”

如果堂娜帕卡此时感到大地开裂，从深处跑出来一队队魔鬼，如果看到天空塌陷，降落一队队天使，两者汇聚在一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的话，也不会感到茫然和惊愕的。然而，现在说的是遗嘱、遗产呀！神父说的，是真话还是有意取笑她？这位神父，是真人，还是不幸的夫人着魔了的脑子里杜撰出来的人？堂娜帕卡把舌头紧紧贴在硬腭上，用惊恐的眼睛看着堂罗穆阿尔多。

“夫人，您不要这么恐慌。相反，我给您，给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夫人带来一个好消息：您受苦受难的日子结束了。上帝一

定一而再，再而三地考验了您的虔诚和驯服，现在要重奖您的这种美德，把您从多年悲苦的生活境况中解放出来。”

堂娜帕卡的两只眼睛滚落下串串泪珠，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是那样激动、那样惊异、那样兴奋，早把贝妮娜的影子从脑海里抹掉了，仿佛贝妮娜久出未归和失踪是多年以前的事。

“我理解，”善良的神父直起身子，把椅子向前靠了靠，将手放在弗朗西斯卡夫人的胳膊上说道：“我理解您为什么这样激动……任何一个人从苦难的深渊一下子升到幸福的天堂都要惊恐一阵子的。不过，这是好事，如果从天堂降到地狱，那就糟糕了……这件事很重要，您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处理；我的夫人，咱们来谈谈这件事吧，把那件使您不安的事暂且忘在一边……您不应该为您的女仆，或者说朋友操那么多的心……她会回来的！”

神父的这最后一句话，使堂娜帕卡重新想起了妮娜，她神秘失踪多日，很令她担心。当她听到“她会回来的”这话时，发现神父的脸上露出慈善和乐观的表情，她相信这位心地善良的先生说完这件重要的事情以后，一定会给她介绍一下贝妮娜的情况的：话说回来，贝妮娜失踪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样，堂娜帕卡的思想又像风向标一样骤然转到了遗产问题上，紧紧地抓住它，把其他事情完全放在了脑后；神父看到她急切想了解详情，便讲了起来。

“您大概知道，可怜的拉斐尔是二月十一日过世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上帝让他永远安息了……唉！”

“他是个圣人。他的唯一缺点是讨厌结婚。我们这些朋友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品貌双全的对象，他都看不上眼。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一处叫作‘华雷斯无花果林’的庄园里……”

“这我知道。那庄园是我祖父的。”

“对，是堂亚历杭德罗·华雷斯的……那好：拉斐尔在‘无花果林’庄园里染上了肝炎，五十五岁的时候便一命归天了。太遗憾了，太太，他和我一样高大，全身都是肌肉，和我一样健壮有力；那胸膛，公牛也比不过，红光满面！……”

“唉！……”

“我们常常去打野猪和梅花鹿，从来看不到他疲倦。同他那强壮的身体相比较，他的自爱更为强烈，什么大雨呀，饥饿呀，他都不在乎……可是现在，您看看那棵粗壮的大树，都变成一棵小草了。刚刚病了几个月，就瘦得皮包骨，有多少块骨头，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人耗尽了，无法救治了……”

“唉！……”

“可是，他对自己的病痛，一直那么忍受着；对于死，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他把死看作是上帝的判决，非但不能表示异议，而且应该高高兴兴地接受。可怜的拉斐尔，真是天使一样的好人呀！……”

“唉！……”

“当时我不住在龙达，因为我在家乡有一部分财产，为了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我不得不把家安在马德里。但是，当我得知他病情危重时，赶了回去。我整整陪了他一个月，照顾他……真让人痛心呀！……他死在我的怀里。”

“唉！……”

堂娜帕卡从心底发出的一声声的叹息如同一只只小鸟从四面敞开着的笼子逃出来一样。说实话，她一直在脑海里琢磨着可能得到的遗产；可是，不管龙达的那位老光棍多么慷慨大方，都不能使她漠然对待堂罗穆阿尔多的痛苦。

“总之，我的夫人，他立下遗嘱之后，像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死去了。”

“这事我一直不知道，先生，我一直不知道……”

“唉！……”

“他在遗嘱里说，将三分之一财产留给他的远方侄女。克莱门西娅·索佩拉娜，您知道吗？这位侄女是瓜达莱尔塞侯爵堂罗德里戈的弟弟，即堂罗德里戈·德·金塔纳尔的妻子。将另外三分之二财产这样处理：一部分送给一家慈善机构；另一部分送给他的某些亲戚，以改善经济条件，因为他们或是因为家中有什么不幸，生意不顺手，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天灾人祸而生活每况愈下。您和您的儿女正是这种情况，当然最应该接受这笔遗产，再有……”

“唉！……上帝终于发善心了，没有让我在看到贫困的日子结束之前就死去。老天呀，你是上千次的降祸，上千次的赐福。执法严明的神，大慈大悲的神，圣神中的神！……”

不幸的堂娜弗朗西斯卡感情奔放，立刻放声哭了起来，把双手抱在胸前，跪在地上。善良的神父担心她如此激动，最后会疯癫起来，便走到房门前，轻轻敲了几下，想叫人送杯水来。

第三十三章

弗拉斯基托亲自送来一杯救急水。夫人喝了，并且从过分激动中恢复过来。堂罗穆阿尔多对身体仍然病弱的弗拉斯基托说道：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现在正荣幸地和堂弗朗西斯科·

庞特·德尔加多讲话……您是阿耳黑西拉斯人……您在那里住了许多年。您是拉斐尔·安特里内斯的远房表哥吧？您大概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吧？”

“他去世了……唉！我还不知道呢！”庞特茫然地说道。“可怜的拉斐利托^①！在埃斯帕特罗^②倒台前不久，即一八五六年，我在龙达时，他还是个孩子，才这么大。后来，我们在马德里见过两三次……秋天时，他常来这里住些日子，经常去皇家剧院，他是乌斯塔利斯的朋友；竞选时，他在里奥斯·罗萨斯一带奔波；在里奥斯·阿库尼亚……噢！可怜的拉斐尔！他是我的好朋友，他简朴热情，是个打猎能手！……我们两个性格和志趣相投，只是他农民气味很浓、很热爱乡间生活，而我则讨厌农村，不愿看到树木，喜欢住在城里，住在大城市里。”

“请您坐在这儿，”堂罗穆阿尔多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敲了敲身边的一把弹簧扶手椅，他用力那么大，椅子上顿时飞起一团尘土来。

那位昔日很会讨好女人的弗拉斯基托得知表弟的遗产也有他的一份时，是那么惊愕，以致不得不把堂娜帕卡剩下的水全部喝掉，以避免昏迷过去。神父这个人和他的姓太和谐了，他姓塞德龙^③，而他那高大的身材，健壮的体魄，以致肤色都和粗壮的雪松相似；我认为我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并非题外赘述。在树木和人之间，如果细心观察它们的特征，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存、亲缘关系。雪松高大挺拔，木质虽然有些松脆，但漂亮，且味香；堂罗穆阿尔多也是如此：高大、健壮、肤黑，同时人品好，忠

① “拉斐利托”是“拉斐尔”的昵称。

② 埃斯帕德罗(1793—1879)，西班牙政治家。

③ 西班牙语“塞德龙”(Cedron)与“大雪松”(cedro)的发音相近似。

实地履行神职义务,打猎能手,从神父的角度上讲,他是一个很有阅历的人,性格平和,善于言辞,宽容人们的缺点,善良,仁慈。总之,他的举止、装束和他的地位十分相称。他衣着朴实,绝没有炫耀之意;他吸烟毫不克制,而且多为烈性纯烟丝。他骨架宽大,肌肉丰满,而且食量很大。他脚长手宽,同高大身材再相称不过了。从外表看上去,他虽然像个粗人,但还算英俊,他身材匀称,五官端正,那张具有米开朗琪罗^①的雕像面孔,安放在“拱墩”、“托座”或“底盘”中央,堪称巧夺天工之作,嘴角伸出美丽的花环和垂饰。

拉斐尔遗产继承人渴望了解一些细节,于是塞德龙给他们详详细细地讲述了遗嘱的内容,无论堂娜帕卡还是庞特都洗耳恭听,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了。他们两个是遗嘱执行人;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塞德龙先生,堂圣达利奥·马杜拉那和瓜达莱尔塞侯爵。在对在场的堂娜帕卡和庞特先生感兴趣的那部分遗嘱中,拉斐尔是这样说的:将阿尔莫拉伊纳庄园交给他表弟安东尼奥·萨帕塔的女儿奥夫杜莉娅和儿子安东尼托,不过他们只有使用权;遗嘱执行人要把庄园的收益交给他们,而当奥夫杜莉娅和安东尼托过世以后,将庄园一分为二,分别由这两个人的继承人继承。堂娜弗朗西斯卡和庞特先生,将得到其他许多亲属一样的待遇,即获得终身养老金,此项费用从放贷的利息中支付;要知道,这是立嘱人的一部分主要财产。

听到这里,弗拉斯基托用手不停地梳理着耳边的几绺蓬发;堂娜弗朗西斯卡呢,实说了吧,她不知道神父的话是真是假,她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她一时兴奋得跑到过道里，大声喊道：

“妮娜，妮娜，快来呀，有好消息啦！……我们发大财了！……我告诉你，我们不再受穷了！……”

她立刻想到，她的女仆已经失踪一天了，便转身回到塞德龙身边，哭泣着对他说：

“请原谅我，我都忘记丢掉女仆的事了。”

“她会回来的。”神父重复说道。这句话像产生回音一样，弗拉斯基托也说道：

“她会回来的。”

“如果她真的死了的话，”堂娜弗朗西斯卡说道，“我想，我这么高兴，也会使她起死回生的。”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论那位夫人吧，”塞德龙说道，“您还是先把您感兴趣的东西听完吧。遗嘱执行人都知道，无论是您还是庞特先生的经济状况都很悲惨，至于为什么这样悲惨，我现在就不多说了，也没有必要多说了，他们做了以下决定……立嘱人授予他们全权做出这一决定和其他许许多多应该做出的决定……当遗嘱的有关条款付诸实施时，免除资产转让税，等等，等等……他们决定，我是说……”

堂娜帕卡和弗拉斯基托屏住呼吸，几乎都要窒息了。

“他们决定，更确切地说，他们早已决定，或者说我们早已决定——这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决定每月给你们五十个杜罗，这是暂定数目，或者说，在我们最后决定养老金的数目以前，你们暂且领取这么多。清楚了吗？”

“清楚了，先生，清楚了，先生……再清楚不过了，再清楚不过了。”两个人异口同声说道。

“你们二位早就应该得到这笔钱了，”神父说道，“我费了很

大的工夫才找到你们住的地方。问遍了半个马德里……最后……在这里一下子碰到‘两个猎物’，也算我有运气，请原谅我用这种词汇；从早到晚，我一连找了好几天呀。”

堂娜帕卡吻了神父的右手，弗朗西斯科·庞特吻了神父的左手。两个人的眼睛里滚动着泪花。

“你们已经得到了两个月的养老金，我们现在就办理手续，以便让你们按规定领取……”

庞特觉得自己坐上了气球，一下子升到天空；他像气球乘客紧紧抓住吊舱那样，用力握住沙发的扶手。

“我们听从您的安排。”堂娜弗朗西斯卡大声说道；同时心里这样想着，“哪能有这种事呀，这一定是在做梦。”

当她想到妮娜现在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喜事时，那颗此时十分欢快的心立刻蒙上了阴影。说也奇怪，庞特·德尔加多的心好像同她的心相通似的，他也想到了妮娜，他说道：

“太遗憾了，妮娜那个天使不在！……但愿她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堂罗穆阿尔多，您说是不是？她没回来，可能是因为……”

“我的心告诉我，她很好，很健康，今天就能回来……”堂娜帕卡觉得所有的东西都罩了一层玫瑰红，十分乐观地说道。“说句老实话，请您原谅，我的神父先生，也许我的脑子不好用了，里面一直装着个疑团……就是听说堂罗穆阿尔多先生到家里来时，我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您的名字上，以为您就是我的贝妮娜在其家中当保姆的那位有名的神父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想是的。”

“一些伟大善良的灵魂都是隐名埋姓，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们登门谢恩报德，不张扬自己如何乐善好施……那好，堂罗穆阿尔多先生，我请求您不要再在您的伟大品格上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了。是不是因为您行善积德而被推举为主教？”

“推举我？……我本人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您是瓜达拉哈拉人吧？或者是别的省的人？”

“我是瓜达拉哈拉人，太太。”

“您有个叫做帕特露丝夫人的侄女吗？”

“没有，太太。”

“您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讲弥撒吧？”

“我不在那儿讲弥撒，是在圣安德烈斯教堂讲。”

“那么，有人送给您一只小野兔，是否确有其事呢？……”

“也许有……哈，哈……可是，我记不清了。”

“堂罗穆阿尔多先生，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吧，这么说，您不认识我的贝妮娜了。”

“我认为……不过，我不敢肯定我不认识她，我的夫人。我也许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她。”

“噢！我一直是这么说的……塞德龙先生，太让我高兴了！”

“请您安静些。我们来看一看：那位贝妮娜夫人是不是穿一套黑色衣服，六十岁的样子，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皱纹？……”

“就是她，就是她，堂罗穆阿尔多先生；她人很谦和，尽管上了年纪，但性格仍然很活泼。”

“还有别的特征呢：她每天都去乞讨，和一个叫阿尔穆德纳的非洲瞎子在大街上乞讨。”

“我的天哪！”堂娜帕卡惊愕地喊了一声，“她不会做那种事

的，我的上帝哟！她不会做那种事的……我看您还是不认识她。”

堂娜帕卡望了弗拉斯基托一眼，想让他证明她的话是正确无误的。庞特看了看神父，接着又看了看夫人，他心中也产生了一些疑团。

“贝妮娜是个天使，”庞特鼓起勇气说道，“她是不是乞讨，我不知道，但是，我敢发誓，她是个天使。”

“您给我滚开！……我的贝妮娜去乞讨？……和一个瞎子在大街乞讨？……”

“我还要补充一下，那瞎子是摩尔人。”堂罗穆阿尔多说道。

“我也要说明一下，”庞特十分直率地说道，“也就是前几天，我从进步广场经过时，看见她和一个瞎子乞丐坐在雕像下面，看那样子，我觉得是……里弗人^①。”

堂娜帕卡感到茫然，头也一阵阵晕眩，满心的欢喜一下子变成了惆怅和悲哀；她想，但愿刚才的那些话是听错了，与她说话的应是梦幻中的人，连有关继承遗产的那席话也该是谎言。她害怕头脑清醒过来。于是，闭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上帝哟，我恳求您解除这个大疑团；铲除我头脑中的那个想法吧！这一切都是骗人的谎话，还是真情实言？我能继承拉斐利托·安特里内斯的财产？我有了生活的财源？……妮娜每天都去乞讨？妮娜和一个里弗人在大街上乞讨？！……”

“好吧，”堂娜帕卡突然大声喊了起来，“那就让她那样生活吧，让她和她的摩尔人一块儿生活吧，和阿尔及尔的全部摩尔人一块儿生活吧；让我看看她，看着她哪怕是用篮子把那个非洲人

^① 摩洛哥北部一个山区。

带到家里来吧！”

堂罗穆阿尔多笑了起来，解释起什么时候和怎样认识的贝妮娜。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圣安德烈斯教堂当副主教，这个人很有文化，有教养，经常从东方来的人那里听到些消息，他就是通过这位朋友认识那位非洲人阿尔穆德纳的；他还说，总看见一个女人和阿尔穆德纳在一起；听人家说，这女人给一位孀居的夫人当仆人；并且说，那位安达卢西亚夫人住在皇家大街。

“我不得不把这件事同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夫人联系起来，以前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您，而今天，当我听到您哀叹您的女仆久出未归时，我便在心里思索，并且这样对自己说：‘如果失踪的那个女仆是我认为的那个女人的话，那么我们先找到煮锅，接着便能找到肉汤啦！’那好，我们现在就去找摩尔人，找到他就能找到那个女仆了！我是说，就能找到那位你们称之为的……”

“贝妮戈娜·德·卡西娅……德·卡西娅；对了，先生，大家都开玩笑说她是圣丽塔的亲戚。”

塞德龙先生补充说道，他是“慈善”老人收容所的创办人之一，并不是因为他称职，而是因为他在创办人中属佼佼者，现在荣任该收容所的所长和总管；正因为所有申请收容的人都要把申请交给他，所以他一到大街上就寸步难行，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许多乞丐围拢上来，缠住他，向他递交推荐信和申请书，要求进收容所。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国家到处都有蛆虫一样多的穷人；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国家改建成一座没有边际的收容所，我们所有人，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都能进收容所。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是欧洲最大的孤老收容所了。我现

在想起一件事，我有个朋友叫马约拉尔，对东方文化很有些研究；他跟我说起过，我们的收容所接受了阿尔穆德纳的女友。”

“我恳求您，我亲爱的堂罗穆阿尔多先生，”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神魂完全颠倒了，“千万不要相信那种事；很可能有人装扮成贝妮娜的样子，在大街上乞讨；请您不要理睬这样的贝妮娜，而是要关注真正的贝妮娜；我的妮娜每天上午都到您家里去当保姆，从您那里得到那么多好处；当然，通过她，我也得到了您的好处。这才是真正的妮娜呀，这才是我们要寻找，并且要在您，塞德龙先生，在您善良的妹妹堂娜何塞法和您的侄女堂娜帕特露丝的帮助下找到的贝妮娜呀……您之所以在我面前否认认识她，是为了在您的美德和圣洁之上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然而，可爱的先生，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我确信您是一位圣徒，您不愿人们知道您善良仁慈的举动；我再说一遍，我对这一点坚信不疑。我们还是去寻找妮娜吧，当她回到我的身边时，我们两个要放声高呼：‘圣人！圣人！圣人！’”

堂娜帕卡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塞德龙先生最后才发现，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的头脑有毛病；他认为无论是解释还是表示反对，都不能减弱她的神经错乱，于是很快结束了那个话题，起身告辞，答应第二天再来查看各种证件，开具收据，将遗产继承人许诺的钱款交给他们。

塞德龙先生的辞行持续了很长时间，原因是在从门口到楼梯的那么一小段路上，无论是堂娜帕卡还是弗拉斯基托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谢意，先后达四十次之多。之后，又把神父的手吻了四十次，也许还要多。当伟大的塞德龙先生从一层楼梯消失，只有龙达夫人和阿耳黑西拉斯美男子两人留在房间门口时，龙达夫人说道：

“我心爱的弗拉斯基托，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正想问您呢……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呀？您说说看！”

“让我说吗？……我说不上来……我没有那么大的智慧，那么好的记忆力，我不能判断，妮娜不在身边，她不能帮助我。”

“我也好像缺了点什么……脑子也不好使了。”

“我们是变成傻子了，还是变成疯子了？……”

“我还有句话要说：堂罗穆阿尔多为什么否认他的侄女叫帕特露丝呢？为什么否认人们推举他当主教呢？为什么否认人家送给他一只野兔呢？”

“至于赠送野兔的事，他倒是没有否认……请您原谅，他说记不清了。”

“对，是那么说的……如果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位堂罗穆阿尔多是位虚无缥缈的人物，是妖术臆造出来的人物，或是鬼神打发来的什么人物，那么，眼前的一切不就都变成了泡影和青烟，变成了梦幻，变成了幻影，变成了空想了吗？……”

“夫人，我最圣洁的圣母哟！”

“他若是不再来，我们该怎么办呀？……他若是不再来，我们两个就……两手空……！”

说到这里，弗拉斯基托那本来就松弛、无色的面孔显得更加阴郁可怕了，他用手摸了摸眼睛，大叫一声，便倒在了沙发椅上。那个不幸的夜晚，在爱尔兰人大街和梅迪奥迪亚·格兰德大街交叉处，弗拉斯基托早些时候也受到一次这种脑病的袭击。

第三十四章

堂娜帕卡在绳带商店老板娘女儿的帮助下，对庞特精心护

理和照顾，这样，病人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天快黑时，庞特又和龙达夫人谈起了那件事，最后两个人一致认为，堂罗穆阿尔多·塞德龙是一位真实可靠的人物，遗产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过，在善良的神父第二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以前，他们一直处在“生”与“死”之间。这一次，神父由一位公证人陪同，此人是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德·萨帕塔的老相识。他们查阅了证件之后，事情就顺利地解决了。拉斐利托·安特里内斯的财产继承人按照养老金的数目，双手接过银行的钞票，分文不少；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夫人和弗拉斯基托的钱箱子早已空空如也，此刻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两个人都惊愕不已。堂娜帕卡那么多年一直是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得到数目如此巨大的钞票；这在她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她的理智模糊了，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许许多多的想法在脑袋里嗡嗡叫着，如同一群苍蝇碰撞玻璃，想要从里面冲出来，抛弃黑暗寻找光明一样。她想说什么有关妮娜的话，可是不知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什么。弗拉斯基托和另外两位先生谈论事情，她听起来都犹如从远方传来的吵架声，只能听到零乱音节和嘈杂声；她以为他们在说失踪的女人很快会回到家来，已经找到了她的踪迹，然而，没有任何消息……三个男人站立着，公证人紧紧靠在塞德龙先生身边。身材瘦小的弗拉斯基托像只小鸟一样，准备从树枝爬到树梢。

两位和蔼可亲的先生彬彬有礼，热情谦和地告辞离去了。这时，只剩下了龙达夫人和阿耳黑西拉斯美男子两个人，他们在房间里从一边踱到另一边，毫无目的地一会儿走进厨房，一会儿走进饭厅，而一会儿又从那里走出来，碰在一起时，语无伦次地交换一两句话，他们这样“活动”了好一阵子。说句老实话，堂娜帕

卡觉得，她的那么多年一直陪伴她，帮助她度过苦难日子的妮娜不能同她分享幸福，那幸福就不是完美的，并且有随时断送的危险。啊！如果妮娜此刻也在这里该多好呀！她的女主人多么高兴把这个惊人的喜讯告诉给她呀！妮娜回来时，她先要装出很悲苦的样子，说身上一文钱也没有，然后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拿出来，让她看。她会高兴得乐开了花的！她会笑得合不拢嘴的！那么一大堆硬币，怎么花掉呀！随便人们怎么说去吧，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上帝都从来没有做绝的时候，总是留下一点小尾巴，让命运去继续完成。在灭顶之灾降临之时，上帝总是给你留一条活命的路；在福禄——要知道，上帝是仁慈的——接踵而来的时候，他也有疏忽大意的地方；而这疏忽大意会“使一切付之东流”呀！

有两次，当一个人从客厅去厨房，另一个人从厨房去卧室时，堂娜帕卡和庞特又相遇了；庞特向他的同乡提出一个建议，他们应该去饭馆好好吃一顿，以示庆贺。他很高兴请她；他说，她那样慷慨资助他，他请她吃一顿饭实属应该，虽然“寒酸”了一点。堂娜弗朗西斯卡回答说，她不穿上与自己身份相称的衣饰是从不到公共场所去的；她的朋友又说，到外面吃饭，可以少很多麻烦事，起码不用在那两个小女孩的帮助下生火煮饭了；但是堂娜帕卡说，妮娜不回来，她就不生火，不管需要什么，都打发人去博廷店里购买。真的，她很想吃点好东西了，吃点可口的东西了……上帝哟，早该这样了！这些年来，她总是忍饥挨饿，现在该唱唱复活节的赞歌了。

“喂，塞莱冬妮娅，把你那条新裙子穿上，到博廷店里去一趟，我把我要的东西写在纸上，别弄错了。”

她说着眼便写了起来。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夫人应该多吃

一点呀！她要了两只烤鸡，四条炸鱼，一块里脊，另外还要了无盐火腿，拔丝鸡蛋，十几个奶油肉饼……还要点什么呢？够了，放开肚子吃一顿吧！

堂娜帕卡恨不得一下子把过去的损失都补回来。多年来第一次大宴的菜单开出来以后，她依然收不住自己的想象力，阻拦不住弗拉斯基托，弗拉斯基托手上刚刚接过钱，便渴望到大街上去跑呀，飞呀，他觉得自己身上好像长了翅膀。

“太太，我今天下午要……我一定要到街上去……再说，我也需要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我呆在这儿，觉得头有点晕……要活动活动；您应该理解我，我应该……我还要去见见我的裁缝……看看现在流行什么新款式，做套新衣服呀……我这个人很古怪，挑选布料时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

“好吧，好吧，您有什么事，只管去办好了；不过，别大手大脚，您和我都应该把这件大喜事当做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就我本人来讲，我算明白了，生活有计划有条理是太重要了，从今以后，我一定把每一项开销都记录下来。”

“也应该把每一笔收入都记录下来……我也这么做，就是说，我已经这样做了；不过，对我来说没有起什么作用，我心爱的朋友，请您相信，对我没有起什么作用。”

“有了可靠的收入，关键是按照收入计划开支，绝不能多开支……亲爱的庞特，我们要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再不能干那种蠢事了，笑话人家有计划的开支，笑话人家……我现在承认，特鲁希略做得对。”

“太太，我计划开支的次数比我头上的头发根数都多，可是到头来，我要告诉您，到头来一无所获。”

“既然上帝对我们开了这么大的恩，我可应该计划计划了；

我现在求您帮我办件事，如果不麻烦的话，您去买东西时，顺便为我代买一册帐簿，日记本，或者类似的什么本子。”

还需要什么，尽管说吧！别说一个本子，就是半打本子，他弗拉斯基托也满心欢喜地给她买回来呀！弗拉斯基托一边答应夫人一定买回来，一边跑上了大街；他渴望呼吸新鲜空气，渴望见到阳光，渴望看到人，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他渴望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他不知不觉地，一下子就跑到了阿托恰大街；之后，返转回来往上走，因为他虽然喜欢在林中散步，但更喜欢在一幢幢房子中间走一走。说实话，他很讨厌树木，这无疑是因为，他觉得在绝望时从树旁走过，那垂下来的树枝是让他上吊自尽的。他毫无目的地一会儿走到这条大街上看看，一会儿走到那条大街上望望，他看到裁缝店的橱窗里展示着许多漂亮布料；领带呀，衬衫呀，应有尽有；他也朝餐馆看上一眼，还有百货店；要知道，在以前那漫长的可怜而贫困的生活岁月里，他是以怎样不安的心情走过这些店铺的呀！

他在大街上足足逛了几个小时，但一点也不感觉累。他觉得自己强壮有力，精力充沛。他用亲热的目光，或者说用关切的表情，望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漂亮的或不那么漂亮但并不俗气的女人。他走过一家化妆品商店的橱窗前，看到那么多上乘商品，一个美好的想法油然而生：几绺银丝暴露在外边，既没梳理整齐，也没染黑，太不雅观了。那个漂亮的店铺为他提供了弥补这一严重缺陷的良好机会，从而在那里开始了美化生活的行动，而这行动又应该首先从修补有缺陷的面部开始。在那里，他把堂罗穆阿尔多·塞德龙给的第一张大票破了开来；之后，让店主把各种各样的商品拿出来，任他挑选，最后买了一大堆他认为十分需要的东西，也没有讨价还价，付了款就委托商店将一大包香喷

喷的化妆药品和染料送到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家里。

从那里出来以后，他心里就盘算了起来，应该尽快租到一间像样的房子，价钱不要太贵，他目前所拥有的养老金能够承受得了，绝不会超支。贝尔娜达太太的客栈，他是不想再去了，反正欠的七个晚上的床铺钱也不还了；当然，他有养老金的事也不能告诉客栈老板娘。他一边这样在心里想着，盘算着，肚子就开始向他打招呼了，不能靠幻想活着呀，该吃点东西了。这样，问题就来了：到什么地方去吃呢？他很快排除了到一家大饭店美餐一顿的想法。他这副狼狈相，不能去大饭店。那么，还像贫困时一样，到博托的小饭铺去？噢，不行！……他以前每次去那里时，也都打扮一番，而现在，人们看见他突然老了许多，满头银发，会大吃一惊的！……最后，他记起还欠博托的一点钱呢，应该去那儿看看，店主那么信任你，现在就去把帐还上，当然要找拖欠货款的原由了，就说生了一场大病，店主一看他那苍白无血的面色，就会信以为真，而不会产生半点怀疑的。于是，他迈开脚步，向万福马利亚大街走去；当他走进那家小饭铺时，面孔露出一些羞色来。他穿过外间餐厅时，装作擤鼻子的样子，用手帕捂住脸庞。那儿的炒菜味道佳美，价格又便宜，每天都有许多顾客光临；所以，本来就很窄小的餐厅更显得窄小了，空气令人窒息。我们说的饭铺正厅，其实也不很大；要想走进那里，首先必须经过一道狭长的过道，而这过道也摆放着桌子，凳子紧紧靠在墙边；再往里，登上两个台阶以后便来到一小块地盘，那里天花板低矮，左右各摆放一张桌子，二者中间正好容得侍者通过。庞特每次来这家饭铺时，都坐在那里，他认为在那里不致引起别人注意和议论。如果那儿有空位子，庞特便不管是哪张桌子，立刻坐下去，因为饭铺总是挤得满满的，来用餐的顾客多得有如大筐里

的沙丁鱼。

那天下午，更确切地说，那天晚上，弗拉斯基托走进内厅，他真有运气，因为那儿只有三位顾客，有一张桌子完全空着。他在靠近门口的角落里坐下，那儿很僻静，人们坐在外厅，也就是说，在正厅里不容易看到他；可是，……另外有一个问题：要点什么吃呀？平时，他那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只允许他吃一个雷阿尔的炒菜，这样加上面包和葡萄酒一共花四十分币；或者吃一个雷阿尔一份的酱汁鳕鱼。不管吃哪一种，一大盘面包是连一颗渣屑也不剩下的，还有菜汤和葡萄酒，吃得又香又饱。有的时候不吃炒的，而是吃炖的，偶尔也吃杂烩。但是，什么杂碎呀，丸子呀，蜗牛呀，他根本没有问津过。

好吧，那天晚上他向侍者要来了全部菜单，他有些迟疑，犹如没有胃口，找不到合适菜肴似的，所以，最后决定要一盘杂烩。

“庞特先生，您是不是牙痛呀？”侍者看见他用手帕捂住脸，这样问道。

“你说对了，小伙子……痛死我了。别给我拿硬面包，我要法式的。”

有两个人坐在弗拉斯基托的对面，共吃一大盘炒菜，那是两个雷阿尔一份的；再过去一点儿，即在对面的角落里，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吃着一盘蜗牛。他好像一架吃蜗牛的机器。每吃一只蜗牛，他的嘴、双手，甚至眼睛，都有固定的动作。拿起一只蜗牛，先用牙签把肉挑出来，送到嘴里；然后，把空壳里的肉汁吸干净。这时又向弗拉斯基托投去一道仇恨的目光；接着，把空壳扔在桌子上，又拿起一只带肉的蜗牛，重复一遍上述动作。他很有节奏，用牙签从壳里挑肉送到嘴里时，每次动作和表情都是一样的，目光也没有变化；从盘子里拿起蜗牛时，眼睛笑咪咪的，而吸

吮空壳里的肉汁时，却恶狠狠地瞪弗拉斯基托一眼。

时间过得很快，那个面孔沮丧、形容卑微的男人在面前堆了一大堆蜗牛空壳，与此同时，带肉的蜗牛却越来越少；庞特坐在他的对面，对他不时投来的恶狠狠目光开始感到惧怕了；那个蜗牛食客，就像给带音盒的机械娃娃上弦一样，每吃一枚蜗牛，庞特紧张一次。

第三十五章

庞特·德尔加多很想问问那个人。为什么总是那样无礼地望着他。唯一的一个原因只能是：弗拉斯基托的面孔难看，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于是，这位了不起的绅士想道：

“可是，我梳理也好，不梳理也好，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呀？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能为了取悦某些人，每天把面孔都打扮成一个样子。我把面孔打扮得苍老也好，年轻也好，都是为了使别人尊重我，自己的尊严不受到损害。”

他决定“以眼还眼”，在那个人将最后一只蜗牛肉挑出来送到嘴里，吸完空壳里的肉汁，付了款以后，投去一道轻蔑的目光。然而，那个人却将滑掉的斗篷披在肩上，戴好帽子，起身径直向他走过来，并且彬彬有礼地说道：

“庞特先生，请原谅我向您提一个问题。”

从那个人的亲切口吻中，弗拉斯基托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是个不幸的人；这种人虽然目光凶恶，可是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您说好了……”

“庞特先生，请原谅……如果您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想知道安东尼奥·萨帕塔和他的妹妹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数以百万计的遗产？”

“老兄，数以百万计的遗产，我看没有那么多……我要告诉您：我分到的遗产，和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夫人所能享用的遗产一样，只不过是一份养老金而已，而到底是多少钱，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数字。可是，不用多久，我就能告诉您确切消息的。您大概是记者吧？”

“不是，先生。我是纹章学画家。”

“啊！我还以为您也是那种到处探听消息，给报社写文章的人哪。”

“我只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目前，纹章艺术几乎被扔到垃圾堆去了。所以，我搞些招牌和广告一类的东西……安东尼奥和我两个人竞争很厉害，这场战争太可怕了。正因为这样，当我知道萨帕塔是个大富翁时，便想求求您，请您对他施加一点儿影响，让他把他的生意转到我的手下来。我的妻子死了，我要抚养六个孩子呀。”

他像个憨直的人那样，说这些话时操着十分坦诚的语调，同时用眼睛牢牢地盯住对方的脸。他目光是那样凶狠，使人想起杀人犯在袭击受害者时的那双眼睛。他没有等庞特回答，又继续说道：

“我知道您是他们家的好朋友，您和奥夫杜莉娅能说上话……对了，我顺便说一下，奥夫杜莉娅夫人，或者她的母亲大人，现在都是腰缠万贯的人了，她们一定想获得爵位。她们是西班牙的名门望族出身，我保证两位夫人会得到爵位的。庞特先生，您千万别忘记我……这是我的名片。我来为她们设计族徽、

编辑家谱好了，都用仿古字，把名字涂上金粉，价格一定比最有经验的纹章学画家都便宜。你可以从我家现有的许多样品来评判我的工作。”

“我不能向您肯定，”弗拉斯基托拿着一根牙签剔牙，装出认真而严肃的样子，说道，“她们是不是能够获取爵位。就贵族名望来说，她们在远近是数一数二的。华雷斯一家，还有萨帕塔一家，德尔加多一家，庞特一家，都是安达卢西亚最有名望的贵族。”

“庞特家族的族徽应该有一座绿色桥梁，底色以红色为宜，另配以蓝色和金色……”

“您说得对……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获取爵位，我的遗产也不允许我那样做……至于那两位夫人，我就知道了……奥夫杜莉娅应该获取爵位称号，从各方面来看，她都当之无愧；当然罗，她也许不会下决心去戴公爵夫人的桂冠。就是让她当皇后，上帝也不会反对的。一句话，我不参与……咱们把纹章学暂且放在一边，谈谈另外一件事吧。”

这时，吃蜗牛的那个人已经坐在了弗拉斯基托身边，眼睛依然闪着阴险的光芒，坐在他们周围的顾客无不感到恐怕。

“您既然是搞广告这种业务的，那么，能不能告诉我哪儿有比较好的旅馆……”

“我今天正好为两家旅馆做了广告……我还带在公文包里呢。是‘公正旅馆’和‘自由旅馆’，您来看看……都是第一流的，‘房间漂亮，供应法式饭菜，四个菜……每天三十雷阿尔’。”

“我要便宜一些的……每天十四到十六雷阿尔。”

“这种旅馆我也有……明天我给您提供一个单子，至少有六家，都是信得过的。”

安东尼奥·萨帕塔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大呼小叫，同店主和顾客不住地开着玩笑。他径直走到内间餐厅，把公文包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扔，将礼帽往后推了推，一屁股坐在弗拉斯基托和那个吃蜗牛的人身边。

“这个下午过得不错，先生，这个下午过得不错！”他筋疲力尽地大声说着；接着，他又转过身去对小侍者说道：“我什么也不吃。我已经吃过了……我母亲大人给我和我妻子的肚子里足足塞进了一只鸡……还有香槟酒……葡萄酒。”

“好样的，现在谁能和你比呀！……”那个吃蜗牛的人对他说道。他声调甜蜜，但目光依然可怖。“你得快点给我讲讲你的好消息。你能不能把你的生意让给我呀？”

“我以前对我妻子提过这件事，说不再干了，她为此发了一顿大脾气！我都以为她要咬我一口，把我眼睛挖掉呢。不行呀，我还得按老样子干下去，她搞她的缝纫，我搞我的广告，因为有关遗产的事儿，我们还一无所知……庞特朋友，您知道阿尔莫拉依玛庄园吗？每年能够收上多少租子来？”

“具体多少，我也说不上来。”弗拉斯基托说道，“我只知道庄园很大，有山，有牧场，有耕地，种着玉米；在安达卢西亚，鹌鹑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时，那儿是一处理想的中转站。”

“我们打算去那儿住些日子……可是，我的妻子，就是说破了嘴也不会让我放下这支画笔的。喂，波利杜拉，现在和我的那位胡利娅娜可开不得半点玩笑；我怕她比怕饿狼还厉害……你说说看，今天都干什么啦？……啊，我记起来了：我妈妈要买一只蜘蛛……”

“蜘蛛！”

“对，你听我说，一只蜘蛛形吊灯，挂在饭厅里。她问我们知

道不知道什么地方卖漂亮吊灯,而且要便宜……”

“我知道,我知道,”波利杜拉说道,“在坎波马内斯拍卖商店里有。”

“还有一件事……她还想知道,有没有八成新的粗毛天鹅绒地毯。”

“那种东西在塞伦盖广场的那家拍卖商店里有。我这儿有详细介绍:‘室内各种用品,从一点到三点营业。不接待旧货商。’”

“今天下午,我姐姐几口就把半只鸡吃到肚子里去了,我这是顺便给你们说说,她想买一辆五光十色的大马车……”

“好家伙!”

“我劝奥夫杜莉娅,”弗拉斯基托板起面孔说道,“千万不要盖车库,和出租马车的人多拉拉关系,就什么都有了。”

“当然罗……可是,我们那处至今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庄园,能够应付这么多的开支吗!五光十色的大马车,还得让哈辛托的儿头驴子来拉呢。”

波利杜拉笑了起来;他发现开那种玩笑使这位阿耳黑西拉斯人感到十分尴尬,随即便想改变话题。安东尼奥·萨帕塔有些羞涩,但还是对庞特说道:

“坦率地说,堂弗拉斯基托,我认为您这样子倒更好些。”

“什么?”

“不要擦油抹粉的。您这样打扮,俨然一副受人尊敬的长者派头,很漂亮。您应该明白,把头发染黑了,并不显得很年轻,而倒是像……一具行尸走肉。”

“亲爱的安东尼奥,”庞特一边说着一边用嘴巴做起鬼相,来掩饰心中的愤怒,装作仍在开玩笑的样子:“我们老一辈人喜欢

吓唬年轻人，让他们……让他们不要惹我们烦恼。今天的年轻人什么都想知道，可是什么也不知道……”

可怜先生有些惶恐，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他的那几句言不由衷的话倒更使萨帕塔有胆量取笑他了。

“庞特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有钱了，这第一件要办的事是把那具‘石棺材’扔掉。”

“什么？”

“就是您节日戴的那顶大礼帽。那种帽子在列戈^①被处以绞刑那年很时髦。”

“您对服饰懂得什么呀？服饰经常更新；昨天的服饰，明天又会时髦起来。”

“帽子是这样，衣服也是这样。可是，人嘛，过去的人就永远过去了。您只剩下两只‘脚’了，应该长在脚趾上的骨头都跑到脑袋上去了……对，对……我是说，您用脚上的老茧考虑问题。”

弗拉斯基托差一点儿把火发出来；如果波利杜拉没有说出下面这席话进行调解，把安东尼奥很有恶意的嘲讽冲淡一些的话，他肯定连盘子带酒杯，甚至桌子一股脑儿地砸到安东尼奥的脑袋上去了。

“给我住嘴，说话没有深浅的，庞特先生还没有进入老人行列呢。他在年龄上，要比我们占有优势。”

“他不老，不老……我是说他在费尔南多七世^②穿着旧式燕尾服时……不过，对了，他如果生气的话，我就不说话了……庞特先生，您也知道，这并没有什么恶意，我开几句玩笑，只是为了

① 列戈(1785—1823)，西班牙政治家，为一八二〇年自由派运动的首领。

② 费尔南多七世(1784—1833)，西班牙国王。

把气氛搞得活跃一些。请您不要把这放在心上，尊敬的师长，我们来谈谈别的事情吧。”

“您开玩笑也不注意分寸，”弗拉斯基托严肃地说道，“或者说，不能拿人家的人格开玩笑……好了，您还是个孩子嘛，并且……”

“好了，事情过去了。尊敬的庞特先生，我有一件事情要问您：您的那份养老金，首先用在什么地方？”

“首先要做一桩正义、慈善事情。贝妮娜回来时——如果能够回来的话，给她买一双靴子和一件新衣服。”

“我嘛，要给她买一件女奴穿用的衣服。自从她过上摩尔人生活以后，她只能穿用这种衣服了。”

“您说什么？知道那位天使在什么地方了？”

“那位天使在帕尔多，非法乞讨的天使们都被带到天堂去了。”

“您这是在开玩笑呀。”

“庞特先生，这是有关人生的玩笑！我早就知道妮娜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讨钱……生活之迫是最可怕的顾问。当可怜的妮娜做那种事情的时候！……但是，我只是到今天才知道她和一个摩尔瞎子勾搭了，她正是从这里走上堕落道路的。”

“您说的话有根据吗？”

“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不想把这事告诉我妈妈，我担心她知道以后会郁闷不快的；可是……我已经知道了。警察撒下了天罗地网，把妮娜和那个人抓了起来，关在圣贝纳迪诺。从那儿又押送到帕尔多。妮娜从帕尔多给我捎来一张条子，她要我花些钱，把她保释出来……你们两位看看，我今天一上午都干了些什么事：我租了一辆自行车，赶到帕尔多……对了，还有一件事，我

怕忘记了：如果我妻子知道我骑自行车散步，家里非闹翻不可。你，波利杜拉，一定注意，别出卖我：你已经知道，胡利娅娜火爆脾气……好，我来继续讲那件事：我赶到那儿，在大门口便看见了她；可怜的妮娜光着双脚，衣服破得撕成了条。看到她那副可怜相，真让人伤心呀。那个摩尔人嫉妒心盛，我的上帝，他一听我和妮娜说话，好像一下子疯了似的，要打我……‘你这个会给女人献殷勤的美男子’，他这样对我说，‘我要打死你这个会给女人献殷勤的美男子’。为了不让外人看热闹，我没有还击他。”

“我觉得，”弗拉斯基托吞吞吐吐地说道，“贝妮娜那么一大把年纪了……”

“老年人有那种事也很自然，您有什么法子限制他们呀？”

“一句话，”波利杜拉一边说着，一边用愤怒的眼睛盯着安东尼奥，“你必须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应该在国民政府中设法找人活动活动。”

“对，对……我们应该马上想办法。”庞特提出建议说，“佩佩·阿尔卡尼塞斯^①还在政府中当官吗？”

“老先生，我的上帝！谁说他还在当官呀？是塞斯托伯爵吗？您还生活在远古时代呀。”

“对，庞特先生，那是非洲战争年代的事情啦，或者是稍迟一些时候。”那位吃蜗牛的男人说道。“我想起来了……那是自由联盟当政的时候……堂何塞·波萨达·埃雷拉在政府当部长。我当时和卡尔沃·阿森西奥，卡洛斯·鲁维奥和堂普拉克塞德斯在伊比利亚党团里……从那时候开始，至今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雨。”

^① “佩佩”是下文“何塞”的昵称。

“先生们，不管怎么样，”弗拉斯基托回到现实以后，又补充说道，“一定要把妮娜保释出来。”

“一定要把她保释出来。”

“她身后拖着摩尔人那条尾巴。我在公安派出所有位朋友，我明天就去找他……可是，千万不要忘记：波利杜拉，你一定注意，不要参与……如果胡利娅娜知道我租用自行车，半年也安静不了。”

“您还去帕尔多吗？……”

“有可能。那么，您呢？也骑自行车去吗？”

“我还没有骑过呢。这样吧，我就骑马去吧。”

“好家伙，您这么会保密呀！您是英国骑法，还是西班牙骑法？”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喜欢骑马。您想看看我的骑术吗？”

“当然罗……好，咱们来打个赌吧：如果您不摔破脑袋，租马的费用由我来支付好了。”

“如果您不在自行车上摔死的话，租车的费用由我承担。”

“一言为定。波利杜拉，你呢？”

“我？……我坐圣弗朗西斯科的马车去。”

“那好，我们三个人在那儿见面。我来请你们吃蜗牛。”

“你们想吃什么，尽管说好了。”弗拉斯基托说着站起来。“我们如果能把妮娜和那位里夫人^①带回来，咱们大家欢聚一下。”

“好好欢聚一下。”

① 摩洛哥东北部的柏柏尔部落，生活在里夫山区。里夫人都是穆斯林，常在法国和西班牙军队中服役，有尚武民族的声誉。

第三十六章

儿女们都赶来分享堂娜帕卡的好运气，并且详细告之她他们从遗产中得到的好处。即使这样，堂娜帕卡仍然为妮娜的失踪感到焦虑。和儿女们高高兴兴地交谈之后，这位善良夫人的心一下子飞到了九重天上，从那儿俯瞰大地，一张张欢快的脸蛋儿在对她微笑；可是，她很快便回到现实里来，觉得女伴兼佣人不在身边，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奥夫杜莉娅张开想像的翅膀，揪着她的头发，在理想的境域跳跃飞舞；堂娜弗朗西斯卡生来就喜欢在幻想中奔驰。然而，这一切也都无济于事；她在云雾之间，高空之上，蓬乱着头发，气喘吁吁地奔跑之后，又很快离开“仙境”，返回“人间”。女儿曾对母亲建议说，现在有了条件，应该搬到一起，舒舒服服地生活。实际上，她已经和卢基塔斯分居，也就是说，每月给他点钱，让他单独生活算了；而她们母女两个应该住在一处带花园的大饭店，在两三个剧院里每月都包租固定座位，和上层人物交往和结识朋友……

“孩子，不能那么大手大脚呀，阿尔莫拉依玛庄园是有你的一半，但是到底能得到多少租子，你现在还不知道，当然罗，那处大庄园是个什么样子，我还记得，而且我估计收入不会少，不过，最好还是先知道床单的大小，然后再把腿伸直。”

萨帕塔的遗孀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在想着勤俭持家的妮娜，可以说，妮娜的思想又在她的头脑里得到了发展，像星星在天空闪烁一样。奥夫杜莉娅很快从卡维萨大街的房子搬了出来，和妈妈住在了一起，她是想尽快在环境优美地段找到一幢漂

亮的、新建的房子，最后再在她幻想中的那种大饭店里安下家来。在追求荣华富贵方面，堂娜帕卡尽管要比女儿理智些，但是，被残酷的经验百般折磨的夫人，无疑头脑也有些发热，不禁被虚荣心所驱使，一直想买一盏漂亮的吊灯，挂在饭厅里，以至买不到手，日夜不安。心术不正的波利杜拉把这个生意揽了下来，给这位可怜的夫人安装了一盏巨大的怪形吊灯，饭厅里几乎放不下，挂在天花板上，玻璃饰穗都能碰到餐桌上。反正很快就有了高大而宽敞的房子，暂时这么挂着也没有什么要紧。那位吃蜗牛的男人还说服堂娜帕卡买了几件愈疮木家具和漂亮的地毯，但是母女俩并没有完全铺开，房间窄小，只能将地毯的一头展开一点；不过，她们也能享受到走路柔软的乐趣。

奥夫杜莉娅不时地从母亲那里抠出点钱来，从而得以在圣克鲁斯小广场附近的铺子里买好几盆鲜花，把家布置得很使人羡慕，肮脏的小过道变成了花园，客厅变成了笑脸四处可见的花房。为了在大饭店里安家，她还买了大型观赏植物，像蒲葵呀，棕榈呀，榕树呀，木本厥类呀。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看到她那一天所有的家一下子变成了植物王国，心里喜滋滋的；房间布置得那样美丽，她孩子似的跳呀蹦呀，仿佛返老还童，又和孩子们玩耍起来。

“鲜花可真漂亮！”她一边在景色优美的花园中散步，一边说着，“谁走进这家里不高兴呀！真是托上帝的福，如果说他不让我们享受田园风光的话，却默许我们花这么几个钱便把大自然搬到了我们家里。”

奥夫杜莉娅每天从早到晚观看她的花盆，不停地浇水，有时从客厅走到饭厅去甚至要入水游泳了。庞特看到买回来那么多东西，不是赞不绝口便是大惊小怪，实际上他是想让奥夫杜莉娅

再多买些鲜花，把整个家变成植物园，当然少那么几种植物也可以呀。这里需要交待一下，在他们开始新生活的头一两天，堂娜帕卡总是要数落善良的弗拉斯基托几句，因为他每次出去，都忘记把她委托的记帐本买回来，他托辞说要办的事太多了；直到一天下午买回几大包东西，其中才有记帐本；龙达夫人一把抢过去，她要马上开始记帐，筹划安排未来的幸福生活。

“我把记在纸条上的帐目都转到这个本子上来，”她说，“其中包括在博廷店里买的那些东西，蜘蛛吊灯，地毯，还有其他小东西……药品……总之，什么都得入帐。我说，姑娘，你过来看看，把这么多鲜花的帐目给我算清楚，一笔也不能少，一片花叶也不能少……一定要细心，把帐目算清楚……弗拉斯基托，您说是不是该把帐目算清楚？”

女人都具有好奇的天性。堂娜帕卡抑制不住自己，想看看庞特拿回来的一包包东西中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您都买的什么呀？我可是跟您说过，不能乱花钱。我们看看：浅色礼帽……好，我看这式样、颜色都好；您真有鉴赏力，别人比不过您。高统皮靴……喂，真漂亮！这穿在脚上才像样呢，哪个女人见了都会喜欢的……领带，两条、三条……喂，奥夫杜莉娅，你来看看，这条带黄点的太好看啦。这条皮带又能当胸衣，又能当腰带。这种带子很有用，可以不长大肚了……这玩艺儿，是什么呀？……啊，是马刺。可是，弗拉斯基托，我的上帝！您要马刺做什么呀？……”

“那还不知道……人家要骑马呗！”奥夫杜莉娅喜滋滋地说道。“您经过这里吗？哎呀，太遗憾了，我们看不到呀！……可是，是谁出的主意，搬到这间房子来的？又小又不朝街，哪怕有个小洞洞看到大街也好呀。”

“别说了，女人家，我们完全可以求邻居，妇产医生堂娜胡斯塔帮忙嘛，庞特先生骑马从大街上走过时，我们到她家去观看！唉！可怜的妮娜，她如果看到庞特先生骑着高头大马散步，该有多高兴呀！”

庞特·德尔加多解释说，他之所以又产生了过一过骑士生活的想法，是因为他答应和几位要好的朋友约好到帕尔多去郊游。只有他一个人骑马，其他人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接着，他们又兴致勃勃地谈了好一阵子各种体育运动，直到安东尼奥的妻子胡利娅娜来时才打住话头。自从有了继承财产的消息以后，胡利娅娜经常到婆婆和小姑子家里来，套近乎。胡利娅娜相貌端正，待人热情，性格开朗，肤色白皙，头发乌亮，发型新颖。她肩上搭着一条大披巾；头上包着一条鲜艳的丝巾；脚上穿一双漂亮短统皮靴；浑身上下干净整齐。

“哎呀，这是雷蒂罗公园，还是阿拉梅达·德·奥苏纳公园？”她看到那儿有那么多树丛和鲜花，说道。“弄这么多植物来做什么呀？”

“都是奥夫杜莉娅心血来潮，”堂娜帕卡说道。她觉得被这位优雅的儿媳的忽而动火忽而幽默的性格感染了。“这一下可不得了，简直把我家变成一座大森林了，可是，不知花去我多少钱啦！”

“堂娜帕卡，”儿媳把她拉到厨房，单独对她说道，“您别那样软弱，还是让我来帮助您吧！我绝不欺骗您。如果任着奥夫杜莉娅的性子，您很快还会像以前那样一贫如洗的；如果生活没有计划，有多少养老金也不够花呀！依我的意思，这些植物统统不要，还有野兽……我是说那个长得丑八怪似的家伙，你们以前把他请到家里来，现在应该马上把他撵到大街上去。”

“可怜的庞特明天就搬到旅店去。”

“您把家交给我好了，我知道怎么管家……干脆不要那种讨厌的帐本。东西井井有条装在脑子里的人，根本不需要记帐。我对算术一窍不通；但是，你会看到我把事情处理得十分停当的。您听我的好了，找一处租金便宜的房子，把自己只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养老金领取者，不摆阔气，不炫耀自己。您按照我说的去做好了，我了解这个家，我要亲眼看见我们可以得到多少遗产，从庄园得到多少租子以前，绝不放弃我手中的工作。您要劝说劝说您的女儿，别整天想大饭店，不然还得过那种清贫的日子。您找一个女佣，帮助你们管家，把每天向博廷商店流去的钱币河流堵死。”

堂娜弗朗西斯卡同意儿媳的这些想法，对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接受，对这么有理的忠告，她不敢反对和驳斥，胡利娅娜只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就感到她的想法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位摆噱头的女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话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婆婆也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束手就擒”。这是一种永恒的规律；即意志能战胜幻想，理智能克服愚笨。

“我一直盼望妮娜回来，”夫人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我已经求博廷……”

“堂娜帕卡，您别再想她啦，即使我们找到她，您也别用她了，她老了，太老了，更何况，不一定能找到她呀；妮娜人很好，可是对您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再说，谁敢说她愿意回来呀？我们都清楚，她是有意走的呀！她喜欢逛大街，一天里，她有大半天在街上逛来逛去，您拿她没有办法。”

为了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胡利娅娜再三坚持给婆婆推荐

一位能干的女佣人，帮助料理家里家外各种事务。她刚才已经说过这件事，现在提出了具体人选，就是她的表妹伊拉莉娅，年轻，身体好，爱清洁，手脚勤快……至于可靠程度，没有任何可非议的。伊拉莉娅忠厚老实，别人都偷偷摸摸的，手脚不干净，很快就能看出前者和后者有天壤之别了。

“唉！……可是，妮娜太好啦！”堂娜帕卡在那位摆噱头女人的魔爪下挣扎着，尽力保护她的女友。

“妮娜是个好人，我们应该救济她……算了吧……只是给她口饭吃罢了……可是，堂娜帕卡，您听我说，您如果不雇用我表妹，那您可就失策了。您别犹豫，别瞻前顾后了，今天晚上，天黑时，我就叫她来这儿。”

“好吧，孩子，叫她来吧；由她管这个家……喂，我想起来了：我这儿有一只烤鸡，再不吃就坏了。鸡太大了，我吃不了，你愿意把它带回去吗？”

“怎么不呢？你拿来吧。”

“还有四块排骨。庞特在外边吃过了。”

“你也拿来吧！”

“我让伊拉莉娅给你送去？”

“不，我自己拿吧。看看怎么个拿法。装在盘子里，再用餐巾包上……就这样；我抓着四角就行了……”

“这块点心呢？……很好吃。”

“我用报纸包上，哎呀，天都晚了！还有这么多水果，您吃得了吗？不过，没有苹果，没有橘子……也给我吧，我用头巾包起来。”

“你像一头毛驴一样去驮货物了。”

“没关系……多多益善！我明天再来，看看情况，告诉您事

情怎么办。不过，一定注意，别当面说得好好的，转身就变卦。我可不愿意看到：我一离开，我的婆婆大人就改变了主意，大手大脚地花钱。”

“不会的，孩子，不会的……你说到哪里去了！”

“当然罗，您如果这样发誓，我就什么也不插手了。什么都不操心，倒清闲自在，不过，我希望您多留个心眼，不要过苦日子，也不要像以前那样，任凭高利贷盘剥。”

“唉！你说的都是实话呀！胡利娅娜，你真懂事，真能干呀！你有些火爆脾气；不过，你对我儿子安东尼奥够耐心的，把他教育过来了，谁不夸奖你呀？他过去不务正业，现在学好了。”

“因为我在任何人面前都不示弱；因为从第一天起，我就用这双手给他进行了洗礼；因为我一旦看见他有走回头路的征候，就教训教训他；因为我让他像织布锭子一样走直路；他怕我比小偷怕警察还胜三分。”

“他很爱你。”

“那自然了。我怎么约束他，就怎么约束自己；这样，一个人就能取得丈夫的爱……无论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夫人，乃至世界，都是这么管理的。”

“你说话真风趣！”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特别在我的卤门里加进了一点调味的盐巴^①。您往后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对了，我该走了，家里还有事做呢！”

婆媳二人谈话时，奥夫杜莉娅和庞特坐在小客厅里议论胡利娅娜，姑娘说，她永远不会饶恕她哥哥，给家里弄来一个胡利

^① 在西班牙语中，“盐巴”和“风趣”是一个词。

娅娜那么俗气的女人，在背后搬弄是非，议论别人，血口喷人。她们两个人永远不能和睦相处。临走时，胡利娅娜吻了吻奥夫杜莉娅，她还握着弗拉斯基托的手说，愿意给他熨烫衣服，按一般情况收费，她还能翻新衣服，收费和最便宜的裁缝一样，或者还要少些。另外，她还会裁男人衣服；如果弗拉斯基托想试试的话，那就让她裁一件，肯定不会比大街上做衣服的裁缝手艺差。安东尼奥的衣服都是她做的；让大家说说看，她的男人穿戴得不坏吧……大家说说看！另外，她还给舅父博尼法西奥做过一件西服呢，在命名日^①那天，他穿着西服回到镇子（卡达尔索·德·洛斯毕特略斯）里，人人都说好，连镇长都借了去照样子裁了一件。庞特感谢她的好意，委婉地表示怀疑她真的有本事做男服。大家把胡利娅娜送到大门口，帮助她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拿好。胡利娅娜喜滋滋地离去了。

第三十七章

奥夫杜莉娅不愿意比她嫂子低下，也不愿在家里比这位不速之客逊色，权势比她小；她对母亲说，把家交给一个女佣，他们的生活不可能安排得庄重体面。既然胡利娅娜找了一位厨娘，那么，她也坚持雇用一位使女……就这样吧！母女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了一阵子，姑娘摆出各种理由，说明必须雇用使女，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对，对；没有使女怎么行呢？使女是一项很重要的差事，奥夫杜莉娅

^① 欧美人常取圣徒名字为名字，该圣徒的节日即为此人的命名日。

挑选了一位很文雅的姑娘，这姑娘曾在大户人家干过活，当时空闲着，和仪殡公司的镀金匠兼装饰师一家住在一起；她名叫达妮拉，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又有非凡的持家能力，堂娜帕卡听了女儿的描绘，很想让那位漂亮使女早日到家里来，帮她一把。

晚上，伊拉莉娅来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胡利娅娜的信交给堂娜弗朗西斯卡夫人，不，那是一道命令，她表姐说，请夫人不要再买东西了；家里缺什么必需品，告诉她好了，她比谁都懂得生意经，保证物美价廉。还有：夫人应该把养老金最少存起一半来，把典押在佩尼斯科拉当铺里的那么多漂亮衣服和首饰都赎回来，首先要把彩票赎回来，因为很快就要到期了，几个月之内就能买回许许多多东西。堂娜帕卡很欣赏胡利娅娜及时提醒她，她本来自己也是那么想的，她表示一定照办，或者说，不折不扣地执行。那些日子，堂娜帕卡总是头昏脑胀，因为接连发生了好几件前所未闻的事情：贝妮娜失踪了，还有——为什么不坦率地说出来呀？——摆在大厅小屋里的鲜花喷吐着浓郁的香气。所以，脑子里从来没有去想分别藏在好几本纸册里的彩票，这些彩票一直像金子似的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封着。对，夫人，一定照胡利娅娜说的去做，一定照胡利娅娜说的去做……如果胡利娅娜愿意承担像赎回当典衣物这类讨厌事情的话，那再好不过了。新来的厨娘说，不管她表姐在不在，她都勤勉工作，说着便开始做起晚饭来；饭菜很有味道，适合堂娜帕卡和奥夫杜莉娅的口味。

第二天，使女也加入了堂娜帕卡一家成员的行列；母女都认为使女是那样必要，多年来一直雇用着一个人的。第一天，达妮拉和伊拉莉娅一样，干活都很出色。她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手脚麻利，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她时时注意两位夫人的兴趣和嗜

好，以便随时满足她们。达妮拉和伊拉莉娅彬彬有礼，典雅文静，谦恭平和，讨人喜欢！谁看见了都会说，这两个姑娘干活不知道累，好像比着干，看谁第一个征服两位女主人的心。堂娜弗朗西斯卡满意极了，唯一使她感到沮丧的是房间太小了，四个女人走进来，都没有转身的地方了。

果然不出所料，胡利娅娜对使女看不入眼，为什么一定要请使女呀！但是，为了不使冲突过早地爆发出来，她什么也没有说，而是等到对堂娜帕卡施加的影响得到巩固以后，找个借口把使女赶到大街上去。在其他方面，她不但出主意，而且亲手去做，这样连奥夫杜莉娅都不得不承认她在管家理财方面很有手腕。胡利娅娜还帮助母女两人找新的住处，新室既要舒适，又要通风，还要便宜，在找遍整个马德里之前她是很难下决心租用哪一幢房子的。当然罗，弗拉斯基托已经顺利地搬到康塞普西翁·赫罗尼马大街三十七号的公寓去了，他对那儿很满意；堂娜帕卡没有空房子让他住；就是让他住过道现在也有困难，因为到处都摆放着热带和阿尔卑斯山的植物；再说，一位打扮入时，又有劣迹的男人住在那儿也不合适，不体面；要知道，那儿只有四个女人，而且其中三个年青漂亮。为了感谢堂娜弗朗西斯卡对他的尊重，庞特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去看望她。有一个星期六，他告诉堂娜帕卡下个星期天要去帕尔多郊游，想重温一下他昔日的骑马嗜好和技艺。

四位女人以多么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跑到邻居家里的阳台上去观看那位骑手呀！庞特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多么潇洒，多么威风呀！他向她们挥手致意，转过几圈之后，勒住马，做着各种怪相。奥夫杜莉娅挥动头巾；堂娜帕卡为了充分表达她的友爱之情，从高处对他大声喊道：

“弗拉斯基托，托上帝的福，一定小心，别让马把你摔到地上去，那样可就让我们扫兴了。”

训练有素的骑手狠狠地刺了马一下，于是朝托莱多大街奔去，从那儿转向塞哥维亚大街，继而踏上环形路，同他的朋友在圣维森特门汇合。四个兴致勃勃的年轻小伙子同安东尼奥·萨帕塔组成一支欢快的郊游车队。他们看到庞特骑着高头大马从远处飞奔而来，便一起高呼、狂笑着向他招手。在启程向耶罗门进发之前，弗拉斯基托和萨帕塔谈起了他们会面以后要去帕尔多做的那件重要事情。萨帕塔说，他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打通关系，有关部门下令释放贝妮娜和摩尔人。他们兴高采烈地踏上征程；一路上，肉马骑手和铁马骑手展开了比赛，他们忽而互相加油打气，笑声朗朗，忽而对骂。有一个骑手是大名鼎鼎的冠军，忽而左行，忽而右拐，总是跑在其他人前面；大家都跑得飞快，只有弗拉斯基托骑在马上，小心谨慎，注意不做出鲁莽的事情来，让马中速行走。

在去帕尔多的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他们和一大早就徒步出发赶到那里的波利杜拉以及其他几位朋友汇合之后，便找了一家饭馆，一边说笑一边吃了午饭，费用已由弗拉斯基托和安东尼奥商议好，由他们两人各付一半。他们在穷人收容所匆匆转了一圈之后，便把关在里面的贝妮娜和阿尔穆德纳接了出来，让他们在前面慢慢步行，其他人傍晚启程返回马德里。返回可不像去时那么顺利了，这大概是上帝安排的吧！一个铁马骑手，名字叫佩德罗·米尼奥，他的皮肤像魔鬼，这不可能因为他的名字难听的缘故吧。午饭时，他喝得大大超过了酒量，于是用自行车耍起了“酒疯”，一会儿骑到深沟里，一会儿倒在路旁，最后撞到一棵树上，手和脚都受了伤，自行车也摔得无法骑

用。倒霉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走过耶罗门，快到苗圃时，弗拉斯基托的马突然不听驾驭，想逃脱那位可笑而讨厌的骑手的束缚，这可能是因为自行车在它面前忽而驶去，忽而返回，弄得它头晕目眩了。这时，又有几辆往马德里运送干草和木柴的牛车从那儿经过，不知弗拉斯基托的马是真的惊了，还是装作受惊，反正前仰后跳起来，最后把骑手甩到了半空中。可怜的弗拉斯基托像一条空荡荡的袋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动弹不得；几位朋友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没有伤着，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头部没有摔伤，因为他头脑清醒；而且，大家把他刚刚扶起来，他就把脸胀得火鸡一样，大声呼喊，破口痛骂赶车人，说他这场虚惊是赶车人的过错。在大家慌乱之际，那匹渴望自由的马，向马德里狂奔而去，行人根本无法拦住它，只几分钟便从萨帕塔和他朋友的视野中消失了。

贝妮娜和阿尔穆德纳缓慢地迈脚步；当他们走过苗圃相邻的地界时，贝妮娜看见庞特的马飞驰而过，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事情。她十分担心，弗拉斯基托哪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玩笑呀！另外，他那么大年纪了，不适宜骑马到处兜风。但是，她无意停下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她盼望早点儿赶到马德里，让阿尔穆德纳好好休息休息，他身有高烧，很虚弱。他们两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到圣维森特门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他们坐下歇一会儿，同时也想看看远征军如何用担架抬着伤者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可是，两个人在那儿歇了半个小时，也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于是，起身继续赶路。他们向普埃尔托圣母大街走去，想从塞哥维亚大街方向转入皇家大街。两个人都是一副狼狈相：贝妮娜光着脚，黑色衣服又脏又破；摩尔人一下子老了许多，面色蜡黄，双唇青紫。从他们那憔悴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们已经

好久没有吃饭了，关在那与其说是收容所，毋宁说是垃圾站的地方，受尽了折磨。

妮娜始终不能将堂娜帕卡的形象从脑海里抹掉；她或者以这种方式，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想像着回到家里大概会受到怎样的迎接。她一会儿盼望着受到热情迎接，一会儿担心因为她每天乞讨，特别是经常和一个摩尔人在一起，堂娜弗朗西斯卡会对她大发雷霆的。尽管她脑子乱得浆糊似的，但是，有一件事始终在脑子里闪现，就是她从帕尔多出来时，安东尼奥曾含糊地给她讲过，家里发生了许多新鲜事，堂娜帕卡、他、还有奥夫杜莉娅，都变成大富翁了！这是真的吗？莫非是堂罗穆阿尔多一夜间使他们发了大财吗！……什么，堂罗穆阿尔多！这个人是她臆造出来的呀！她从脑海的黑暗深处想像出的一个人，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显灵了，他带来许多财宝，他们朝夕盼望的“圣代”王的神法变成现实了！哼！哪能有这种事呀！妮娜不相信，她认为那一切都是说话不着边际的安东尼奥开的玩笑；她想，她进家门，不是看到堂娜弗朗西斯卡坐在金山上，而是像往常一样，在陷阱和贫困的大海里挣扎着。

第三十八章

贝妮娜战兢兢地走上皇家大街。在这之前，她叮嘱摩尔人站在墙根边等她，她上楼看看她曾经住过的家里能否留住她。阿尔穆德纳对她说道：

“亲爱的，千万别抛弃我呀！”

“可是，你疯啦？你现在病得这么厉害，我们两个又身无分

文，我能抛弃你吗？别胡思乱想，老老实实在这儿等着我。过来，我领你到前边去，在莱丘加大街路口那儿等着。”

“你不骗我吧？你一会儿就回来吗？”

“我到楼上看一眼就来。看看我的女主人堂娜帕卡高兴不高兴。”

妮娜气喘地爬上楼，急切地拉了一下门铃。第一件令她惊愕的事发生了：一个陌生女人给她开了门。那女人还算年轻，打扮得也入时，腰间围着她那件朴素的围裙。贝妮娜以为自己在做梦：一定是魔鬼把原来那幢房子搬走了，在原来地方又盖了一幢外形一样，实际大不相同的房子。走失多日的贝妮娜没有问达妮拉什么就走了进去，达妮拉有些吃惊，一下子认不出她是谁。可是，从房门开始，整个过道里都摆满了珍奇的花木，组成了一条小小的林荫道，这一座座花园是怎么回事呀，从哪里弄来的呀。贝妮娜揉揉眼睛，她以为还呆在帕尔多那臭气冲天、喘不过气的牲口棚里，还在迷迷糊糊地睡着。不对，不对，那里不可能是她的家，不可能是，你看看，又出现一个陌生女人，一身厨娘打扮，利利索索，很文静，可是眼睛里闪着傲慢神色……再看看饭厅，过道尽头的门打开着，可以看到……我的上帝哟！多么漂亮呀！那是什么东西！……莫非她在梦境中？没有、没有，她敢肯定，那一切都是用自己的眼睛看见的。餐桌上方——她没有走过去抚摸——，半空中好像吊挂着一大堆宝石，亮晶晶的，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有的鲜红，有的蔚蓝，有的青绿。我的耶稣！这不是珍宝吗？难道堂娜帕卡比她还心灵手巧，真的把“圣代”王的魔法变成了现实？真的从这位大王那里要来了好几车钻石和宝石？堂娜帕卡为了欣赏一下胡利娅娜从当铺弄来的刀具，刚刚点燃一支蜡烛，从而饭厅吊灯的玻璃坠饰开始放出奇光异

彩来，在贝妮娜还没有弄懂这些奇光异彩是什么地方发射出来的时候，胡利娅娜从饭厅走了出来，挡住了这位可怜老太婆的去路。胡利娅娜半似微笑半似冷漠地说道：

“嗯，妮娜，你在这儿？你到底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跑到刚果去了呢……别过来，别过来；站在那儿，地板下午刚刚擦过，别弄脏了……你好漂亮呀！……喂，你别把脚踩在那儿，把瓷砖弄脏了。”

“太太在哪儿？”妮娜一边说着，一边又看了看钻石和翡翠，她怀疑那些东西是真的。

“太太在这儿……不过，不过她会对你说，别进来，因为你带来一身穷气……”

这时，奥夫杜莉娅小姐从另一侧走了过来；她突然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

“妮娜，欢迎，欢迎；可是，得给你清洗清洗，消消毒，才能进屋里去……喂，你别走近我，别走近我。你在又脏又臭的穷光蛋中间呆了那么多日子！你没看见这儿的一切都很漂亮吗？”

胡利娅娜微笑着向她那里走过去；可是，妮娜应该从那微笑中隐约看到这位缝衣女工已经在那里获取了很大权势；于是，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女人现在是大管家了。看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妮娜看到那位女霸主用仁慈外衣包着的傲慢表情对待她，便回答说，在见到太太之前她不会进屋里去的。

“噢，进来，进来，”堂娜弗朗西斯卡·华雷斯夫人从饭厅最里边用抽咽的声音小声说道。

贝妮娜站在门口，用果断的声音回答说：

“我在这儿，太太；她们都说我会弄脏瓷砖地板，我就不想进

去了；我再说一遍，我不进去了……为了不让您伤心，我也不想把发生的事情讲给您听……他们把我抓了起来，不给饭吃……我受到了羞辱，受到了虐待……我的心里一直惦念着太太，心想您也许也在挨饿呢，不知道您怎么样。”

“哪里会挨饿呀，哪里会挨饿呀！妮娜，自从你走以后，也是巧啦！我的家走了大运……好像上帝显了灵似的，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唉，在那些贫困，苦难的夜晚里，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的那些事情，你还记得吧？真的显灵了，真的显灵了，亲爱的，你会看到的，你的那位堂罗穆阿尔多帮了我们多大的忙，他是大好人，是大天使，他是那样谦虚，他为我和你做那么多好事，但是只字不提；……对他的功德，也守口如瓶……他说，他没有一个名叫帕杜露丝的侄女……还说，根本没有人推荐他去做主教……可是，他就是圣罗穆阿尔多，一定是圣罗穆阿尔多；不可能是别人，不可能是别人，别人不可能做那么多好事。”

妮娜一句话也没有说，她靠着房门站着，抽泣着。

“我本来打心眼里欢迎你住在这里的，”堂娜弗朗西斯卡说道；这时，胡利娅娜站在她附近的阴影里，小声提醒她说些什么，“可是，我们家里住不下了，这么多人住在这儿，很不舒服……你早就知道，我喜欢你，你陪伴我，比谁都令我高兴；……可是……你已经看到了……我们明天将搬家，搬到新房子以后，给你腾出个地方来……你看，好吗？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亲爱的，你不要抱怨，你应该知道，你不辞而别；你连块面包都没有给我留下，我孤单单的一个人，无依无靠……我的妮娜呀！说老实话吧，你做事那样不近人情，我应该狠狠地对待你……我总是告诫你，要循规蹈矩，可是你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在穷人堆里找个摩尔人鬼混。让人指着你的后脊梁骨骂……天晓得那个摩

尔人是个什么东西，他给你施了什么魔法，你把良好的习俗忘得一干二净。你给我说说，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讲；你是不是丢开他啦？”

“没有，太太。”

“你把他带来啦？”

“带来啦，太太。他在下面等着我呢。”

“我看你这个样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还敢把他给我带到家里来！”

“我之所以把他带到家里来，是因为他病得很重，我不能把他扔在大街上。”贝妮娜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知道你有一副好心肠，你有时慈善得像瞎了眼睛，一点也不注意分寸。”

“这事和分寸一点儿也不相干，我这样做根本没有错；我和一贫如洗的阿尔穆德纳在一起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他爱我……而我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儿子。”

妮娜诚挚地讲述着自己的想法，可是堂娜帕卡根本听不进去；她依然坐在那里，把刀具摆在裙子上，又继续说道：

“在哪儿都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做事的人，你把自己的过错描绘成美德，可是，我是喜欢你的，妮娜；我知道你身上有许多优点，我是不能抛弃你的。”

“谢谢，太太，太感谢您了。”

“你不会缺吃，也不会没有床铺睡。你侍候过我，我在困境中你资助过我。你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可是，亲爱的，你不能太过分了呀，你不能把一个不三不四的摩尔人给我带到家里呀！你这样做，我都以为你疯了。”

“我把摩尔人带到家里来，太太，和我把弗拉斯基托·庞特

带到家里来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慈善……如果说弗拉斯基托应该怜悯，为什么对这个摩尔人就不应该怜悯呢？难道世界上有两种仁慈吗？一种仁慈给穿燕尾服的绅士，另一种是给赤脚露肉的穷光蛋的？我不懂，我弄不清楚……所以，我把他带来啦，如果您不收留他，也就等于不收留我。”

“对你，我一直是……我是说，不是一直……我是说……现在我们家里没有空地方……我们四个女人，你都看见啦……你明天再来？给那个不幸的男人找一家好旅店……不……我说的什么呀！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你去找圣罗穆阿尔多……就说我让你去找他的……你对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哎呀呀！我都说些什么呀！……你的事，就是你的事，百分之百是你的事……总之，亲爱的，你会看到的……塞德龙先生很可能收留你们，他家一定很宽敞，像修道院那么大……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是一个完人，我不具备那种让我和又穷又脏又臭的人住在一起的英雄气概的美德……我不能和他们交往，亲爱的，我不能和他们交往；和他们住在一起，让人倒胃口，让人精神紧张……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恶心死的。我是说，我不能让你把你那身穷气带到我家里来！……妮娜，我爱你；可是，你知道我有胃病……我看到饭里有一点脏东西，胃就马上翻倒起来，难受两三天……你如果想走的话，把你的衣服拿去吧……你需要什么，胡利娅娜会给你的……我给你说的，都听见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了解你，我了解你，你装出那副谦恭的样子，想更好地掩饰你的高傲……不管是什么，我都谅解你；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对你一直是很好的……总之，你了解我……你怎么不说话呀？”

“没有什么好说的，太太，我什么也不能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妮娜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深深地叹了两口气。“但愿上帝

保佑您。”

“可是，你可以走，但别生我的气呀！”堂娜帕卡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一边在几步以外的地方，慢慢跟在贝妮娜后面，在过道里走着。

“我不会生气的，太太……您知道我是不会生气的……”老太婆说道，与其说她用气愤的目光，毋宁说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堂娜帕卡。

“再见，再见。”

奥夫杜莉娅把母亲拉到饭厅里，对她说道：

“可怜的妮娜！……她走了。可是，你瞧，我倒是想看看那个缪斯一样的摩尔人，和他谈一谈……胡利娅娜这个人，什么都想插手！”

满脑子都是可怕的问号，堂娜弗朗西斯卡惊愕了，愤怒了，什么话也说不出，她继续查看从当铺赎回来的刀具。胡利娅娜把妮娜带到门口，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乞丐婆的背，热情地向她告别说：

“贝妮娜太太，别犯愁，您什么也不会缺少的……我上个星期借给您的那个杜罗，不用还了；您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了，胡利娅娜太太，谢谢您。”

“好吧，再给您一个杜罗，今天晚上住客栈用……明天，您再到家里来一趟，把衣服……”

“胡利娅娜太太，让上帝报答您。”

“您在什么地方也不如在‘仁慈’收容所好；您如果愿意，不好意思张口的话，我去和堂罗穆阿尔多说说。我和堂娜帕卡推荐您……因为我婆婆充分信任我，把她的钱都交给我保管……让我为她管家，她需要什么，由我给她买，太感谢上帝了，这双手

一下子……”

“胡利娅娜太太，那是一双很漂亮的手。”

“您到家里来一趟，我告诉您该怎么办。”

“您不必给我说了，我知道您要给我说些什么。”

“那就随您的便了……您如果不愿意来家……”

“我来。”

“好吧，贝妮娜太太，明天见。”

贝妮娜沿着破旧的楼梯快步走下去，她想尽快离开那个家，来到大街上。摩尔盲人在附近等着她，当她来到他的身边时，压在这位可怜老太婆心头的巨大悲痛一下子迸发了出来，热泪断线珠似的滚落着，她十分焦虑，握紧拳头，狠狠地敲着额头，大声呼叫着：

“忘恩负义的婆子，忘恩负义的婆子，忘恩负义的婆子！”

“你别哭，亲爱的。”摩尔盲人用抽咽的声音对她说道，“你的女主人是坏人，你是天使。”

“上帝哟，这样忘恩负义！……噢，这是什么世道呀！噢，走投无路的人呀！上帝的羞辱性惩罚是做好事……”

“我们离得远远的，我们走吧，亲爱的……这是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你还留恋它干什么！”

“上帝能看见每个人的心；他也能看见我的心……上帝哟；你来看看我的心吧，主宰苍天和大地的上帝哟，你快来看看我的心吧。”

第三十九章

事情过去了，贝妮娜用颤颤抖抖的手擦干眼泪，脑子里考虑

着如何想出一些办法应付燃眉之急。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阿尔穆德纳一边拉着她的胳膊，一边一遍遍重复说着。

“到哪里去？”妮娜茫然地说道。“唉！还是先到堂罗穆阿尔多家里去吧。”

她刚刚说出这个名字，便怔了一下，好像顿时变成了个呆子。

“罗穆阿尔多，纯粹是笑话。”盲人说道。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这个人是我想像出来的。给太太送去那么多钱财的一定是另外一个堂罗穆阿尔多，一个假的堂罗穆阿尔多……是魔鬼变幻的……不，不对，我自己想像出来的圣罗穆阿尔多才是假的……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我们走吧，阿尔穆德纳。我们还是考虑考虑你的病吧，你夜里应该盖得多些。现在，胡利娅娜太太成了我女主人家里的‘主宰’啦，什么都由她来操办……祝她走运……，她给我这个杜罗。我现在把你送到贝尔娜达客栈去，以后的事，明天再说。”

“我们去耶路撒冷。”

“你说去什么地方？耶路撒冷。这地方在哪儿？你想把我带到那儿去，就像带到赫达菲^①或者下卡拉万切尔^②去一样！别胡说了！”

“我们走远远的，走远远的，你和我结婚，我们成为一个人。我们到马赛去，一路要饭……在马赛坐船……乒乓，……去雅法……耶路撒冷！我们用你的宗教方式结婚，用我的宗教方式，

①② 赫达菲和卡拉万切尔当时均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区的城镇。现在，后者已经和市区连在一起。

你喜欢……看看耶稣墓；我到犹太教堂去向阿多纳依神祈祷。”

“你等一等，亲爱的，你镇静些，别用你脑子里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把我弄晕了。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想办法让你恢复健康。”

“我很好……已经不发烧了……我很高兴。你永远和我在一起，走遍世界，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自由地生活，大海、陆地，高高兴兴的……”

“你说得太漂亮了！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和你都在饿着肚子，我们得随便找个饭馆去吃晚饭。你如果愿意，我们就在卡瓦·巴哈……”

“你说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

他们吃得还算满意，阿尔穆德纳不停地讲述着，他说他们两个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该多好呀，慢慢地行走，放心地行走，陆上和海上都能要到饭吃。到耶路撒冷，要走几个月，也许半年；但是，就是从陆上走，先到君士坦丁堡，他们最后也能到巴勒斯坦，要知道，要经过不少美丽的国家！妮娜反驳说，她都一把老骨头了，不能那样长途跋涉；那位非洲人，不知怎样说服她，于是，这样说道：

“西班牙，是个背信弃义的国土……走远远的，离开那些忘恩负义的人。”

他们吃完饭，便向贝尔娜达客栈走去，客栈就在下边不远的地方，每人每张床铺两个雷阿尔。阿尔穆德纳一夜不安宁，他睡不着觉，胡言乱语地说着去耶路撒冷的事；为了使他安静下来，贝妮娜对她说愿意作这次远行。床上好像铺着刺人的蒺藜，莫尔德哈依睡不实，感到全身疼痛，他一会儿把身子翻到这边，一会儿翻到那边，说身上火烫，奇痒。在这里，应该说句老实话，

这些都不是与用粉剂杀虫药所征服的贫困相关联的东西引起的，很可能是因为他身上的高烧转成别的什么可怕的病了。因为第二天早晨，他手臂和大腿满是红疹。不幸的人绝望地抓挠着。贝妮娜把他扶到外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活动，减缓一下症状。他们按着老习惯，一边走一边乞讨，不知不觉来到了圣卡洛斯大街；贝妮娜上楼去看胡利娅娜，因为她的衣服放在那里。胡利娅娜把一个破包袱扔给她，他们设法办理，早点让她进“仁慈”收容所；在这之前，找一个便宜的客栈过夜，可以带那个男人，也可以不带那个男人，当然最好是不要带男人在身边，不要有不正当的往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人格。胡利娅娜还补充说，她把从帕尔多带来的穷气洗刷干净以后，可以去拜访堂娜帕卡，她一定会热情接待的；但是，绝不能有搬回去的想法，因为她的儿女都反对，他们希望自己的妈妈得到良好的照顾，不缺吃少穿。善良的女人对胡利娅娜的这些话都表示同意，因为她看到那一切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胡利娅娜人并不坏；她是有些专横，竭力表现自己上帝给了她多么伟大的管家理财的才能，她这个女人绝不轻易放弃已经到手的猎物。但是，她对任何人并不都缺乏爱，她可怜贝妮娜；贝妮娜对她说，那个摩尔人在大街上等着她；胡利娅娜想亲眼看看他，了解一下他的为人。可怜的非洲人那副模样，很使她怜悯，因为只要看一看她的表情，她的脸色，她的语调，就知道她真的产生了怜悯感情。她说：

“我早就认识这个人，曾经看见过他在阿尔瓦公爵大街乞讨。阿尔穆德纳先生，您喜欢大姑娘，是不是？”

“我喜欢我的贝妮娜，亲爱的。”

“啊哈！……可怜的贝妮娜，这个人对您来说并不见得合

适！您如果出于怜悯而那样做的话，我说句老实话，您可就成了一位大圣徒了。”

“这个可怜的摩尔人有病，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摩尔人感到双臂和胸部针扎一样痛，十个指头像爪子一样到处抓挠着；那位缝衣女工走过去仔细查看阿尔穆德纳袒露出来的双臂。

“这个人身上长的是，”胡利娅娜吃惊地说道，“麻风病……我的天哪！怎么生麻风病呀！贝妮娜太太！以前我也见到一个得麻风病的人，很穷，也是摩洛哥人，是个乞丐，从奥兰来的；那时，他在我继父作坊附近的塞拉达门要饭。他病得很重，多么心善的人都不敢走近他，连慈善机关开办的医院也不愿意收治他……”

“痒，夜里特别痒。”阿尔穆德纳只说出这么几个字来。他不停地用指甲从肩膀一直抓挠到手掌，仿佛用梳子梳理一绺头发似的。

胡利娅娜为了不使那一对男女难过，竭力掩饰着厌恶表情；她对妮娜说道：

“这个人可是您的一个大负担呀！一定要注意，那种癞疮可是传染的；太太，您会传染上的。这下子倒好，不用花钱，又来得快……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那么傻，或者说，您这是图的什么。”

妮娜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睛看了看可怜的盲人，她同情他，决心不抛弃他，不管上帝降临什么灾祸，她都承受着。这时，安东尼奥回家路过那里，他看见妻子和两个人呆在一起，便三步并做两步走到妻子身边；当他得知他们在谈论麻风病时，便劝贝妮娜把摩尔人送到圣约翰·德·迪奥斯大街的皮肤病诊所去。

“最好把他送回老家去。”胡利娅娜说道。

“我们走得远远的，走得远远的。”阿尔穆德纳说道，“我们到耶路撒冷去。”

“还不错嘛。‘从马德里到耶路撒冷，或者说，到马哈玛大神^①的故土’……好，好，亲爱的，我给你说说另外一件事吧。你别责怪我，听我详细解释。我没有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因为……我给你说，你千万不要责怪我。”

“你一定又去打台球了，不务正业的家伙……上去，上去，我要跟你算帐。”

“我不能上去，我还得去找那倒霉的马车呢。”

“你说什么，不要脸的东西。”

“不给四十雷阿尔，人家大马车不来，你对我说过，车费不能超过三十雷阿尔……”

“我得看看去。这些男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妮娜，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什么事呀，太太要搬家？”

“对，妮娜；不过，要到明天才能搬，因为上帝给我的这个傻丈夫不到八点钟就出去找房子，租车，这个时候才回来，还什么都没有办成。”

“亲爱的，我可是跑了不少地方呀！九点钟我就赶到了妈妈家里，她要在契约书上签字。你看看，我办事够快的了。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弗拉斯基托·庞特给我拖了多少时间？我和波利杜拉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送到他家里！我的上帝哟！这个人真够呛，昨天摔了一跤以后，脑袋一直昏沉沉的。”

贝妮娜和胡利娅娜也很关心那位阿耳黑西拉斯人的命运，

① 马哈玛大神(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他的故乡在麦加。

不知道他是好是坏，仔细倾听着安东尼奥讲述这位骑手从帕尔多回来的路上怎样从马背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当时，他们看见弗拉斯基托从马背上闪了下来，大家都以为可怜骑士的厄运到了，一命呜呼了。可是，大家把他扶起来以后，弗拉斯基托竟然像死人复活了一样，四肢活动自如，言语清楚，他说没有摔着脑袋，如果摔着脑袋那可就危险了；他摸了摸脑袋的各个部位之后，对大家说：

“没什么，先生们，没什么；你们摸摸看，一个小包也没有。”

起初，看那样子没有什么问题，他的胳膊和大腿肯定没有骨折，只是走起路来时左腿瘸得很厉害；但是，那只是重重地摔在地上的缘故。不过，最让人奇怪的是，他站起来以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语无伦次；他的面部红涨得像个西红柿，舌头颤抖，僵硬，结巴。人们用车把他送到家里，以为好好休息一下就能恢复了；临走时，还给他全身涂擦了山金车花酊剂，安顿在床上……但是，据老板娘后来讲，那个鬼东西，人们刚走，他就急急忙忙穿上衣服，跑到博托的店里去了；弗拉斯基托在那儿呆到很晚，他一反平静温和的性格，和所有人都搭话，用污言秽语刺激正在安静用餐的顾客；弗拉斯基托本来很腼腆，教养有素，他之所以言语如此无礼，脑部一定受了重伤，谁也不知道他后半夜是在哪儿度过的，不过，大家都认为他在梅迪奥迪亚·格兰德和梅迪奥迪亚·奇卡大街东游西逛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在安东尼奥和波利杜拉刚刚到堂娜弗朗西斯卡家里，弗拉斯基托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面色火红，眼睛闪光，嘴角歪斜，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弄得在场的几位夫人大惊失色。她们一边用好话骗他，一边用力把他拉到门外，送回家里；她们叮嘱老板娘，如有可能，最好把他捆绑起来，让他吃点东西。他在胡言乱语时，有

一句话总是挂在嘴上，即他的声誉要求摩尔人一定要讲清楚，他什么时候向贝妮娜求过爱，这个摩尔人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骇人耸闻地污辱他。他有二三十次要跑到梅迪奥迪亚·格兰德大街上去，见见阿尔穆德纳先生，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他好好看看；但是，那位非洲人早已躲藏了起来，哪儿也找不到他。当然找不到了……他已经回老家去了，庞特怎么大发雷霆他都不知道了……但是，他找不到摩尔人誓不罢休，就是躲到阿特拉斯山^①的最偏僻角落，也要把他拉出来，给自己赔礼道歉。

“那个会向女人献殷勤的美男子来我这里的话，”阿尔穆德纳说着便格格地笑了起来，嘴角咧到了耳根那里。“一定要踢我几脚的。”

“可怜的弗拉斯基托……上帝的心灵哟，你病得好厉害呀！”妮娜合起双手说道。“我一直担心他会这样……”

“真是活见鬼！”胡利娅娜说道，“这个讲究臭美的老东西，他是死是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知道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我是说，他的病都是往脸上涂药引起的，那些玩艺毒性很大，损伤人的感官和知觉。喂，我们别浪费时间了。安东尼奥，你快到皇家大街去，告诉他们赶快做好准备，我去看看车，争取今天下午租到。妮娜，让上帝保佑你，注意别传染上……你知道吗？唉，亲爱的，你只要讲究卫生，就不会传染上。你看见没有？不听我的劝告，你走错了一步，现在该忍受它的后果了……堂娜帕卡告诉我，她允许你去她那儿。她想见见你，可怜的太太呀！我同意堂娜帕卡的想法，今天本想带你一同去……可是，亲爱

^① 非洲北部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贯穿马格里布地区三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的，我不敢呀，我不敢带你去。有这个脏东西在中间作梗，你不要接近……我已经做出决定，你每天都可以去曾是你的女主人的家里，把剩菜剩饭取回来……”

“我已经不能……”

“去嘛，去嘛；饭总是要给你吃的……可是……你应该注意你要做的事情……我要给你规定好时间，准时到大门口，我的表妹伊拉莉娅把饭给你送下来，交给你……她要尽可能少接近你……这你会理解的……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顾忌……妮娜，并不是每个人的胃都像你那样，吃进炸弹也不怕……因为……”

“我懂……胡利娅娜太太。但愿上帝保佑您……”

第四十章

贝妮娜的各种痛苦就像打在海边悬崖上的巨浪那样已在她的心中迸发开来，发出雷鸣般的轰响以后，破碎了，变成了白色泡沫，仅此而已。她在极其贫困和悲凄的日子里竭力维持和支撑过的家，现在把她拒之门外。然而，她很快从被忘恩负义的人们推进的茫然深渊中挣脱了出来，因为良心给了她莫大安慰。对人间浮华的蔑视使她站到了从来没有站到的高度，她从那里观察着人生，她发现周围的人都是那样渺小和可笑，而她在精神上是强者，是高大的。她获得了光芒四射的胜利。她在物质领域的战斗失败了，可是，她认为自己是个胜者。然而，满怀的胜利喜悦，并没有使她丧失理智；她心中依然惦记着物质东西，并且在离开胡利娅娜不久，便立即去解决她和阿尔穆德纳两个大活人最急需的东西。首先必须找到住处；之后，要想尽一切办法治好

莫尔德哈依身上的癞疮或者称做别的什么病；阿尔穆德纳处在如此困难的境地，无论如何，就是自己也染上那种脏病，她也绝不抛弃他。贝妮娜带着阿尔穆德纳向圣卡希尔达走去，在那儿，这位摩尔人和佩德拉曾经住过的房间正好还空着，她租了下来。更为幸运的是，那个醉婆子已经和迪亚卡搬到埃斯卡莱利亚后面的卡瓦·德·圣米迦勒大街去住了。他们两个人在那个不乏舒适条件的藏身之地安顿下来以后，来自阿尔卡里亚的老太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水，她竭力打来更多的水，浑身上下都用肥皂清洗干净，她很久以前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在堂娜弗朗西斯卡家里时，只要有可能，总是坚持这样做。然后，她换上干净衣服。身上干净了，轻松了，她的良心感到更轻松，因为她觉得自己良心是纯洁无瑕的，像轻柔的细风掠过心田一样，得到莫大慰藉。

随后，她开始整理房间，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些东西，给莫尔哈德依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她打算第二天带他去诊所看病，并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瞎子；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他百分之百地同意。两个人吃饭时，贝妮娜尽量说些甜蜜的话，充满希望的话，让阿尔穆德纳开开心，打起精神来，她并且答应他——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的病好了以后，就和他一起去耶路撒冷，或者更远的地方。不过，身上的癞疮消失之前，不能老是想着去这儿去那儿。他们两个人要安静地生活下去，他待在家里，她每天一个人出去，看看能够弄到什么打发日子，上帝肯定不会让他们饿死的。瞎子对他的聪明的女伙伴所构思和提出的计划是那样满意，听了她的热情洋溢的话语是那样兴奋，竟然放声唱起了贝妮娜在垃圾山那儿听到的那首阿拉伯民歌；不过，在躲避石块袭击时，将那把破琴丢掉了，因而不能用乐器伴奏。过了一会儿，他对女伙伴建议说，烧些香草；贝妮娜欣然

同意，香草的青烟使简陋的房间里空气变得清新，香气四溢。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去诊所；但是，要等到下午才能看病，而且一个小时就够了；所以，他们第一次用大半天的时间去乞讨；两个人走了好几条大街，每一步都特别小心，生怕碰到警察，重新落入他们的手中；警察抓到乞讨的穷人，像狗一样带到拘留所去，在那里受到猪狗一样的对待。这里应该交待一句，堂娜帕卡忘恩负义的作法并没有在妮娜心中引起仇恨，也没有使她产生不好的想法，可以说，面对这一切她真是逆来顺受了，她甚至还想去看看那位不幸的主人，从心底里疼爱她，要知道，她们多年来一直是相依为命的呀。她急切地想见到她，哪怕从远处看上一眼也好呀。在这种想法驱使下，她情不自禁地走到莱丘加大街，想从那儿，站在比较合适的地方看看夫人是不是正在搬家，或者已经搬走了。啊，她来得正是时候！车正停在门前，几个小伙子真够卖力气的，不停地往车上装东西。贝妮娜从她的瞭望台看到那些破旧的、歪七扭八的家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些东西几乎都是她的，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她看到了自己度过的苦难和欢乐日子；她想，如果走过去，那些可怜的家什一定会对她说点什么的，或者同她一起放声大哭起来。但是，当她看到堂娜帕卡和奥夫杜莉娅同波利杜拉和胡利娅娜从门楼走出来时，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们大概是去新家吧；几个打扮整洁的女仆留在原来家里，整理和搬运剩下的破烂东西。

妮娜茫然不知所措，急忙藏到一幢房子的门楼里，从那儿既能看到搬家的情景，又不被人发现。堂娜弗朗西斯卡怎么那样没精打采呀！她身上穿着一件新衣服；但是，做工十分粗糙，仿佛剪裁、缝制得都很仓促；看上去，夫人酷似乞丐婆。奥夫杜莉娅

戴着一顶礼帽，上面胡乱地缀着饰物和羽毛。堂娜帕卡缓缓地走着，眼睛注视地面，表情阴郁沮丧，仿佛被国民警察押送着似的。姑娘则一副笑脸，和波利杜拉热烈地交谈着什么。胡利娅娜走在最后面，催赶着大家，让他们快些沿着她指引的路往前走。假如她手里再拿根棍子的话，那就更像圣诞前夕在大街上赶火鸡群了。在一些最细微的动作中，胡利娅娜都把她的专断性格表露了出来。堂娜帕卡犹如一条老牛，乖乖地被牵引着，犹如被送到屠宰场去！而胡利娅娜则是牵引她，送她去屠宰场的牧牛人。她们从保冬内拉斯大街走进马约尔广场，随后在那儿消失了……贝妮娜向前走了几步，想再看一眼那群可怜的牛羊；当她再也看不到畜群的踪影时，泪珠滚滚而下，她痛苦地擦了擦。

“我那可怜的女主人哟！”她回到瞎子身边时说道，“我像亲姐妹一样地爱她，因为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痛苦岁月。我是她的一切，她是我的一切。她原谅我的过错，我原谅她的过错……她现在多么悲痛呀，也许想到了，她不该对妮娜表现得那样粗暴。她走路一瘸一瘸地，想必风湿病又加重了，她的脸色，看上去好像四五天没吃饭似的。我对她隐瞒了我们的苦日子，豁出这副老脸到外边乞讨，设法给她弄回来她喜欢吃的和经常吃的东西，我这样讨好她，欺骗她，但都是出自一片好心呀……总之，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喂，阿尔穆德纳，我们离开这儿吧，让上帝保佑你早点恢复健康，踏上去耶路撒冷的路，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我都不害怕了。孩子，人有两只脚，只要不停地走，就会从世界的这个地方走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幸呼吸到空气，欣赏到新鲜东西，我们肯定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如此。世界虽然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但它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只要有男人，或者女人居住的地方，就存在

着忘思负义，自私自利，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这些人控制那些人；但是我们做的，应该对得起良心，让那些人像狗一样为一块骨头厮打吧！让那些人，像孩子一样为一个玩具吵闹吧！或者让孩子们像大人一样指手画脚吧，而我们绝不和任何人争吵，只像小鸟一样，把上帝放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拿在手里……好了，我们到医院去，你别垂头丧气的！”

“我没有垂头丧气，”阿尔穆德纳说，“和你在一起我就高兴……你和上帝一样，你就当我的妈妈吧，我是你的好孩子。”

“好，孩子，我觉得这太好了。”

“你像荒漠中的一棵美丽的棕榈；你像一朵洁白的百合花……你是一朵漂亮的百合花……我称你是亲爱的，因为你是我的灵魂。”

当这对不幸的人慢慢地向医院走去时，堂娜帕卡和她的陪伴人员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了她的新居，房子坐落在奥雷利亚纳大街，在三楼，很干净，新粉刷，裱糊过，阳光充足，空气流通，有一间很漂亮的厨房，对她来说，房租适中。堂娜弗朗西斯卡爬上漫长的楼梯以后，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她到上面一看，对新居非常满意；即使不满意，也不能表露出来，要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深深地埋在心里。这位寡妇的柔顺性格——应该说是软弱性格，更为确切——完全随着胡利娅娜的感情和想法的变化而变化；而胡利娅娜看到那块面包落到自己手心里，便设法将它捏制成了几个小球。没有那个女霸主的允许，堂娜帕卡连口气都不敢喘，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不足挂齿的小事情，都要这位女霸主时时下达各种各样的命令，那位不幸的夫人才能去做。堂娜帕卡像孩子一样惧怕她；在缝衣女工的铁掌里，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块柔软的面包。实际上不仅仅是惧怕，惧怕里面还掺杂着

尊敬和仰慕。

家具、什物和花盆搬进新居以后，夫人才得空休息；她极度悲痛，心都要碎了一样，把女霸主叫到身边说：

“你在路上跟我说的这件事，没有给我解释清楚。妮娜讲了摩尔人一些什么事，摩尔人长得不错吧？”

胡利娅娜把她的臣民所要知道的事情又解释了一番，但是，她既没有说妮娜的坏话，也没有把她置于窘境；说话时，她总是试探着，小心谨慎。

“那么你们就那样说定了，为了不让那种讨厌的传染病传染给我们，她不能来看我。这一点，你做得是对的。如果不是你，天知道，我会不会传染上那种脏病……你们还说定了，她每天来取我们吃剩下的饭菜。但是，仅仅剩饭剩菜还不够，我很想给她一点钱，比如，每天一个比塞塔。你说呢？”

“堂娜帕卡夫人，您这是在开玩笑吧，我们如果一开始就这么做，我们很快把自己也典当了不可。不行，不行；一个比塞塔是一个比塞塔……妮娜有两个雷阿尔就够了。我早就想好了；您如果有您的打算，那我就不插手了。”

“两个雷阿尔，两个……你是这么说的……好吧，就那样吧；你知道，妮娜用半个比塞塔能做出怎样的奇迹来吗？”

这时，达妮拉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说弗拉斯基托在叫门；奥夫杜莉娅从窥视孔看见了他，叫不要开门，以避免再次发生皇家大街那样的事情。可是，是谁把新居地址告诉给他的！一定是那个多嘴多舌的波利杜拉。胡利娅娜发誓，要把他耳朵揪一个下来。这时，有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在庞特发疯似的拉拽门铃，叫门的时候，伊拉莉娅从大街走了上来，用钥匙把门打开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把那位不速之客阻挡在门外，

他一下子闯了进来，站在那几位满面惊色的夫人面前。庞特头上的礼帽压在耳根上，摔动着手杖，衣服褴褛，满是泥土。他的嘴早已歪斜，艰难地拖着那条右瘸腿。

“看在上帝的份上，弗拉斯基托，”堂娜帕卡对他乞求似地说道，“您别来打搅我们。您身体不好，应该躺在床上休息。”

奥夫杜莉娅也跑了出来，高声说道：

“弗拉斯基托，像您这样一位知书识礼的人，哪能说出那种话呀！……您把头脑放清楚些，放理智些。”

“夫人和太太，”庞特费力地摘下礼帽，说道，“我是位绅士，我感到很骄傲，善于讨好漂亮的夫人；但是，你们这里出现了荒唐可笑的人，我来这里，是要你们给我解释解释。为了我的声誉，要求你们给我解释解释……”

“您别吓唬人啦，我们和您的声誉有什么相干？”胡利娅娜大声说道，“喂，我提醒您，对夫人不尊重的人，不是好人！以前，对您曾是王后皇后的夫人，今天……”

“今天，”听到胡利娅娜那严厉的声调，庞特像狂风吹动的细竹一样，颤抖不止。“今天……我依然尊重她们。奥夫杜莉娅是位贵夫人；堂娜弗朗西斯卡是位贵夫人。但是，这两位夫人……污蔑我，她们伤透了我那纯洁的心灵，她们说我追求贝妮娜……说我不正派，那位阿拉伯先生对我一片真心，而我辜负了他……”

“可我们并没有说那种话呀！”

“全马德里都在说呀……这儿，这房子里出现了坏人，说我犯了丑恶的罪行；说我把眼睛盯在天使身上，那个天使有洁白的翅膀，纯朴的心灵。你们应该知道：我是崇敬天使的；如果妮娜是一个凡人的话，我是不会崇敬她的，因为我是……我讨好过各种女性，金发女郎，混血姑娘，有夫之妇，寡妇，使女，西班牙女

人，巴黎女人，因为我配得到她们的爱……我的美貌长盛不衰……可是，我从来没有勾引过天使，今后也不会勾引天使……您听我说，弗朗西斯卡；您听我说，奥夫杜莉娅……妮娜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妮娜是天上的人……她穿着穷人的衣服，到大街上去乞讨，养活你们，养活我……对于这样一位善良的人，我不会勾引的，永远不会勾引的，永远不会追求她的……我的美貌是人类的美貌，而她的美，则是天国之美；我这漂亮的面孔，是凡夫俗子的面孔，而她的面孔，则闪烁着天朝光彩……我没有勾引她，我没有勾引她，没有，没有；她不是我的人，而是上帝的人……我把这些都告诉给您，龙达的古拉·华雷斯；我要告诉您，您现在动弹不得了，因为您身上背上了忘恩负义的沉重包袱。而我，是一个知道感谢人的人，我身上有羽毛，能够飞翔……您知道……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身上背上了铅一样重的担子，一定会一头栽到地上的……您会看到的……”

母女两人愕然不已，她们高声喊着，向邻居呼救。但是，胡利娅娜比她们勇敢，无所顾及，她不能听到不幸的庞特的胡言乱语而不做任何反应；忽然，她疯也似的向他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瞪着两只眼睛，大声说道：

“您这个小丑儿，如果不马上给我从这房子里滚出去，我就从阳台上把您扔出去。”

如果伊拉莉娅和达妮拉不抓住阿耳黑西拉斯人，推向门外的话，胡利娅娜一定把他从阳台扔出去的。听到吵闹声，门房和邻居都赶了来。看到一瞬间有那么多人跑来，四个女人赶忙走出房门，站在楼梯拐角，给大家解释，说那家伙已经失去了理智，本来是个有礼貌、谦恭的人，现在却变成了最讨厌的、不知廉耻的人。弗拉斯基托一瘸一拐地跑到第二道楼梯拐角处，站在

那儿，一边往上望着，一边说道：

“忘恩负义的，忘恩……”

他没有把话说完，身体突然瘫软，怎么用力也没有把“忘恩负义”那个词说得完整。他嘴里只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声，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庞特的面孔变得难看，可怕，眼球从眼眶里突露出来，嘴向一侧耳朵方向歪斜着……他高举着双臂，痛苦地“啊呀”叫了一声，便一下子倒在地上。庞特身体倒下时，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楼梯，从上到下摇晃了好久。

四个人把他抬到房间里急救，但是，那个可怜的男人已经不需要急救了。胡利娅娜看到那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冷冷地说道：

“比我的祖父死得还彻底。”

第四十一章

结 尾

在管理大小人群，控制人们意志方面，胡利娅娜取得了惊人成效。她是一个粗鄙的女人，几乎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然而，老天赐予了她奇异的天才，善于组织生活，指挥其他人的行动。她现在把萨帕塔一家治理得服服帖帖，就从这一点来看，她以前很可能主持过更重要家庭，或者小型政府，或者一个国家的事务，并且卓有成就。在堂娜弗朗西斯卡这个大家庭中，她运用铁的手腕，在夺过大权后的一个月就制定了各种家规家法；在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规规矩矩，对于她的独断专行，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更不敢提出异议。当然罗，为了获得如此难得的成效，胡利

娅娜使用了百分之百的专断主义，或者说恐怖手段；她的性格使她对别人最轻微的提醒都不能接受，她的意志就是她的法规，她的棍棒就是她的逻辑。

堂娜帕卡和她的儿女都是性格软弱的人，胡利娅娜这一手对他们来说不算不合适，首先在安东尼奥身上已经获得了成果。她甚至把堂娜弗朗西斯卡也包括在统治对象之内，这位可怜的寡妇不得到女霸主的允许，都不敢去做祈祷；以致叹一口气——她时不时都要叹气的呀——对，都要看看胡利娅娜的眼色，好像对她说：“我稍稍叹口气，你不会见怪的吧！”婆婆对胡利娅娜百依百顺，但有一件事除外。胡利娅娜命令她不能整天垂头丧气，然而这个命令并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女奴隶满口答应了。萨帕塔寡妇步入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天地，但是，她总是垂着脑袋，低着眼睛，目光茫然，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床席的花纹，全身酸懒，越来越冷漠无情，胃口每况愈下，性情寡欢，失望苦闷。

在堂娜弗朗西斯卡搬到奥列利亚纳大街第十五天时，大权在握的胡利娅娜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她认为大家，也就是说“统帅和士兵”，都住在一起，更会加强她的权力，家庭也会治理得更好。于是，她也搬到了新居，随身带去了简单的化妆用品和她的两个小孩；为此，为了腾出空地，她不得不提前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盆花搬到外面去，同时也把达妮拉赶到大街上去了，严格说来，达妮拉只不过是个废物。胡利娅娜在自己“统帅”的职权上，又很快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她给婆婆和小姑子当使女，当梳发女。全家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但是，在我们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是没有绝对幸福可言的。大约搬到新居一个月的样子——这段时间在萨帕塔家族的大事记上，是再引人注目不过的了，因为搬来的第一天，正是弗

拉斯基托·庞特·德尔加多惨死的日子——胡利娅娜开始感到自己全身莫名其妙地痛了起来。她身体本来强壮如牛，可是现在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失去平衡了。什么病呢？那是精神极度紧张和时而发作的歇斯底里；对于这些病症，胡利娅娜在过去不止一次地嘲弄过，说那是娇惯女人的做作表演，是精神失常；据她讲，她们的丈夫用“白蜡树树汁”完全可以治好这些病症。

开始，胡利娅娜患有恶性失眠症，每天早晨起来时都是彻夜不眠；染上失眠症以后，不几天，吃饭又没有了胃口；最后，夜里不但不能合眼入睡，还常常感到恐惧和焦虑，白天心情忧郁，沉重，悲哀。然而，对全家人更为糟糕的是，女霸主倒没有因为这些讨厌的病症削弱她的独断统治，而是相反，渐渐地强化了起来。安东尼奥提议带她到外边去散步，她破口大骂，反倒把安东尼奥撵出去“散步”了。她变得令人讨厌，粗鄙，让人不可忍受。

最后，她那歇斯底里般的偏执狂结成一个病症，认为她的一胞生下的两个孩子身体都不好，实际上，孩子们健康得很。她口口声声说对孩子关心无微不至，体贴入微；但是，总是捉弄他们，惹得他们啼哭不止。夜里，她常常从床上跳下来，硬说孩子被一个无形的强盗砍了头，在血泊里挣扎。如果听到孩子咳嗽，她说有人掐他们的喉咙；如果孩子吃得少，她说有人给他们吃了毒药。

一天早晨，她披上毯子，扎上头巾，急急忙忙地跑到马德里南市区，去找贝妮娜，有事跟她说。我的上帝，她在圣卡希尔达大街跑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找到贝妮娜，原来她已经不住在那儿了，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托莱多公路上的高架桥左手的一个小间屋子里。她在那些迷宫般的简易房舍里转了一

圈又一圈，不知气鼓鼓地搜寻了多久，才找到贝妮娜。老太婆和摩尔人住在一间窝棚样的小屋子里，小屋坐落在公路南侧。阿尔穆德纳那肮脏的皮肤病日渐好转，但是他的脸上仍然清晰地留着令人恶心的结疤；他不出屋。贝妮娜每天一大早就到圣安德烈斯教堂乞讨，以糊口度日。胡利娅娜看到贝妮娜身体那样好，心情愉快，精神镇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很是吃了一惊。

“贝妮娜太太，我是来跟您吵架的。”她一边坐在屋前的一块石头上，一边说道；旁边，那个可怜的女人正在木盆里洗衣服，再过去一些，摩尔瞎子躺在树荫下。“对，太太，我是来跟您吵架的，因为您说好去取我家的剩菜剩饭的，可是，您一直没去，我们连影子也没有见到。”

“胡利娅娜太太，我对你说，”妮娜说道，“您应该相信我，这并不是对您的蔑视；不是，太太，不是对您的蔑视。是因为我不需要去取你们家的剩饭剩菜了。另外一家给我饭菜，这样，再加上我每天乞讨到的东西，便足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把你们家的剩菜剩饭给别的穷人了，这对您的良心来说是一样的……您还想知道什么？想知道谁给我吃的吗？我看您管事太多了吧。那是善良的堂罗穆阿尔多·塞德龙施舍的……他在圣安德烈斯教堂讲弥撒，我是在那里认识他的；我告诉您吧，他是位圣神……我考虑了好久，现在我敢肯定，他不是我臆造的堂罗穆阿尔多，而是另外一个和我臆造的如同两滴水一样相似的人。一个人臆造出的东西，最后竟然变成了真的；而且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变成实实在在东西以前，是一种臆度，是弥天大谎……我想您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

缝衣女工声称，听到妮娜的话感到很高兴；既然堂罗穆阿尔多救济她，那么，堂娜帕卡和她就可以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别

的穷人了；不过，她还有些话对妮娜说：

“我还欠您的债呢，贝妮娜，因为我早已指示我的婆婆——她像一根丝线那样听我的摆布——，每天给您两个雷阿尔……由于我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您，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兑现；两个雷阿尔压在我的心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现在给您带来了，一共十五个比塞塔，贝妮娜太太，是一个月的。”

“好吧，太太，这钱我收下，”妮娜兴奋地说道，“不可能小看……这几个宝贵的比塞塔如同从天上掉到我手里似的，因为我还欠着梅迪奥迪亚·格兰德大街的皮图莎的钱呢；我把每天乞讨来的钱积攒起来，因为每一个杜罗要付一个比塞塔的利息，现在有了这十五个比塞塔，我便凑到一半多一点了。胡利娅娜太太，每天都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钱就好了。您应该知道，上帝会报答您的，让您，您的丈夫和孩子，都健健康康的。”

胡利娅娜虽然有些神经错乱，但讲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并且时而夸大其辞；她说，她身体很不好；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但是，她耐心地忍受着，没有把病放在心上。最令她不安的，在生活中残酷折磨着的，是总是想着自己的孩子在生病。不是想到，也不是担心；而是百分之百地认为她的帕基托和安东尼托生病了……根本没法医治，只能等死了。

贝妮娜设法打消她的这种想法。但是，胡利娅娜根本没有听进去，急急忙忙地告辞，踏上了返回马德里的路。第二天一大早，胡利娅娜又来了，她气喘吁吁，浑身颤抖，眼睛里冒着火花；老太婆和摩尔人看到以后，不禁吃一惊。谈话十分短促，但是内容很丰富，或者说，包含着许多心理成分。

“胡利娅娜你怎么啦？”妮娜第一次用“你”来称呼她。

“我还能怎么呀？孩子要死了。”

“唉！我的上帝哟，多让人伤心呀！孩子病得很重吗？”

“很重……不，我应该说，不重，没有生病；他们很好。但是，他们可能死的想法一直折磨着我……唉！妮娜，亲爱的妮娜！我真没有法子把这个想法从脑袋里铲除出去！我除了哭，还是哭……您大概看出来……”

“对，看得出来。不过，既然只是一种想法，那你就，亲爱的，想办法从脑袋里铲除出去好了。”

“贝妮娜太太，我正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因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脑袋又在盘旋着另一个想法：只有您，只有您一个人，能够治好我的病。”

“什么？”

“您只要对我说：你不应该想到你的孩子很快死去……你只要嘱咐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病就会好的。”

“我能治你的病？……”

“如果您对我这么说，我就相信自己会好的，我就会摆脱那个倒霉想法的缠绕……因为……我直率地说了吧：我有罪，我是个坏女人……”

“孩子，听我说，你的病很容易治。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不会死，你的孩子很健康，长得很结实。”

“您看到了吗？……您的话使我感到高兴，就说明您从来不说一句假话……妮娜，妮娜，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圣人。”

“我不是圣人。但是，你的孩子确实很好，根本没有生病……你别哭了……现在回家去吧，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一八九七年三月至四月

于马德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一颗慈善的心

作者=（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李德明译

页数= 2 8 2

S S 号= 1 1 1 5 1 3 8 7

出版日期= 1 9 9 8 年 1 2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